# 清代野史第五辑

清末实录……（1）
春冰室野乘……（39）
殉珅志略……（199）
儒林琐记……（209）
割台记……（237）
记朱一贵之乱……（241）
丘逢甲传……（267）
骨董祸……（277）
兰陵女侠……（291）
洪福异闻……（299）
梅花岭遗事……（303）
金川妖姬志……（317）
乌蒙秘闻……（331）
叶名琛广州之变……（345）
张汶祥记……（355）

# 清末实录

八月初八日谕：庆亲王奕劻奏为职任重要、精力难胜，恳恩开去差缺一折。该亲王虽年逾七旬，精力尚健。值此时会艰难，百端待理，又当宪政进行之际，正赖老成硕望翊赞新猷。该亲王夙著公忠，亦断不能忘怀时局也。所请开去内阁总理大臣管理外务部差缺，著毋庸议。

十九日谕：端方等奏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遵旨收归国有，取销商办公司，并议定接收股款办法一折。前因铁路收归国有，曾经谕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会同各该省督抚等，将所有收款遵照五月二十一日谕旨分别办理。兹据奏称，鄂路股款约分四项，官招粤汉商股、川汉商股皆系实银，应即钦遵谕旨，一律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不愿附股者发还现银。其川汉彩票股与普通彩票不同，早经按户换给股票，逐次付息。拟恳一并按照商股办法给与分利分红股票。至商招商股一项系零星劝集，股东散处无从追询，拟由该省铁路协会绅士自行清理，先将股本一律退还。其有愿附股者再行缴银领票以清界限。此外尚有赈粜捐一款，拟援湘省成案拨作地方公股，官绅会商意见相同，业于八月初六日接收完竣等语。该大臣等办理接收事宜暨所拟办法均尚妥协。湖广总督瑞澂办事明敏，于此次路事尤能尽心筹画不负委任。该省士绅复能仰体朝廷德意率先遵办，洵属深明大义，著传旨嘉奖。该大臣等迅即会同度支部、邮传部，按照筹拟各节分别清理，刻期开

工，以重交通要政。馀均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二十日清旨：瑞澂电奏，探知革党潜匿武昌，定期十九夜间起事正饬防拿。旋据齐耀珊电称于汉口拿获要匪刘耀璋一名，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多件。遂与统制张彪等督派弁兵，在省城内先后拿获匪目匪党三十二名，并起获军火炸弹多件。内有刘汝夔开枪拒捕，杨宏胜私藏军械，彭楚藩语尤狂悖，当将该三犯讯明正法等语。该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实属目无法纪。该督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在事文武亦皆奋勇可嘉。除刘汝夔三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已获各匪即著严行研鞫，尽法惩治。一面督饬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在逃各匪，务获究办。一面出示晓谕，如有被胁勉从者，准其首悔自新。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既经随同协拿出力，均从宽免其置议。在事出力各员并准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余著照所议办理。

二十一日谕：瑞澂电奏十八夜革匪创乱，拿获各匪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局，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瑞澂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等语。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刻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督从重治罪。并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

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二十二日谕：瑞澂两次电奏兵匪构变始末情形各等语。张彪督练鄂军已历多年，竟至兵匪勾结，省城不守，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复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实属大干军纪，罪无可逭。统制官提督张彪著即行革职，并著瑞澂责令迅速痛剿逆匪，克复省城。所有被胁兵士如非甘心从逆，即行设法收抚。倘再畏葸观望，定当加等治罪。现在荫昌所带兵队已于今日专车陆续进发，到鄂后即著瑞澂会同筹画，迅赴事机。所请饬部筹拨饷项一节，著度支部迅速筹拨。

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

二十三日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並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谕：岑春煊现简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

二十四日谕：王人文著撤去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著仍充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剿抚事宜仍著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督饬各军迅速办理，不得意存诿卸，致误事机。

二十五日谕：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著派充陆军第三十七协统领官，陆军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官曲同丰著派充陆军第三十八协统领官，并均赏给陆军协都统衔。旨：资政院奏恭报资政院召集情形，遵章奏请开会一折，知道了。

二十七日旨：度支部奏试办宣统四年全国预算缮表呈览并沥陈办理情形一折，著内阁会议具奏。

二十八日谕：两月以来，四川、湖北相继肇乱，均系匪党潜谋不轨，扰害治安。朝廷向来政尚宽大，凡属国民，无不一视同仁，从无格外苛求之举。此次逆匪无端构煽，据城抗拒，蹂躏地方，以致无辜良民横遭涂炭。其为首作乱之人，实属罪大恶极，自为法所不容。惟念迫于不得已之被胁兵民，类皆情有可原，不能不网开一面。其有为匪所逼、身被裹胁者，如早自拔来归，无论兵民，均准予以自新，不咎既往。倘有杀贼立功，擒缚匪党以献，并加以不次之赏。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株连，致滋扰累。川、鄂两省被扰地方猝遭此变，固已荼毒不堪。即贼匪未到之处，亦不免风鹤频惊，致有迁避流离之苦。著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仰体朝廷德意，沿途宣布妥为抚辑。并剀切晓谕军民人等，勿为邪说所诱，随声附和。勿为谣言所惑，徒事张皇。经此次申谕之后，尔军民人等当共晓然于是非之所在，即利害之所关，务当各守本分，以副朕靖乱爱民之意。

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督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

谕：陆军部会奏，遵议各省绿营巡防队拟请一律暂缓裁减一折。据称裁减绿营巡防队系顾全财政起见，惟当此时局艰危，绿营巡防队可以补陆军巡警所不及等语。所有宣统三年预算案内各

省奏明碍难裁减之绿营巡防队，均著免其裁减并四年预算。除直隶、江、赣等省仍照奏准各案办理外，余著一律暂免裁减。

二十九日谕：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近来南省迭被水灾，今年湖北又有匪党作乱，俯念饥民难民流离荡析，深为恻恻，亟宜加恩赈抚。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妥员在湖北一带核实赈济，以惠灾民。

旨：荫昌电奏督队南下，二十六日夜行抵信阳。步队第二十二标已由统带马继增于二十四日抵汉口江岸，遇匪徒两次来攻，均经击退拿获三名，夺获马匹服装等件。混成第三协已由统领王占元于本日统率全军抵滠口，刻据探报逆匪仍据武汉，尚无大股外窜。武昌城内叛兵溃散颇多，拟刊布告示令其缴械免罪，以期解散。行营现暂驻信阳，俟混成第四镇经过，即督率刻日前进等语。布置尚合机宜，均照所拟办理。仍著该大臣妥慎筹画，相机剿抚，以期迅荡匪氛。

九月初一日谕：朕寅绍丕基，于今三载，勤求治理，夙夜兢兢。兹届资政院第二次开院之期，尔议员等其敬听朕命。方今世界文明宪政，尤为当务之急。自上年十月仰体先朝与民更新之意，俯顺内外臣工之请，特降谕旨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修改筹备事宜清单。期限则年近一年，筹画乃日繁一日，该院负国民之重望，实协议之权舆。前者已略具规模，今兹当更有进步，所有应议事项，亟宜集众思以广益，求一是以折衷。以期渐有端倪，日臻完备。除上年该院未经议竣各案仍应接议外，朕特命国务大臣将各项案件陆续筹拟，照章交议。尔议员等洞观国势，熟审舆情，其各体念时艰，发挥忠爱，总使法立而民不扰，论定而

事可行，用以巩固邦基，弼成郅治。朕有厚望焉，将此特谕知之。

谕旨：本日资政院开院，著派礼亲王世铎前往恭代行开院礼。

资政院开院，监国摄政王训词：

溯自上年资政院开院以来，已经匝岁。凡关于宪政事项，本监国摄政王与王大臣等悉心筹画，日促进行，昕夕从事，惟恐不及。现又届该院第二次开会之期，各议员等学问日进，阅历较深，凡国家安危所系与吾民休戚所关以及一切事实理论，自当研究渐精，抉择愈审。必能出所蕴蓄，共矢虚公，协赞谋猷，代宣民隐，上副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各议员其交勉焉。

初三日懿旨：今年各省水灾甚多，其被灾尤重之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各省，垂念殊深。著每省拨出宫中内帑银三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该督抚派委妥员，核实散放，以赈饥民。

初五日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设立慈善救济会，著赏宫中内帑银三万两，以资拯济。

谕：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一折。据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朦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手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恣擅权，隔绝上下之情。于应交院协议交阁议决之案，一切不顾。于阁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入奏，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即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等语。铁路国有，朝廷体恤商民政

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朦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该衙门议处。嗣后该大臣等于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务当不避嫌怨，竭诚赞画，以维大局，而济时艰。

谕：邮传大臣著唐绍仪补授，迅速来京供职。未到任以前，著吴郁生暂行兼署。

谕：前振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嗣据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饬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又经谕令端方按照所陈各节，秉公查明具奏。兹据端方电奏称，行抵川境，迭据各属士绅代表呈诉，并先后接据委员报告及所闻官绅议论，详加考核。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上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其所传布之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并非出自蒲、罗等之手，又有搜获之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棪、饶凤璈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不纳捐粮一说，系官绅联合会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股息扣粮之议，并非股东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语。此次川事糜烂，既据端方查明，实由官民交哄而成。所有办理不善之地方官，自应分别惩治。前护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

前，复不能弭患于后，实属咎无可辞。王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功妄举，擅毙乎民，著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棨、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即著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璈，资轻望浅，舆论不孚，著以同知降补，以昭炯戒。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于匪事绝无干涉，均著即行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前被拘留，著一并免其置议。现在川省土匪窃发，蹂躏地方，煽惑良民，蔓延日久。著端方传旨，责成蒲殿俊等分投开导，迅速解散，不得藉词诿卸。其有抗拒不服，甘心作乱之匪徒，仍著端方、赵尔丰严饬地方文武，切实剿办。总使良莠分明，毋枉毋纵，以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余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

谕：昨据盛宣怀奏，设立慈善救济会，派员赴鄂救济被难人民一折。此次湖北变乱，武汉居民同遭惨祸。现既不得已而用兵，凡军前之受伤被难军民，其困苦尤堪悯念。著即设立慈善救济会。盛宣怀现已革职，著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并督饬派往各员，于医伤救难两事，认真救济。又片奏派令沈敦和、福开森前往办理救济事宜。又片奏在京设立会所，选派得力人员随同规画各等语。均著吕海寰酌核办理。该衙门知道。

初六日谕：兼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军需浩繁，著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谕：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

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其应会同邻省督抚者，随时会同筹办。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

谕：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著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

谕：冯国璋著总统第一军，段祺瑞著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谕：张鸣岐电奏，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由沪来粤。初四日辰刻登岸，行至南门外，突有炸弹轰发，轰倒道旁民屋墙壁，凤山所乘肩舆亦被摧压。随经将火扑灭，搜出凤山尸身，恳予赐恤等语。广州将军凤山，由京旗章京洊升副都统都统，训练近畿各镇，简任荆州将军，调补广州将军，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兹因赴任，甫经到粤，猝遭惨害，深堪悯恻。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少保衔，照将军阵亡例从优议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并著该旗将该将军子嗣查明具奏，候旨施恩。

旨：广州将军著春禄补授。

旨：广州汉军副都统，著恩泽补授。未到任以前，著文泰兼署。

旨：袁世凯电奏，起程日期知道了。著即妥筹布置，迅赴事机。

初七日旨：都察院代递四川同乡京官宋育仁等，为川鄂变乱，关系全局，请酌筹兵饷等情呈一件。前已有旨，著岑春煊除带粤军两营外，准其添募八营。并由度支部筹拨饷银一百万两。

初八日谕：湖北省城乱事初起，瑞澂身任总督，弃城逃走，避登兵轮。当将该督革职，谕令带罪图功。并谕令袁世凯查其当日弃城情形，再行办理。兹忽接据瑞澂电奏，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等语。该革督竟不遵旨带罪图功，乃敢潜逃出省，辜负朕恩，偷身丧耻，实堪痛恨，何能再予姑容？著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其带出之湖广总督印信，并著张人骏派员收取赍送袁世凯军营。

初九日谕：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金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具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军心，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惟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咎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几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惶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

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旁皇。惟望大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谕：资政院奏，内阁应实负责任，国务大臣不任懿亲一折。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祖训著有明文，实深合立宪国家精义。同治以来，国难未纾，始设议政王以资夹辅，相沿至今。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兹据该院奏称，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请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等语。所陈系为尊皇室而固国基起见，朕心实深嘉纳。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消，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谕：资政院奏请颁布明诏，将宪法交院协赞一折。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垂三百年。我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俯念时艰，深维治本，迭降明诏，确定为君主立宪政体。並颁布筹备立宪事宜清单，按年进行。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亦维兢兢业业，用迪前光。上年十月，该院奏请速开国会，当经明降谕旨，定于宣统五年召集议院，并特派溥伦等迅速纂拟宪法，候朕钦定。兹据该院奏称，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宜于规定之始，诏进臣民商榷。又称协赞在纂拟之后，钦定之前，于先朝圣训钦定之义，毫无所妨各等语。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折。党禁之

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

谕：前闻长沙有变，电报不通，朕心实深廑系。兹据朱家宝转递余诚格电奏，本月初一日，湖南陆军炮营叛变，攻入小吴门。陆军标营同叛，攻入北门。城内巡防队亦叛，戕统领黄忠浩，直攻抚署，匪党遂踞省城。诚格暂避入水师营。不意水师亦悬白旗，遂登湘帆小轮。候调省外各队，力图克复，恳请简员统队来湘剿办，并自请严惩等语。长沙为省城重地，余诚格虽系甫经到任，所调将领未到，添募未齐，究属措置乖方，以致仓卒生变，罪无可辞。湖南巡抚余诚格，著即革职戴罪图功，并著暂管湖南巡抚印信。责成该革抚迅调省外兵队，即将省城刻期克复，毋稍延玩。倘不奋力自效，定将该革抚从重治罪。并将黄忠浩被戕情形，查明电奏。

谕：世续奏假期已满，病犹未痊，恳请开缺一折。资政院总裁大学士世续著准其开缺。

谕：李家驹著充资政院总裁，达寿著充资政院副总裁。

谕：署民政大臣桂春著回仓场侍郎本任。昨已有旨，著赵秉钧即日来京预备召见，赵秉钧著署理民政大臣。

旨：荫昌电奏官军在滠口地方，连日与匪相接，时有斩获。初六日向前进攻，行抵洋油厂西方，遇匪约千数百人，官军协力猛攻，萨镇冰所统兵舰并在附近援助，逐节进占，匪仍力行抗拒。嗣因我炮力剧烈，匪遂向大智门纷纷溃散。官军乘胜追击至跑马厂，匪凭据坚垒，极难摧陷。初七日早，官军用山炮侧攻互击，匪势不支，相继溃退。官军追踪扫荡，直至汉口街市。因兵力过劳，稍事休养，即进夺汉阳，迅图扑灭等语。此次进攻汉口，毙匪千数百人，夺获山炮三十六尊，军械多件。当匪炮猛击之时，艰险异常。该将士等奋不顾身，争先用命，实属忠勇可嘉。该大臣督率有方，尤堪嘉尚，仍著该大臣督饬将士，一鼓作气，收复武汉。俟袁世凯到后，再行回京供职。

谕旨：昨日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具陈管见一折。其间颇有可采择之条，已归入本日谕旨，一并宣示矣。

谕旨：御史史履晋奏京师市面空虚，拟劝办商团以靖地方一折。著民政部酌核办理。

十一日谕：庆亲王奕劻等奏奉职无状，请立予罢斥；载泽等奏国务重要，请另简贤能，以符宪政而资治理；邹嘉来等奏时局艰危，政务重要，请准辞职，以定国是而正人心；各一折。所奏甚是，均著照所请。庆亲王奕劻开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镇国公载泽等、邹嘉来等均各开去国务大臣。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画改良政治一切事宜。袁世凯未到京以前，此数日间，仍著庆亲王奕劻等照旧任事。内阁组织未成以前，并仍著载泽、邹嘉来等照常办事，均不得少有诿卸。

谕：贝勒载涛面奏谆恳开去军咨大臣一缺。载涛著准其开去军咨大臣。荫昌著授为军咨大臣，仍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谕：庆亲王奕劻著授为弼德院院长。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协办大学士荣庆均著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谕：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谕：湖广总督著魏光焘补授，迅即赴任，毋庸来京陛见。

十二日谕：袁世凯著迅速来京。魏光焘未到任以前，湖广总督著王士珍署理。

谕：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奉初九日上谕，仰见朝廷实行立宪，以与天下更始，三军感泣。惟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并宪法由议院制定等语。系为维皇室靖乱源起见。览奏具见爱国之诚，实深嘉许。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昨日已具奏辞职，均经降旨允准。并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所有大清帝国宪法，著即交资政院起草，奏请裁夺施行。用示朝廷好恶同民，大公无私之至意。

十三日懿旨：四川用兵将及两月，各地方惨遭祸难，荡析流离，深宫实殷轸念，亟宜加恩赈抚。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拨银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岑春煊派委妥员驰往核实拯济。

谕：资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拟具重大信条十九条缮单呈览，恳请宣誓太庙，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一折。朕详加披览，均属扼要，著即照准。一面择期宣誓太庙，将重要信条立即颁布，刊刻誊黄，宣示天下。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

谕：朕勤求治理，惟日孳孳，作新厥民，犹如不及。近因川

鄂事变，下诏罪己。促进宪政，另行组织内阁，宽赦党人。昨日又俯允资政院之请，将所拟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宣誓太庙，颁布天下。所以期人民之进步，示好恶以大公。自今以往，凡关于政治诸端，尔人民有所陈明，朕无不斟酌国情，采纳公论。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视听即天之视听。其有因政治弗进，热心改良，举动激烈者，列邦谓之政治改革。凡欧西列强由专制而入于宪政，此等阶级皆所必经。今各省纷扰，祸变日深，其本意率在宪政实行，共登上理。委系激而出此，并非如前代叛民希图非望。往时逆匪荼毒生灵，惟天下睽隔，情志莫通，不得已命将出师，冀拯水火。仍将归正免究之旨，申谕再三。兹复披览资政院及续制张绍曾等所奏，益信致乱之源，实由政治窳徨，宵旰良用恻然。倘再不早变计，后患何可胜言。痛切剥肤，须臾难忍。顷适据袁世凯电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军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并向武昌宣布德意解散等语。办理甚合朕意。并著将十二日准资政院起草宪法，十三日颁布信件、谕旨一并宣示。仍恐远迩未及周知，用再谆切宣谕。所有乱事省分统兵大员，务皆仰体朕心，剀切布告，妥速安抚。俾皆晓然朝廷实心与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从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亦可涣然冰释乎？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州之近，更何有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总之国步阽危，至今已极，胥赖我军民宏济艰难，互相维持。俾我四万万神明之胄，跻世界于大同。倘或负固执迷，不顾公理，恃众逞忿，不虑危亡，以人道所不容，万国所不许之事，欲实行之于中土，为国民幸福计，为世界和平计，非惟朕不能姑容，我爱国军民亦必视为公敌。势难任其肆意凶杀，扰乱神州。



1145975

想我爱国军民，必能共矢公心，咸登新治，无偏无倚，同享太平也。

十四日谕：前因各省纷扰，朝廷不得已而用兵，原为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各省统兵大员，务当仰体朕意，申明纪律，严禁骚扰。凡兵队所到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尤应于商民生命财产，加意保护，以严军律，而靖人心。

谕：袁世凯电奏内阁总理任极重大，深虑弗克负荷，恳请收回成命等语。现因时局陆危，群情惶扰，非实行改良政治，无以弭乱源而维邦本。故俯从臣民之请，另行组织内阁，与民更始。该大臣久历中外，诚信素孚。且世受国恩，秉性忠亮，必能竭诚赞助，为顾大局，故特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务宜追念先朝倚畀之隆，体念时势艰危之极，勉为其难，毋再固辞。著迅速来京任事。

谕：山西巡抚陆钟琦忠勤亮达，学问优长。由翰林简放道员，历任监司，海膚疆寄，均能认真整顿，克称厥职。此次仓卒遇害，深堪悯恻。著加恩予谥，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并著绥远城将军堃岫查明该员子嗣暨遇害详细情形，迅速具奏，候朕恩施。

谕：山西巡抚著吴禄贞署理，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

十五日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一折。所有议院法、选举法，著迅速拟订议决，办理选举。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谕：资政院奏恳准此次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并赐擢用一折。前据该院请开党禁，业经降旨允准。所有此次党人，

均著准其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十六日谕：此次各省事变，其宗旨实在改革政治。朝廷与民更始之意，业经屡降明诏，剀切宣示。兹值乱事纷乘之际，仍恐各省军民未能一体周知。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于军界夙有声望，并能关怀时政，热心改良。著赏加侍郎衔，授为宣抚大臣，驰赴长江一带，宣布朝廷德意。即责成该大臣开诚布公，专主安抚。务期薄海臣民，咸晓然于国家不以兵戎靖乱之至意。其有乱事各省，一并由该大臣遴委妥员，分途前往切实劝导。如能一体解散，即由该大臣奏明从优给奖，以示鼓励。

谕：四川总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四川总督著端方暂行署理。赵尔丰毋庸署理。

旨：法部奏党禁既开，拟将监禁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钞录亲供呈览各折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著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

十八日旨：资政院奏遵旨议决山东省绅商学界代表请愿八条，并拟就答复条件缮单呈览一折。著依议。

十九日谕：资政院奏遵照宪法信条，公举内阁总理大臣一折。朕依宪法信条第八条，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旨：资政院奏疆臣罔上殃民，违法激变，请明正国法，以遏乱源一折。著将此案交大理院，按照法律判拟具奏。

旨：御史赵熙片奏四川旅京各界，因汇兑不通，饥寒交迫，请将前所发赈抚四川内帑银十万两留京发给，电饬川督于存川路款项下提还等语。著度支部查核办理。

旨：吕海寰奏恳恩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以广皇仁一折。著准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办理。

并准其另举红十字会会长。又奏慈善救济会需款甚繁，凡捐助救济物品者请优予奖励一片。著准其按照捐款，分别奏奖、建坊、赏给卿衔，其请奖四、五品京堂之处，著毋庸议。至调冯恩崐办理文案一片。著依议，该衙门知道。

二十日懿旨：世续著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即行销假供职，不许固辞。继禄著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

谕：近因各省纷扰，军民交哄，谣诼繁兴。并有以满汉强分界限，意在激使相仇。试思满汉皆朝廷赤子，一视同仁。尔军民人等，群居乐处近三百年，亦并无丝毫芥蒂，有何猜嫌，致生疑忌？此等谣传，显系奸人暗中鼓煽，扰害治安。在稍明事理者，自不至为其所惑。深恐无知愚民，一唱百和，激生事端。用特明白宣示，俾知朝廷一秉大公，于满汉军民毫无歧视。尔军民人等，务宜各矢公心，互相保卫，慎勿听信谣言，徒滋惊扰。至于满汉各营，尤宜和辑。并责成各该统兵大员，开诚布公，剀切晓谕。毋使各存意见，以维大局而靖人心。

谕：锡良著迅速来京陛见。

二十一日谕：大学士徐世昌著授为军咨大臣。毓朗著开去军咨大臣差使。

二十二日谕：湖北臬等审判厅厅丞著赵基年试署。

旨：余诚格电奏湖南巡抚关防，沉落湘水，拟暂刊湖南巡抚行营关防以资信守，请饬阁立案等语。著内阁知道。

二十三日谕：匝月以来，各省纷扰，其中情形各有不同，应再详为分别，宣示天下。凡主张政治改革者，对于朝廷迫虽近于要求，皆发于爱国之热诚，激而出此。朕亦有鉴于国势之阽危，实由政治之弗进，业经迭降明谕，将实行立宪改良政本之宗旨，剀

切布告，与吾民更始。并赦宥从前一切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等及此次革命党人，准其改组政党，收作国家之用。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势不至同归于尽不止，实与改革政治力谋国利民福者，用意迥殊，判然两事。朕一秉大公，不设成见，惟以国家强盛，民生康乐为念。然必地方安堵，而后宪政可以进行。若任其鼓吹邪说，肆意扰乱，以致吾民流离转徙，死亡枕藉，四民失业，全国恐慌，生计日迫于困穷，祸患将何所底止？故不惮谆谆诰诫，俾尔士绅军民人等，共晓然治乱之大原。所有关心政治急于求效之多数人民，朕方爱之重之，推诚布公，共图上理。其背此宗旨，而有心为乱者，虽属少数，实有害于公安，即为全国之公敌，当与吾民共击之。若其幡然改悟，仍应悉予宽容，不咎既往。至乘机作乱之各路土匪毫无宗旨，专以焚杀淫掠为事，尤为情法所不容。亟宜及时痛剿，迅予扫除，以安良善。各将军、都统、督，抚等，暨各路统兵大员，务各仰体朕意，分明党派，相机因应。尔士绅军民人等，亦当共明此旨，审择利害，上下一心，共谋政治之进步。则吾国幸福，庶永赖于无穷。著各省将军、都统、督，抚即将此旨与本月十四日谕旨，一并刊刻誊黄，通谕知之。

谕：现在军事未定，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均著归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派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

二十四日谕：前据袁世凯电奏再辞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到京，本日召见，复经面奏恳辞，情词肫切。经朕晓以大义，并勉其力任艰难。该大臣公忠体国，时局至此，当亦不忍再辞。

著即到阁办事，悉心筹画，保全大局，用副朝野之望。

谕：自武昌事起，各省纷扰，大局岌岌，实为全国存亡所关。朝廷胞与为怀，不设成心，亟应征集国民意见，共谋扶危定倾之策。著各督抚传谕各该省士绅，每省迅速公举素有名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刻期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

谕：近日各省纷纷告警，朝廷屡经宣布宗旨，改革政治。以期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惟当兹事变纷乘，群情傲扰之时，仍恐各省士绅军民人等，未能一体周知。亟应选派各该省名望素著人员，分途安慰，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著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汤寿潜为浙江宣慰使，江春霖为福建宣慰使，谭延闿为湖南宣慰使，梁鼎芬为广东宣慰使，赵炳麟为广西宣慰使，乔树楠为四川宣慰使，谢远涵为江西宣慰使，柯劭忞为山东宣慰使，渠本翘为山西宣慰使，王人文为云南宣慰使，高增爵为陕西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俾乱事早就敉平，四民各安生业，朕实有厚望焉。

谕：署理湖广总督王士珍电奏因病恳请开去署任等语。王士珍著准其开去署任。段芝贵著赏给副都统衔，暂行护理湖广总督。

旨：贝勒载洵等奏现修崇陵工程情形，并冬令暂停兴作一折，知道了。

旨：所有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派出各营，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分驻各处弹压地面，暨步军统领衙门枪队，内城外巡警，保卫地方，均甚勤苦。著每名赏给银一两，由度支部发交分放，以示体恤。

二十五日谕：山西巡抚著张锡銮补授。

谕：溥颋著来京当差。热河都统著锡良补授。

旨：内务府奏盛桂报效银一万两，以备内务府经费之需一折。花翎二品衔候补三院卿盛桂，著以副都统记名。

二十六日谕：袁世凯面奏组织内阁，推举国务大臣。著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工商大臣，杨士琦署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梁敦彦、严修、王士珍、萨镇冰、张謇未到任以前，外务大臣著胡惟德暂行署理，度支大臣著绍英暂行署理，陆军大臣著寿勋暂行署理，海军大臣著谭学衡暂行兼署，农工商大臣著熙彦暂行署理。

谕：袁世凯面奏请简各部次官，胡惟德著补授外务部副大臣，乌珍著补授民政部副大臣，陈锦涛著补授度支部副大臣，杨度著补授学部副大臣，田文烈著补授陆军部副大臣，谭学衡著补授海军部副大臣，梁启超著补授法部副大臣，熙彦著补授农工商部副大臣，梁如浩著补授邮传部副大臣，荣勋著补授理藩部副大臣。胡惟德、熙彦现署国务大臣，外务部副大臣著曹汝霖暂行署理，农工商部副大臣著祝嘉元暂行署理。梁启超、梁如浩未到任以前，法部副大臣著定成暂行署理，邮传部副大臣著梁士诒暂行署理。

谕：绍昌、林绍年、陈邦瑞、王垿、吴郁生、恩顺，均著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谕：于式枚、宝熙均著充修订法律大臣。

二十七日谕：袁世凯面奏现在官制尚未以法律规定，所有昨简之各部副大臣，暂照海陆军部成案改设。一俟官制厘定，再行降旨。著依议。

谕：杨度奏请开缺一折。据袁世凯面奏请准其开缺。另行简补刘廷琛，著补授学部副大臣。

谕：袁世凯面奏请简署大理院正卿、少卿各缺。大理院正卿著王世琪署理，许受衡著署理大理院少卿。

谕：袁世凯面奏请简署湖广总督。段琪瑞著署理湖广总督，兼会办剿抚事宜。

谕：袁世凯面奏请简署陕西巡抚。升允著署理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

谕：度支部左丞陈宗妫奏因病恳请开缺一折。据袁世凯面奏，现在需才，陈宗妫著照旧供职，无庸开缺。

谕：袁世凯面奏请简直隶通永镇总兵员缺。直隶通永镇总兵著王怀庆补授。

谕：厢白旗奏查明凤山子嗣一折。据袁世凯面奏恳请加恩，前广州将军凤山之子、一品荫生锡绵，著以郎中补用。

二十八日谕：袁世凯面奏内阁现在业已成立，嗣后所降谕旨，凡关于某部事项，即著该国务大臣随同总理大臣署名。

谕：内阁奏盐政大臣应由国务大臣兼任。著度支大臣暂行兼任盐政大臣。

谕：达寿奏请收回成命一折。据袁世凯面奏，现在时事艰难，方资共济。达寿著即遵前旨任事，毋庸固辞。

二十九日谕：典礼院奏谨拟告庙礼节各奏片。著依议于十月初六日，将宪法信条敬谨宣誓太庙。由监国摄政王代诣行礼，后殿遣庆亲王奕劻行礼。

谕：度支部副大臣陈锦涛奏恳请收回成命一折。据内阁奏，度支部为全国财政机关，陈锦涛于财政学素有研究，著即遵前旨

任事，毋得固辞。

三十日旨：资政院奏议决改订资政院院章缮单呈览，请旨颁布一折。著依议。

十月初一日懿旨：所有禁卫军、左右翼巡警、武卫左军各项兵丁，著每名赏银一两，由内帑拨交内务府发给。

旨：本月初六日宣誓太庙，所有各衙门人员，均著陪祀。

初四日谕：内阁奏闻陕西匪徒扰乱治安，肆意残杀，并有伤害洋人情事。实属惨无人理，殊堪痛惜。著升允及姜桂题所派将领，迅速带队将此项土匪立即剿除。所有在境洋人，务认真保护。并约束官军、严守纪律，毋稍骚扰。著将洋人被害情形，先行查明具奏。

旨：内阁奏请饬山西巡抚张锡銮，迅赴新任。山西地方紧要，张锡銮著迅速赴任，毋稍延缓。

初六日告庙誓词："维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十月乙未，朔，越六日，孝孙嗣皇帝臣溥仪，年在冲龄，监国摄政王载沣摄行祀事。谨誓告于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愐天襄圣仁皇后，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孝懿温诚端仁宪穆和恪慈惠奉天佐圣仁皇后，孝恭

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隆翊天圣宪皇后，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高宗法天佐运至诚武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敏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崇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孝淑端和仁庄慈懿敦裕昭肃光天佑圣睿皇后，孝和恭慈康豫安成敦顺仁正应天昭圣睿皇后，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孝慎敏肃哲顺和懿诚惠敦恪熙天诒圣成皇后，孝全慈敬宽仁端悫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抚圣成皇后，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恪慎徽懿恭天赞圣显皇后，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祥圣显皇后，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孝哲嘉顺敬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神位前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来，列祖列宗，贻谋宏远垂三百年于兹矣。孝孙溥仪寅绍丕基，兢兢业业。仰承先朝立宪之大指，力图急进，朝夕筹谋，乃弗克负荷用人行政诸未得宜。以致上下睽隔，情意不孚，旬月之间，寰区愈扰，深惧我累圣相承之大业颠覆于地。恫予小子，罪曷克当？兹由资政院诸臣，博采列邦君主最良之宪法，上体亲贵不与政事之成规，先撰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余未尽事宜，一并归入宪法，迅速编纂。并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审察情势，已允施行。用敢矢言于我列祖列宗之前，继自今兢兢之躬，振振之族，

当与内外臣工军民人等，普同遵守。子孙万世，罔敢或渝。以纾九庙在天之忧，而慰率土苍生之望。惟我祖宗实式临之。所有重大信条十九条，开列于后。谨誓。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七条、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第十条、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第八日谕：叠据内阁呈递第一军总统冯国璋电称，武昌革党于九月二十六日，遣悍党二千余人，由汉河上游驼骡口潜师渡河，

抄袭官军右翼后路。当经冯国璋分兵迎击，党众溃败。官军踵蹑渡河，该党防御极固。並多次反攻，经官军节节奋击，次第克复蔡甸、四平山、赫山、梅子山、龟山等处。初七日申时克复汉阳。当两军酣战之际，党众由武昌遣兵数支，渡江袭击官军左翼后路之三道桥。叛舰海容等船协力猛攻，均经官军一再击退各等语。武昌此次兵变，自称系为政治竞争。朝廷本不忍以兵力从事，经饬督师大臣袁世凯暂停进攻。叠委道员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驰往汉口、武昌，反复开导。该党首黎元洪，迄不就抚。仍复左右进攻，袭击官军甚力。实属甘心扰乱治安，荼毒生灵。幸前敌将士深明大义，忠勇奋发，得以克复重镇，深堪嘉尚。冯国璋著赏给二等男爵。其余出力将弁，著冯国璋查明拟奖，候旨施恩。其伤亡兵弁，著一并查明具奏，分别从优抚恤，以作士气，而慰忠魂。

初九日谕：自武昌肇变，朝廷以其为政治关系，极不愿以兵力靖乱，酿成惨祸。乃叠降诏旨，改良政体，并停止进攻。而该革党置若罔闻，仍一味恃强袭击，竟迫成欲罢不能之势。致使兵连祸结，举吾民之生命财产，付诸灰烬者，不知凡几。赖官军将士忠勇坚卓，始能渐图规复。昨据军报，已克汉阳。反覆思维，转增忉怛。比月以来，锋镝交加，死亡枕藉。加以地方糜烂，元气大伤，小民荡析离居，转徙沟壑，惨痛情状，至不忍言。虽杀机起自革党，而四境之内，皆吾赤子，一经战斗，两有损伤。哀我国民，横遭荼毒，疮痍满目，良用心恻。著段琪瑞协商慈善救济会，遴派多员，前往战地，不分畛域，掩埋骸骨，医治伤残。并将被难人民，设法拯救，加意抚恤。俾死者免致暴露，生者赖以保全，用副朝廷哀矜庶民，痌瘝在抱之至意。

旨：内阁代递孙宝琦三次电奏请罢黜治罪，并取销独立，撤销临时政府各等语。现在朝廷颁布宪法信条，实行改革政治，与民更始。该抚未能仰体此意，熟权利害，徒事张皇，办理殊属非是。本应加以严谴，惟念该抚世受国恩，不应荒谬至此。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近日以来，该省已取销独立名目。地方各事，亦渐就绪。是该抚尚知愧悔，亟图补救，姑予宽容。仍著留任效力，务须守定宗旨，毋再为浮言所惑。此次该省首先反对独立，统制吴鼎元等，及该省绅商，均属深明大义，忠毅可嘉。均著先行传旨嘉奖，并通即督饬地方官绅，悉心布置保卫治安。该抚自当激发忠诚，力图报称，以维大局，而赎前愆。

十一日旨：内阁代递吕海寰奏，中国红十字会需用浩繁，请借拨国民捐余款以资接济一折。著照所请。度支部知道。

十三日旨：现在军事吃紧，著派寿勋、袁世凯、徐世昌筹办军务。

十五日谕：江西巡抚冯汝骙忠勤敏练，学问优长。由翰林改官部属，供职枢垣。外任道府，游陟监司，擢膺疆寄。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兹以江西省城失陷，从容就义，大节凛然，殊堪轸惜。著加恩予谥，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二品荫生冯迈，著以郎中补用。监生冯遵，著以主事补用。以励臣节，而慰忠魂。

十六日谕：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监国摄政王面奏，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窦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

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予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至计。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朦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所钤监国摄政王章，著即缴销。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由皇室经费项下支出。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负责任。所有颁布诏旨，应请盖用御宝。并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皇帝尚在冲龄，保卫圣躬，应有专责。世续、徐世昌著授为太保，尽心卫护。现在四方多难，国步阽危。诸王公等诸同休戚，各宜体念时艰。恪遵家法，束躬自爱，罔越范围。诸大臣膺兹重任，尤宜共矢公忠，清白乃心，力除锢弊，以谋国利民福。凡我国民，当知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须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裂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予有厚望焉。

十七日懿旨：徐世昌奏恳请收回成命一折。保卫圣躬，责任至重。该大学士宅心正大，老成可恃，是以授为太保。正当抒发忠爱，不辞劳瘁，所请收回成命之处，著毋庸议。

旨：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

旨：资政院奏议决改用阳历，请旨颁布一折。著内阁妥速等办。

十八日旨：内阁代递讷勒赫等奏大臣殉难，据情代奏一折。

闽浙总督松寿，老成练达，志虑忠纯。由部属简放外任，洊膺疆寄。旋授尚书、都统，总督闽浙。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兹以福建省城失陷，从容就义，大节凛然，殊深轸惜。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少保，并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邮传部员外郎光裕，著以郎中补用，理藩部郎中光耀，著以道员用，以示笃念忠荩至意。

旨：内阁请简补察哈尔都统冯国璋，著补授察哈尔都统。未赴任以前，着何宗莲署理。

十九日旨：内阁请简员充禁卫军总统。禁卫军两协业经成立，亟应编制成军，以为模范。著冯国璋充禁卫军总统官。所有原设之训练处，著即改为军司令处。贝勒载涛等务须妥为交代，再行离任。嗣后即责成该总统官认真训练，随时妥拟扩充办法，候旨遵行。

旨：内阁代递军咨府奏请简军咨使一折。良弼著补授军咨府军咨使。

旨：内阁请简副都统一缺。厢白旗汉军副都统，著良弼补授。

二十日懿旨：内阁代递陈昭常等电奏览悉。此次醇亲王恳辞监国摄政王之位，经予俯准所请，并确照立宪政体。凡用人行政，一切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担负责任。惟有颁布诏旨，盖用御宝，及觐见典礼，予率同皇帝将事，与先朝垂帘听政制度迥不相同。正系实行改良政本，以示不私君权，与民更始。乃该抚等辄以庙堂之上，先事纷更，及政权不一，宫廷不和等语，漫相推测。实未深悉朝廷因时制宜，大公无私之至意。陈昭常等殊属昧于时势，不知大体。均著传旨申饬。现在大局岌岌

不可终日，人心浮动，谣言四起。该抚等务当同心协力，镇静维持，以保治安，而杜纷扰。

二十二日旨：内阁请简派大员兼管皖北事务。自安庆失陷，巡抚朱家宝尚无下落。皖北一带盗贼蜂起，扰害闾阎，殊深悯念。所有皖北各属吏治军务，均著河南巡抚齐耀琳管辖筹办。并著倪嗣冲兼署安徽布政使。

二十三日旨：内阁请补黑龙江民政使宋小濂，著补授黑龙江民政使。

二十四日旨：内阁奏募集爱国公债办法，业经资政院修正议决，请旨施行，缮单呈览一折。著依议。

二十七日旨：内阁代递孙宝琦电奏因病恳请开缺等语。山东巡抚孙宝琦著准其开缺。

旨：山东巡抚著胡建枢补授。

二十八日内阁奏，遵拟已故闽浙总督松寿，已故江西巡抚冯汝骙谥号。松寿著予谥忠节，冯汝骙著予谥忠愍。

内阁请简湖北总兵一缺。据段琪瑞电奏，湖北汉阳镇总兵张有亮查无下落，著开缺听候查办，李长泰著补授湖北汉阳镇总兵。

二十九日，内阁请饬胡建枢迅赴新任。新授山东巡抚胡建枢，著毋庸来京陛见，即行任事。

十一月初一日旨：立宪政体，于奏事限制颇严。所以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前经内阁奏准停止入对奏事清单，即本此意。所有嗣后例应奏事人员，于奏事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事所有陈述者，均暂由内阁核办，毋庸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

初五日旨：内阁奏总兵大员城陷殉难，据情代奏一折。广

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由行伍历保记名提督，补授广东潮州镇总兵，充宿卫营统领，陆军第六镇统制官。训练士卒，宿卫宫禁，颇著勤劳。兹在潮州任内，因城陷自尽，实属忠烈可风，著加恩予谥，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子赵玉堂，著以主事用。

初九日谕旨：内阁代递唐绍仪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愿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迭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表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缵承大统，甫在冲龄。予更何忍涂炭生灵，贻害全国。但期会议取决，以国利民福为归。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愿我爱国军民，各秉至公，共谋大计，予实有厚望焉。

十一日旨：内阁请另简法部副大臣，梁启超叠经辞职，著即开缺。曾鉴著补授法部副大臣。

十三日旨：内阁奏，遵拟已故广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谥号，赵国贤著予谥忠壮。

十六日旨：内阁请派员襄办爱国公债。湖南提法使张镇芳，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在度支部丞参上行走，办爱国公债事

务。

十九日旨：署四川总督端方，才猷敏练，学识宏通。由部属外任监司，洊膺疆寄。庚子之变，在陕西护抚任内，保卫维持，厥功甚伟。嗣充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南北洋大臣，后因案革职。旋以候补侍郎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川中乱起，派令驰往查办，并署理四川总督。宣力有年，勤劳素著。兹因带队入川，中途遇害，死事情形，惨不忍闻，殊堪悯恻。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太保，并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伊子外务部参事继先，著以四品京堂候补。监生陶磐，著以主事补用。伊弟三品衔河南候补知府端锦，随行入川，因救兄同时被害，尤属忠义可风。著照三品官员阵亡例，从优赐恤，以慰忠魂。

二十日旨：内阁代递奉天交涉司许鼎霖，呈请吁恳收回成命，并请昭雪父冤等语。情词恳切，具见孝思。奉天交涉司许鼎霖之故父，已革州同衔山东县丞许恩普，著加恩开复原官原衔。现当时局艰危，该使司务当移孝作忠，勉图报称。所请收回成命之处，著毋庸议。

三十日旨：东西各国人士，来华通商传教，历有年所，理应按约保护。方今四方多故，诚恐有不法匪徒，乘机肇衅，扰及外人。朝廷深为忧悯，著直省将军督抚，暨顺天府府尹，各路军队统将，务各严切诰诫所属将吏，凡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如有侵害损伤者，立即按律严办，毋稍宽贷。

十二月初二日旨：内阁代奏，据都察院咨送民政部咨议官陆钟岱、前中书科中书陈时泌各呈称，疆吏阁门率属殉难情形等

语。已故山西巡抚陆钟琦，忠诚报国，临难捐躯，业经降旨优恤。伊妻唐氏，同时殉难。伊子陆光熙，救父被戕。忠孝节义，萃于一门。披览呈词，弥增恻恻。陆钟琦著再加恩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一品命妇唐氏著给予旌表。翰林院侍讲陆光熙著追赠三品京堂，照二品京员阵亡例从优赐恤。并著加恩予谥。陆钟琦之孙，陆光熙之子陆鼎亭，著以主事用。其同时死难之协统谭振德，著照协都统阵亡例从优赐恤。管带熊国斌著照正参领阵亡例从优赐恤。仆役马八、牛万春、李升均，著照兵丁阵亡例从优赐恤，以慰忠魂。

初五日旨：内阁请另简山东巡抚。山东巡抚胡建枢著开缺，另候简用。张广建著补授山东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

初六日旨：伊黎将军志锐，由翰林洊升卿贰，历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索伦领队大臣，宁夏副都统，擢升将军。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兹在伊黎将军任内，猝遭惨害，深堪恻恻。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少保，照将军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伊子监生海昆，著以员外郎用，以慰忠魂。

初七日旨：自武汉事起，朝廷不忍民生涂炭，采资政院之议，曾降谕旨，不以兵力平内乱。由友邦介绍，以尊重人道，停战和商为请。遣派代表赴沪讨论大局，多以国体问题付诸国民公决较为允当。召问王公大臣，各无异词。遂复降旨，谕令召集国会，以待公决。无非委曲求全，以期和平解决之意。现在讹言繁兴，人心不靖，诚恐民听易惑，致生误会。其国会办法正在磋商之际，凡我臣民，尤不容妄启谣疑。著该管衙门务本此意，详切谕诚军

民，勿得轻信浮言，转相煽惑，以维秩序。将此通谕知之。

初八日懿旨：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公忠体国，懋著勤劳。自受任以来，筹画国谟，匡襄大局，厥功尤伟。著锡封一等侯爵，以昭殊奖，毋许固辞。

旨：内阁代递李家驹奏恳请准开差缺一折。李家驹著准准其开去资政院议长。

旨：许鼎霖著充资政院议长。

旨：内阁奏，遵拟已故翰林院侍讲陆光熙谥号，陆光熙著予谥文节。

初九日懿旨：袁世凯奏，沥陈下情，恳请收回封爵成命一折。览奏具见谦抑之忱，惟现在时局阽危，该大臣艰辛困苦，一力支撑，保全甚大。锡以侯封，洵非过奖。该大臣其敬受朝命，毋再固辞。

初十日懿旨：袁世凯奏，再陈下忱，仍恳收回封爵成命一折。论功行赏，天下通义。昨经该大臣奏请收回成命，曾谕令毋再渎辞。兹复历引往事，剀切陈请，弥徵谦退。惟此次变出非常，为从前所未有。该大臣顾全大局，亦较从前为尤难。数月以来，艰苦备尝，允宜膺兹懋赏。该大臣务当恪遵前旨，敬受侯封，毋再固辞。

十一日懿旨：袁世凯奏，再陈下忱，恳恩暂行收回成命一折。情词肫切，出于至诚。惟兹懋赏之加，朝廷实权衡至当。著即恪遵迭次谕旨，毋再恳辞。

十二日旨：内阁代递那彦图等奏，大臣被害据情代奏一折。福州将军朴寿，由部曹外任监司，充库伦办事大臣。擢授正黄旗汉军都统，福州将军。宣力有年，克勤厥职。此次福州变起，该将

军督兵力战，被执不屈，卒被惨害，大节凛然。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太保。并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照将军阵亡例从优议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伊子景康著以品外郎用，以示笃念忠荩至意。

旨：内阁递云南陆军总参议靳云鹏呈称，云南兵变，御乱阵亡文武各员请从优恤赏等语。此次云南兵变，统制官钟麟同督率卫兵拒战，力竭捐躯，忠骸支解，殊不忍闻。钟麟同著追赠副都统，照副都统阵亡例从优赐恤。加恩予谥。伊子钟培英著以主事用。兵备处总办候选道王振畿，被执不屈，惨遭戕害。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中弹阵亡，均属忠烈可风。王振畿著照协都统阵亡例从优赐恤。范钟岳著照正参领阵亡例从优赐恤。以慰忠魂，而资激劝。

十三日懿旨：袁世凯奏，迭奉恩旨，未敢坚辞，恳时局稍定再行受封一折。知道了。

十四日旨：内阁奏，遵拟已故伊黎将军志锐谥号，志锐著予谥文贞。旨：军咨府军咨使、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良弼，由留学日本陆军毕业，调前练兵处当差。历充军学司监督、副使，补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充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洊升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兼军咨府军咨使。赞襄戎务，颇著勤劳。兹以受伤身故，殊堪悯惜。著照副都统阵亡例从优赐恤。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该副都统有无子嗣，并著该衙门查明具奏，候旨施恩。

十五日旨：开缺凉州副都统明惠，于咸丰年间，随侍忠亲王剿办发匪。旋于同治年间，转战直隶奉天等省。著有劳绩，由蓝翎长叠升副都统。克勤厥职。嗣因患病，准其开缺回旗调理。兹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统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

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

十六日懿旨：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荼炭等语。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

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定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

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实有厚望焉。

甲、关于大清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今因大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左：第一款、大清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

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

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在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势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惟取其轻。此正朝廷审时观变，痌瘝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憍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祸。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毋旷厥官，用副予夹昔爱抚庶民之至意。钦此。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盖用御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假学务大臣唐景崇、假陆军大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假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署名。

# 春冰室野乘目录


珠魔辨异录
乾隆宫禁遗事三则
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二则
宣宗冲龄神武
德宗皇帝圣德恭纪二则
德宗外交之大度
历书异闻
明太祖御书墨迹
正音书院
福八
明故太子之异闻
交泰殿大钟三则
明太傅遗事
徐健庵遗事
郭华野遗事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诗
鸦片遗闻
田文镜之幕客
于文襄出缺之异闻
来文端之知人

大臣微行二则

和珅供词

纪和珅遗事三则

管韫山侍御之直节

毕太夫人训子诗

杨重英遗事

尹嘉铨罪案异闻

吴谷人遗事

刘文清姬人善书

庞雪厓之遗爱

金简

宋文正之迷信

成得大逆案

汤文端遗事

梁山舟遗事

汤海秋之死

栗恭勤公遗事

前辈爱才之笃二则

内务府糜费

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

曹杜两相得谥文正之由

穆相权势之重

张船山侍御之直节

道光朝两儒将

林文忠公遗诗

林邓唱和诗词三则
陶文毅识左文襄
桂林寇警轶闻
左文襄轶事
左文襄联语
左文襄遗议
李文忠公遗事
阎文介遗事
倭文端沮开同文馆
恭王用人之公
朱提督洪章遗事
张汶祥案异闻
林夫人书稿
高心夔遗事
延树南宗伯之大节
薛云阶司寇之法学
宝文靖遗事二则
多忠勇公轶事
国朝列女传三人
厨役高识
沈副宪之知遇
某太史遗事
浙案异闻
镇平王树汶之狱
王可庄太守失欢于宝文靖

轶联
纪马江死事诸将
甲申越南战事杂纪
章高元失青岛之遗闻
服妖
庚子拳乱轶闻
张樵野侍郎遗翰三则
中堂之识字
尚书忠爱
刘博泉侍郎之直
张文襄遗事二则
都门词事汇录七则
半塘老人游仙词
九九消寒图
鹪鸲天咏史
纪翁协揆去国
咏珍妃殉国事
咏雏伶五九事
纪王焕事
陶农部宫词
纪歙鲍烈士增祥事
纪大刀王五事
南下洼水怪
百年前海王村之书肆
燕郊废寺之金炉台

云南铜厂

嘉禾图

知不足斋日记钞本

三进士出身之奇

奏疏纰缪

文牍谬误

明季两烈妇

李奉贞

女子绝技

尹杏农侍御

陈子庄明府之外交

王文靖遗文

宰白鸭

史抚部诗

黄公度京卿遗词

周太史兰雪语

题壁诗

孙北海雅谑

巧对

国初富室

官书错误

四库全书之滥觞

私家藏书楼

闽中经世远识

吴梅村身后之文字狱

吴汉槎髫年能诗
大盲头陀遗诗
孙豹仁遗事
吴徵君农祥遗书
屈翁山遗诗
钱牧斋诗案七则
香冢英武冢
梦异
洪大全遗事
石达开之日记
吴三桂之逆迹
戈登遗言
丁韪良被骗
赫承先求应乡试
黄靖南遗事
诗钟汇录三则
隐语汇录
铁路输入中国之始
乞食制府
射艺馀谭
术士能代人饮食
马士英玉佩

# 春冰室野乘

咸　阳　李岳瑞　著

## 拣魔辨异录

《拣魔辨异录》一书，世宗宪皇帝御制，以辟天童僧法藏宏忍师徒之邪说者也。简端列谕旨一道，计四千一百馀言，略谓佛道以指悟自心为本，利人接物，直达心原。外道魔道，亦具有知见，因误认佛性，谤毁戒行，故谓之魔。朕览密云《悟天隐修语录》，其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及见密云之徒法藏所言，全迷本性，无知妄语，不但不知佛法本旨，即其本师悟处，全未窥见。其嗣宏忍，复有《五宗救》一书，造孽无穷。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若不翦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朕既深悉禅宗之旨，豫识将来魔孽之深，不他屏斥，魔法何时消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等书，逐条驳正（案即此书）刻入藏内，使后世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它

宗，方许秉佛。谕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朕但斥除魔外，与常住原自无涉，与十方参学人更无涉，地方官勿误会朕意。凡常住内一草一木，不得动摇，参学之徒，不得惊扰．奉行不善，即以违旨论。如伊门下僧徒，固守魔说，不肯心悦诚服者，著来见朕，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如果见过于朕，所论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俩已穷，负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云云。此旨既出，当时督抚，非皆谙习佛法之人，不知如何遵旨办理。书凡八卷，每条先以小字，低一格录宏忍原书于前，而以大字顶格，书圣制于后，与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体例相同。特彼书为儒臣奉敕编纂，此书则一字一句，悉出圣裁耳（按藏忍之书，既入释藏，其人必非国朝人，但未知其生当何代，当质诸精通内学者．）

书中第六卷有一条，涉及儒书，因辨《史记》记孔子事之不可信，恭录于此，以见大圣人读书论世之精识。略云，《论语》言孔子在陈绝粮，不言陈发卒徒围孔子也。孟子曰："孔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何为有此言哉？盖当时即有陈蔡发兵之说，而孟子辨之，谓陈蔡君臣皆与孔子无交，是以适有绝粮之厄，而非有兵戎之患云尔。历来转以《史记》释《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显。按《史记》所载，吴伐陈，楚救之，军于城父，知孔子在陈蔡间，使人召之。陈蔡之大夫相谓曰："孔子贤者，其刺讥皆中侯王之疾，恐至楚而发我阴私。"遂相与发卒徒围孔子，绝粮三日。孔子使子贡告于楚，昭王发兵迎孔子，围乃解。此其为子虚乌有无疑。是时陈蔡安敢构怨于楚，且吴伐陈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陈转围之，陈君臣虽至愚

劣，安敢当一大国伐我之时，更得罪救我之大国耶？楚使者与孔子俱，陈其并围之耶，抑解围一角而出之耶？楚王闻之，有不即发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贡之来告耶？从者皆病莫能兴，子贡独能溃围而出耶？此事之必无者也。且所记孔子告子贡颜渊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何以至此？"子贡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颜渊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夫子。"夫颜渊子贡之贤，岂得谬戾至此？君子当患难，省躬克己，则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且道大则于人无所不容，而亦无恶于天下，岂有以道大而转致天下莫能容之事？如果至不容于天下，则必于己实有不尽，天下国家，岂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夫子？岂圣贤戒慎恐惧之心哉？且孔子于子贡之劝以少贬，则怒而噬之，于颜渊之言不容何病，则悦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谀之圣人乎？且曰："回也使尔多财，我为尔宰。"于绝粮三日之时，因一语投机，忽欲为弟子主掌家财，尤可谓无谓之极矣，此又理之所必无者也。然则《史记》之言，好事者为之也。

## 乾隆宫禁遗事三则

乾隆一朝，每岁暮，祀灶于坤宁宫，至中正炕上，设鼓板。皇后先至，上驾继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鹄立环听。唱毕，送神，上起还宫。六十年中，无岁不然，至嘉庆时始罢。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每岁赐内廷诸臣听剧于此。高庙时每至新岁，特于园中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

炉，无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直，具于册，卖去者给直，存留者归其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集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肆中走堂傭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音宏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驾过肆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帐，司帐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然并作。上每顾而解颐，至燕九日始辍。嘉庆四年，高庙上宾，此例遂停。

高宗幼女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未嫁时，主常呼和相为丈人。一日，上携主游买卖街，和时入直，在焉。售估衣者有大红呢夹衣一领，主悦之。上因语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主呼和为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状，或因戏为此称耶？

## 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二则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孝宪圣皇后万寿，由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经棚剧场，相属于道。各省供奉，皆穷极工巧，而尤以粤鄂浙三省为最巨丽。粤之翡翠亭，高三丈馀，广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为之。鄂之黄鹤楼，形制悉仿武昌，唯稍小耳。最奇者，重楼三成，千门万户，不用一土一木，唯以五色玻璃瓦砌成，日光照之，辉映数里。浙之镜湖亭，以大圆镜，径可二丈许，嵌诸藻井之上，而四围以小圆镜数万，鳞砌成墙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亿，真奇观也。当时街衢中，惟听妇女乘舆，官吏士民，皆骑马往来，不得乘车轿，虑拥挤也。熙来攘

往，太和翔洽之盛，安得复睹于今日哉？

闻诸故老，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时，福文襄为两广总督，其进奉之物，系小楠木匣一枚。启之，则一小屋，屋内中置屏风，屏风前一几，几上列笔床砚匣数事。有机藏几上，捩之，则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许，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尘，注水于砚，出墨磨之。墨既成，又从架上取硃笺一幅，铺之几下，即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径就几，搦管书“万寿无疆”四字。书成，掷笔，仍返入屏后。女乃从容收去笔砚，仍置原处，始启其户而退。闻制此者，为院房一吏。制既成，文襄阅之，踌躇曰：“四字如能作‘满汉合璧，’则更佳矣。”吏踧而答曰：“可容归而思之。”既归，即高卧，至夕乃起。起辄以布一匹，紧缠其首，升屋瓦上，坐达旦。如是者三日夜，乃跃然曰：“得之矣。”略增机括数事，于是所书者，居然成满汉文矣。文襄大喜，厚赉之。然其人脑力业已用尽，自此遂不能复记忆一事，平日巧思，皆乌有矣。此事传者未免稍过，然询之内府中人，知当时确有此事，特不如言者之甚耳。孰谓吾国人机巧逊晰种哉？或又云，文襄入都祝嘏，先期以此匣进呈，内监索重贿，文襄靳之。监即正色曰：“机巧之物，非有知识，且为器愈精，则愈易破损。设书至无字，而机关忽滞，戛然中止，孰则执其咎者？”文襄无以难，竟被摈不得进御，此则更传闻之误。盖文襄宠眷之隆，内监决不敢勒索重贿，即有要求，以文襄之豪侈，亦决不吝此戋戋也。

## 宣宗冲龄神武

嘉庆癸酉林清之变，贼犯大内，宣宗方在智邸，读书上书房。

闻变，诸王贝勒皆仓皇奔避，宣宗独亲御鸟枪，连发毙二酋，贼错愕不敢前，禁军入，遂悉就擒。仁庙下诏褒异，加封智勇亲王，遂定金匮缄名之局。人皆仰圣武之布昭，而不知智勇天锡，自髫龄时而已然也。乾隆五十四年，高宗木兰秋狝，宣宗以诸皇孙随扈，时圣龄才八岁。一日至张家湾行宫，上亲率诸王校射，宣宗侍侧，俟诸王射毕，亦御小弓矢，连发，中其二。上大喜，拊其顶曰："儿能连中三矢，当以黄马褂为赍。"果三中之。即置弓矢，跪上前，上问所欲，不对，亦不起。上大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黄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者，即以成人之衣被之，乃谢恩起。而裾长拂地，不能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御制诗集中，有诗纪其事。

## 德宗皇帝圣德恭纪二则

德宗平生，最恶外洋机巧玩物，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右。后来崇尚西法，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而绝无喜新厌故之思，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外间所传，某侍郎每召见，必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故圣眷最隆者，皆谣诼之蜚语耳。秀水沈淇泉太史卫，甲午殿试前，补行覆试，不记何诗题，其结联颂圣处，曰："圣朝崇本务，奇技绌重洋。"阅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进呈，上特以硃笔密圈，拔置第一人，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石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挈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驰纲解弛，乳臭之子，汛扫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四川盐茶道玉铭者，都下木商，

隶籍内务府，入赀得同知职衔者也。其谢恩召见时，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二字为木厂字号，记者忘之矣。）上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作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数倍耳。"上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嚅良久，始对曰："能。"上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其者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上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张元普者，浙中老进士，官谏院多年，贫甚，京察已数届，望一知府不可得，一旦获此，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庙大工，以乾没巨款，并勾通醇邸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先是有鲁伯阳者，亦以奁缘得官苏松太道。既抵江南，刘忠诚方督两江，知其由来，固靳之，终不令到任。数月后，竟藉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馀万，竟未得一日履新任，因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复出矣。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戏谓之一僧一道也。

## 德宗外交之大度

光绪乙未，朝鲜既称帝号改元，明年遣使来聘，用敌国礼。廷议朝鲜吾旧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绝之。上曰："我不能有

而附于日，日既左右之，立国建元，称帝号矣，固俨然邻国也，此与东西诸国，宁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奈何独拒朝使？”遂令其觐见，而报以国书如常礼。上之豁达大度，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依故事拟草上，上阅之，殊不惬意。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中间词意，亦多所改定。书成，命王文勤及张樵野侍郎，奉诣日使馆。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盖文忠仇日甚，不愿联日，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文雄汉学最深，其觐见颁词，自称独用外臣两字，文略仿《春秋》，辞令颇涉雅）。

## 历书异闻

内廷进御之时宪书，与外间颁行者，其款式绝不相同。用白宣纸印朱丝阑，楷书缮写，一页仅十日，积三页乃成一月。每日所有宜忌各事，皆属国家大政，庆赏刑威朝会游幸之属。姚伯昂先生《竹叶亭杂记》，尝载其一条：高宗内禅后，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嗣仁宗面谕枢臣，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其内廷进御，及中外各衙门，与外藩各国颁朔，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与嘉庆本并行，以彰孝敬之诚。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至高宗升遐后始已。此见诸圣训及《东华录》诸书者也。

江右某学士，于光绪中叶，在琉璃厂肆一旧书摊上，购得顺

治三十年历书一册，亦系内廷进御之本。印写装潢，色色精丽，且钦天监硃印，鲜明如新，决非可以伪为者。遍询故老，竟莫明其故，今此本犹藏学士家中。

## 明太祖御书墨迹

华阴县东华岳庙，殿后万寿阁，地势绝高，登楼一望，可数百里。阁之后有一小楼，鬼葬燕麦中，游踪罕至者。楼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书《梦游西岳文》真迹，其文云："猗，西岳之高也哉！吾梦而往，去山近将百里，忽睹穿雪抵汉，岩崖灿烂而五光。正遥望间，不知其所以，俄而已升峰顶，略少俯视，见群峦叠嶂，拱护周回，苍松森森，遮岩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狼野鸟，黄猿狡兔，略不见其踪，悄然洁净，荡荡乎峦峰。吾将周游岳顶，忽白雀之来双，蓦异香之缭绕，管弦丝竹之声，杂然而来。意试仰观，见河汉之辉辉，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时一神踞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听斯言，方知西狱之高，柱天之势如此。如是乎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来瞻天，愈觉神殊气爽，体健身轻。俄闻风生万壑，雷吼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获年丰，遂举手加额，豁然而梦觉。呜呼！朝乃作思，夜必多梦，吾梦华山，乐游神境，岂不异哉？"此迹以墨笔书白油板壁上，作行楷书，字大如杯，书法虽不工，而有奇逸之气，信非臣工所能代为。今尚完好如新，而弃置僻室中，华下人无知之者。贵筑杨君寿彤，读书岳庙时，始寻得之。惜地僻，无工摄影术者，传其迹于世。

# 正音书院

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闽广，教习官音，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闽中诸州县，从前皆有正音书院，即为士民学习官音之地。雍正六年，钦奉上谕："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各处正音书院，盖当时遵奏上谕所建，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惟邵武郡城一所，至嘉道时尚存，然亦改课时文，无有知其建设之意者矣。今朝廷方谋统一全国语言，先朝祖制，自不可数典而忘，故亟著之，以饷今之言宪政者。

## 福　八

明弘光帝小名福八，宫中妃嫔，尝教鹦鹉呼之，以为谑剧。沈士柱宫词所云“鹦鹉金笼唤御名”者是也。见黄梨洲《思旧录》。

## 明故太子之异闻

弘光南渡时，王之明一案，卒召亡国之祸，人皆知之，而不知前此北都已有故太子出见之事。钱frac{}{}《甲申传信录》载其事颇详，而他书不少概见，爰亟录之。顺治元年十一月，忽有一男子，随一内侍，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自称故明太子。奎侄铎引与长平公主相见，抱头痛哭。奎饭之，举家行君臣礼。太子言城陷之日，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潜出至东华门，投豆腐店中，店小儿易予以敝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门外一尼庵。留居半月，而内侍来，遂携归其家，藏诸密室。今闻公主在，故来。傍晚哭别而去，数日复至。公主赠一锦袍，密戒云：“慎勿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语之曰：“太子自诡姓刘，为书生，庶可免祸，否即向官府究论。”太子不从，逐之门外，遂以犯夜被擒。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勘其事，讯内侍旧臣，共言此真太子。旧司礼监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观者数千，皆应声呼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宫中事，悉无讹。召故锦衣官尝侍卫东宫者十人讯之，十人同声对曰：“真也。”独故晋王执以为非是，遂下太子及常侍内监锦衣十人于狱。凤览上疏力争，略曰：

“前太子危地也，何所凯觎而假之？”京师商民，各具疏请释太子。又有宛平民杨时茂者，上疏请将茂身肉剁为泥，骨碎成粉，以赎太子。顺天府民人杨博等，亦疏请留敔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此案遂不知其究竟，然大略可睹矣。此案罕见纪载，即亭林、南雷两先生，亦不知之，当时秘密，概可想见。

## 交泰殿大钟三则

尝读沈侍郎初《西清笔记》中一则云：“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準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日运水斛许贮其中。乾隆以来，久废不用。西间则大钟所在，高大如之，踞梯而上，启钥上弦，一月后始再启之，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犹万历时旧制也。于文襄执政时，每闻钟声，必呼同直者曰：‘表可上弦矣。’今久不闻此声，问之内廷官吏，亦无知者。”

《西清笔记》又云：“内府有一钟，下格有一铜人，长四五寸许，屈一足跽，前承以沙盘。钟鸣时，铜人则一手执管，于盘中划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钟声寂而书竟矣。闻亦利玛窦初来时所制者。”

记此因忆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云：“江宿孝陵之侧，为灵谷寺，古刹也。其大殿中悬古景阳钟，钟周界为二十有四卦，卦各悬一杵，清浊高下，各自为律，依时递报。久闻者辨为何律，即知已至何时矣。”此则必非西人所作。然使不明声化学者，又何以为之？吾国中数百年前，已有如是绝艺，而竟不获传，并其姓名而不可知，惜哉！又国初，闽中最多绝技，相传有

漳州孙细娘之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莆中姚朝士之测晷仪器，不拘北极高下，皆可得真晷刻。而其器悉不传，并其名亦在若有若无间矣。

## 明太傅遗事

纳兰太傅明珠，为康熙时权相，卒以贿罢。而生平驭下极严，以故当政柄十余年，而门客家奴，无敢为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智计亦足多也。太傅既贵，乃广置田产，分命诸奴仆主之，厚加赏赍，使人人充足，而严禁其干预外事。立主家长一人，综理家务，诸奴有不法者，许主家长立毙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无他人敢容留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况他处乎？"故其下爱而畏之，莫敢不奉法者。太傅虽罢黜，而后嗣奕世富豪，为满洲世家冠。至裔孙成安，忤和相坐法，籍没其所庋珍玩，有天府所无者。或有以此事证《红楼梦》一书，为演太傅家事者，则误矣。盖成安籍殁时，距太傅执政，已及百年，其时代迥不合也。

## 徐健庵遗事

唐人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为疑。自糊名易书之制行，此等事遂不概见。徐健庵尚书贵盛时，其中表杨某者，官翰林。一日，徐屏人语之曰："欲主顺天乡试乎？"杨唯唯。健庵又曰："若是剿吾有一名单，君入场，当留心物色之。"未几顺天考官诏下，杨果得正主考。方摒挡入闱，健庵使其仆持一绒至，启视，则名单一纸累累数十人，下悉注关节字句，皆当时名

士也。杨入闱，悉如其指，榜发，都下大哗。言官以其事上闻，圣祖降旨，定期亲讯。杨窘甚，求救于健庵，健庵从容慰之曰："子归，毋恐，狱行解矣。"杨惘惘归，恐惧犹未释，已而竟无事。后始知有一近臣面奏，言国初以高官厚禄羁縻汉儿，犹拒而不受，今一举人之微，乃至输金钱通关节以求之，可见汉儿谓皆已归心朝廷，天下从此太平矣，敢为皇上贺。"圣祖闻奏，为之解颐，故竟寝其事不究。然此人亦健庵所使也。

## 郭华野遗事

郭华野总宪琇，康熙中，由江南县令行取御史。其劾明太傅珠一疏，至今为人传诵。闻其上疏时，适直太傅诞日，贺客满堂。郭公既递封事，出朝，即命驾之太傅宅求见。盖自行取入都，未尝一履时宰门。太傅闻其来，则大喜不啻王毛仲之得宋璟也。急延之入。众愕然，胥谓此老蝙强，何忽贬节若此？郭公入，长揖不拜，而数引其袖，若有所陈。太傅益喜曰："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公正色曰："非也，弹章耳。"因出疏草以进。太傅受读未毕，公徐徐长揖曰："郭琇无礼，应罚。"自饮一巨觥，趋而出。有顷太傅听勘之旨下矣。嗟夫！使华野生于今日，亦不过追随二鼐后，款段出都门耳。太傅虽以好货闻，然其优礼士大夫，又岂今人之所及耶？

##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诗

高文良公其倬，为康熙朝名臣。其夫人蔡氏，名琬，字季

玉，绥远将军毓荣之女，而尚书琚之妹也。将军平吴逆有大功，而尚书在雍正朝，与李穆堂侍郎，谢梅庄侍御，以名节相砥砺，为田文镜所构，下狱几死。夫人濡染家学，博极群书，诗词之外，兼通政术。文良扬历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闺中者居多。文良巡抚江苏，与总督某不合，屡为所倾。而文良卓然孤立，终不肯稍附和。偶《咏白燕》得句云："有色何曾轻假借，"对句未就，属思久之。夫人询其故，具以告。乃援笔代为属对曰："不群终恐太分明，"盖风之也。夫人诗集不传，世仅传其《九华寺》一章，曰："萝壁松门一径深，题名犹记旧铺金。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厨有蠹蜉。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盖为绥远作也。方三藩之始叛也，朝廷犹沿开国故事，以诸王贝勒督军，不肯委兵柄汉大臣。然是时去开国垂四十年，当时百战健将，代谢已尽，子孙袭爵者，席承平久，皆不知军旅为何事。即八旗劲旅，亦稍稍脆弱。致吴逆席卷湖南江西，所至如破竹。诸大帅皆拥重兵，云集荆襄，不敢遣一旅渡江与贼角。幸三桂已老，颇持重，不敢轻进，使从诸将计，以偏师济江而北，胜负之数，未可知也。诸帅既无功，朝廷始不得不用汉人，于是绥远及赵王诸将，始乘时而起，克藏大功。然满诸帅忌之愈甚，赵忠襄被劾，几不免。赖圣祖仁明，始得保全。而绥远竟挂吏议，夺爵削职。于是弃家归空门，谢绝宾客，长斋奉佛以终，九华寺实其杖锡处也。

## 鸦片遗闻

人知道光朝烟禁之严，吸食者罪至缳首，而不知国初时，已

禁令森严，特罪未至死耳。世宗时曾敕部议奏，通行禁止，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偶读硃批谕旨，得一事，可备禁烟掌故。雍正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三十四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傅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阅之不禁失笑。执今日之人，而语以鸦片非鸦片烟，虽三尺童子，犹嗤其妄。而当时刘世明敢以此语欺谩于圣主之前，诚以当时吸食者绝少，尚不识鸦片为何物耳。然此物初入中国，宫禁先受其毒，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即为此物所累故也。以世宗之旧劳于外，而竟不知鸦片烟为何状，本朝家法之严明，于此益可见矣。

## 田文镜之幕客

田文镜在雍正朝，为河东总督，得君之专，与李敏达、鄂文端为鼎足，一时大臣，无与伦比。世传其幕客邬某事，颇奇特，因撮记之。邬某者，绍兴人，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文镜之开府河东也，罗而致之幕下。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为世宗元舅，颇有机

干，世宗之获当璧，隆科多与有力焉。既而侍功不法，骄恣日甚，上颇苦之，而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者。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已而文镜以事与邬先生龃龉，渐不用其言，邬先生愤而辞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不得已，使人求邬先生所在，以重币聘之返。邬先生要以每日馈银五十两，始肯至，文镜不得已，许之。邬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抚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见几上有红笺封元宝一铤，则欣然命笔，一日或偶阙，即翩然去。文镜益严惮之，圣眷渐如初。是时上亦知邬先生在文镜幕中，文镜请安摺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其声望见重如此。邬先生一身客大梁，无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归，或以施振贫乏，或剧饮妓馆中，必不留一毫至次日也。后文镜卒，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邬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 于文襄出缺之异闻

金坛于文襄，在高宗朝为汉首揆，执政最久，恩礼优渥。辅臣不由军力而锡世爵者，桐城张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时，文襄以帷幄赞襄之劳，锡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然世颇传其非考终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请假数日，上遽赐以陀罗经被，文襄悟旨，即饮鸩死。往者闻萍乡文道希学士谈此，方以为传闻之辞，绝无依据。顷者读武进管缄若侍御《韫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语云："欲其速瘳，载锡之参，欲其目瞑，载赐之衾。"乃知陀罗经被之赏，固当时实录也。经被之为

物，凡一二品大员，卒于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异数。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后奚虑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睹以为快耶？此中殆必别有不可宣布之隐，故特藉两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礼，如孝成之于翟方进耳。国朝雍正以前，汉大臣居政地者，虽无赫赫之功，然大抵硁硁自守，不肯以权势自肆。洎张文和当国，风气始一变，而文襄实承其衣钵。士大夫之浮薄者，纷纷趋其门下，权势赫奕，炙手可热，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阙文乘马矣。裕陵之聪察，岂有不烛其隐者？文襄之祸，实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归里，陛辞日，要请宣布配享世宗朝廷之旨，致触圣怒，下诏谴责，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为先朝所许，复下诏还之，其用意殆与此举同。英主之驾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测度者矣。

## 来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来保，为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马，一时有九方皋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时甚贫窭，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于姑家。七八岁时，已长大如成人，力敌百夫。偶过市，见群不逞聚殴一人，兆勃然，挥拳奋击，皆披靡，鸟兽散。方欲追击，一道人从后掣其肘，即随之去。至西山深处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归，姑以为已死也。既而入营就步粮为衙卒，文端兼摄步军统领，见诸卒泼水，不过寻丈间，兆独远及数十丈外，异之，呼与语，甚憨，命鞭之，如击石焉。大呼曰："性耐刀锯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见

其状貌，已奇之，闻言，益大异。令明日至府面试，挽强命中，挥刀运石，力大无穷。与谈行军纪律，侃侃而言，动中窾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见上，叩头贺曰："臣为国家得一奇士，衔卒兆惠，其人虽微贱，真大将才也。"即日召见，命之射，九发皆中，立授一等侍卫。后平定西域，数建大功。

## 大臣微行二则

刘文正之以宰相督中牟河工也，一夕出馆舍，微行河干。见乡民舆送秫稭者数十车，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饥疲，莫能兴，老少相对饮泣。异而询之，则对曰："吾等皆某县民也，去此三日程，奉县官檄，输送秫稭至此，而收料某委员，每车索钱数缗，钱不出，料不入。吾辈窭人，安所得钱？淹留已旬日，所费已罄，即欲逃归，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闻言，疑信参半。乃语之曰："吾亦来输料者，与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顷已缴矣，今当为汝等代缴之。"乃驱其一车去，至料厂，诣某委员处。某见其面目光泽，衣履鲜洁，疑为乡间富室也，乃倍索钱十余缗。公略与辨，辄大怒，令从者以鞭笞驱之出，而扣留其车牛。公急驰回馆，立命材官，持令箭，缚某委员至，一面召河帅议事。某至，略诘数语，即命牵出斩之。河帅亟长跽为缓颊，良久乃命释回，以重杖杖之数十，荷以大校，枷号河干。诸厂委员，悉震慑失次，而乡民输料者，随到随收，无敢稍留难矣。

长牧庵相国麟，巡抚浙江，闻仁和令某，有贪墨声，乃微行访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冲其卤簿而过，隶役方呵叱，令识为公，急降舆谢罪。公问何适，以巡夜对。公哂曰："时仅二鼓，

出巡无乃太早？且巡夜所以诘奸，今汝盛陈仪卫，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为？无已，其从我行乎？”乃悉屏从人，笑谈徐步，过一酒肆，曰：“得无劳乎？与子且沽饮。”遂入据坐，问酒家迩来得利何如，对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动多亏本。”公曰：“汝一细民，科派胡以及汝？”酒家蹙蹙曰：“父母官爱财若命，不论茶坊酒肆，每月悉征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历述令之害民者十余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据汝言，上官独无觉察乎？”曰：“新巡抚闻颇爱民，然初到，一时何能具悉？小民亦胡敢越诉？”公略饮数杯，付酒钱出，笑语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轻听，汝亦勿怒也。”行数十武，忽曰：“此时正好微巡，盍分道行矣？”令去，公复返至酒家，叩门求宿。对以非寓客处，公曰：“固知之，我此来，非以求宿，特为护汝来耳。”酒家异其言，留之。夜半，剥啄声甚厉，启视，则里胥县役，持朱签，来拘卖酒者。公出应曰：“我店东也，有犯，我自当，与某无涉。”胥役固不识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为者？”公强与俱至署，令升座，首唤酒家，公以氈笠蒙首并绾登堂，令一见大骇，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员摘印官也。”

## 和珅供词

宣统庚戌秋，北游京师，从友人某枢密处，获睹嘉庆初故相和珅供词。用奏摺楷书，犹是进呈旧物。惜仅存四纸，不过百案中千百之一。其讯与供亦多不相应，盖又非一日事矣。录而存之，以见当时狱事之梗概。

一纸系奉旨结问事件，凡两条：

一问和珅："现在查抄你家产，所盖楠木房屋，僭修逾制，并有多宝阁及格段样式，皆仿照宁寿宫安设，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

一问和珅："昨将抄出你所藏珠宝进呈，珍珠手串有二百余串之多，大内所贮珠串，尚只六十余串，你家转多至两三倍并有大珠一颗，较之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更大。又真宝石顶十余个，并非你应戴之物，何以收贮如许之多？而整块大宝石，尤不计其数，且有极大为内府所无者，岂不是你贪黩证据么？"

一纸系和珅供词，凡三条：

奴才城内，原不该有楠木房子，多宝阁及格段式样，是奴才打发太监胡什图，到宁寿宫看的式样，仿照盖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买的，玻璃柱子内陈设，都是有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日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幸绅殷德几个幸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

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再肃亲王永锡袭爵时，彼时缵住原有承重孙，永锡系缵住之侄，恐不能袭王，曾给过奴才前门外铺面房两所。彼时外间不平之人，纷纷议论，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纸亦系供词，而问词已失之，凡十四条：

大行太上皇帝龙驭宾天，安置寿皇殿，是奴才年轻不懂事，未能思到。从前圣祖升遐时，寿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现在殿内已供御容，自然不应在此安置，这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时节，奴才先遵如意，泄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时，奴才将宫中秘事，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摺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

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见时，奴才因一时急迫，骑马进左门，至寿山口。诚如圣谕，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奴才罪该万死。

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匣的暗号。

又蒙古王公，原奉谕旨，是未出痘的，不叫来京。奴才无论已未出痘，都不叫来，未能仰体皇上圣意。太上皇帝六十年来，抚绥外藩，深仁厚泽，外藩蒙古原该

来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因腿痛，有时坐了椅轿，抬入大内，是有的。又坐了大轿，抬入神武门，也是有的。

又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玉弟也。）

又铁保是阿桂保的，不与奴才相干。至伊犁将军保甯升授协办大学士时，奴才因系边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来京。朱珪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因魁伦参奏洋盗案内，奉旨降调，奴才实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时，奉勅旨仍管户部，原叫管理户部紧要大事。后来奴才一人把持，实在糊涂该死。至福长安求补山东司书吏，奴才实不记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于秋审情实缓决，每案都有批语。至九卿上班时，奴才在圆上，并未上班。

又吴省兰、李潢、李光云，都系奴才家的师傅，奴才还有何辩呢？至吴省兰声名狼藉，奴才实不知道，只求问他就是了。

又天津运同武鸿，原系卓异交军机处记名，奴才因伊系捐纳出身，不行开列，也是有的。

又清单一纸，开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

两四钱六分八厘。金定金叶二两平，共重二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两。金银库所贮六千余两。

按此单与世传籍没清单，多寡迥殊，当是初供，未肯吐实。惟正珠小朝珠一事，传抄本无之。

## 纪和珅遗事三则

珅伏诛时，谕旨谓其私取大内宝物，此实录也。孙文靖士毅归自越南，待漏宫门外，与珅相直，珅问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赞不绝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公何见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迳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

宫中某处陈设，有碧玉盘，径尺许，上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所碎，大惧，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为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失声哭。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至僻处，与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感谢珅不置，乃知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偶读《焦里堂忆书》，有宰相食珠一则，最为异闻，亟摭录之。吴县有石远梅者，以贩珠为业，恒衷一小箧，锦囊缊裹，赤金为丸，剖之则大珠藏焉。重者一粒直二万金，次者直万金，最轻者犹直八千金，士大夫争购之，惟恐不得。问所用，则曰："所以献和中堂者也。"中堂每日晨起，以珠作食，服珠后，则心窍通明，过目即记。一日之内，诸务纷沓，胸中了了，不少遗忘。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服之皆无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惮风涛，今日百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按周官有供王玉食之说，今乃有供宰相食珠者，真异闻矣。西人所撰《金塔剖尸记》小说，载埃及女王格鲁巴坚，锦帆张燕时，用酒化一珠而服之，人已惊为穷奢极汰，今和珅乃以此为常服之药饵，其汰不又在格鲁巴坚上万万耶？

## 管韫山侍御之直节

管侍御以制艺雄一代，其《韫山堂稿》百年以来，几于家弦户诵。士束发受书，无不知有管韫山者。而其气节事功，转为文名所掩。士之立身植学，以蕲传于后世者，其亦有幸有不幸哉！初，侍御数踬秋闱，中年始通籍，授户部主事，旋入直军机处，以才行受知阿文成。时和相已为军机大臣，赫奕冠一时。侍御时时持正论折其牙角，和恨之甚，欲中以危法者屡矣，赖文成始终保全之。和于同列诸臣，俱视之蔑如，独畏文成，故无如侍御何。侍御既传补御史，文成虑其以言贾祸，乃面奏军机章京，唯管世铭一人，谙练故事，下笔敏捷。世铭去，继之者无人，请以御史仍留军机处行走。故事，军机传补御史，即退出直庐，若留，则

不得上疏奏事也。侍御未引见时，已草疏数千言，备论和之奸状。引见归，急缮摺，将于次日上之，而仍留军机处之命已下矣。侍御大失望，泊入直，谒文成，犹宅忧不平。文成慰之曰："报称有日，胡必亟亟以言自显乎？且和相方得君，岂一疏所能仆？徒以取祸而已，于国事无补也。留有用之身，图异日之报称，不亦可乎？"侍御感其言，乃稍稍自悔。及文成毙，侍御亦旋下世，去和败时，仅数日耳。

侍御韫山堂诗，宗法杜苏，不随俗靡。方袁随园之执牛耳于东南也，天下之士从之如市，侍御独不肯附和。尝赋诗以见志曰："耆旧风流属此翁，一时月旦擅江东。寸心自与庸成异，不肯轻身事马融。"可谓婉而严矣。

## 毕太夫人训子诗

国朝闺秀能诗词者多，而学术之渊纯，当以娄东毕太夫人为第一。夫人姓张氏，名蘩，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其父本循吏，夫人禀承家学，湛深经术。制府之抚陕西也，夫人留居山东，以诗贻之曰："读书裕经纶，学古法致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人宦秦中，荐膺封圻寄。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赍。日夕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樗栎材，骄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蹶。扪心五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已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慧，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

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泰山翠。”二百七十字，尔雅深厚，粹然儒者之言，当为国朝闺秀诗第一。太夫人之卒也，高宗尝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以褒之。故制府遗集，以经训堂名。惜制府晚年，竟违母训，而谄事和珅。其督兵征苗时，又与福文襄比，骄奢侈泰，库藏为虚。身后竟遭藉没之惨，而遗裔亦式微矣。制府尝以此诗手迹，泐诸陕西抚署。昔曾得其拓本，今忆而录之。书作行楷，大半寸许，字体方严，殊不类闺阁手笔也。

## 杨重英遗事

雍乾之世，汉军阀阅，以广州杨氏为最盛，而其后裔之受祸亦最惨。文乾当雍正中，由河南布政使，擢抚广东。当是时，田文镜势张甚，文乾力与抗距，尝脱王士俊之危，荐诸朝，卒为名臣，史艳称之。子应琚，乾隆中叶，官云贵总督，拜满缺大学士，亦异数也。后以缅事失机，赐自裁。应琚子重英，官云南按察使，率兵驻滇缅界上之新街，为缅人所虏。缅人絷重英，而纵其随员知县某某等两人归国。裕陵闻之，震怒，命执两员磔诸境上、不许入中国界一步。且谕令滇督，如他日重英归时，即照此办理。重英既被虏，终不肯入缅都，缅人因舍诸新街。缅王欲其降，譬说万端，卒不屈。王又盛饰其女以往，欲赘重英为婿，亦不可。重英在新街，先后二十五年，足迹未出阃一步。后缅既乞

和，且值裕陵七旬万寿，始释重英归国。甫及境，滇督某即遵前旨，执而梏之，不令入界，亟飞驰奏闻。时上春秋高，亦颇悔当时治此案过严，乃下诏旌重英之忠，谓其节过苏武。且令滇督驿送来京，预备召见。旨至滇，重英已病卒，不及生入玉门矣。重英被虏后，其眷属亦囚清室者二十五年，及是始赦出。

## 尹嘉铨罪案异闻

博野尹侍郎元孚，生平学术，恪守程朱，为畿南巨儒。其子嘉铨，克嗣家学，由进士起家，官至京卿，晚年引疾家居。乾隆中叶，高庙南巡，嘉铨迎驾行在，忽奏请以其父元孚陪祀圣庙，并面求赏戴花翎。自言临行时，曾诲诫其妾，谓此行必得花翎，倘不得恩允，无以相见云。上大怒，褫职交大学士九卿科道严讯。嘉铨俯首引咎，自认为欺世盗名之小人，叩求立置重典。诸大臣覆奏，请援胡中藻例，处以极典。奉旨加恩，赐令自尽，子孙家属，免其缘坐。而以其罪状，宣示天下，以为伪儒之戒。按此案谕旨，具载《东华录》及圣训，未尝有曲赦之言也。昨在京师，晤胶州逢福陔观察恩承，为言此案颠末，乃知嘉铨虽奉严旨，旋蒙赦宥。圣人之明罚敕法，而未尝不俯顺人情，操纵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逢君博雅好古，多识前言往行，语必有徵，非传闻者比也。云其姻家某氏之先人，于乾隆中为刑部郎中，总司秋审，此案经其一手办理。曾奉旨为《纪事》一篇，今其稿尚存某氏家中，逢君实亲见之。略云："嘉铨既得罪，爰书已定之次日，上知某君之与嘉铨契也，特命某君往狱中宣旨。且赐御厨酒肴一席，命某君赍赴狱中，阳为己所携入，以与嘉铨饯别者。谕

令酒罢毋遽就死，而先以嘉铨所言，暨饮食与否，亲自回奏，再俟后命。某君遵旨往，有顷复奏，谓嘉铨谢恩就坐，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负圣恩而已。凡饮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云云。上闻奏微哂。俄顷，命召嘉铨至，先数其罪，后乃宣旨，赦令归田。又问尚有何奏，嘉铨顿首奏云：“臣蒙皇上天恩，至于此极，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颓，无以图报，只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万寿，国家升平，虽至毫期，誓不敢一日间断。”上大笑曰：“汝尚欲活至百年乎？”因挥之出。翼日，复召某君入见，赐酒食，即于御前就座。且命内监给纸笔，使某君将此案始末情形，详细纪录。某君且饮啖，且书，日旰始脱藁。上阅之，颇嘉许其详尽，即以赐之。逸君所见，犹是当时呈进真本也。

## 吴谷人遗事

吴谷人祭酒《垂老诗藁》，未刻入《有正味斋全集》，其子清鹏，装为长卷，阮文达跋其后云：“乾隆末，先生馆阿文成家，余时在京师，先生时有教益，为之泣下，人不知也。”数语颇回隐，似有不可明言者。世颇传文达进身由和珅，祭酒教益之言，殊为和氏发乎？和相贵盛时，慕祭酒名，欲招致门下，卒谢不往，和甚恨之。祭酒某科考差，卷入他大臣手，已入选矣。和重加披阅，见诗中有“照破万家寒”语，大言曰：“此卷有破家语，可进呈乎？”遽撤其卷。祭酒遂终身不得一差。

## 刘文清姬人善书

诸城刘文清公之侧室黄夫人，能学公书，几乱真。包慎翁尝见其与公家书一册，笔笔精妙，真尤物也。叶廷琯《鸥波渔话》，亦载此事，惟黄作王，云："《渊雅堂集》有句云：'诗人老去莺莺在，甲秀题签见吉光。'注云，王常为公题甲秀堂法帖签子，惕翁盖尝见之，故有是咏。"此文清逸事之最可传者。惟黄王互异，必有一讹。慎翁与文清交颇深，所见夫人迹最多，所载当不误也。

## 庞雪崖之遗爱

任邱庞雪崖先生垲，康熙朝诗人也，以翰林出守建宁。甫受事，浦城令以严苛激变，邑人乘夜焚册局，杀册书。先生闻信，驰往，传学官典史至，集诸生于明伦堂，数令罪，谕士民毋生乱。查仓库及册局，收未焚书册，变遂定。制府某，恶闽俗之悍，欲重惩之。而浦令与士绅有嫌，将务织兴大狱。先生大言曰："令实已甚，吾可杀人以媚人乎？"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呜呼！今安得其人耶？

## 金　简

最客都门，助友人纂辑会典，检得一故事，绝可笑。乾隆某年月日，上谕内阁，本日召见都统金简，见其补服狮子尾端，

绣有小锦鸡一只，讶而问之。则对以奴才以都统兼户部侍郎，侍郎系文职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当从其尊者，故绣此以表兼综文武之恩荣耳。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金简著交部议处。此事殆可入笑苑，然亦可见当时重文轻武之心理矣。金简本朝鲜人，入仕中朝，隶内务府旗籍，一女入宫为嫔，后仕至尚书。为人精干有巧思，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其所手创也。朝鲜人入仕中国，自唐已然，高仙芝乃至任将相，封王爵。而唐末崔致远，且登进士第，佐节度幕，入为朝官。后复启请还仕其国，亦曲许之，柔远之意，至为厚矣。明成祖贤妃权氏，亦朝鲜人也。金简之仕于本朝，自非创举，但何以不入汉籍，不用本国籍，而必入内务府旗籍？则书缺有间，莫明其故矣。

## 朱文正之迷信

大兴朱文正公晚年，栖心道教，迷信最笃。居恒闭目养静，与客谈，亦不开眸。翰林院土地神，相传为韩退之，公一日忽语人云："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吴云岩殿撰鸿也。"一岁丁祭毕，公乘舆过祠门外，自舆中拱首曰："老前辈请了。"又自谓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故字曰石君，别号盘陀老人。有扶乩者，因言公乃文昌二世储君。于是有奏请加梓潼帝号升中祀之举，卒以嘉庆六年行之。公尝直诞辰，诸门弟子称觞为祝，洪稚存太史与焉。酒半，忽袖出一文上寿，公固夙喜洪文，亟命读之。洪抗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公迷信事，座客皆惊，洪独大笑叫绝。公遂大怒，洪坐是沦谪，卒不振，然弗悔也。

## 成得大逆案

成得者，内务府厨役也。仁宗驾幸圆明园，成得突起行刺，立被擒。上命诸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讯之，默无一言。但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上宽仁，不欲穷诘兴大狱，遂咸并其二子诛之。得之处决也，已至市曹，缚诸桩，乃牵其两子至，一年十六，一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得叩首讫，先就刑，得瞑目不视。已乃割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欲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向见血，继则血尽，只黄水而已。割上体竣，忽言曰："快些。"监刑者一人谓之曰："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复言，讫不知何人所使也。擒得者为御前侍卫某额驸，额驸勇力，为侍卫中第一人，尚不如得。尝与得校艺，以长二尺许木桩十余枚排列为一行，植其半于地，坚筑之，桩相去各半尺许。额驸与得，各卧于地，以腿横扫之，桩应腿而出。得一举腿，能扫去十二桩，额驸不过七桩而已。是日不知何以不敌，遂被擒。盖天威所临，早已褫其魄也。

## 汤文端遗事

萧山汤文端公金钊，为嘉道间名臣。相传未第时，其封翁设酒肆于镇市。除夕，诸客饮散，惟一叟独酌，漏三下，犹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岁除，人各有事，客可归矣。"叟唏嘘曰："垂死之人，何以归为？"翁讶曰："叟何事为此言？愿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爱女，昨岁被奸人诱拐，近始得

耗，知鬻诸京都和相国邸。欲往见之，而远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沟壑耳。”翁曰：“附粮艘入都，不过十余金，我尚能为子谋之。”叟拜谢而去。明岁，出金资其行。至都，见女，知为相国专房宠，诸姬莫敢争夕。问父何能来，叟告以故。是岁为乾隆某科乡试，时文端已为弟子员，方应举。相国疏其名，以授浙典试，遂领解。入都应礼部试，谒座主，语之曰：“子之得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谢。”文端愕然，归即托病，匆匆南归。和败，始赴会试，成进士。

## 梁山舟遗事

梁山舟学士，以书名乾嘉间，平生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乾隆末，入都祝嘏，道出山东。闻人言，运河盛涨，前途道阻，因诣抚军某公咨之。某公者，满洲旗籍也，相见，即盛言水势之大，因暂留居署内，馆之后圃，膳饩丰隆。惟出入必经抚军内室，殊苦不便，遂亦键户不出。抚军每三五日，必来省，见则言水势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无书籍，惟插架古法帖十数种，隃麋数十丸，缣素数百番而已。学士终日无事，因以翰墨为消遣，如是者匝月，架上楮墨，亦略罄矣。一日抚军入见，喜动颜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张筵祖饯。酒半，忽顾架上楮素，叹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书债，皆堆积此间，何日始能清理耶？”学士乃言曰：“吾在此无所事，已敬为代偿矣。”抚军佯惊曰：“此皆远近名士，慕我书名，展转请求者，今一旦为公污尽，奈何？”亟呼僮，斥之去，更易新楮来。学士大愠，遽匆匆别去。既首途，则前驿并无水涨事，皆抚军饰词欺之耳，然

莫明其故。久之，始悟廿余年前，官翰林时，抚军方官笔帖式，尝以佳纸求书，学士拒而不许，今故为此狡狯以报之。学士后与人言及，犹愤愤。遣人往觇，则抚署中四壁琳琅，莫非学士手迹矣。此公可谓恶谑，然殊未伤雅。成哲亲王曾为谢学士阶树作《黄庭经》小楷，为生平极精之作。旗下一都统见而爱之，乃以数十金购宋纸一卷，亲诣邸踽求，王颔之，翌日即送至，某都统讶其神速，方窃自喜，展视，了无一字，惟一角有蝇头小字三，猝不易辨。谛视之，则"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则令人难堪矣。

## 汤海秋之死

益阳汤海秋，道光时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学，声华藉甚。一时胜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鹤，魏默深，邵位西，梅伯言诸君子，皆与之交。海秋气甚豪，甫入台，旬日间数上封章，忤朝贵意，回部曹行走，郁郁不自得。乃研精著述，所为《浮邱子》尤自喜。一日诸友集其寓斋，或言大黄不可轻尝，如某某者，皆为庸医所误，服大黄致不起者也。海秋独曰："是何害？吾向者虽无疾，犹常服此。谓予不信，请尝试之。"趣命奚奴，速购大黄数两来，诸友苦止之，不可。及购至，海秋即连取六七钱许吞之，诸友竞起夺之，海秋犹攫得最巨者一块，入口，且嚼且詈，夺者遂不欢而散。抵暮，遂泄泻不止。黎明，诸友趋往问疾，则已于中夜逝矣。时年仅四十有四。文正集中祭海秋文有曰："一呷之药，椓我天民。"盖纪实也。

# 栗恭勤公遗事

浑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河臣也。少时状貌英俊。家贫，将废学，业师某明经赏其慧，却修脯而留课之，与其子共读。明经一女，甚端丽，属意于公久矣，未之发也。比邻某富室子，亦请业于明经，公与明经子同室，而以对屋舍邻子。邻子窥女美，数求婚，明经既属意公，则峻却之，邻子怼而辞归。一夕，公与明经子饮，明经子醉，卧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卧。次早公起，则明经子卧血泊中，视之已丧元矣，骇极而号。明经奔视大痛，疑公所杀，控之官。县令察公不类杀人者，而一时不得主名，狱不能具，因长系之。邻子阚公入狱，仍以厚币求婚，择日迎娶，琴瑟甚敦，年余生一子。一日醉后笑向女曰："曩时不出辣手，胡以得君为妻？第苦若兄耳。"女大疑，因穷诘之。某自悔失言，坚不肯吐，女曰："但实言，今既偕伉俪矣，尚何讳为？"某始自承杀人状。盖某久歉公，计非杀之，不能得女，是夕瞰两人酒醉，因持刀越墙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径断其首而出，不虞两人之易榻也。女闻言，夷然如平时。越日，乘某出门，取怀中儿绞杀之。乃诣署鸣冤，令询得其状，亟捕某至，一讯而伏，立出公于狱。女慨然谓公曰："身既被辱，义不能复事君子。君他日名德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刭死。公得释，明年补博士弟子，以拔贡官东河知县，洊至河督。公贵后，感女义，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恒佩之，数十年无须臾离。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吴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闻耗，亟来视，已不能言。数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

欲以为殉也，颔之始瞑。初河堤用石为之，而兖豫间无大山，辇自数百里外，劳费百倍。及公莅任，奏改用砖，岁省费以数十万计，至今民尸祝之。

## 前辈爱才之笃二则

嘉庆朝士之以博洽闻于时者，北则张石洲穆，南则俞理初正燮，一时学人，无及之者。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菉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辨。"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谫，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俟礼部退，亟鎥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往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折节与论友朋，不敢以师礼自居。且赠诗四首，有云："如是我闻真识曲，最难人说旧知名。"又云："冥鸿已分翔寥廓，暮雨萧萧识此心。"其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书，初名《米盐录》，礼部为鸠赀选刻其半，易名曰《癸巳类稿》。

道光丙戌会试，刘申受先生为同考官，得龚定庵卷，狂喜，亟荐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某侍御得卷，犹疑不遽荐，礼部读其文而大异之，乃促令亟荐。故默深于礼部，终身有知己之感焉。然龚共魏竟皆下第，先生痛惜之。赠以诗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画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锦裁银云。神禹

开山铸九鼎，魍魉殛伏归洪钧。锋车西走十一郡，奇祥异瑞罗缤纷。兹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余人，余独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轮囷。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蔚晖朝暾。骨惊心折且挥泪，练时良吉斋肃陈。经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锻羽投边尘。文字辽海沙虫耳，司中司命何欢嗔！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精神。尤精选理跼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示我咨嗟频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决其为魏君源。翻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萍踪絮影亦偶尔，且看明日走马填城闉。”定庵是岁三十有五，后三年，始捷南宫，礼部即卒于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则礼部不及见矣。

## 内务府糜费

满员之任京秩者，以内务府为至优厚。相传承平时，内府堂郎中，岁入可二百万金。近年内务府大臣，多由堂郎中积资升擢，如立山之多藏厚亡，亦以任堂郎中最久，家资累千万，故为拳匪所瞰也。乾隆朝，汪文端公由敦，一日召见，上从容问：卿昧爽趋朝，在家亦曾用点心否？文端对曰：“臣家计贫，每晨餐不过鸡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鸡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则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文端不敢质言，则诡词以对曰：“外间所售鸡子，皆残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贱值得之，每枚不过数文而已。”上乃颔之。列朝惟宣庙最崇俭德，道光三十年间，内府岁出之额，不过二十万。堂司各官，皆有臣朔欲死之叹。上一日思食片儿汤，令膳房进之。次晨，内务府即递封奏，请添置御膳房一所，专供此物，尚须设专官管理，

计开办费若干万金，常年经费，又数千金。上乃曰："无尔，前门某外饭馆，制此最佳，一碗直四十文耳，可令内竖往购之。"半日，复奏曰："某饭馆已关闭多年矣。"上无如何，但太息曰："朕终不以口腹之故，妄费一钱而已。"以万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可慨也。同治时，穆宗大婚，购皮箱一对，亦寻常市上物，不过数十金者，而报销至每对九千余两。文文忠力争之，不能得也。

## 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

铜瓦厢河决以前，治河有两总督，北督驻济宁，南督驻清江浦。北河事简费绌，繁剧迥逊南河。方道光中叶，天下无事，物力丰厚，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河防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见，宜乎大乱之成，痡毒遂遍于海内也。某河帅尝宴客，进豚肉一簋，众宾无不叹赏，但觉其精美，迥非凡品而已。宴罢，一客起入厕，见死豚数十，枕藉院中。惊询其故，乃知顷所食之一簋，即此数十豚背肉集腋而成者也。其法闭豚于室，屠者数人，各持一竿，追而扶之。豚负痛，必叫号奔走，走愈亟，挞愈甚。待其力竭而毙，亟刮背肉一脔，复及他豚，计死五十余豚，始足供一席之用。盖豚背受扶，以全力护痛，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脊一处，甘腴无比。而余肉则皆腥恶失味，不堪复充烹饪，尽委而弃之矣。客闻之，不觉惨然。宰夫夷然笑曰："穷措大眼光，何小至是？吾执爨甫两月，已手刲数千豕矣，此区区

者，曾何足顾问耶？”其烹鹅掌之法，用铁笼笼鹅于地，而炽炭其下，旁置醯酱之属。有顷地热，鹅环走不胜痛，辄饮醯酱自救。及其死，则全身脂膏，萃于两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有食驼峰者，选壮健橐驼，缚之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菁华皆在一峰，而全驼可弃。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又有吸猴脑之法，尤为惨酷。选俊猴，被之锦衣，穴方桌为圆孔，纳猴首孔中，柱之以木，使不能进退。乃以刀剃其毛，刮其皮，猴不胜痛楚，叫号声极哀。然后以沸汤灌其项，用铁椎击破颅骨，诸客各以银勺入猴首中，探其脑吸之，每客所吸，不过三二勺而已。此不过略举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称是。甚至食一豆腐，而制法至有数十种之多。且须于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餍来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故河工燕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各厅署自元旦讫除夕，非国忌，无日不演剧。每署幕客数十百人，游客或困顿无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厅汛各署，无不立即延请。有宾主数年，曾未一谋面者。幕友终岁无事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逾旬月必馈燕席。幕中人为樗蒱戏者，得赴帐房支费，皆有常例。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争羡，以为至荣。其归也，主人必有酬劳，百金至数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署中有执事之幕客，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河帅为之登高一呼，万金可咄嗟致。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骄奢淫泆，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来所未闻者，酿成大劫，不亦宜乎？

# 曹杜两相得谥文正之由

国朝汉大臣，易名得正字者凡八人：一汤雎州，二刘诸城，三朱大兴，四曹歙县，五杜滨州，六曾湘乡，七李高阳，八孙寿州，较宋明两朝，过之倍蓰，呜呼盛矣！综而论之，刘、曾之道德功业，洵足当正字而无愧。雎州之为人，有谓其为伪君子者。大兴晚年，躭嗜宗教，自谓能与吕仙问答，其事甚怪。饰终之典，所以备极宠荣者，则以和相弄权时，大兴于仁庙，实有调护之功耳。此其事人人所习知。寿州则无毁无誉之愿人，于国事无大关系，姑不具论。若歙县滨州两公，则于国家治乱之关，三朝授受之际，实有非常绝大之关系。天下之士，或有未尽悉其始末者，爰追忆曩时所闻师友之绪论，泚笔纪之，亦三朝得失之林也。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弗易，宫中用款，岁不逾二十万，内务府堂司各官，皆贫困欲死，其俭德实三代后第一人。汉之文帝，宋之仁宗，莫能及也。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势穷事极，酿成兵祸，外扰海疆，内兴诸寇，遂以开千古未有之变局。所谓上有尧舜之君，而下皆共鲧之佐者，真道光朝之谓矣。夫以宣庙之圣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偷，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则皆歙县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颇倦勤，而一时言官，多好毛举细故，相率为浮滥冗琐之文以塞责。上初犹勉强延纳，久益厌之，欲惩戒一二，以警其余，则又恐言路为之沮格。歙县以汉首相直军机，上一日从容语及之。歙县因造膝密陈曰：“是无难，凡言官所上章疏，无

何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察议，惩戒一二人，言者必骇服圣衷之周密。虽一二笔误，犹不肯轻易放过，况其有关系之大者。嗣后自不敢妄逞笔锋，轻上封事矣。在上无拒谏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计无便于此者。”上闻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几，言官相戒，以言事为厉禁，而科道两署，七八十人，皆寒蝉仗马矣。歙县之巧伺人主意旨，藉公论以逞私意者，率皆类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观之忠谨也，绝不之疑。虽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殁也，犹痛惜之。赐恤恩旨，有献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语，盖其所以固宠者深矣。嘉庆以前，殿廷考试，大臣奉派阅卷，皆先文词而后书法，未有摘一二破体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歙县始用此术衡文，不但文词之工拙，在所不计，即书法之优劣，亦不关重要。但通体圆整，无一点画讹错，即可登上第。盖当时承乾嘉考证学派之余波，士子为文，皆以博奥典实相尚，歙县素不学，试卷稍古雅者，辄不得其解，故深恶而痛绝之。后来主文衡者，乐其简易，相率效尤，于是文体颓而学术因之不振矣。道咸两朝功令文字，最为卑陋，皆歙县一人启之也。祁文端既贵，以小学提倡后进，辇下学派，始稍稍振起，然远逊乾嘉之盛矣。此条闻诸文道希学士。

达县吴季清先生，友一内务府老司官旗人某君，年七十余矣。通籍道光末，历事四朝，内廷故事素熟，尝为述道咸间遗事，多人间所不得知者。云宣庙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滨州时在上书房行走，适授文宗读，微窥上意所在，欲拥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勋。一日上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故事，皇子方读书者，奉命外出，临行时，必诣师傅处请假，所以尊师

也。是日，文宗至上书房，左右适无人，惟滨州一人，独坐斋中。文宗入，行礼毕.（皇子见师傅，皆长揖。）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滨州乃耳语曰："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无忽也。"文宗既至围所，如所嘱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兽最多，方顾盼自喜，见文宗默坐，从者悉垂手侍立，怪之，问其故，文宗曰："吾无他，但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日暮归复命，文宗独无所献。上询之，具如滨州所教以对，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后数岁，宣庙上宾，文宗甫御极，即晋滨州为协揆。未及正纶扉而遽薨逝，上闻讣，为之失声，亲往奠酹，追赠太师，予谥文正，饰终之典，悉视大学士例有加。嘉道以来，汉大臣追赠太师者，仅公一人而已。盖非惟追怀典学之勤，亦以报其拥戴之勋也。国朝列圣之文学，以文宗为最优，盖亦滨州启沃之力云。

## 穆相权势之重

顺德罗椒生尚书惇衍，泾阳张文毅公芾，云南何根云制府桂清，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汤海秋农部房，海秋为之狂喜，赋《三少年行》者也。时道光末造，穆鹤舫相国彰阿执政，炙手可热，张、何两公皆附之，独椒生尚书绝不与通。散馆后，初考试差，三人皆得。差命既下，尚书往谒潘文

浆，文恭问见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骇然曰："子未见穆相，先来见我，殆矣。"尚书少年气盛，不信其说，亦不竟往。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为也，其权力回天如此。国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尚书一人而已。实则张、何之年，皆小于罗也。

考是年登科录罗十九，张十八，何十七。

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约，穆一人实专主之。王文恪既薨，祈文端尚力争，然文端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大臣，不能决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祈两公之忠，宣庙未尝不深知之。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硃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命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即以授之。"并嘱其毋为祁隽藻所知，盖即谕议和诸大臣画押订约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乐，以至弃天下。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争和议，效史鱼尸谏，自缢死。其遗疏严劾穆相彰阿，穆大惧，令其门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子伉，且以诡词胁之，遂取其遗疏去，而别易一稿以进。人皆知为泾阳张文毅芾所为，而不知其谋实定于文毅同县人聂湾之手。聂字雨帆，以拔贡朝考一等，官户部主事，入直军机处，为穆相所深倚，既得文恪遗疏，穆相面许以大魁酬之，是时聂已捷京兆试矣。及礼部试届期，穆相授以关节，且遍嘱四总裁，十八同考官。时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晋人也。夙倔强，生平未尝趋谒穆相。得穆嘱，阳诺之。及入闱，聂卷适分某侍御房，侍御亟扃诸箧中，而固锸之。榜既定，独不得聂卷，主司房考，相顾错愕，群知为侍御所匿也，因议搜遗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为侘

祭状曰："吾某夕不谨，致一卷为火所烬，榜发后不得不自请议处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即此卷乎？"众知无可为，废然而返。聂此岁亦补缺，不复应礼部试。后聂官至太常少卿，穆败，聂亦谢病归。回匪之乱，首扰泾阳，泾阳为西北商旅所辐辏，繁盛亚汉皋，贼故首趋之。众谋城守，议广积刍粟，聂以官贵为众绅领袖，谓贼可旦夕平，城决无久守理，而其家有积粟数千石，可规善价也。乃倡议贼方苦乏食，故所至钞掠，今积粟城中，是招之使来也，力争不令一粟得入城。后贼围城年余，城中食尽，守御具一无缺，独人皆饿仆，莫能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数千万计。泾阳不守，而西北之元气尽矣。嗟夫！佥壬之为祸也烈哉！文恪诸子，既卖其父，后来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于力争和议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 张船山侍御之直节

遂宁张船山先生，书画妙一时。性伉爽，无城府。由检讨迁御史，上官日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抚，一劾河漕盐政。或谓之曰："子不虑结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责难者，皆大臣名臣事业，其思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为达其意，若无意于此者，吾将其身分抬高，至于如此，惭愧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尝画一鹰，题一断句云："奇鹰瞥然来，拔身在高树。风动乍低头，沈思击何处？"读此诗，可想见其风采矣。

## 道光朝两儒将

道光季年，英吉利扰浙海，定海之陷，三总兵死焉。三总兵者，山阴葛壮节公云飞，湖南凤皇厅郑忠节公国鸿，宁河王刚节公锡朋也。郑、葛两公，皆以儒将著，葛公有《四十自伤》诗，为人传诵。其诗曰："马不嘶风剑不鸣，等闲已老健儿身。近来不敢窥明镜，恐照头颅白发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足与岳忠武满江红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之句，后先辉映矣。葛公之授命也，义勇徐保求其尸，得诸竹山门下。时雨霁月明，见公立崖石前，半面已为贼削去，左目犹睒睒如生，欲负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归见太夫人乎？"乃行。呜呼！敌忾之志，将母之忧，殁而犹不能忘哉！郑公文学甚优，而尤精经术，著有《诗经疏义》行世。

## 林文忠公遗诗

林文忠诗不多作，而劲气直达，音节高朗，最近有明七子。相传公戍新疆时，有《出嘉峪关》四律云："雄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雪削摩肩立，翰海苍茫入望迷。谁道殷函千古险，回看只是一丸泥？""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空同。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敦煌旧戍委荒烟，今日阳关古酒泉。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雁碛入尧天。威宣贰负陈尸后，疆拓匈奴断臂前。

西城若非神武定，如何此地罢防边？”“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弃繻人去谁能识？投笔成功老亦还。夺得焉支颜色冷，唱残杨柳鬓毛斑。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 林邓唱和诗词三则

文忠不以文学名，而馀事倚声，亦入南宋之室。其《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韵云：“穴底龙眠，沙头沤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同，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拚今夕羽衣扶醉。无事更凭栏，想望谁家天际？忆逐承明队里，正烛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驰，争比软尘风细。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弄。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静风帘卷，篁疏月影捎。闲拈新拍按琼箫，惹得隔眠柳，齐裊小蛮腰。自辟清凉界，斜通宛转桥，家山休怅秣陵遥。聊取吴纨，写取旧烟梢。唤取幽禽入画，相对舞云翘。”风情如许，亦复何减欧范。

嶰筠尚书讳廷桢，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粤，治鸦片案，尚书实为粤督，两公志同道合，誓澈沈灾。权贵忌文忠，因并及尚书，两公先后戍边，而粤事遂不可为矣。尚书督粤时，有《高阳台》一首，即咏文忠焚鸦片事也。词云：“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艺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去贷天钱。星查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暝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舷。”己亥岁除，文忠留镇两粤，而尚书移督两江，持节乡里，人尤荣之。二

公以庚子元旦受命，其临行时，留别文忠，有《换巢鸾凤》一首云："梅岭烟宵，正南枝意懒，北蕊香饶。甚因催燕睇，底事趁鸿遥？头番消息恰春明，蓼汀杏梁，青云换巢离亭柳，漫绾线系人兰棹。思悄，波渺渺。箫鼓月明，何处长安道？洗手谙姑，画眉询婿，三日情怀应恼。新妇无端置车帷，故山还许寻芳草。珠瀛清者，襟期两地都晓。"此两则皆可入《词林纪事》中。尚书在新疆时，有《百字令》一首，《祭东坡生日》云："九疑云黯，更匆匆去跨，南飞孤鹤。天上琼楼寒自好，偏向琼田飘泊。磨蝎身宫，飞鸿爪迹，生气还如昨。海山兜率，旧游应许寻著。侬亦珠娇余生，乘风飘缈，来听龟兹乐。一种天涯萍与絮，腰笛而今零落。北府兵销，西州路远，归梦时时错。华年知几，翠尊聊为公酌。"宋于廷序《尚书词集》，谓其通籍以至持节，居处饮食，无改寒素。惟于音律殆由夙授，分寸节度，有顾曲风。于古人之词，靡不博综，所自制则雍容和雅，纤挚之音，遒滥之响，无从犯其笔端。所存无多，所托甚远，非过誉也。文忠少尚书十岁，尝言尚书年已七十，而细书精妙，犹不肯用缓鬠，足见先辈养气之厚。

尚书赐环，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诗送之曰："得脱穹庐似脱囹，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魂招精术曾忘死，病起维摩幸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尚书由谪籍赏编修还朝，故云。尚书亦有和诗云："秋净天山正合围，忽传宽大许东归。余生幸保精鬼在，往日沈思事业非。遇雨群疑知并释，搏风独翼让先飞。河梁自古伤心

地，无那分携泪满衣。事如春梦本无痕，绝塞生还独戴恩。未必蕑兰香共擘，要留蓂桂性常存。百年多难思招隐，半壁殷忧敢放言。此去刀环听续唱，迟公归骑向青门。”

## 陶文毅识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举秋试也，礼部报罢回籍，侘傺甚。馆醴陵书院山长，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时安化陶文毅公，方督两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时轮舶未通，吴楚往来皆遵陆取道江西。文毅圣眷方隆，奉优诏，驰驿回籍。地方官吏，供张悉有加。醴陵为赣湘两省孔道，县令特假书院为行馆，嘱文襄撰书楹帖。其上房之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襄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见时，慕陵尝从容询及也。文毅睹楹帖，激赏不已。问县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对。即遣舆马迎之至，谈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礼以上宾。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尚在髫龄。而文襄有一女，年与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为述求婚意，文襄逊谢不敢当，文毅曰：“君毋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睹其成立，欲以教诲累君，且将以家事相付托也。”文襄知不可辞，即慨然允诺。未几，文毅骑箕，文襄经纪丧事，挈公子归里，亲为课读。且部署其家事，内外井井，如文毅在时。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群谋染指，赖文襄为之御侮，得无事。文毅藏书綦富，文襄暇日，皆遍读之，学力由是日进，一生勋业，盖悉植基于是时也。

# 桂林寇警轶闻

粤西抚幕，有陈君者，年八十余矣。在抚幕数十年，金田之乱，固所目击，尝为人述粤匪围桂林时事，至可骇笑。省城被围，先后三年余，于时抚桂者为长沙劳文毅公崇光。所恃以为守者，抚署亲军三百余人，武巡捕某弁统之，民团五百余人，绅士张某统之，驻城中。湖南援军千余人，驻城外。贼虽围城，实未尝一日进攻。盖其情锐已悉数北趋，留桂林者，半皆老弱罢病，本不欲战，聊以牵制而已。土人初尚畏贼，久之，乃与贼相忘，省城四门扃其三，惟开西门，以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经贼垒，贼亦不过问。贼中食物偶缺，亦时时入城购买，长发鬖鬖然，红布帕首，游行街市间，人共知其为贼，贼亦不自讳。城中大小将校，皆与贼通款曲，酬酢往来。而团总张绅，踪迹尤密，令节朔望，贼营常置酒，招张绅与诸官饮，张绅诸官，皆坦然赴之，醉饱而归。亦时时置酒请贼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入城而已。桂林被围久，饷源断绝，公私扫地亦立。主客军不满二千人，欠饷皆积年未发，军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与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诟之甚厉，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语军士曰："当此世界，犹向我辈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即辞差，不能郁郁久居此矣。"众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辈欠饷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欢于大帅矣，安能更索欠饷，君辈自向大帅理论可耳。"于是有数人据抚署大堂，自诉饥苦者，俄而增至数千人，噪声渐厉。文毅在内室闻之，则自出弹压。甫及门，矛锋已自门内出矣，始悚然退归。召某弁至，谯让之，使以大义安

众慰心，某弁辞不往，文毅大怒，乃坐以激变军心，而下诸临桂狱，别简一人为亲军督。一面令司道府县，安抚变兵，许以饷至即发。诸军士亦本不欲与巡抚为难，聊藉此为戏，以抒其愤急而已，得诸官抚慰，亦遂散去。如是者又数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忽上书文毅，自称从戎数年，一无寸树，中路蹉跌，实所不甘。与其羁死囹圄，何如战死沙场，倘蒙恩释出，当率所部，杀敌致果以报。文毅得书，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战，亦大佳事。"即召之至，面奖其勇敢，谓曰："汝所将特三百人耳，乌能与贼战？"某弁曰："尚有张绅所统团练五百人在，可令彼为后劲，某当力效前驱。"文毅首肯，即以令箭召张绅至，语以故。张绅大惊，念今日乃言战耶？然不敢违巡抚令，姑许诺。遂相率出城，压贼垒而阵，鸣鼓大噪。贼出视，亦大惊，迎谓曰："彼此相安，耦俱无猜久矣，今奈何遂以此面目相向耶？"某弁不答，麾众直前搏战。贼始知其真欲战也，亦蜂拥拒敌，不食顷，某弁与三百人者，遂皆并命称国殇矣。张绅徐至，顿足曰："今兹败矣，某弁全军覆没，吾何以复命？"痴立良久，即驰去，迳赴贼垒，令从者以被虏归报。团勇皆桂林城中无赖子，惟张绅能统驭之。张绅既去，军无统率，诸军士日为暴闾市，官吏不敢诘。命他绅接统，则皆辞以不能。文毅无如何，则谋赎回张绅。乃遣使者，诣贼营商之。贼目允赎，而要以大炮四尊，红绉十匹，为交易之媒介。使者归复命，文毅难之曰："红绉无足重轻，大炮胡可畀贼？外人闻之，其视吾辈为何如人耶？"复命使者往，议以数百金为大炮代价，贼目不允，必欲得炮而后可。使者归，诸官相顾无策。藩司某进曰："今既无用炮处，炮之在我与在贼，庸何择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请声言允

红绡，不允给炮，而密以绡缠炮身，使人他见为绡，不见为炮，舁而置诸城外，俾贼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辗然曰：“君真善办事者矣。”如其计行之，而张绅果归。

## 左文襄轶事

左文襄之捷秋试也，与同年生湘潭欧阳某，同舟北上。一日文襄伏几作书，欧阳生问何为，曰：“作家书耳。”有顷，舟已泊。文襄匆匆登岸纵眺，书稿置几上，尚未缄封也。欧阳生因取视之，书中叙别家后情事，了无足异者。惟中间叙及一夕泊舟僻处，夜已三鼓，忽水盗十余人，皆明火持刀入仓，以刃启己帐，己则大呼，拔剑起，力与诸贼斗，诸贼皆披靡，退至仓外。己又大呼追之，贼不能支，纷纷逃入水中。颇恨己不习泅，致群逸盗去，不得执而歼旃也。欧阳生读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余日，果有此事，己何以不知？然家书特郑重其事，又似非子虚，因召文襄从者问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问之，皆矢言实无其事。未几，文襄徐步返舟，欧阳生急诘之。文襄笑曰：“子非与我同梦者，安知吾所为耶？”欧阳生曰：“梦耶？何以家书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痴之矣，昨晚吾偶读《后汉书·光武纪》，见其叙昆阳之战，云垂海立，使人精神飞舞，晚即感此梦。乃悟前史所叙战事，大半皆梦境耳。安知昆阳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梦者？子胡为独怪我耶？信矣！痴人之不可与说梦事。”吴县吴清卿中丞之督学陕甘也，按试至兰州。于时左文襄甫肃清关内，方布置恢复新疆之策。文襄固夙以武侯自命者，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中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

垂宇宙”命题，文襄闻之，甚喜。次日班见司道，故问新学使昨日观风，其命题云何，司道具以对，文襄撚髭微笑，不语者久之。徐曰：“岂敢！岂敢！”

## 左文襄联语

先外祖巴陵刘湘浦先生，讳树森。弱冠以刑名学游幕秦中，历佐诸节使幕四十余年。为文章宗法柳州，简练峭洁，奏牍之文，一时无两。每遇极繁赜琐屑之事，他人数十语所不能尽者，先生辄以数语了之，而曲折奥窔，无不毕举，以是名动九重。咸丰中，曾卓如中丞望颜入觐，文宗曾以先生名垂询，士论以为至荣。先生之薨也，左文襄以一联辇之曰：“约秦法三章，弱楚材一个。”联长盈丈，作擘窠书，字径几二尺许，为文襄生平极得意书。有劝诸舅氏以此泐诸墓门者，以尺度过长，竟不果。

## 左文襄遗议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与曾李埒，然实有未尽满人意者。其奏疏铺排战功，半属子虚，所以奏廓清之绩者，纯恃招降以集事耳。肃州之役，一败涂地，几不能军。幸虏酋无远志，诞降人待遇之优，排众议而就抚，关内赖以奏肃清，然亦危矣。近读江都史绳之中丞念祖《复程伯宇》一书，其诋诃甚至。史晚节为人不足重，而此书则不可谓非实录也，今节录于下：“(上略)足下来书，下询边徼汉唐之形势，近代之变迁，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机，边民流离之惨，辄咄咄不能置一语。嗟乎！塞则犹是

也，汉唐守备之故，形势阻隔之险，久不复闻矣。方谓山迁河改，无事法古，安问当年形势乎？国朝乾嘉之间，抚驭藩制，漫不复稽，遑问汉唐乎？嗟乎！幸仆笔拙目短，不足準古证今，以报足下之命。不然，将历考其羁縻之失，而追录其倾覆拙钝之由，曲述其遁饰之隐，屠戮之虐，搜括罗织之苛，使九边泣血之死声，千里暴骨之惨状，一旦而毕呈于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闻也。足下乃谓仆之西行，可以有为乎？昔者颜子将之卫，请于夫子，夫子曰：‘喟，若殆往而刑耳。’仆虽不敏，独不惧死于暴人之前乎？（下略）甘肃僻处天西，风气朴僿，士人仅知帖括。兵兴十余年，未有能著一书，以述攻战之赜者。文襄持节西征，又极力牢笼士大夫，结其欢心，使不持异议，故竟无一人能发其骄愎粉饰之情状。呜呼！使多忠勇不死，关陇可百年无患也。幕燕之危，岩墟之险，孰实为之？江统徙戎之论，读之有余悲已。”闻人言史少年时，目不知书，既贵，乃折节向学。此文都肆雄岸，直窥唐人之垒，非规抚两宋，以时文为古文者所能，不可谓非奇士也。

## 李文忠公遗事

甲午以前，人皆置李文忠弹外，今沟犹瞀儒，尚持此论。不知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始终未尝少变，甲午以后，且益厉焉。其对外人，终不以文明国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风力，今安得复睹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当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竟宿舟中。新船至，当乘小舟以

登，询知为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无如何，为于两舟间架飞桥，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总署也，总署故事，凡外国使至，必有酒果款之，虽一日数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项已岁糜数千金。公至署，诸使来谒，署中依例以酒果进，公直挥而去之曰："照例，外宾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则无之也。"诸使皆色变，然竟不能争。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王亦苦之。公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曰："尔今年年几何矣？"外人最恶人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答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会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趦趄而去，自是气焰少杀矣。丁酉岁暮，俄使忽以书来求见，公书援笔批牍尾曰："准于明日候晤。"时南海张樵野侍郎在座，视之愕然曰："明日岁除矣，师尚有暇晷会晤外人乎？俄使亦无大事，不过搅局耳，不如谢却之。"公慨然曰："君辈眷属皆在此，儿女姬妾，团圞情话，守岁迎新。惟老夫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三数洋人，与之嬉笑怒骂，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辈可无庸来署，老夫一人当之可矣。"其佗侪如此。

## 阎文介遗事

朝邑阎文介公敬铭，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未第时，尝就大挑，甫就班跪，某亲王遽抗声曰："阎敬铭先起去。"公深以为恨，常慨然叹曰："一岁三落第，而会试不与焉。"盖公于是岁试中书教习，皆被摈也。其后入翰林，改官户部。胡文忠奏调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之语。未几即超擢藩臬，晋抚山东。东事既定，公亦

乞病解组，以故居逼近大河，时虞水患，乃徙居解州之运城。光绪元年，秦晋大饥，奉命偕曾忠襄公督办晋赈。吉州牧段鼎燿，冒侵赈款，奏对以徇。诸官吏皆惕息，莫敢骫法。晋人歌咏其事，至以比包孝肃。辛巳冬，与南皮张文达同被召命，长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癸未春，奏结云南报销案，公与枢臣同入见，奏封至三时许。太后以某事问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问彼。"后顾公亦曰："丹翁以为何如？"公闻命，惶悚万状，亟免冠叩首，众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误称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宫中语及汝，未尝不以字也。"一时闻者，以为异数。

光绪甲申，法越事亟，北宁失守。慈圣下手诏，责枢臣襄赞无方，尽退恭忠亲王以下诸公，而以礼亲王世铎及文介张文达、额勒和布诸公代之。时高阳李文正，以协办大学士降调侍郎，协揆一缺，应由吏部具题请旨。先一日，召枢臣面议，文介力保文达及徐荫轩相国。慈圣犹豫久之曰："用他们不如用你。"文介亟顿首谢，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文介长户部数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即以汉司员管理北档房是也。故事，天下财赋总汇，皆北档房司之。而定例北档房无汉司员行走者，以故二百余年，汉人士大夫，无能知全国财政盈绌之总数者。文介为户部司员时，夙知其弊。及为尚书，即首建议，谓满员多不谙握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非参用汉员不可。当时满司员尚无所可否，而胥吏皆惧失利权，百计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动。幸是时慈圣眷公方殷，竟从其请。邦计出入之赢绌，至是乃大暴于天下，此亦满汉权力消长之一大事也。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盖有秘密之关系。论者举谓慈圣方兴三海颐和园之役，而文介靳不与款，以此恶而逐之者，犹是皮相之论也。初文介极敬戚畹某上公之清节，某上公亦极意交欢文介。文介遂力请以某上公为满尚书，冀收和衷共济之益。某上公既为尚书，则又进福文慎锟于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为户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所以龁訾者备至，文介遂以此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请解机务，专办部事，疏上遽得请，都下皆骇然，莫喻其故。然此时文介虽管部，而权力已大逊为尚书时，故常请假不至署。会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开缺候简，二李皆一时廉吏，为文介所举，而被疆臣劾罢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赣陕两抚之诬，请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严行申斥，责以不谙国家体制，公于是遂决浩然之志矣。然其归也，犹温旨慰谕，俾驰驿归里，食全俸。且戒以国有大事，宜随时以所见入奏。及其薨也，乃仅赠太子少保衔，一切辅臣恩泽，俱不得与。故事，辅臣身后，必晋三公，即不能，亦当赠太子太师。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后饰终之典，乃以二品衔予之，国朝二百年间，盖公一人而已。是时几并予谥而靳之，赖南海张樵野侍郎力争，始得请。内阁原拟"清勤悫介"四字，硃笔独点用第四字，亦不满之意也。

光绪乙巳冬，薄游汉皋，宿汉阳兵工厂。厂吏某君，咸同时旧人也，年七十许矣，犹及事胡文忠，为述文忠及朝邑阎文介公遗事甚悉。文介之署鄂藩也，文忠已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周至李午山方伯宗寿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

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然以大将自居，恃节相之宠，势张甚，视两司蔑如也。一日帅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大怒，急上谒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己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已上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卧起于官厅者三日夜。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严李两公，与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诡其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谕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斩某弁不还署。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文介不得已，则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诣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事讫，始诣文恭前，长揖谢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惮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抚山东。文介之执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废公义，又岂能求之于今日哉？

## 倭文端沮开同文馆

同文馆之始开也，朝议拟选阁部翰林官年少聪颖者，肄业馆

中。时倭文端方为首揆，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遂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俞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糜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方争之烈，恭忠亲王奏命文端为同文馆大臣，盖欲以间执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骑莅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朝廷知其意不可回，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谢麐伯太史以联辍之曰："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公于国是纷纭之日，攘夷主战，明朝无复谏书来。"当时士大夫见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汉奸见摈于清议也。国之不竞，诸君子乌能辞其责哉？虽然，今日国家固已兴学矣，固已重用留学生矣，而效果究何在耶？吾恐文端诸人，方齿冷于地下，而持用夷变夏之说者，且益张其焰而助之攻也。噫！

## 恭王用人之公

光绪癸未春，豫抚李鹤年以王树汶案革职。孝钦召见枢臣，谋代者。高阳李文正举今相国定兴鹿公，宝文靖举觉罗成孚，两人皆藩司，资望相埒，孝钦疑未能决。顾问恭忠王，当与何人。王对曰："成孚亦甚好，但满员，恐不谙民间利病。豫省吏治甚颓敝，不可不简授清望之员以矫之，用成不如用鹿。"议遂定。会河督梅启照，亦缘是案罢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务，贤王之立贤无方如此。

## 朱提督洪章遗事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咸膺上赏，锡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将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萧皆唉伍耳。洪章，黔之镇远人。胡文忠为镇远守，洪章以亲军隶麾下，文忠壮之。及陈臬湖北，遂挈以自随，肃清武汉，实为首功。文忠太夫人寿，洪章使酒骂座，忤其曹偶，文忠虑不为诸将所容，因遣从曾文正军。文正因使帅精锐数千人，随忠襄拷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将，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间，每有危险，辄以身当其冲，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开地道于龙脖子，垂成而陷，健儿四百人歼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地道成，忠襄集诸将，问孰为先入者，众皆默无言。洪章愤，愿一人为前驱，从烟焰中，跃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蚁附而登，诸将从之入，城遂复。臣典于次日病卒，忠襄好语慰洪章，使以首功让臣典，而己次之，洪章慨然应诺。及捷报至安庆，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为第四人。于是李萧皆封子男，而洪章乃仅得轻车都尉，殊不平，谒忠襄语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实幕客李鸿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罢。其后终云南鹤丽镇总兵。张文襄督两江时，洪立犹在，然闭废久矣。文襄为奏起之，使募十营，驻守苏浙间之金山卫，军纪肃然，市厘不扰。未几，以积劳触发旧伤卒于军，吴人至今犹感其惠云。

## 张汶祥案异闻

张汶祥刺杀马新贻一案，当时问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后异论

蜂起。大抵皆谓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剧，几于铁案不可移矣。然以众所闻，则有大异者。张初在发逆军中，为李侍贤裨将。金陵既下，侍贤南窜闽广，数为官军所败，汶祥知其必亡，阴怀反正之志。会有山东人徐姓者，仕为武职，被贼掠去。适与汶祥同营，二人遂深相结纳，谋同逃，誓富贵无相忘。未几，竟得脱，时马已官浙抚矣。徐与同乡，故相识，遂留其幕下为材官。而张则展转至宁波，开小押当自给。一日张至杭访徐，徐留与饮，酒酣，徐忽慨然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节帅之尊，而竟甘心外向，曾无人发其覆者。而吾侪小人，不幸被虏，伺便自脱，官府犹以贼党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于是者？"张异其言，固询之。徐乃言，匆月前抚帅得一无名书，发视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伪诏也。马新贻故回匪种。人伪诏略云："现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马得书，即为手疏以报，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张闻言大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泄愤。"已而马下令禁私开押店，盘利害民，而张肆遂被封，益落魄无聊，杀马之志益决。未几，马已擢任江督，张适以事诣金陵，遂谋行刺。是日，马未晓已出阅操，归署时甫黎明，张潜伏箭道门侧以俟。会有一山东人，漂泊白下，求马资助者，舆甫入门，其人即拦舆递呈。马探半身出接呈，张狙出进刃，刃从肋下入，本向上，张又力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马既饮刃，即大呼谓左右曰："扎著了。"南人不明北语，误扎为找，故疑二人本相识，因以有复仇之说也。马死时家有两妾，皆四十许，盖从马已廿余年矣。张既被获，群拥之入署，两

司集讯之。张据地趺坐，抑使跽，卒不肯。但问上坐者何官，曰："臬藩两司也。"笑叱曰："两司那配问我，请将军来，我始肯言耳。"有顷，将军至，讯其何以行刺，则曰："请先伤制台家属，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围其内宅，我方肯说。"将军以语不伦，斥之，则曰："若是吾终不肯言矣。"穷诘之，终不吐一语，不得已，乃屏左右，诱使吐实。始以徐语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箧，苟不得伪诏者，吾甘伏反坐之罪。"问官闻此，咸大惶惑，不欲兴大狱，故矫为狱词，而亟磔张于市，实则终无确供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时署江宁府，亲睹其事云。

## 林夫人书稿

沈文肃公夫人林氏，为文忠公女。其乞援饶廷选，以保广信府城事，人艳称之，而书稿则多未之睹，亟录于此。书云："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豫备戒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时已迫，招募恐无及。纵仓卒得募，恐返驱市人而使战，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贾，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障，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卫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后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

赍志，至今以为深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饷归后，当再专陵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品生灵请命。昔雎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固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 高心夔遗事

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为三凶之魁，卒以大逆伏诛。然其才识，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人第知其谋之出于文文端庆，而不知帷幄之谋，皆由肃主持之。徒以戊午科场大狱，为科甲中人所切齿，故恶而不知其美耳。肃虽痛恨科甲，而实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湘潭王闿运，湖口高心夔，其尤著也。方左文襄之佐湖南幕府也，为蜚语所中，疾之者争欲置诸死地，祸几不测。微肃之论救，必无幸矣。方狱事急时，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师，诣高谋之。高即入言于肃，肃曰：“论救吾当力任之，然必外廷汉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询，某乃可尽言。不然，某素不与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无端言此，适以启上疑耳。”高出谋于众，众皆畏祸累，蔑敢应者。吴县潘文勤，时官翰林，慨然单衔入奏，请以百口保左宗棠无他。上果持其疏，询诸枢臣。肃顿首奏潘祖荫国家世臣，所保必可信，请姑宽之，以观后效。因乘机极言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上

大感动，即可潘奏。文襄获无事，旋即大用。而曾文正督师之局，亦定于此时，肃之功顾可没哉？文襄历任闽陕两江，于京朝士大夫，向不致馈冰炭，独于文勤，每岁必以千金为赙，讫终身无间。高举己未进士，相传礼部放榜后，肃为之竭力揄扬于公卿间，必欲以第一人处之。及覆试保和殿，钦命诗题，官韵限十二文，而高误押入元韵一字，因置四等，罚停殿试一科，肃亦为懊丧无已。次岁庚申恩科，高庐唱列人二甲。肃于朝考前一日，探得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唐人孙逖夜宿云门寺诗也。亟召高至，密以题纸授之，且勖曰："此番好为之，朝元当可望也。"入场，题下果符，通场三百人，无识出处者。高意得甚，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出场后，持诗稿即往谒肃，肃览之，顿足曰："完矣！完矣！"盖通首除官韵外，其七字皆押入十一真部也。翌日榜发，复列四等，引见得归班铨选。王壬秋尝戏以联语赠高曰："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嘻谑而虐矣。自肃伏法后，高益潦倒无聊俚，文襄由陕督入军机，高犹旅食京师也。文襄出督两江，亟为高报捐道员，指分江南，嘱其先行到省以俟。高引见毕，即由海道南下。文襄由内地徐徐行，抵瓜洲，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谒，独不见高来，奇之。俄度江，至金陵城外，高犹未来，文襄不能忍，询诸藩司某，某愀然对曰："高道于昨日逝矣。"文襄亟往临哭之，为不怡者累日。嗟夫！迷信家恒谓君相能造命，岂其然哉？

高号伯足，江西湖口人，同治末年官吴县知县，光绪七年卒于吴中。

## 延树南宗伯之大节

光绪丙戌三月，孝钦太后率德宗恭谒东陵，至定东陵，李贞显

皇后陵也。銮舆甫至，未行礼，先诣配殿小憩。所司以礼节单呈进，后阅之，色顿不怿，掷之地，命另议以进。盖照例拈香进酒须跪拜，故后不愿也。是时高阳李文正为汉尚书，闻命，色变，战栗不敢出一语。满尚书延树南宗伯煦独奋然曰："此不能争，国家何用礼臣为？公不敢言，我当独面奏。"即肃衣冠入见，跪殿门外，大言曰："太后今日至此，两宫垂帘听政之礼节，无所用之，唯当依显皇帝在时仪注行之耳。"后闻奏，失色，命之起。公对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后不得已，可其奏，公乃徐谢恩起。当是时，同列皆汗流浃背，公从容如平时，卒成礼而后归。

是科会试改十一日入场，盖车驾初八日始还京也。

## 薛云阶司寇之法学

前明六部权最重，为部郎者，率视外任如左迁。国朝官制，无异明代，而部权之衰，则一落千丈矣。士大夫起家进士，任曹司二三十年，京察注上考，始得一麾分守。同侪望而羡之，真有班生此行何异登仙之慨。噫，可以观世变矣！诸曹司事权，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画诺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为，故曹郎尚能举其职。刑部事统于总办秋审处，额设提调坐办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审监候之狱，必在署资深，且深通律学者，始获充是选。长安薛云阶尚书允升，官提调十余年，始获外简。甫六岁，复内擢少司寇，洊长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终身此官，其律学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汉至今，一人而已。尝著一书，以大清律例为主，而备述古今沿革，上溯经义，下逮胜朝。比其世轻世重

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详著其得失，以为后来因革之准。书凡数十册，册各厚寸许，卷帙繁重，竟无人能为任剞劂者，恐日久终不免佚阙矣。

尚书清癯疲削，若不胜衣，而终日端坐读书无倦容。语音极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会中忽发一言，虽坐离数丈者，亦闻之历历，不啻促膝对语。而大声雄辩者，其音反为所掩。盖寿相，亦异禀也。尝言士大夫一生，学问为一事，科名为一事，官职名誉，又各自别为一事，兼是四者，古今殆罕其人。以王荆公之道德气节，而宋儒至侪诸卢杞，包孝肃使生于两汉时，在《酷吏传》亦不过仅居下驷之列，而至今妇孺皆知，奉为神明。名实何必相符？史册安有定论耶？尝为嘉兴沈乙盦述之，乙盦叹息，以为至言。

## 宝文靖遗事二则

恭忠亲王在政府，与宝文靖相得，王恒呼文靖为龟。一日退值偕行，过一丰碑下，王指负碑之趺座，戏文靖曰："此为何物？"文静正色对曰："王爷乃不识此物乎？此龙生九种之一耳。"王亦鼓掌大笑。

宝相国退闲后，常语门下士曰："吾他日身后，得谥文靖，于愿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适符素志。盖门下士具以公意启枢臣，而枢臣为之乞恩也。

## 多忠勇公轶事

中兴诸将之善战者，以多忠勇公隆阿为最。公之战功，始于东

南，而终于西北，东南战事最久，而不如西北关系之重。盖其在东南，不过攻城野战之勋，而在西北，则仗钺专征，独当一面也。同治元年，陕回乱起，朝廷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帅师西征。胜保在皖北，颇著声绩。及西入关，则锐气顿挫，徒守省垣，日纵淫乐，不敢言战事。言者交章论劾，诏逮治入京，而以公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东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苏家沟，再西为渭城。苏家沟渭城，皆在咸阳境。贼于渭城建府治，盖居然以伪都视之矣。公督师入关，径趋羌柏，力战三日夜，克之，歼悍贼几尽。移师西指，群贼慑公威，苏渭两城，皆一鼓下，陕回皆西走甘肃。大军方欲上陇，而蜀匪骤出山，据周至鄠县，乃移师而南。周至甫下，公亦致命，千钧之弩，伤于鼷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战，过粤匪远甚，赖公先后十余战，尽枭其魁杰。左军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藏其事耳。微公造攻于先，后来成败，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纵迹矣。文襄后来招抚，直出于不得已。车箱之峡，隐忧方大，安得起公九京，而付以西垂之事哉？

公致命后，秦人德之甚，虽妇孺无不下泪者。而驻防旗丁，独深憾之。方贼之围攻省城也，官军分城而守，东北隅在满城内，故旗营主之。佐领某，潜输款于贼，约为内应。期以六月望夜分，贼舁云梯，由东北角楼下登城，而某自城上援之。至期，大风雨，贼所持草炬皆湿不能燃。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驰至晓，则已在渭滨，去城四十里矣。某得贼贿千金，欲奄有之，其党大愤，遂上变，将军乃斩某以徇。贼旋败退，城幸得全。公既抵陕，闻其事，乃震怒，立奏诛谋者数十人，而尽革旗营月饷。当是时，旗丁衣食无所资，相率折售屋材以糊口，鬻子女卖妇者相

属也。公薨后，继任者始奏复之，故旗丁感公特甚。至今公专祠中，春秋社赛，旗人无一至者。

## 国朝列女传三人

曾见达县吴季清先生所著笔记，有纪国朝列女三事，云闻之湘潭王壬秋，后读壬秋《湘绮楼全集》，有此三传，而所纪详略各不同。第一传香妃事，以孝圣宪皇后为主，与季清所纪，宗旨更互异，因忆而录之，以备异闻。季清殉节三衢，尽室国殇，遗著悉葬之烈火中矣。录此三事，竟犹想见宣南冷寺中，掀髯剧谈时也。黄垆腹痛之感，不禁涕泗之交集矣。

回部王妃某氏者，国色也。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中土者，高宗纯皇帝微闻之。西师之役，将军兆惠陛辞，上从容语及香妃，命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先密疏奏闻。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护视起居维谨，虑风霜跋涉，致损颜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处之西内，妃在宫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唯上至则凛如霜雪，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谕以旨，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上如强逼我，则吾志遂矣。"闻者大惊，呼其侣，欲共劫而夺之。妃笑曰："无以为也，吾袒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数十计，安能悉取而夺之乎？且汝辈如强犯我者，吾先饮刃，汝辈其奈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诚白上，上亦无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复出，犹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也。则命诸侍者日夜逻守之，妃既

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监者昕夕不离侧，卒无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岁时令节，思故乡风物，辄潸然泣下。上闻之，则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建市肆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悦其意，今其地尚无恙也。时孝圣宪皇后春秋高，微闻其事，数戒上毋往西内，且曰："彼既终不肯自屈，曷弗杀之以成其志？无已则权归其乡里乎？"上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圜丘兵大祀，上先期赴斋宫，太后晡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诣慈甯宫，妃既至，则命鐍宫门，虽上至不得纳。乃召妃至前，问之曰："汝不肯屈志，终当何为耶？"对曰："死耳。"曰："然则今日赐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顿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间关万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计得以一当以复仇雪耻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赘旒，无甯一瞑不视，从故主地下之为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语罢，泣数行下，太后亦为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缢之。是时上在斋宫，已得报，仓皇命驾归。至则宫门已下键，不得入，乃痛哭门外。俄而门启，传太后命，引上入，则妃已绝矣。肤色如生，面色犹含笑也。乃厚其棺殓，以妃礼葬之。

旧史氏曰："吾读亡国之史，至于晋羊后，北齐冯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遘事，未尝不废书三叹也。即孟昶宫人费氏，赋诗见志，慨国无男，未尝不志节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虽巽辞自解，潜祀故君，然亦儿女子之爱情而已，未足以为训也。今世所祀张仙起于宋世，本花蕊夫人在宫中潜祀孟昶，一日艺祖见而问之，则诡以张仙对，谓妇人祀此像者，可以生男，艺祖乃释然，宋人说部中多载其事。呜呼！孰谓域外远夷巾帼中，乃有荆轲豫让其人耶？钱牧斋、龚芝麓之徒，可以愧死矣。"

旗人某氏女者，父为饶骑校，夫妇老而无子，且家赤贫，恃女针黹以养，缝裳溷厨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识文字，有暇，则聚邻童，教以识字，藉博升合资，时咸丰初年也。一日禁中选秀女期届，女名在籍中。闻报，抱父母恸哭。念己入宫，父母老无依，且展转死沟壑，欲奉亲以遁者数矣。故事，无问官民家女，既当选，则以官监守之，虑其遁也。女既不克脱，不得已，届期随众往，排班候驾于坤甯宫门外，时天甫黎明也。是时金陵甫失守，羽书络绎至，上忧劳旰食，每枢臣入见，议战守事，辄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宫禁，已战栗不自胜，又俟驾久，疲倚不能耐。重以饥渴交迫，相向饮泣。监者叱之曰："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闻言，愈战惧欲绝。女勃然起，厉声语监者曰："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欲，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笞鞭乎？"监者大惊，急掩其口。而上适退朝，御辇已至前矣。因共缚其手，牵诣上前，抑之跪，女犹倔强，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已微闻之，至是复笑问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语。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释其缚，令引入宫中，朝见皇后。时某邸方丧偶，谋续娶。因以女指婚焉。而罢所选秀女，使皆甯其家。

旧史氏曰："甚矣，人主听言之难也。往往师保疑丞，谏议拾补，竭其法语巽言，疏十上而不能一纡天听者，匹夫匹妇儿女

子之流，顾能以一言感之。且其言恒有常人所不堪者，而英君谊辟，独能欣然容之，岂不奇哉？闻诸故老，列祖列宗之文学，以文宗为最优，御极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尧舜之称。然曾文正奏进孙文定三习一弊疏，请铭诸座右，圣意怫然，几欲降旨诘责，赖祁文端从容申解，乃已。疏中所言，较庶女呼号之词，其顺逆当不可同日语矣。乃彼所苦心孤诣而不能得者，此独于立谈间得之。诚以危言抗论，适中肯綮。且一出中心恻怛之至诚，而丝毫无所矫饰故耳。然非文宗之圣，又胡能纡尊从谏若此哉？呜呼！此其所以拨乱反正，而卒基中兴之烈也欤？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乡里以针神誉之。少失怙恃，鞠于兄嫂，兄嫂皆钟爱之，为择配甚苛，故及笄犹无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麦草织雨笠，穷工极巧，钩心斗角，数十日力，仅成一具。持付兄，俾诣市售之，曰："第索价百金，无增减，有购者，即询其里居姓字而谨识之。"兄讶曰："一笠耳，恶能值百金？"持以过市，人不将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购者。如其竟无人，不怨兄也。"嫂在侧，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择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阅三日，无人问价者。意女特戏言耳，日暮倦欲归。忽一少年翩然来，迎与语，衣履修洁，神宇闲雅，兄故所相识，邻村某高材生也。见所持笠，异之，把玩不释手。问持此何为，以求售对，询其价，以百金对，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即邀兄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则生犹未娶也。归告妻，使以语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亲迎以归，伉俪果綦笃。婿家故无舅姑，惟夫妇二人，倡随之乐，诚万户侯不与易也。生宝爱草笠甚，令女制锦韬藏其中，出必冠之，无间晴雨，归必手自拂拭，韬而悬

之帷中，以为常。数年后，女举一子，已呀呀学语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尝求婚于女，女以其无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妇也，谋所以间之者，乃阳纳交焉。恒招生为诗酒会，因导之为狭邪游，生惑焉，出辄数日不归，女忧之。乃婉语曰："昨某君来吾家，吾于屏后窥其人，目动而言肆，是殆有异图，不可近也。"生未以为然，笑置之。一日醉归，忽易笠而帽，女讶问之，则已为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无一言。生倦而酣寝，晓始醒，则独卧于床。讶女胡早作，呼之不应，亟起视，已缢于窗棂间矣。生骇极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视碎锦狼藉地上，拾审之，即所以韬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号泣数日，亦感疾死。此事与《湘绮楼集》大异。

旧史氏曰："《易》有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若女者，可谓能见几者矣。生之宝爱是笠也，非笠之足宝，宝制是笠者之人耳。夫以造次不肯相离之物，忽慨然举以与人而弗之惜，宠移爱夺之机朕矣。女也不死，其将坐待为班姬之扇，楼东之珠乎？嗟呼！使淮阴而知此，则必无云梦之擒；使陆敬舆而知此，则何至有忠州之谪？古今豪俊奇伟之士，如刘诚意者，庶其近之矣。

## 厨役高识

甘肃牛制府监，少时家綦贫，徒步走千余里，至西安，肄业关中书院，无以给囊餐资，常寄食于院中之厨役某叟家。某叟伟其气宇，知必大用，不责偿也。牛后通籍，报以千金，及督两江，某叟犹健在，年逾七十矣，家亦小康。因往访牛，牛留之署

中。及鸦片战事起，牛附和奕山、伊里布等，力主和议，陷陈忠愍、裕靖节于死。某叟乃大愤，驰书告其子，举家中产业，凡以牛赠金营运所殖者，悉斥卖之，汇其银至江南，计逾二千金。乃持以遗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气貌英伟，将来必大用，为国家名臣耳，岂望报乎？今子乃误国至此，吾义不受子之惠，请以昔所赠，及历年所得子金悉还之子，吾仍为厮役，不虑饿死也。"牛惭起谢，竟拂衣去，告贷于乡人，乃得归。闻牛同乡述此事，惜竟不知其姓名矣。牛先生者，牛昔为诸生时，某叟常以相称者也。

## 沈副宪之知遇

高宗纯皇帝训政时，三省教匪方炽，宵旰忧勤，视朝较平时恒早数时。一日，召枢臣俱未至，独章京吴熊光入直，遂蒙召对。是日即降旨以熊光为军机大臣，嗣后无召见章京者。光绪甲申春，恭忠亲王、宝文靖、李文正诸公之出军机也，是日诸公皆已至直庐，方预备入对，忽奏事内监传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见，而单召领班章京沈源深进内独对，于是诸公始知有大处分，前数日固毫无音息也。是日承谕拟旨述旨，皆沈一人为之。沈河南祥符人，由进士部郎入直，是时方官大理寺卿，故事，领班章京，回翔未久，必补军机大臣。沈又承特达知遇如此，众谓不日必当国矣。未几，升副宪，照例出枢廷，乃竟数年不迁。仅于庚寅恩科，典礼部试，旋即下世。竟未得与爰立之选，信乎升沈之有命也。

# 某太史遗事两则

某相国者，讲学家也。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时，延一新留馆之某太史，为诸孙授读。相国生平，固深恶吸食鸦片烟者。太史到馆数月，宾主极相契，相国方自喜为诸孙得良师。一日太史独坐斋中，整检箱箧中物，箧底固藏烟具，方一二拂拭刮磨，而生徒突自外入，亟掩藏之，则已无及矣。诸公孙下学归，因为相国言之。相国乃顿足太息，叹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弃也。偶退朝回，步至书斋，就太史谈，移时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侧听良久，倏肃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虽愚，亦知师言必为某而发，某不肖，未尝奉教于大君子之前。少时偶因疾病，药饵无灵，友朋因以吸烟劝，尔时不知其害，贸然从之，沈溺此中者十年矣。今闻师言，如梦初觉，十年来殆不可为人，自今日起，誓当痛绝之。"相国见其意诚，转抱不安，慰之曰："君既因病吸烟，骤绝之，恐宿疾复发，但有志戒绝，渐进可耳。"太史曰："不然，改过贵于勇猛，向不知其为害，相与安之。今既知其非义，则斯须不可淹留，朝闻道夕死之谓何？即使触发宿疾，遂致不救，不犹愈于为吸烟之人以终乎？"乃即相国前启箧，尽取其烟具出，毁而弃之。相国大叹异，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日危坐斋中，不出跬步者两月余。相国念知之，乃益服其进德之猛，改过之速，为生平所未见。留馆授职，未十年，遂保列京察一等，擢守雄郡，实则太史生平并不吸烟也。

太史一日偕同官诣院接见。掌院学士每月三次诣院，至则召诸翰林来署坐谈数刻，每班十人，谓之接见。侍读以下，至编检皆与焉。庶子以上则否，盖简尤

职事清简，自清秘堂办事诸员外，罕有得见掌院者，故为此制，使堂属得常相见，藉以察其人之贤否也。相国从容问曰："君此读何书？"太史答曰："数日以来，未尝读书。适购得菊花数十盆，罗列厅事中，终日静坐其间，为养心之一助而已。"相国乃咨嗟太息曰："数日未与君相晤语，所见又进一步矣。但君必观花始能养心，若老夫则空所依傍，虽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觉活泼泼地，似当较胜君矣。"太史栗然改容应曰："吾师造诣，已至颜子心斋坐忘境界，岂门生之所敢望？门生不过略有周茂叔'绿满窗前草不除'之意耳。"始两人问答时，旁坐九人，已不禁失笑，恐失仪，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复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

## 浙案异闻

浙江葛毕氏一案，为光绪初四大案之一，自经部审平反，久成信谳矣。乃以蒙所闻，则颇有与当时案牍异者，盖葛品连虽被谋害，要非良死，葛毕氏亦实非良家妇也。毕故余杭土妓，杨乃武与县令刘锡彤之子皆昵之。杨以诸生武断乡曲，常恃刘为护符，刘亦藉杨为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欢，而以毕氏为之媒介。杨既捷秋试，家计颇裕，毕氏遂议委身事之。谋既定，为刘所侦知，乃大愤，于是谋所以陷杨者。而适有品连死事，品连者毕之夫，鲁而懦，毕平时故庸奴畜之，品连不能堪，因乘间服阿芙蓉膏以死。刘询知之，则大喜，即召品连之出母某氏者至，饵以厚赂，俾投状诉冤，称子被二人者谋死。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胁以严刑，五毒备施，不胜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杨虽非端人，而品连实非所谋害，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

词控诸都察院。然葛品连之服毒果实，则杨之冤终无由雪，故坚称品连实病死，而非毒毙。后事下学使者覆讯，仍以原谳上，浙京官益恚，再疏争之。而刑部提讯之旨下部，檄至浙，令县令亲解尸棺入都。浙绅闻之大惧，亟谋乘夜启品连棺，以它尸易之。刘令故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刺骨，故无一人泄其事者。刘令行时，尚阳阳自得。语人曰："品连服毒固确，杨乃武终无由卸罪，吾行骑款段出都门矣。"既抵部，部臣奏请开棺甄验，先例询刘令是否真若主尸棺，刘答以无讹，且循例具亲供甘结。棺既开，刘乃大愕曰："此似非真尸矣。"问官叱之曰："尔已具结于先，今尚何狡辨为？"刘遂俛首无一辞。案既结，杨及毕氏皆释放，巡抚、学使、臬司及历次承审道府州县，皆革职降调有差。刘令发黑龙江遣戍不赦，时年已七十矣。

## 镇平王树汶之狱

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猾胥胡体安者，盗魁也。河南以多盗故，州县皆多置胥役，以捕盗为名。大邑如滑、杞，隶卒皆多至数千人，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平时徒党四出，劫人数百里外，裒其所得，献诸魁，大府搏之急，则贿买贫民为顶凶以消案。有司颟顸，明知其故而不敢究诘，盗风乃益炽，体安凶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席所有以去。鸣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体安所为，则上控司院。巡抚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体安大窘。阴与诸胥谋，以其家童王树汶者，伪为己，俾役执之去。树汶初不肯承，诸役私以刑酷之，且诳以定案后决无死法，树汶始应诺。树汶年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盗也。县令马燾

者，山东进士也，闻体安就获，则狂喜，不暇审真伪，遽驰牒禀大府，草草定案。当树汶大辟，于时体安已更姓名，充它邑总胥矣，树汶犹未知之也。刑有日，树汶自知将赴市，乃大呼曰："我邓州民王树汶也，安有所谓胡体安者？若辈诈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监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骇，亟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领。树汶自言其父名季福，居邓州，业农。乃檄邓州牧朱刺史光第，使逮季福为验，未至而宗瀛擢督两湖以去，狱事遂中变。河道总督李鹤年，继豫抚任开归陈许道任恺者，甘肃人也。先为南阳守，尝谳是狱，又与鹤年有连。于是飞羽书至邓，阻朱公，俾勿逮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系，曲直自当别白，岂有相率炀蔽，陷无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恺使其党譬说百端，终不为动。竟以季福上，使与树汶相质，则果其子也。恺始大惑，知是狱果平反，己且获重咎，百计弥缝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论是狱，说颇侵鹤年，鹤年初无意袒恺，然出生军旅，素简贵，不屑亲吏事。又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议。然树汶之非体安，则已通国皆知，无可掩饰。则益傅会律文，谓树汶虽非体安，然固盗从。在律强盗不分首从，皆立斩，原谳者无罪。时树汶入狱已五年，初止为体安执爨役，或曰娈童也，并无从盗事。而谳者必欲坐以把风接赃之律，于是树汶遂为此案正凶。而官吏之误捕，体安之在逃，悉置之不问矣。言者益大诤，劾鹤年庇恺，于是有派河督梅启照覆审之命。故事，钦差治狱，皆令属官鞫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诸僚佐，什九鹤年故吏，夙承鹤年意。启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显树同异。竟以树汶为盗从，当立斩，狱遂成。言者争之益力，吴县潘文勤，时长秋官，廉得其实。乃奏请提部

覆讯，且革马嘉职，逮入都。于是赵舒翘方以郎中总办秋审，文勤专以是狱属之，研鞫数月，始得实，行具奏矣。而鹤年使其属某道员，入都为游说。冀敌文勤门下士，文勤入其说，遽中变，几毁旧稿，仍依原谳上矣。赵争之甚力，曰："舒翘一日不去秋审，此案一日不可动也。"方争之烈，文勤忽丁外艰去官，南皮张文达继为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贻书文达，自咎为门下士所误，所以慰留赵者甚力。疏上，奉旨释树汶归，戍马嘉及知府马承惰极边，鹤年、启照及臬司以下，承审是狱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挂吏议，则任恺喉鹤年为之也。方三法司会稿时，丰润张学士佩纶署副宪，阅书稿竟，援笔增数语于牍尾曰："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云云。辇下士大夫，莫不叹为名言。一时督抚，皆为之侧目。其实此语亦有所本，当光绪丁丑刑部治葛毕氏狱，给事中王昕，疏劾浙抚杨昌浚，疏中大意，即此数语也。

今礼部侍郎张亨嘉，于时以大挑知县，需次东河。启照之派员谳案也，亨嘉与焉，独持议平反，不肯附和鹤年党。比提部部檄查取诸承审官职名，亨嘉请去己名，启照不许。乃请咨会试，陈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甚详，以是免议。旋即于是科成进士，入翰林。义甯陈抚部宝箴时官豫臬，当朝命启照覆讯也，陈公固心知树汶冤，以启照为其乡先辈，冀力争，得转圜。而启照中先入言，卒不从，及道檄至，有谓陈公可据此自辨者，陈公谢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过也。"遂同罣吏部议。狱之起，当光绪己卯，讫癸未春，始议结，今二十八年矣。豫人谈斯狱者，犹曰："微朱公，树汶无生理也。"然体安卒无恙。朱公号杏卿，浙江归安人，礼部侍郎祖谋之先德也。

## 王可庄太守失欢于宝文靖

闽县王可庄太守仁堪，光绪丁丑，以进士第一人入翰林。方其未捷时，以举人官内阁中书，才名固已藉甚，诸巨公争欲罗致门下，是科宝文靖以次揆主会试，得太守，喜甚。已而文靖又奉命充教习庶吉士，庶常馆大课，赋题为灵寿杖，官韵中有相字，太守赋云："危不持而颠不扶，焉用彼相？"文靖阅之，大怒，以为有意讽己也，遂终身不与太守相见。

## 辇　联

陈弢庵学士曾办南洋海防，丁母忧归里。丰润张幼樵学士，以联辇之曰："狄梁公奉使念吾亲，白云孤飞，将母有怀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东风未便，吊丧无面愧登堂。"时方当马江败后，故其辞悲愤异常。马江之役，人多以咎丰润，然丰润不过会办耳。书生夙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号令不专，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一督一抚，一船政大臣，开府有年，何竟一无备御？既知丰润调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参？此何等事，而可袖手旁观乎？斯时闽中大吏，殆惟幸丰润之败，而藉手于法军以取之耳，岂有丝毫为国之意耶？丰润出京时，阎文介执其手而谓之曰："子其为晁错矣。"闽事之必败，智者莫不知之，即丰润亦未始不自知之，知之而不得不往殉之，其遇弥艰，而其心未尝不可谅也。然法帅孤拔，实为吾炮所毙，故船局虽毁，而不敢进趋省城。然则兹役虽败，犹不无尺寸之功

焉。视甲午之役，又孰优而孰劣也？

钱塘孙子授少司农薨于位，王麓卿农部颂蔚挽之曰："公以枚乘给札，兼浮邱授诗、直道虽行，往事不须惭醴酒；我本词馆门人，备司农掾属，文章无命，逢人犹自惜焦桐。"盖司农初为南书房翰林，后入毓庆宫，授德宗读，眷畀日隆，行擢正卿。忽以失察户部书吏案，退出毓庆宫，遂一蹶不振，郁郁以殁。故上联以申公为比，下联则农部由庶常改官部曹，故以焦桐自慨也。蒙于司农，为再传弟子，尝侍公座。为言授读时，上之天亶聪明，真非常人所及，读书不三遍，即成诵，能熟背，授之讲解，未尝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询者，则皆讲义之所未及，或与他篇有牴牾同异者也。时圣龄才十四五耳。后来外间传言，谓上读书不慧者，皆谣诼之言，不足信也。

## 纪马江死事诸将

甲申马江之败，世皆归罪于张幼樵学士。然诸将用命，力战死绥，其忠荩实有不可没者。且法人内犯，实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毙于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复能纵横海上，功过亦差足相抵。较之大东沟、刘公岛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检箧中旧所录存学士为诸将请恤疏藁，录之于此。方今朝廷锐意规复海军，听鼓鼙而思将帅，其亦有奋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风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为督带飞云兵轮副将衔参将高腾云，管带福星轮船五品军功陈英。原疏叙高事云："该参将由粤来援，论事呐呐如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诸将来请援。高腾云独义形于色，臣心异之。夜复来见，询以方略，高腾云曰："闽防之意，

本以牵制，使敌不发耳。厂非战地也，但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昼夜相持，咫尺间恐酿成战事，知帅意急欲先发，必多牵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来，即来，佐将亦无用，徒害事耳。"臣诘之曰："然则奈何？"对曰："专攻孤拔，得一当以报而已。"臣欲令其统率诸将，则辞以资望在李新明后，且曰："水师船各自为战，非若陆军一将，能指挥十余万也，请不必纷更。"坚守以待上命。该参将既去，臣复嘱各船，就商筹策。该参将志定神完，誓死报国，是日手发巨炮，击其乌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飞云小舰，当敌人三大舰，中流坚拒不退。忽横来一炮，该参将腿为之折，复一炮，遂飞入水中而没，舟乃发火。"其叙陈事云："该军功人极瘦弱，文理甚优。方敌舰日增，臣深忧之。陈英上书，请以各轮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发火牵制下游，使各轮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鱼雷舰。所论均有条理，臣采其论，下诸将，布置略定。无如法暗约英美先发也。陈英见英美船骤下，急起碇誓众曰："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敌以三船环之，舟中机损人亡不顾，但以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炮略退，敌复增船来持。至一时许，陈英猝中炮于望台，学生王涟随殉，船始焚毁，英美船观战者，均称叹不置，为之深惜"云云。后奉旨，高腾云照总兵阵亡例，从优议恤，陈英给都司衔，照都司阵亡例，从优议恤。王涟照五品官阵亡例议恤。是役力战死者，尚有千总许寿山叶深，五品军功林森林三人。

## 甲申越南战事杂纪

昨从友人斋头，读《鄂中吴君光耀华峰文集》，中有《甯副

将战事略》一首。其叙甲申间，越南战迹，与官中文牍，及海内传闻，有迥异者，爰撷其要而录之于此。甲申越南之役，两广总督张树声，前云贵总督刘长佑，暨沿江海督抚，各徵兵出镇南关，是为中路之师。广西巡抚徐延旭，屯谅山督师。树声遣将黄桂兰、董履高等，多淮军。延旭龚懦，不敢违总督意旨，尽用其人。而自用党敏宣、陈朝刚、陈得贵等，皆广西人。延旭倚桂兰，俾尽统诸军当前敌，驻北甯。延旭自统二十余营为后路。桂兰所统，凡四十二营，在北甯，日夜酣酒，夺民间妹嵬，恣为荒淫，不恤军事。部下益相习无纪律，越南人怨之刺骨。会有教民，贿敏宣，请给军装助战。敏宣言诸桂兰，桂兰已昏醉，悉听敏宣言，教民得军装，遂助法攻官军，官军溃走，延旭逮问。朝命潘鼎新为桂抚，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兰，且命斩敏宣及总兵陈得贵，敏宣以退缩，得贵则首失扶良炮台者也。时敏宣犹领三千五百人屯谅山，为桂兰军营务处，合所节制，尚二万余人，兵权甚盛。得贵所领亦千人。德榜惧其叛，秘不发，而令部将甯裕明往诱之。裕明以一骑一卒，往迎敏宣声言筹军食，而一幕客广西人者继之。客固敏宣乡里，谓可通诚也。裕明见敏宣，邀与同往大营敏宣不疑，单骑随之行。才入关，遽就缚，搜其身，得双响手枪二，已上子药矣，遂斩之，并斩得贵。得贵初犹侃侃辨，谓吾退炮台有将领，诘以克扣军饷事，始俯首无语。桂兰夜饵金死。朝刚亦当斩，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晓相人术，自以法当死兵，故每战辄退缩，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诸将善战者，以甯裕明为第一。裕明湖南衡阳人，初随刘武慎军。甲申春，淮军既败，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广武三营，屯观音桥，调裕明领右营。闰月丙午昧爽，法人由郎甲进

攻观音桥，桥南北皆山，高数十丈，北岭尤斗绝。提督万叶，以所部四千人屯桥南，当前敌。裕明从玉科，与提督王洪顺屯桥北，为后劲。日未晡，万叶战败，退至桥北，倚北岭而阵。法军从之入，裕明急出万叶后，登北岭绝顶，发炮下击，别伏两哨于山之左右麓，横截法军之要。法军悉力御岭上军，不虞伏兵之骤出也，大惊溃走。诸军悉众追之，至郎甲，歼其锐卒数百人，于是法人始有求和之举。洪顺不知西人好争高，乃屯山下平地，几为敌所乘。然见前敌败退，能督队不少却。万叶虽败，而部伍井井不稍乱，故卒能转败为胜。二人皆淮军良将也。万叶后怒鼎新赏不公，辞归。而裕明叙绩以千总超擢游击。会奉电旨，令退师，毋碍和议。我军如约退入镇南关，法人约退东京，乃止退北甯。裕明说玉科谓法人诈和，必不可信，宜乘机进兵。旋奉旨派员潜赴敌境侦探，诸帅皆谓无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发观音桥，昼伏夜行，蛮烟瘴雨，备尝艰苦。七月癸卯朔，归龙州，说鼎新宜进兵，于是遂决二次大举之议。

八月庚寅，我师败绩于郎甲。郎甲南距谅山十五里，北距观音桥八十里，东船头，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军，报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谓之曰："我军装未齐，垒营未固，不能速战。"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关外林木丛密，法人倚以自蔽，我军竟不之觉。昧爽忽闻炮声，友叔犹曰："兵勇打冷炮耳。"俄而开花弹落营中，炸死十余人，始知敌至。时筑垒未毕，军士各散就空村为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骇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于玉科营，围之数十重。裕明令军中，即无事，亦戒备如对敌，故拒战独整暇。乃凭墙发枪，法人更番迭进，死伤如积。营墙猝轰倒，裕明以亲军三百人，且战且掘

坑，自朝至日昃，法人数万，冲突数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伤无孑遗矣。"裕明回顾，见积尸纵横，四面皆法兵，不见援兵一人。望玉科中军，围尤厚，不知存没。乃慨然曰："战死枪，走亦死枪，甯战死耳。"左右曰："统领犹在。"裕明曰："即欲出，亦必杀人。"时天已昏黑，裕明乃口衔匕首，右手纵火弹，左手持马刀，驰而斫。左右随而驰斫者，二百余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军，玉科左右，仅数十人，尚据内濠力战。裕明于是卫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伤四十余人存者止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仅三人，由是益亲裕明，裕明亦乐为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惩党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见，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军间牒，遽纳之入，且以实语之，故及于败。我军死千余人，法军死者亦相当。而玉科裕明之能军乃大著。友叔被创，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惧诛，吞金死。

十一年正月，谅山既失守，诸军退屯镇南关内。独玉科屯关外十五里之文渊，距法军所驻五里。己酉昧爽，法军进犯，裕明阵中岭，身当前敌。分兵据左右二岭，左岭徐占魁当之，右岭廖应昌当之。玉科驻大塘岭上督战，后裕明阵里许。绥甫交，占魁炮伤足，遽回营。应昌惧而奔，一军随之。独裕明督所部力战。法人分兵从右岭入，玉科见应昌败，虑裕明力单，遣提督刘思河率中营亲兵助之。思河持马刀来，裕明谓且置刀亟蹲而发枪，语未毕，炮弹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负两伤一中头太阳，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之伤且死也，犹遣红旂索玉科诸营子药尽与我，我不收队矣。红旂报玉科阵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帅死，我须性命何为？弟兄不能战者，请逃死；不惧死者，请随我，为主帅复仇。"众皆哭曰："愿从死。"裕明冲法军，击杀一五画金线者，或曰

法总统之婿也。是时炮声如雷霆，子飞如风雨，枪连环如数万爆竹齐发，如倒岩墙，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须立也。裕明倏中弹，洞右颊而出，血流满身，裕明犹不知，但持刀督军士前进。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军中中炮之隐语也。争扶掖入关，裕明不肯，谓死亦当在关外。左右给之，谓玉科尚未死，乃强举入关。王德榜尝拊裕明背而调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胆乃大过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关前隘。隘北五里，里有三山，如品字，曰小南关。冯子材统十营，三营屯山上，七营屯山下。是日法人以奇兵趣镇南关东岭，出间道，袭夺小南关。裕明方养创凭床，闻炮声，裹创飞骑至，则冯军已败下山。裕明从山北冲上，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于是诸军相继登。德榜屯油隘，亦闻炮声，遣都司陈得胜，间道赴援，留旗帜油隘为疑兵，而自率亲军，施放火箭，横杀入关，截法人辎重。法人前后受敌，乃败走。南方卑湿，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辄颠入草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我军战胜，气益猛，乘日光穷追，斩馘法人数千级。法人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军士愤法人甚，卒杀不止，人遂谓中国人无礼也。法人一败不复整，败文渊，败谅山，败谷松，败威坡，败长庆，败船头，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余里。诸军欢呼，谓恢北圻，复东京有日矣，而停战之诏书遽下。

## 章高元失青岛之遗闻

德人之据青岛也，守将章高元叠电总署，谓被德人诱之登舟

幽诸舟中，譬胁万端，终不为动。此事后掩饰之辞，非实录也。初青岛既开辟，政府拟建为海军根据地，以文武大员二人守之。文员为山东道员黔人蒋某，武员则高元也。会丁酉乡试，蒋奉调回省，防务乃为高元一人所专。是日日方正中，炮台上戍兵，偶以远镜周瞩海中，忽隐隐见兵船一艘，破浪而来，疑之。谓外国兵轮，何事至者，再审睇之，则更有数艘，衔尾继至，急使人报知高元。高元方与幕客数人为麻雀戏，怡然曰："彼自游行海中，偶经此地耳。何预吾事？而尔等张皇如是。"俄顷船已抵岸，始辨为德人旗帜。旋有水兵三四人，由船中出登岸，买纸笔数事而去。移时，即以照会一函抵高元署中，高元赌方酣，竟掷之几上，漫不拆视。喃喃曰："是何大事，来溷乃公？"又历食顷，赌倦少憩，一幕客取牍欲启封。高元尚尼之，幕客曰："封已启矣，姑视其中作何语者。"既启，某客遽狂呼咄咄怪事。高元始取视，乃知德人勒令于二十四钟内，将全岛让出也。高元遽推案，尽翻赌具于地下，令迅速开队，亟出署，则德兵已满衢市。队既齐，将士皆挟空枪，无子药，急返库中领取，则库已为敌所占矣。乃大窘，高元曰："既不能战，吾惟有与之论理耳。"亟诣德将，侃侃与辨。德将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国训条行事，实无理之可言，汝但全师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终不许，遂幽之署中。高元故健将，然非方面才。法人犯基隆时，力战尝有功，恃勇而骄，漫无豫备，以至于此。

## 服　妖

服妖之说，凿然有之。辛有伊库力叹，子臧聚鹬之事，三代

前已启其端。昔史所记，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妆，南宋之错到底、快上马，其事皆信而有徵。盖国之将亡，其朕兆先见于起居服御之间，气机所感，固有莫之为而为者，不得谓五行家武断附会之说也。光绪中叶，辇下王公贝勒，暨贵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装，余尝亲见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国若狂，争以寒乞相尚，初仅见诸满洲巨室，继而汉大臣之子孙，亦争效之。淄川毕东河尚书之诸孙，盖无人不作此装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犹忆壬辰夏六月，京师燠暑特盛，偶登锦秋墩逭暑，（锦秋墩者，在南西门内，直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窑台。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顶平宽可亩许，杂树环之，四围皆苇塘，无人家烟火，故盛夏无暑气。每岁午节后，辄有人设茶肆于此，陈百戏杂耍，兼沽村酒。竹篱茅棚，颇有村落间气象也。）邻座一少年，面黧黑，枯瘠如魆，盘辫发于顶，以骨簪贯之。（京师无赖子，夏间皆作是装。）袒裼赤足，仅著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汉玉班指，数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为之柄，价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饮酒，聆所谈，皆市井秽亵语。然酒家庸奔走其侧，无停晷，趋事惟谨，不类侍他客，方深异之。俄而夕阳在山，游人络绎归。忽见台下一朱轮后档车，行马二十余拥之，众皆大诧，因驻足观其竟。则见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两人，作侍卫状，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盥盘漱盂之属，诣少年侧，鹄立启曰：“大爷，舆已驾矣，傍晚尚有某王府饭局，须早去也。”少年蹶然起，取巾醊面讫，一举首，观者愈惊愕，几失声。盖向之黧黑者，忽变而白如冠玉也。然后悟其以煤炭涂面耳。盥漱既竟，徐徐著衣冠，则宝石顶而三眼翎者。两侍卫拥以下，既登车，游龙流水，顷刻渺矣。佣保乃耳语

余曰："此某贝勒也。"余益骇曰："何至是？"友人哂曰："君尚不知辇下贵人之风气乎？"乃屈指为述某王某公，某都统，某公子，皆作是时世妆。若此贝勒者，犹其稍守绳检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将有神州陆沈之变乎？"友人故旗籍，官内务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乱。闻王公大臣之陷虏者，克勤郡王为洋兵所迫，日负死尸。怀塔布为使馆担粪，吞声忍辱，甚至被鞭笞，莫敢自明。呜呼！宝玦青珊，潞隅饮泣，荆棘十日，身鲜完肤，哀王孙之诗，乃于吾身亲见之矣。痛定思痛之余，其亦有能力洒斯耻者乎？亦尚有乐从牧豕儿游者乎？

## 庚子拳乱轶闻

庚子之变，正士碎首，公卿骈戮，自开国以来所仅见。被难诸公，其尤为无妄之灾者，则海盐徐大司马用仪是已。徐公由户部小京官，考取军机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师四十余年，畏慎小心，遇事模棱，有孔光冯道之风。而竟与袁众诸贤，同遭奇祸，实出意料之外。盖东海徐荫轩相国深恶其人，必欲杀之而后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为军机大臣，而东海以大学士管吏部。时东海久不召见，一日忽入内，散直后至吏部，徐公已先在。迎谓曰："闻中堂今日有封事，内容可得闻乎？"东海拈髯微笑曰："无他言，但窃附春秋之义，责备贤者耳。"盖即劾济甯孙文恪毓汶及徐公也。后徐公之出军机，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变后，徐公再入总署，意甚得。所亲有劝以时事方艰，当乞身勇退者，徐曰："吾通籍将五十年，竟不得一日为尚书，孤负此生

矣。终须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后果擢大司马，甫月余而难作。徐公与瑞安黄漱兰侍郎，为儿女亲，拳祸未作时，侍郎在里门，以书贻之，封识重重，启视之，仅素纸一幅，擘窠书“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别墅名也。侍郎盖以此慕其归，徐终不悟，竟及于难。徐死时，年逾七十矣。

浙右老儒某君者，与许竹篑侍郎为布衣交。自侍郎持节欧西，即入其幕中，十余年未尝一日去左右。某君尝为人言，侍郎下狱之日，晨起，都市尚平安，寂寂无所闻。日晡饭罢，方坐书室中，与某君闲谈，一面令从者驾车，云将赴总署。未及整衣冠，忽阍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见。侍郎审其名，非素所识，令阍人辞以即赴总署有要事，不暇接见。阍人出，须臾复入，则来者自云系总署听差武弁，奉庆邸命，请许大人即入署，两邸诸堂已先在，云有要公待商也。侍郎乃出见之，立谈数语，某弁即辞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语某君曰：“昨晚散署时，未闻有何要事，何今日两邸诸堂，同时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间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复入云，请公之某弁尚未去，方在门外，顾盼非常，甚可疑诧。且总署武弁数人，吾备识之，未尝见此人也。公可多带数人去，有不测，当饬其还报也。侍郎笑置之，不以为意。及驱车出胡同口，则尚有提署番役数人俟焉。某弁一指挥，争蜂拥侍郎车，不东向而北驶。问何故，则曰：“今日议事在提署，不在总署也。”有顷，至步军统领衙门，某弁即扶侍郎下车，而尽斥其从者使还曰：“此间有人伺候大人，不须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内，即反扃其门而去。侍郎闻隔壁室内，有一人叱咤声，审之，即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见。从者既归，某君大惊愕，急诣玉文勤宅，探闻消息，

并请其论救。文勤尚不信，曰："顷散直时，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终夜，卒不获要领。三鼓后，始闻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书，谓顷者堂官从内出，即饬预备红绒绳，恐目前即有不测。故事，大臣临刑，必用红绒绳面缚也。某君得书，犹欲诣文勤乞援。甫出门，闻人言囚车已出城者，急奔走西市，则二公皆已授命。监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驱车入城复旨矣。

逢福陔观察言，立豫甫尚书之死，人皆知为拳匪诞其财富，而不知尚书与澜公别有交涉。其死也，澜实与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绿柔者，艳绝一时，澜与立皆昵之，争欲贮诸金屋。是时澜尚闲散无差事，颇窘于资，故不能与立争，绿柔卒归立。澜以是衔立次骨，及是遂倾之以报。联苻仙学士之上封事请停攻使馆也，出遇崇文山上公于景运门外。崇讶曰："苻仙何事，今日未明入直耶？"学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苻仙，君自忘为吾满洲人乎？乃效彼汉奸所为。"学士点庶常时，崇为阅卷大臣固师生也。学士毫不逊谢，竟拂衣出，崇益怒，未数日，学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学士已赴市，将就刑，忽见一大师兄，红衣冠，由宣武门出，怒马骤驰，骑后尚拖一巨物，尘埃坌涌，观者皆莫辨。俄顷至刑所，始知为一人，缚手足，系诸马踏，面目已毁败，不可复辨，私问诸番役，乃知为立尚书也。

立联既死，端刚诸人犹不慊，将以次尽杀异议诸臣。廖仲山尚书寿恒，时已罢军机及总署大臣。然其初入枢庭，固常熟所汲引者，故端刚恶之尤甚。已定于七月□十□日斩异议者数人，而尚书为之首。时诸人亦不复秘密，辇下几无人不知。尚书于时已尽遣家属出都，而身寓东华门外一小寺中。闻耗大惧，属其戚某

制府，乞哀于荣相，荣相允之。翼日谓某制府曰："仲山事无望矣，吾今日入对时，百计为乞恩，叩首无数，而慈意竟不可回，奈何？君可传语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语尚书，尚书竟不能引决。会先期一日，联军入城，乃得脱，匆匆南归。寺僧为人言，方事急时，尚书在室中，环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语亦不食，面殆无人色云。

江苏刘编修可毅，以甲午恩科南宫第一人入翰林。都下传刊题名录，或讹为可杀，一时引为笑谈。而编修心疑其不祥，既留馆，一日与朋辈数人，诣一星士。星士谓之曰："君将来必死于刑。"编修益大惧，念词曹清简，无抵触刑章之理，或将来以科场事被累，如咸丰戊午之狱乎？由是遂不敢考差。然翰林俸入微薄，无他差可资津贴，奴仆债主，皆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则米盐无从赊取，而仆辈亦将望望然去之。于是每试辄不终场而出，家中人不知，犹望其得差也。及是，乃被拳匪所戕，刑死之言竟验。

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能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军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咫尺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四，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出，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

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是役也，仁和王文勤公文韶亦几不免。五忠正法后，端庶人之弟载澜，上疏言攻使馆事。而附片奏称诸臣通敌者，已尽置典刑，独王文韶在耳，斩草不除根，深恐终贻后患，请并诛之，以清朝列。疏至枢廷，荣相先阅看，阅毕，急纳其附片于袖中。乃以正摺授文勤，文勤阅至竟，犹询左右曰："澜公尚有一附片，今安在耶？"荣相徐应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顷，同入见。奏事既毕，荣相徐出澜奏片于袖中，曰："载澜此奏，可谓荒谬绝伦，请太后传旨申斥。"后沈吟久之，始厉色曰："汝能保此人无异志乎？"荣顿首曰："纵朝臣尽有贰心，此人亦必不尔，奴才敢以百口保之。"后犹迟疑良久，始曰："果尔，吾即以此人交付汝，倘有变，汝当与同罪。"荣复顿首谢恩，乃起趋出。文勤耳故重听，又所踞处，去御座稍远，始终竟不知后与荣所言者何事。后荣向人述及此事云："方力争时，后声色俱厉，数怒目睨文勤，同列皆战栗无人色。而文勤含笑，犹自若也。

## 张樵野侍郎遗翰三则

南海张樵野侍郎荫桓，起家簿尉，粗识字，中岁始力学，四十后即出持使节，入赞总署。而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干局实远出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国时，侍郎亦被人参奏，闻东朝已有旨，饬步军统领，即日前往抄籍矣，以荣禄力谏而止。实则荣禄

别有用心，非为侍郎乞恩也。尝见其为人所画便面，湿云滃郁，作欲雨状，云气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其线，立一危石上。自题诗其上曰："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盖即此数日中所作也。

侍郎诗笔清苍深重，接武少陵、眉山，视高达夫之五十为诗，盖有过之。尝得其遗诗一卷，皆遭戍西行时，关内外途中所作，爰择其尤者录之。《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书述敝居及墟儿踪迹奉答一诗》云："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百石斋随黄叶散，两家春雨绿杨虚。霸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一气关生，情文交挚。何大复《浔阳江上》之作，无以过之。《留别邓锦亭军门》云："交臂京华感慨深，只凭秋雁寄边音。艰难三箭痕犹在，仓卒离筵酒共斟。瘴海同乡知韦睿，天山旧迹访裴岑。长途旗旆劳相送，万古难忘此夜心。"其歌行浑灏流转，尤深入坡老之室。《周式如太守以钱叔美〈入关图〉为赠，赋诗奉酬》云："松壶画笔时所珍，派别宋元逾三文。入关图为蒋侯绘，玉门归鞚斫边尘。武署南阳岁癸未，阅世行将八十春。桃花如笑簇鞭影，晴川野馆山峋嶙。矮松红柳互映带，大旗猎猎悬城闉。风沙万里无垠，至此似觉天回温。伯生髯郎原通人，丹青赖尔能传神。一艺升沈会前定，坎壈岂独曹将军？海王声价日骤长，广搜始自潘文勤。伊余藏弆本非俭，巢覆散作凉秋云。天涯作伴只王恽，米船未许充劳薪。使君投赠言语真，仿佛仙梵室中闻。蹇驴一夕压球璧，怪底宝气腾氤氲。廿年京邸相过频，屡困南箕伤溷茵。便宜坊夜炙鸭臛，迢迢情味犹在唇。从兹中外顿契阔，一麾西迈悭片鳞。无端遇合岁云暮，严谴何敢行逡巡。此身九死不忍述，合检

寒具供陶甄。天教生入作左券，愿乞山水作廛民。”呜呼！孰料玉门既出，遂无生入之望也哉？侍郎富名迹，收藏石谷卷轴至多，尝建百石斋以储之。自被祸后，桓玄寒具，遂成云烟之散没矣。其《度乌稍岭寄督部陶公，并怀拙存徵士》云：“镇羌破驿不任往，人风吹送龙潭去。乌稍岭势原平夷，往来辄与昏霾遇。行人视此如险艰，材官亟劝勿犹豫。沙沟石滑丛冰积，独木危桥一川注。几经跋涉达山趾，三五人家杂牧竖。坡陀数折如龟穹，时见烟墩闲屯柱。岭巅孤峙韩湘祠，贬及逐臣徵吉语。严程何暇叩山扉，但见冰崖浮绀宇。自从秋度四天门，河潼二华忘朝暮。疲极虚瞻玉女盆，饥来安得仙人露。六盘青岚倍幽隽，酹酒山灵或题句。征途计日过伊凉，羌笛吹残玉门树。邮亭三九犹晴暄，天不绝人况编戍。狞飙岂有终朝鸣？四顾青苍散妖雾。沿山旧垒相委蛇，云是防边最要处。前年鼙鼓鹭西甸，汉回血战洮湟腥。董军捷奏太子寺，公侯从此资干城。急移胜兵控山海，更募健儿充神京。甦斋经略逾万里，夹袋别已储三明。花门活佛并苏息，宵昼出没无龂龁。陇云蔼蔼补官柳，竹头木屑皆有情。沈蒲教肃气静穆，上流节钺流休声。庄浪水利以时拓，尽收刀剑趋牛耕。荷戈且廑仁人矜，调护苦待冰桥成。豁壑回春在何许，去德滋远心摇旌。纪群高矩今咸英，待行求已言为经。灵光殿赋不足拟，说偈宜使蟒泪零。时艰更期保玉体，补缀云物酬升平。”摘句如《和张子渔咏梅》云：“寒侵修竹犹堪倡，世有孤花贵善藏。已无水部吟东阁，几见星躔少微。别墅岂曾指荫远志？西州谁为寄当归？方朔善谐嗔阿母，朝云香梦伴东坡。调羹事业原虚语，酒晕无端入醉哦。路逢驿马香何恋？冷忆弓蛇影未弛。”《寄赵次珊方伯》云“五云楼阁调羹手，万里关河负米心。”皆兴象深微，别有寄托。

侍郎之进用，由于阎文介之汲引。初以山东道员，召为太常寺少卿，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骎骎大用矣。会京朝士大夫，以其出身不由科第，故挟全力挤之。直总署未数月，复出为大顺广道。既而美使缺，文介复力保，遂再授少常，出使，游至侍郎，加尚书衔。侍郎于合肥，晚年颇隙末，而于朝邑风义，顾始终弗替。文介之薨也，进疏忭孝钦意，恤典独薄。礼官以赐谥请，几斩不予。后卒得转圜者，侍郎力也。

## 中堂之识字

刚毅为刑部尚书，上官日，与诸司员言，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字读本音)此事早脍炙人口，而不知犹有令人发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辄提笔改为瘦字。且申斥诸司员不识字，诸司员咸匿笑而已。在军机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语。刚览摺忽大怒，谓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错讹耶？拟请传旨申斥，众诧而问之，则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讹，盖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之财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 尚书忠爱

戊戌政变时，长沙徐寿蘅尚书树铭为大司空。是日方入署，独坐堂上，忽传太后训政之旨下，又闻派步军统领往抄南海馆。急肃衣冠出堂，北向顿首。每一顿首，辄呼女中尧舜者一，九呼

九顿首，始起。近日读某说部，以事属诸徐进斋侍郎寿朋者，误也。徐侍郎是时方由皖臬，赏三品京堂，出使高丽，尚未为侍郎。

## 刘博泉侍郎之直

吴桥刘博泉侍郎恩溥，光绪初官御史，以敢言称，与邓铁香鸿胪齐名。然其奏疏中，颇好为滑稽之辞，词意抑扬，若嘲若讽，与鸿胪之朴实无华者迥异。宗室某甲，设赌局于皇城内，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饮博倾其家，贫无立锥。一日博偶赢，往索博进，竟被殴死。其尸暴露城隅者，二十余日，无人为收敛。官亦畏某甲势，不敢过问。侍郎乃上疏言其事，略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威重？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唯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宜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云云。此疏词气愤懑，尤乖奏对之体。盖其时清流诸君子，意气甚盛，侍郎知朝局不久必变，恐被波及，欲先藉微罪以行，与嘉庆时吴省兰之保王昙工掌心雷，同一用意耳。然疏上，竟未蒙谴责，原摺且发钞。自此遂缄口结舌，等于仗马矣。庚子秋，侍郎且躬为统领义和团大臣云。

## 张文襄遗事二则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

燕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史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舆地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纡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弈，余兴未央。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余夕不交睫。其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楹帖，欲系以跋，因坐而属思，稿数十易，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犹不支，困而僵者相属也。而文襄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 都门词事汇录　七则

二十年来，中外多故，词人哀时悯世不敢显言，往往托为吊古咏物之作，以寄其幽忧忠爱之志，非得同时人为之笺解爬梳，数十年后，读者不复知为何语矣。今夏溽暑逼人，聊取王佑遐黄门半塘词及朱古微侍郎彊村词读之，见其中多有涉及时事者，爰就所记忆，拉杂录之，不能得其什一也。

# 半塘老人游仙词

《佑遐味梨集》中，有望江南小游仙词十五首，皆咏颐和园故实，录之以当诗史。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一、山径转，云磴郁盘纡。闻道练颜仙姥健，御风不用日华车，飞佩响琼裾。二、孝钦晚年甚健，每游园登山陟磴，步履若飞，宫婢有追随不及者。云木杪，瑶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乐好，璇题新署小行窝，富贵到烟萝。三、金阙秘，朝暮降真仙。甲乙亲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筵，来往各翩然。四、新涨落，荇藻碧参差。偶驾潜虬凌弱水，人间遥指是晴霓，金翠掩天西。五、多少事，天上异人间。电入夜城光不灭，月临蓬岛影长圆，云水共澄鲜。六、此指电灯壶中静，挥洒出天真。题榜少霞宫阁吏，侍书南岳召夫人，清极绝纤尘。七、侍书夫人疑指缪素筠。烟画外，空翠湿衣裾。三塔高低连北镇，六桥缥缈似西湖，图画定谁如。八、屏山曲，云母绕周遭。玉座重重遮锦幄，琪花密密荻仙茅，寒重觉天高。九、阑干侧，风景更谁同。千步长廊随曲水，万株寒翠闲鞋红，迎面碧芙蓉。十、琉璃壁，云影四周围。不遣轻尘粘舞席，爱移行嶂傍歌台，羯鼓报花开。十一、云水畔，奇幻绝人寰。泛海灵槎疑化石，出林高阁欲藏山，休作化城看。十二、仙路迥，天外望青鸾。最是云间鸡犬乐，因缘分得鼎余丹，长日守松坛。十三、骖鸾路，行近蓟都迷。柳岸风轻烟絮软，芝田日煖药苗肥，云控漫如飞。十四、游仙乐，弹指现林邱。宝气远腾天北极，豪情亲遏海西流，终古不知愁。十五

## 九九消寒图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两句九言，言各九画，宣庙御制词中语也。懋勤殿谨依原迹，双钩装幅，为《九九销寒图》，题曰管城春满。南斋诸城，按日填注。阴晴风雪，日填一画，八十一日而毕，岁为故事。归安朱古微宗伯集中，有《齐天乐》一首咏此，词云："龙池浅色东风缓，春光管城先透。三起三眠，一波一蝶，妆点销寒时候。酥钿九九，换新样宫绡，墨尘双逗。鹊尾香中，几呵挥翰玉堂手。清吟天上事远，御屏宣侍处，玉案鸟袖。六琯光阴，百年文物，不是寻常怀旧。芳韶尽有，梦不到灵和，雨滋烟溜。自擘苔笺，细填梅蕊瘦。

## 鹪鹩天咏史

黄门《半塘词》中，多以鹪鹩天咏史之作，实皆风议时事之什也。定藁中仅留五首。"笑里重簪金步摇，鹦哥学语尽能骄。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笺十色，烛三条，东风从此得愁苗。灵飚秘记分明在，回首神峰万仞高。"此当指丙申丁酉间事，沤翁曾为述其大略，惜忘之矣。"卅载龙门世共倾，穹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称寿，临贺严装早办行。惊剩席，忆横经。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赐，头白江湖号更生。""群彦英英祖国门，向来宏长属平津。临歧独下苍生泪，八百孤寒愧此君。倾别酒，促归轮，壮怀枉自托风云。剧怜彩鹢乘涛处，亲见蓬莱海上尘。"两首皆指常熟去国事。"属国归来重列卿，杨家

金穴旧知名。似传重订冰天录，那得长谣颍水清。仙仗人，篋书倾，空令请剑壮朱生。好奇事尽归方朔，殿角微闻叩首声。”此首指南海张樵野尚书事。“注籍常通神虎门，书生恩遇本无伦。鬼神语秘惊前席，辔辖谋工拾后尘。空折角，笑埋轮。寓言秦鹿底翻新。可怜一哄成何事，赢得班姬苦乞身。”此首为朱古微学士、张次珊参议劾某官事发，折角埋轮，指两人姓也。

## 纪翁协揆去国

常熟之去国也，正当戊戌变法之初。强村词中有《丹凤吟》一首，题为《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霁之作》，即咏此事也。其词云：“断送园林如绣，雨湿朱幡，尘飘芳阁。黄昏独立，依旧好春帘幕。分明俊侣，霎时乖阻，镜凤盟寒，衫鸾妆薄。漫托青禽寄语，细认银钩珠泪，潜透笺角。此后别肠寸寸，去魂总怯波浪恶。夜暝天寒处，拚铅红都洗，眉翠潜铄。旧情未诉，已是一江潮落。红烛玉钗恩易断，悔圆纨野握。影娥梦里，知甚时念著？”

## 咏珍妃殉国事

珍妃殉国一事。与孝哲皇后之殉节义，烈哀惨同为千古所未有。疆村集中《声声慢》一首，题为《十一月十九日味辛以落叶词见示感和》即赋此事也。词云：“鸣蛩颓城，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拼尽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弦。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

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又两家词中《金明池咏扇子湘荷花》一首，其后阕亦暗指此事。王云：“忽涌飞尘惊掠鬓，怕水佩风襟，旧情难问。芳时换哀蝉曲破，花梦短野鸳唾稳。裊香烟复道垂杨，望太乙仙舟，归期难准。剩泣露欹槃，飘零铅泪，悄共铜仙揄揾。”朱云：“拗折西风丝寸寸，漫觅醉仙浆，碧筒深引。霓裳舞今宵叠遍，槃泪影明朝吹尽。尽相思太液秋容，但坠粉空房，石鳞沉恨。怕玉井峰头，月昏烟淡，翠被余香愁损。”

## 咏雏伶五九事

京师雏伶五九者，以色艺名丁戊间，南海张樵野侍郎昵之。侍郎之谴戍也，门生故吏，无敢往送行者。五九独奔所业，追送至西安而后返。都下一时，称为义伶。两家集中，各有《氐州第一》一首，即咏此事。王云：“何事干卿，笙凤唤起，当歌对酒情抱。舞扇留云，边笳诉月，凄绝荣华露草。三五年时，记旧约拢房深窈。张绪风前，秦宫花底，负春多少？又试新声莺燕小，话前事乱愁谁扫。迷蝶春心，闻蝉客思，甚梦醒人杳。乍开帘惊见处，歌尘惹闲情绝倒。玉笛从今，定愁翻伊凉别调。”朱云：“轻薄筝尘，零乱钿粉，当筵恨压眉小。密绪连环，清吭掩扇，凄隔秦天缥缈。蕃马屏风，有暗月窥人偷照。玉杵深盟，金钱浅掷，顿催欢老。八九惊乌栖树少，定输与羁雌鸣绕。毳幕思新，珠田梦远，蓦并归愁抱。惹花前闲泪落，停杯处相看一笑。谁打鸳鸯，锦塘空孤眠到晓。”

# 纪王焕事

沤尹集中《凤衔杯》一首，哀山阴王郎中焕也。焕字辅臣，仪貌昳丽，才思倜傥，颇以天下才自负。入赀为工部郎，与寿山为昆弟交。寿山官侍卫，贫窶甚，几不给饘粥，赖焕时时卵翼之。焕恒鬻室人簪珥衣饰，以资寿山，寿山感焕甚，誓富贵无相忘也。俄而寿山以刚毅荐，出为黑龙江将军。因奏调焕同往，军府之事，委悉以之。焕窃自喜，得藉此发舒，视官事如家事，经画区处，井井有绪，寿山声誉日隆起。已而都下拳祸作，东三省奸民，亦纷纷应之，寿山承中朝意旨，一意招抚，且将尽除境内教士西商，焕力陈不可，寿山弗听，焕争之急，寿山大忿，遽攘袂大诟，立逐焕出署。焕知不可谏，亦遂驱车南返。行三日矣，寿山回念前事，益忿戾。忽转念，谓焕此去入都，必且毁己。且其沮义举，为外人游说，心尤不可问。彼既无君臣之伦，吾安能复顾友朋之谊，不速除之，将有后患。因召材官数人，授以健马，令速追焕还省。焕方在中途，见材官来，以为寿山有悔祸之心，仍用己谋也，乃欣然返，至军署，则寿山已盛服坐堂皇，健儿数百左右侍，乃大惊。寿山见焕至，愤怒跳踉，不复可遏。命侍者捽焕使跪，拍案大詈，叱其不忠，立命缚出斩之。未逾月，寿山亦败死。词云："榆关河北阵云寒，咽西风邻笛凄然。说著旧恩新怨总无端，谁与问九重泉？悲顾景，悔投笺，断魂招哀迸朱弦。料得有人收骨夜，江边英武赋谁怜。"

# 陶农部宫词

新建陶无梦农部(浚)，有宫词百首，述三十年来内庭轶事，大都得自传闻。为录其翔实者十五章，附以笺释，皆他时史料也。倚虹堂外槐烟浓，御路无尘走六龙。岁岁宸游春色里，万人歌舞百官从。倚虹堂在西直门外，临高梁河。慈驾幸颐和园，恒于此小憩茶点。雕栏百折接明廊，仙殿排云涌御香。天半铜享光四照，日高草木遍山黄。排云殿为万寿山最高处。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缪士女嘉蕙字素筠，云南人，以画笔供奉内庭。钉铃佩马去如飞，谙达垂鞭左右随。诏遣阿哥归主祭，黄韁紫辔好威仪。大阿哥溥俊立二年，凡大祀皆奉旨恭代行礼，谙达国语，谓师傅教授清文者，其仪视师傅稍杀。公使西来越巨溟，国书亲奉觐宫庭。礼臣引入文华殿，天语温和赐宝星。文华殿在东华门内，为各国公使觐见地。景运门前晓色开，百官济济早朝回。御医随例听传唤，排日抄将脉案来。戊戌九月后，上多不豫，隔数日辄以脉案颁示中外。六龙仓卒幸西秦，玉骨含冤裹锦裀。从此笙囊休进御，武皇归哭孟才人。哀珍妃殉国也。天家玉食喜奇瑰，泼翠茶浓玛瑙杯。昨日使臣新贡入，柏林香草野杨梅。此下皆辛丑回銮后事。天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佛照楼即仪銮殿故址，殿毁于庚子之乱，回銮后重修费帑五百余万，改用西式，赐名佛照楼。清华西苑景如仙，百顷琉璃漾井莲。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及两书房翰林入直西苑，例得乘船，免迂途也。供御龙宾发异香，新年染翰伴君王。淋漓锡福苍生笔，福字先书绢一方。赐福苍生笔，圣祖所制，列圣宝用。每岁元旦，用此笔书福字。园子春来柳早青，郊居景物畅皇情。

轮船似报巡游信，一带长河汽笛声。昆明湖中御座轮船工竣，某国所进也。疆臣献纳太珍奇，一笑天颜喜可知。翡翠寿星高二尺，透明碧绿似玻璃。翡翠寿星，回銮后浙抚某中丞所进。蚕织苏杭艺最精，诏征机女太神京。绮华馆内薰风暖，长昼遥闻络纬声。绮华馆在福华门内，徵苏杭女子，蚕织其中。恭进应时春帖子，枢臣亲写硬黄笺。两斋毓庆同颁赐，麝墨鸡毫下九天。立春日，军机大臣进春帖子，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首，用硬黄纸书之。毓庆宫及两书房翰林亦如之，各拜笔墨之赐。近时春帖，以张文襄所进为最工。

## 纪歙鲍烈士增祥事

光绪初，安徽歙县令某者书生也，愚而墨。宠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挟其势，恣横一邑，豪夺巧取，靡虚日。歙人许颂康，薄有赀。其戚程某，为武学生，富过许。有质库，一在县北富堨。许以事积忤二胥，适邑有盗案发，二胥乃虚构左证，诬许程为通逃主。执入狱，锻炼月余，许程不胜榜掠，两股肉尽糜，遂诬服。狱成，上江督皖抚，不日出决矣。王耀扬鞭过富堨市，指质库笑曰："此不日属我矣"。歙之人，莫不愤怒，然莫敢谁何者。鲍增祥歙诸生，举秋试为副贡。儒而侠者也。闻之大愤，乃攘臂为文，独具己名上徽守，白许程冤。守召增祥诘之曰："狱已成，汝横来干涉，案出入甚大，诬平民犹反坐，况官长乎？汝能任此责，吾则转详大府，否则不如已也。"持其书作注目状，同署名者噤无言。增祥毅然曰："诺，刀锯鼎镬，某一人当之，不以累众也。"书遂上。二胥犹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决许程于市。歙故无刽手，走休宁，假以来。是时侯官沈文肃督两江，政

尚严明，得书阴廉得其实，乃大怒。立驰钉封付徽守，释许程，枭二胥示众。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阳阳如平时。示以檄，始色变无语，缚以赴市，守亲监刑，观者如堵。即以休甯剑手奏刀焉，枭其首于万年桥上，桥者歙北通衢也。某令闻变，饮药死。未数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歙市井中人，少无赖，以博荡其产，则横噬闾里间，邑人尤苦患之。会天主教士来歙，方首先皈依，称信徒，益号召群不逞以济其虐。方不识字，诸生某某等为之记室，赴诉者日恒数十人，半田产钱债事。方颐指记室录其词毕，即分命其党，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钱，毋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数十年陈旧物也。日暮归，悉出所收以献，无少短缺。方妾诞日，邑之缙绅，莫不蒲伏贺于庭，寿礼至盈屋，而西教士固不知也。遇讼狱，方第署片纸付县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辅之，四境骚然，至不敢偶语方名。增祥客于外，方归，闻之，大愤曰："世安得有此？"谋走省控诸院司。方闻之，笑曰："此岂复枭王耀时耶？"增祥愤愈甚，星夜去。方乃扬言将以众毁鲍氏之家，增祥子鹗是时亦举于乡，夷然弗为动，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皖抚，邮书上海法主教某，斥方出教籍，徒党悉鸟兽散，方始敛迹。增祥字绍廷，能词，工画梅。家无儋石储，而好为任侠，得钱辄散去。室人交谪，偃如也。

## 纪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绪时京师大侠也。业为人保镖，河北山东群盗，咸奉为祭酒。王五因为制法律约束之，其所劫必赃吏猾胥，

非不义之财无取也。己卯庚辰间，三辅劫案数十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属刑部。于是刑部总司谳事兼提牢者，为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发卒数百人围其宅。王以二十余人，持械俟门内。数百人者，皆弗敢入，第叫呼示威势而已。会日暮，尚不得要领，吏卒悉散归，既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时，亦著城卒号衣，杂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询之，则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从命，今兵既罢，故自归也。"诘以数月来劫案，则孰为其徒党所为，孰为他路贼所为，侃侃言无少遁饰。太守固廉知其材勇义烈，欲全之，乃谬曰："吾固知诸劫案，于汝无与，然汝一匹夫，而广交游，酗酒纵博，此决非善类。吾逮汝者，将以小惩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岁癸未，太守出为河南南阳知府，将之官，资斧不继，称贷无所得，忧闷甚。一日，王五忽来求见，门者却之。固以请，乃命召入。入则顿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无可为报，今闻公出守南阳，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为卫，必不免。且闻公资斧无所出，今携二百金来，请以为赆。"太守力辞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为？公今晨尚往某西商处，贷百金，计不谐，安所得金乎？无已，公盍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偿何如？至于执羁靮，从左右，公即不许，小人亦决从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与之，遂同行。至卫辉，大雨连旬，黄河盛涨，不得度，所携金又垂尽，乃谋之五，曰："资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区区者，胡足难王五？"言毕，乃匹马要佩刀，绝尘驰去。从者哗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骇，旁皇终日不能食。薄暮，五始归，解腰

缠五百金掷几上。太守正色曰："吾虽渴，决不饮盗泉一滴，速将去，毋污我。"五哑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虽微，区区五百金，何至无所称贷，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试为折简召之。"即书片纸，令从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来，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谢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阳，仍返京师，理故业。安晓峰侍御之戍军台也，五实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五故与谭复生善，戊戌之变，五诣谭君所，劝之出奔，愿以身护其行，谭君固不可，乃已。谭君既死，五潜结壮士数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乱作，五遂罹其祸。

## 南下洼水怪

光绪甲午三月，京师南城外陶然亭畔苇潭中，忽有怪声如牛鸣。余时在都下，尝亲闻之，殆如牛鸣盎中，其声呜呜然。有疑为蛟蜃之属者，有谓盗窟此中者，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谓其物专噬洋人。稍有识者，皆哂其无稽。而图说刊板流传，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福文慎锟，时为执金吾，调兵穷搜，卒莫得端倪。内务府至召僧道设坛讽经以禳之，数月后始寂然，真异事也。张豫荃其淦《梦痕仙馆诗抄》中一首，咏此事云："右安城门当昼晴，野畦浅水芦苇平。忽有怪物如牛鸣，路人千万皆闻声。喧传远近草木腥，街衢入夜无人行。或图其状如鲛鲸，似虎摇尾龙转睛。巨鳞修鬣腹彭享，罔两罔象莫识名。日午健儿敲铜钲，戈矛森立车冲辚。击以巨炮雷霆訇，如临大敌心怦怦。登刀蹈火道侣迎，敕召六甲与六丁。呼星唤鬼与怪争，怪殊不惧反自矜。若鸣得意声无停，健儿

咋舌双目瞠。拖泥带水如履冰，道人执剑走野亭，护身符咒嗟无灵。我亦随众来郊坰，凤城景物争春荣。麦芒渐绿柳眼青，轻风转蕙晚照明。莺歌燕语调风笙，万人如海身伶仃。枳篱蓬陇侧耳听，鸣蛙噪蚓集众蝇。心知其诞笑语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阴歧路支凉棚，藉资弹压列众兵。更欲纷调神机营。举国若狂谁使令。解人难索系我情，石言蛇斗传所称。妖不自作由人兴，见怪不怪真典型。诸公衮衮来槐厅，纷披宫锦带雀翎。口蜜腹剑利是征，误人家国倾人城。此真怪物是咎徵，灾祥在德天所凭。反德为乱妖灾生，嘻嘻出出闻于庭。我欲射之弓阴弸，梼杌饕餮服上刑。天为一笑河为清，人妖既除邦乃甯。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异喧神京，无乃小怪作大惊。”暨朝鲜战事起，议者乃曰是兵象也。

## 百年前海王村之书肆琉璃厂于辽为海王村

乾隆时，益都李文藻所著《南涧文集》中，有琉璃厂书肆记云：“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许。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入门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则路北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为二酉堂、文锦、文绘两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姓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二酉堂自明中叶已有之，人故呼为老二酉。迤西，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金氏之文粹堂，肆贾谢姓，颇深目录之学，为乾嘉两朝冠。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厂桥东之肆尽矣。桥西仅七

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即韦姓鉴古堂旧址。周氏在乾隆初颇有声，全谢山杭大宗朱笥河诸先生，皆折节与交者也。又西为口文堂周氏，五柳居陶氏，在路北。陶氏即黄荛圃题跋所谓五柳主人者也。又口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自此出厂西门，书肆尽矣。今去南涧时甫百年，而记中所列各家，乃无一存焉者，求如陈思蔡益所之流，益不可得矣。《南涧集》在潘氏功顺堂丛书中，今印本亦渐稀，爰撮其要于此，以诲后之脩城坊记者。

## 燕郊废寺之金炉台

燕郊镇在京师东，属通州，东陵往来孔道也。曩时曾宿其地。去镇数里许，道旁一废寺。土人为言寺建于明中叶。入国朝百数年，殿宇颓圮无存者，唯一香炉两烛台在焉。炉高八尺，台丈馀，熔铁为之，重莫能举，故弃置荒烟蔓草中，久无人过问者。乾隆四十二年，纯庙谒陵，跸路经此，忽遇暴雨，乃入寺暂避。偶以鞭扣炉曰："此非铁声也"令侍卫椎破之，皆精金铸成，外涂火漆，更察两烛台，亦如之，遂命移入内库。寺之缘起，州志不详。后土人于墙阴掘得一碑，乃明嘉靖中太监李玙家朝也。世宗约束内监极严，李玙名不见史册，似非当时权贵，而豪富已如是，彼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辈，其奢汰当更何如，史册所传，正恐未尽其什一耳。呜呼！民力安得不日蹙也？

# 云南铜厂

国家二百余年，用铜专仰云南。而铜厂之弊，亦遂不可胜言。咸同间有钱唐吴仲云者，官滇久，有《厂述诗》四首，言之最详，足备掌故。其诗云："华楹具百戏，雕俎罗八珍。指使诸童仆，佩服丽且新。问官所职掌，曰铜铁锡银。朝上一纸书，暮领十万缗。会计足课额，可以娱嘉宾。勿谓官豪华，视昔官已贫。颇闻有某某，凭陵居要津。积金北斗高，歌舞难具论。歌舞岂不欢？世事如转轮。朝廷固宽大，国法亦以伸。事过三十年，残魄含酸辛。官今当黾勉，富贵天所亲。鸠虐与漏脯，智者终逡巡。哀哉铜山下，乃有饿死人！滇厂四十八，宝路区瘠肥。媪神岂爱宝？苗脉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台与汤丹，二厂名最大今亦非曩时。小厂益衰竭，微课檄若驰。何从获硬硖？硐谓之硬石，坚者谓之硬硖，硬则可久衰大矿。间或得草皮。浮浅而少者谓之草皮矿鸡窝不满万，鸡窝厂名，出铜最少。饿鞘亦何为？饿鞘无矿苗长茭入龙窟，水泄费不赀。硐有积水百计始能涸之，谓之拉龙。年年告缺额，呵斥安敢辞？我闻古铜官，坊冶各有司。方令吏事繁，难理如乱丝。况复界厂政，殿最较铢锱。既耕复使织，谁能剂盈亏？上瞻九府供，下给家室私。官私两不病，治术其庶几。受事乎其争，厥长凡有七。有客长课长及锅炉镶硐炭塘长。锤手与砂丁，是皆长所师。有犯则挟之，昼夜戒无逸。帕首缚口登，行若缘缝虱。仰攻亦俯钻，但惧引线失。风穴窍硐呀，入探若阎，凿窍以泄。厢木驾疏密。硐虑下陷，每两尺馀支木四，是为一厢。硐之远近以厢计。龙惊地轴裂，一人不复出。悲哉干虮子，枯腊黑于漆。硐陷死者，为地气所养，尸不腐，名曰乾虮子。更闻

扯火勤，炉罩难毕述。争尖与夺磧，刀剑斗狂猾。一朝鸟兽散，探胠人民室。索之籍无名，山篱费穷诘。持此问长官，镇抚用何术。厂主半客籍，逐利来人边。人官报试采，自竭私家钱。欣然大堂获，继以半火煎。矿柱曰大堂，晚煎晓成，半火。抽课得羡馀，陶朱不足贤。百货日麕集，优倡肆娇姘。荒荒蛮瘴中，聚若都市阗。闻者馋涎垂，扰扰蚁集羶。叩囊出黄金，一掷虚牝填。所愿倘不偿，家室成萧然。妻孥难存活，伴侣宁相怜。不如扶犁好，犹得耕薄田。”

## 嘉禾图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杪，松江府境，暴风三日夜不息，禾尽偃，稻花全落。诸县田有一粒不收者，有亩收斗许者。有及半者，则庆大有年矣。吴士卢元昌有诗纪之曰：“困穷甘俭食，垂老遇奇荒。百岁人稀遘，三吴事可伤。探丸竟白日，划匿到黄堂。时松江府署被劫我粟无升斗，开门亦不妨。”如此奇灾，乃巡抚洪之杰，不唯讳灾不告，反取句容县境青苗一束，绘《嘉禾图》上献。诏书嘉奖，宣示中外，吴人衔次骨。呜呼！天下妄狠人，独洪之杰也欤？

## 知不足斋日记钞本

丛书之刻，至国朝而始精。若欹之鲍，吴之黄，金山之钱，张南皮所谓五百年中，决不泯灭者也。然士礼居专重景宋，秘岌无多。守山阁专取四库未刻之本，犹嫌其经说及考据书太多。而

唐宋说部，及前人遗集独少，唯知不足斋三十二集。于四部无所不收，而杂史小说两种，所收尤伙，皆据精本足本付刊，绝无明人专擅删改之弊。且巾箱小册，最便流通，其有功文献者，更在黄钱上矣。南海潘峄琴学士衍桐，尝言曾在扬州书肆，见有《知不足斋日记》钞本数帙，密行细字，是渌饮老人真迹，皆记所得古书始末，及与乾嘉诸老往还商榷之语，于古刻之优劣，鉴别之方法，收藏家传授之源流，皆言之綦详。次日往购，则已为他人取去矣。此书未经劫火，当仍在世间。海内好事家，倘为之刻布传流，其声价当在百宋一廛赋之上也。

## 三进士出身之奇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皆在国初。一杞县任暄猷，明末团练乡勇，御流寇有功，后仕福王，为后军都督。王师下南京，投诚隶旗下，中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后再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己卯举人，永历中官至左都御史。归命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明末官县令。鼎革后，削发为浮屠。久之，复还俗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余。

## 奏疏纰缪

国朝满州人仕之途甚宽，各部院笔帖式，目不识丁者，殆居多数。循资比俸，亦可至员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无外补之望，乃以保送御史为出路。朝廷视满御史甚轻，但保送即记名，不必考试也，故满御史多不能执笔作书，间或上疏言事，然

亦他人为之捉刀。光绪甲午冬，东事正亟时，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门外与同列论及军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盖指董福祥也。一满御史在旁，闻之，殷殷问檀道济三字如何写，或书以示之，次日即上奏，请起用檀道济。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孙开华，不知开华已死数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之大臣，前往该两国，与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志云云。闻德宗阅此疏，甚为震怒，将降旨斥革。恭忠王在侧，言如此将使满州大臣，益为天下所轻，乃止。昔康熙时一老侍卫，值乾清门数十年，清寒甚。圣主见而怜之，因授为荆州将军。诏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独不乐，戚友来贺者，辄对之痛哭。骇问其故，则曰：荆州要地，东吴之所必争，以关玛法之智勇，尚不能守，何况于我，此去必死于东吴之手矣。"众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犹能读《三国演义》，犹自知才力之不胜，在今日飞鹰走狗之徒上万万矣。玛法者国语贵神之称

## 文牍谬误

光绪年相传有两事，绝可笑。某生者，夙以善书名，为义州李子和制府鹤年司摺奏十余年。义州后缘案革职，某生转入合肥李筱泉制府瀚章幕中。时合肥方督两湖，一日奏事至京，上发视之，则湖广总督其官，而李鹤年其名也。合肥因此大被申斥，並交部议处。不知当时幕中人，何以都漫不省视耶？一为魏午庄制府光焘官平庆泾固道时，驻军固原，部下有逃卒数人，大索不可

得，乃通札各府及直隶州，饬所属严缉。此本照例文牍，向无人措意，吏胥不通掌故，以奉天府杂入各府中，径行礼饬，且呼其官曰奉天府知府。是时官留尹者，为松侍郎林，得札大恚，即行文往询其故，魏乃大窘，浼某贵人为之缓颊，馈松万金，自称门生，事乃已。次年松复致书魏，托购玄狐猞猁孙等珍裘数十袭，为价又以万金计，时人称此札直二万金云。然自官制改革以来，奉天尹竟改为知府矣。

## 明季两烈妇

宁藩下永宁王世子妃彭氏，奉贤人，生有国色，足极纤，江西人以彭小脚称之。而骁勇多智，力敌万夫。江西破，永宁父子皆殉国。妃乃率家丁数十人入闽，寓汀州，结义军将范继辰等，聚众数千，克宁化、归化等十余州县，势张甚，大清兵极畏之。值岁饥，众稍散，遂以顺治五年，为叛将王梦煜所败，被执不屈，绞杀于汀州之灵龟庙前。其从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骑射。妃既死，保自刭，真窜山谷间十数日，兵退乃出，窃妃与保尸葬之，遂去为尼，不知所终。此事明季诸野史俱未记载，惟见施鸿保所著《闽杂纪》中，亟表而出之。

霍山黄鼎者，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承畴，授总兵，使驻江南。其妻独不肯降，拥兵数万人，据濠泗山谷中，与王师抗，数有斩获。总督马国柱乃召鼎至，谓之曰："汝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对曰："不能，然有子在此，使之往，或可动也。"乃命其子往。妻曰："大厦已倾，一木夫何能为？然志士

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亲来庐州一面，约吾解众，喻令剃发，然吾虽解兵，当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听调遣也。”国柱许之，即自至庐，妇率众出见，兜鍪贯甲，凛凛如伟丈夫。执总兵见督府礼，以兵饷籍籍授国柱，即上马驰还山中，终不与夫一见。此妇真有烈丈夫风，而姓字阒如，惜哉！明之末造，豫中阮太冲，愤兵骄将惰，乃著女云台以讥之。杂取古女子妇人建议灭贼事，多至数十百人，一时传之。呜呼！若彭妃黄妇者，又岂让古人哉？

颇疑《红楼梦》所述抢烟将军事即指彭。

## 李奉贞

胜国末造，奇女子最多。其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秦良玉最烜赫外，若沈云英，刘淑英，毕著辈，皆见诸名家集中，为之碑版歌诗，功虽不成，而名足以不朽矣。独国朝闺阁之知兵者，不少概见。咸丰朝唐县李武愍公孟群，有从妹，名奉贞者，知书，工骑射，六韬孙吴风角占验之书，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武愍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师讨贼，召奉贞同往。奉贞即戎装从行，在军中画策决胜，往往建奇功。武愍由郡守，数年间擢至藩司，帮办军务，半奉贞力也。武愍一日以轻兵追贼，失利，被围十余重。他将悉束手，不敢救。奉贞独率所部驰赴之，枪林弹雨中，突围而入，手斩劲贼数十级，贼众披靡，卒护武愍归，甲裳均赤，万众骇视，惊为天神。后文忠以大军攻汉阳，寇坚守，久不能克。奉贞与方伯谋夜袭之，孤军深入，中贼伏，援兵不至，遂血战死，年才二十余。奉贞死，武愍军气骤熸，未几亦战死矣。往时见某说部，纪奉贞事，独深致不满，亦可谓不成人美者矣。武

愍擢帮办时，年亦甫二十七。商城周文勤，时长重机，与李氏世姻。上一日从容语及武愍，因垂询曰："李孟群相貌，不知如何英伟，卿当识之。"文勤故与武愍父子不协，即奏曰："李孟群固勇于任事，但惜其年太少耳。"上闻之，怫然曰："如卿言，少年人皆不能办事耶？"文勤亟皇恐谢罪出。盖文宗嗣服之初，春秋鼎盛，锐欲有为，文勤之言，适中上所忌也。未几，文勤即缘事罢军机大臣。毕著事，国朝《诗别裁》载诸小传，谓其父为流贼所杀，著募兵为父复仇，卒歼贼。考明末流寇未偿至山东，著父之死实在崇祯十五年，正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兵南下时也。著时与我朝兵战归，愚未考，遽以流贼书之，后来馆臣重订，竟不加改正，尤为巨谬。

## 女子绝技

闺秀能诗词书画者多，而以它美术显者绝少。国初梁千秋之侍儿韩约素字钿阁者，善镌印章，周栎园载之《印人传》中。有一数寸大石章求刻者，约素辄掣鹭鬯曰："欲侬斲山骨耶？"康熙中，吴门顾二娘以制砚著称，此则真可谓斲山骨者矣。闻顾生平所制砚，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传其以鞋尖点石，即能辨别瑜瑕，亦奇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得一砚于金陵市上，背镌刘慈一绝云："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跋曰："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赠之以诗，顾家于专诸故里，故云。"时康熙戊戌秋日，诗绝超逸，慈不知何人也。何工倚声，因一赋《翦梅》镌其旁云："玉指金莲为底忙，昔赠刘郎，今遇何郎，墨花犹带粉花香。自制兰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苍，顾也茫茫，刘

也茫茫，何时携取过吴闾？唤起情郎，吊尔秋娘。"此条见《袁随园诗话》，喜其韵绝，攫以实吾书。戊戌为康熙七年，距今才二百三十年耳。然问诸吴人，已无能举其姓字者矣。词绝俗迥，孟刘诗矣。

## 尹杏农侍御

桃源尹杏农侍御，为咸丰朝直臣。戊午英舰抵天津，举朝抢攘，无所为计。侍御独疏陈战守机宜，先后八九上，枢臣主和议，卒格不行。最后疏上，奉命随同王大臣会议，郑亲王端华，厉声诘责，侍御抗辨不少屈，由是直声震天下。而权贵益侧目，卒藉科场案去之。同治时再起，治军河南，官河陕汝道。民怀其德，殁后入祀名宦，治绩宣付国史馆，列《循吏传》中。所著有《心白日斋诗文集》，集中警句，如"元祐一朝遗老尽，永和三月酒人稀。"花之寺送朱伯韩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著书。题《冯林一邓尉著书图》烟花不为哀鸿减，林木空余社燕归。"春日师行有感。皆俛仰盛衰，歔欷欲绝，入之主客图中，洵无愧色。

## 陈子庄明府之外交

同治丁卯九月，海昌陈子庄明府其元令南汇。时有英商，以夹板船载煤运沪。驶大洋中，胶于沙，沉其舟，煤皆散浮海面。海滨居民，纷纷往捞，取藏诸家，固不知有洋船也，但识为洋煤而已。未几一英人偕通事来县，言船为南汇民所焚，煤尽被掠，索偿五万金。陈以其语狂诞，拒之去。徐思洋人必不肯遽已，不先

查还其煤，必且肇衅，一经闻诸总署，则所伤实多，是不赔而赔矣。且庸知总署不饬令赔偿者，乃亲自赴乡查勘。沿海地袤延百余里，一时不及周悉，而英领事已照会沪道，委员暨英翻译官偕洋商来矣。且海面时有兵舰，往来鸣炮，南汇民大震。陈力与争曰："吾民果掠尔船，自应治罪，今尔船自搁浅沉没，百姓只捞取水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百姓不应取尔之煤，而乞我代为查还，我体两国交好之谊，自当竭力查办。尔所失者煤，并非失银安得赔银？今言赔银，是讹诈也，讹诈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银不可得。"委员亦以大义责之，英商始气沮。陈因与约，煤船既搁沉，必不能复得全数，将来查得若干，即以若干还之，英商亦首肯。陈次日即赴乡，召集各村之民，老幼男女，来者数万人，先以此案始末告之，又以拚一官保卫百姓之意，反复申喻数千言，乡民皆感激泣下曰："实不知有此许多道理，几累我公。"于是均愿以所捞者送还之。数日间，缴煤十八万斤，事遂已。

同时又有美船交涉一事。美商运货来沪，遭风滞于沙，不能动，乃至沪，雇民船为转运。适有鱼舟数艘，在海捕鱼，即雇之往，言定每人日给银两圆，往返十余日，始竣事。迨向索工资，则尽缚其十六人送沪道，谓系海贼抢劫者。道发上海县研讯，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汇人七，因请发南汇。陈询悉其始末，且访诸七人之乡里，莫不言其冤，乃具禀昭雪。美领事执不肯，则复提沪讯，仍不承，则再移还南汇，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陈知沪道不足与言也，则直陈其事本末，径禀苏抚。时抚苏使者，为丰顺丁雨生中丞，得禀，震怒，亟下札发斥沪道，命立释此十五人，沪道始悚息受命，而美领事亦不复过问矣。盖洋商不过图赖工资，初不斬地方官之办案，有司为积威所劫，不敢不格外讨好

耳。此两事，恨不令今之为吏者知之。

## 王文靖遗文

宛平王文靖熙，为康熙初名相。生平颇挟智任数，回翔于诸满大臣之间，而能得其欢心，以保禄位。世颇有疑《石头记》之王熙凤，即指文靖者，其人固极相类也。遗集不传于世，其遗文惟有为陈默公悼徵刻遗书一启。亟录之，以见古人风义之笃。

“盖闻天祐斯文，自产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甫耽一代之浮荣。故贤圣惟发愤而诗乃成，即后儒必学成而书可著。春夏须羽翼，邱明之双目难存；史记待昭垂，司马之全形忽废。他如张文昌以乍盲而工乐府，卢照邻缘久疢而擅吟坛，若斯之徒，殆犹小技，矧夫守先待后，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来，备今古兴亡之准鉴，非邀休暇，岂获专勤？桐城陈默公，九液蕴灵，六匡诞秀，七岁遍通经传，箋研百氏以无遗；十龄辄庇史材，身任三长而不让。衡文吴下，张杨愿撤皋比；正雅云间，陈李齐投缟带。入兴朝而膺恩拔，在廷争睹光仪；甫乡荐而掌秘书，政府咸资手笔。虽大魁中沮，至今犹叹为真状元；迨释褐南归，举世仍呼为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时之赠诗曰：‘注残经史年犹少，历尽艰虞气更新。’大冢宰静海高公之赠句曰：‘无双经学黄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显奚难立致？乃造物巧为成就，夺去子野之聪；令儒术大振今时，悉倚离娄之目。寸阴必惜，日斯迈而月斯征；万卷堪娱，冬不炉而夏不扇。书成廿种，载可盈车。抉六籍之奥义于二经，功约而倍；寓一朝之褒讥于四部，指隐而彰。扫山阴徐姚之禅唾，门庭断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诗

源，流品分从赵宋，西京以下，未偿无赋，赋会出而世识真赝；八家之后，敢曰无文，文会行而人裁伪体。若不共襄剖剔，何以仰答圣贤？熙等职在清曹，分应独任，但略计镂板之费，动须数千；势必赖大雅之流，各资涓滴。与其结佛缘以沾利益，何如种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官仅数旬，居无五亩，彼于颠亦人耳，能将百万为高士买山，即郗超小夫乎？屡费千金为故人治宅。今陈子既以诗书为生活，则吾党亦用梨枣代田庐。伏乞诸老年台先生，随分乐捐，声施不朽，噫嘻！杜微尖听，犹来君相之求；徐积病聋，实赖苏黄为友。况有功于孔孟，讵止笃夫情亲？谅切同心，敢申虔恳。”默公盖以聋废者。故启中以杜徽徐积为比。今其诸书传世者，惟《宋元诗会》一种耳，启所谓诗源赵宋者，即指此书也。

## 宰白鸭

折狱之吏，能使民无冤，固已难能而可贵矣。乃有一狱之起，有司明知其冤，而卒无术以平反之者，其惨痛更何如耶？忆某劝善书中，纪福建一狱，至今读之，犹为酸鼻。漳泉两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辄以多金买贫者，代之抵死，沿以成俗，毫不为怪，所谓宰白鸭也。某大令官于闽，襄事福州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而死者则伟丈夫也。检尸格，鳞伤十余处，必非一人所能为。且其人笞瘠弱小，亦必非能杀人者。提案覆讯，则背诵供招，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一字差。令异之，再令覆述，仍一字不误，盖读之已成诵矣，知其必为白鸭也。加之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涕泣称冤，乃驳回其县更讯。未几，县又顶详，仍照前供。再提犯鞫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令犹旁皇

不忍断，他委员共嗾其迁，乃代为提讯，遂如县详定案。比案司亲讯，仍执前供，因诋尔年齿甚轻，何能下此毒手，则对曰："恨极耳。"案定后，发还县。令遇诸门，问其故，则涕泣曰："极感公再生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怒其翻供，更加酷刑，求死不可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早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耶？若出狱，必置尔死地。'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之命耳。"令为之失声哭，遂终身不入谳局云。此与前纪王树汶事极相类，若树汶者，其真有天幸哉！

## 史抚部诗

史抚部念祖之工文，前已略述之，兹又得其古近体诗十数章。抚部起家簿尉，中年始折节向学，与樵野侍郎同。侍郎之诗高华，抚部之诗疏宕，皆一时异才也。《古意》云："美人不世出，嫁必轻薄儿，奇士不世出，遇必乱离时。天公最有心，可以见操持。"《征夫吟》云："丈夫当请缨，挥手勿复虑。怀中儿问爷，但道封侯去。"《苦雨行》云："天不雨，东皋禾麦不出土；天欲雨，道上行人征戍苦。欲雨不雨心京京，吁嗟天亦难为情。"《驻军赵旗屯除夕发家书》云："大捷欣看露布驰，春风入垒酒盈卮。几千万语无人道，二十一年有限时。谁灭孙卢回浩劫，已收淮蔡是偏师。家书先写平安字，战状从容报母知。"《即席赠歌者》云："湓浦琵琶恨未深，六弦添出写秋心。弓弯破梦翩千舞，丝袅无痕宛转音。惜别大难蓝尾酒，用情容易《白头吟》。他年重访清江道，绿叶成阴何处寻？"《野寺纳凉同五兄莲叔》云："萤光湿雨明灭飞，昏月挂树松风吹。露凝落叶堕

微响，宿鸟扑扑惊高枝。古碑卧地断可坐，翁仲无言拱道左。溪东大冢郁林莽，野狐出没逐磷火。半响问答声响息，童携镫来满眼黑。转念身世各努力，兄弟夜吟亦难得。”《英山》云：“松花一径踏成尘，松子枯余拾作薪。绕屋溪声时讶雨，当窗山色远窥人。野樵度水乱斜照，幽鸟和烟啼晚春。颇似江南小村落，谋生到此悔征轮。”《雨后》云：“春波泛绿与桥齐，蒲没青尖秃柳低。昨日汀花留未采，潮生行不到前溪。”数诗皆可夺宋人之席。

## 黄公度京卿遗词

嘉应黄公度先生，诗笔为同光间大家，而倚声之作，不少概见。顷得其《贺新郎》一阕，亟录之。题为《乙未五月芸阁南归，饮集吴船，各抚贺新郎词，以志悲欢》词云：“风泊鸾飘也，况眼中苍凉烟水，此茫茫者。一片平芜飞絮乱，无复寻春试马，又渐渐夕阳西下。水软山温留扇底，展冰奁试照桃花，写影如此，泪重酒。寻思罗里临行，竟把明明、蚊绡分剪，公然割舍。天到无情何可诉，只合埋忧地下。但何处、得开酒社。相约须臾毋死去，尽丁歌甲舞今宵，且看招展，花枝惹。”苍凉激楚，直摩稼翁之垒。

## 周太史兰隽语

同治中，吴县周伯荪太史兰，督陕甘学政归，与伶人张天元者狎。天元颇风雅，从太史习诗字，过从无虚日，太史戏呼之曰天儿。后因事有违言，踪迹渐疏。而奉新许仙屏河帅振祎，亦自

陕甘学差归京，天元遂弃周而事许。一日有人戏问太史曰："日来与天儿相见否？"太史叹息曰："天而(儿而同音)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闻者为之拍案叫绝。此真天造地设之妙，所谓巧不可阶者矣。前辈吐属，名隽乃尔。

## 题壁诗

光绪癸未九月，出都，宿保定城西之大汲店。旅舍壁间，有一诗，墨渖剥落，烟霉模糊。署款有庚申冬初字，盖十余年前迹也。字颇豪纵诡伟，因谛视读之。其诗曰："北去金舆万骑扶，长安城上有啼乌。禁门昼闭宫槐冷，跸路宵岩塞草枯。九庙英声惊朔漠，几人留守重西都？孤臣流涕朝天远，分作沧江老钓徒。"盖文宗北狩时感事之作也。清苍激壮，足以接武大樽。惜署名处泥土剥蚀，不知为何人作矣。室中四壁垩刷新洁，独留此一方，知非流俗人所为。召店伙询之，乃知店东故诸生，见此诗而深爱之，故不忍垩去也。僻乡中乃有斯人，亦云难矣。

又吴香畹先生，曾在荆巫间一山寺内，壁上见一诗云："大江东去尽蒿莱，尚有黄花此地开。落木山空秋色老，平芜天远暮愁来。惊风沙碛盘雕健，残照关河过雁哀。暮记今朝是重九，独携樽酒上高台。"盖亦金陵未复以前感事之作。沈郁顿挫，饶有杜意，亦不得作者姓名。

## 孙北海雅谑

顺治中，张尔唯太守掌曹，由部郎出守苏州。将出都，孙北

海、曹倦圃、龚芝麓三公设宴祖饯。各携所藏法书名画相夸示，太守亦出旧藏江贯道《长江万里图》卷真迹，三公传观，皆爱不释手。曰："此迹可谓今日压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图以万里名，而尔唯一人据之，无乃太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龚皆附掌称善，立呼侍者，以刀尺进。太守窘甚，至长跽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绝对矣。"众问之，则"赚取吴松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腾"二语也，一座为之绝倒。

## 巧　对

光绪中叶，山东尹琅若编修琳基，官词馆久不开坊，郁郁弗自得，乃纵酒自遣。醉辄谩骂座客，以是与其乡人郑侍御溥元龃龉。郑遽摭尹阴事劾奏之，人皆不直郑。旨下，尹郑皆休致，是日枢臣述旨既退，宝文靖语同列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可移赠尹郑两君矣。"甲申春，阎文介张文达同入军机，二公年皆逾七十。未几，孙文恪毓汶，乌少司空拉布，奉命勘案江南北诸省，历年余始归。都人为集唐人句曰："丹青不知老将至，文介字丹初，文达字子青。云山况是客中过。"乌字少云，孙字莱山。又光绪癸巳恩科，殷秋桥鸿少如璋，周伯普编修锡恩，典浙江试。榜发，士论颇不韪。或为联以谑之曰："殷礼不足徵，已经如瞽如聋，漫诩文章操玉尺；周任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集金钱。"离析二人姓名，而铢两悉称，语意浑成，尤为巧合。又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同典浙试，乌文学颇疏浅，而学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为联曰："乌不如人，胸中只少半点

墨；军无斗志，身边常倚一条枪。”又同治中，四川副都统有名“铁尔克达春”者，或戏以“金吾不禁夜”对之。

## 国初富室

国初富室以南季北亢为领袖。季氏居泰兴季家市，其族人三百余家皆有复道，门户相通。每夕行搬者，至六十余人。蓄女乐两部，服饰至直巨万。沧苇侍御振宜，以藏书著国初者，即其族也。亢氏籍山西，相传李自成西奔时，所携辎重，皆弃之山西，尽为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长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即能演之。器用衣饰，费镪至四十余万，他举称是，今无人能举其姓者矣。保富之术不修，国之所以不竞也。

## 官书错误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高宗谓辽、金、元三史地名人名，译音皆失其真，因诏馆臣重加改定。然武英殿本全史，刊于乾隆四年者，尚未暇追改也。道光初，乃诏军机章京重复校正，刓改旧板，而其中有绝可笑者。《金史·地理志》有“金复海盖”一语，乃总金州、复州、及盖平、海城两县而言之，今官牍中尚有此语。乃校者误以海盖为人名，而改为哈噶。又《元史·睿宗传》，有“饮酒乐甚，顾谓左右曰”两语，校者误以甚顾二字为人名，而改为萨赖。若此之类甚多，殊堪喷饭。且其本地名人名者，则又不遵钦定三史国语解，而以意更换，移步换形，遂令人莫知为何人何地矣。官书之不可信，大抵如此。

## 《四库全书》之滥觞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七百余种，人皆知其议之发于朱笥河学士，而不知徐健庵尚书，已有此议，学士特因其成说耳。考健庵所为高詹事刻编珠序云："皇史宬《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散失，往语詹事，皇上稽古右文，千古罕遘。当请命儒臣，重加讨论，以其秘本，刊录颁布，用表扬前哲之遗坠于万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幸它日勿忘此言也"案大典中佚书实不止此七百余种，当时馆臣荟辑，大抵取其卷帙略少者，宏编巨册，尚不暇甄录。后来徐星伯先生所辑宋《中兴礼书》、《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皆从大典中录出。张石洲实佐其役，石洲曾为人言，其中秘本尚夥，惜无此暇日尽录成书，以补四库之阙，此语见某说部中，今忘其名矣。庚子拳乱，翰林院被焚，大典一书遂无片纸留遗矣，惜哉！

## 私家藏书楼

旧椠音学五书，前有徐健庵兄弟三人启云："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藏于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书籍藏其中，以诏后之学者。先达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堂中，或借录副，庶传习有资，坟典不坠。"其后此举，竟不果成。朱竹君学士尝议建书藏于曲阜孔氏，广庋古今坟籍亦仅有此语。阮文达尝举所藏书分储于浙之灵隐，润之焦山，乱后灵隐毁于兵火，焦山书亦多散佚。闻后来梁按察鼎芬有意规复，尝谋诸丁松生，松生慨捐所藏数百种以付

之。故梁题松生《著书图》，有“焦山灵隐存双藏，犹记秋灯递信时”之句。窃谓名山古刹，将来都不可保，谋建私家书藏者，究以孔林为第一。好事者盍图之？

## 闺中经世远识

钱唐顾若璞，字和知，故明上林署丞顾友白女，文学黄东生之妻，读书能古文词，著有《卧月轩合集》。其长子妇丁氏，亦湛深经史，有经世之志。若璞集中，有与其友张夫人一书云：“家妇丁氏，从余读唐诗，其寄灿诗有云：‘故有愁肠不怨君，’几于怨诽不乱矣。与灿酒间，绝不语及家事，时为天下画奇计。而独追恨于屯事之坏也．且曰：‘边屯则患旁扰，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努力经营，倘得金钱二十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南北间田，垦万亩，好义者引而伸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则兵不增而饷自足。使后世称曰：以民屯佐天子，盖虞孝懿女实始为之，死且目瞑矣。’其言虽夸，然销兵宅师，濡濡成议，其志良不磨，夫人许之否？”巾帼中乃有此高议雄略，而名字翳如，文章行事，不得少见梗概，岂不惜哉！

## 吴梅村身后之文字狱

国初南浔庄氏私史之狱，罹祸者至数十家，其始末人皆知之。吴梅村《绥寇纪略》一书，身后亦几成大狱，则无人能言之者。考是书本名《鹿樵纪闻》，不著撰人姓名。或以此疑非梅村

所作，向莫明其故。后读施愚山致金长真书，始知当时危栗情状，其不至蹈力田赤溟之覆辙者，亦云幸矣。书略云："梅村《鹿樵纪闻》一编，邹流骑以故人子弟之义，卖屋为任剞劂。一备放失旧闻，一以表章前辈著述，良为胜事。但不合轻借当时名流姓氏参评，致有此举，盖惩前史之祸案此语即某庄氏史狱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于邹也。闻书中绝无触犯，惟凡例所列，有大事记，似为蛇足。今拘系赴解，举家号哭，悉焚他书，箧橐为空。毗陵士大夫，莫不怜之。邹既贫且老，莫为援手，万一决裂，不特邹祸不测，且恐波及梅村。遗孤惴惴，巢覆是惧。夫束天下文士之手，寒先辈地下之心，诚亦当世大贤所不忍为也"云云。案此则梅村著述，其赠于一炬者，正自不少。而世传《纪略》之本，亦必非最时原稿可知。

## 吴汉槎髫年能诗

吴汉槎以丁酉科场事，谪戍绝域，晚岁赐环，侘傺以终，人但悲其数奇运蹇而已。及读《秋笳集》，乃知其于故国惓惓不忘，沧桑之感，触绪纷来。始悟其得祸之由，不随力田赤溟辈湛身赤族者，盖亦幸耳。余最爱诵其《湘中秋感》八律，以为远追信阳，近挹黄门。按汉槎作此诗，当甲申九月时，年才十三，髫年得此，岂非异才？亟录于此，以诒读者。诗云："桂林摇落迥苍苍，岁莫天涯黯自伤。永夜星河翻梦泽，高秋风雨暗潇湘。三年作客清碪国，万里怀人丛桂长。凭眺欲寻西澨佩，数声渔唱起沧浪。""楚望还登王粲楼，参差吹撇木兰舟。风清桂岭猿初啸，雨歇苍梧瘴未收。帝子怨深瑶瑟夜，美人心折白蘋秋，却怜

故国多芳草，几度登临赋远游。”“西山陵阙锁幽宫，辱帝神灵想像中。银海雁寒虚殿月，玉衣香散夜台风。天高朔气星辰动，响入边笳御宿空。禋祀万年开北极，只今秋祭在江东。”“楚宫八月下横枪，宗子谁传带砺盟。云梦旌旃还去国，章华台榭更开营。珠囊夜泣三湘雨，玉马秋迷六诏兵。自注楚中诸王避地黔粤者，半为夷像所掠。开道至尊思叔父，蛮烟渺渺动皇情。”“齐豫诸军尽北来，淮淝山色阵云开。九江潮稳飞龙舰，万骑风高戏马台。殊锡竟推王导贵，折冲空忆谢玄才。先皇恩泽知无敌，誓众应多缟素哀。”“遥传陶侃驻江干，三月兵戈血未干。甲帐紫貂多纵寇，牙门青帜共登坛。自注左侯麾下，半系降将，有赐蟒玉者。严城落日征烽急，绝塞迎寒画角残。共道楚军能战斗，劫教鄢郢路常难。”“千里平沙接大荒，襄中风物自苍苍。汉江莫掩孤城白，戍鼓寒沈落照黄。逐寇健儿骄玉马，观军中贵拥银铛。可怜高霸重围里，却使君王策庙堂。”“长沙寒倚洞庭波，翠嶂丹枫雁几过。虞帝祠荒闻野哭，番君台迥散夷歌。关河向晚鱼龙寂，亭障凌秋檄羽多。寥落楚天征战后，中原极目奈愁何。”

## 大盲头陀遗诗

大盲头陀，故明遗民，不传其姓名。钱牧斋尝为刻其诗百首，陈菊人为之序曰：“头陀少负秀才，名噪诸生间。每思效陈汤、傅介子、班超、马援，扬旌秉钺，立功万里外。国变后，呕血数升，卸衣去巾，咏“满地庐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陨北风中”之句，辄涕下被面。久之，往来秦淮，亲见蒲柳宫墙，铜驼荆棘，呻吟梦呓，发为诗

歌，其忠孝大节，暖然不欺如此。牧斋最喜其“牧马人归夕阳影，报钟僧打过潭声。”及“鸥惟空阔无他恋，燕亦炎凉到处飞”之句，以为世之有名籍甚，张鳞竞爪者，恐未能有此逸句也。

## 孙豹人遗事

三原孙豹人先生，于甲申闯寇乱时，曾结里中少年杀贼，失足堕坎中，幸不死。后流寓广陵，学贾，三致千金，已而尽散之，僦居董相祠，扃户读书。身长八尺，庞眉广颡，衣冠甚伟。与尤悔庵初未识面，一日悔庵集某公处，豹人市入门，悔庵即离坐起迎曰：“此孙先生也，余固识之。”相与大笑。豹人晚年，筑室数楹，题曰溉园，烹鱼釜鬻，隐然寓匪风之痛也。尝游焦山，中流遇大风，鼍作鲸吞，舟中人失色震恐。豹人独扣舷歌曰：“风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云边。也知赋命原穷薄，尚欲西归太华眠。”时人服其雅量。王文简之司李扬州也，慕豹人名，欲往诣之，而恐其不见，乃先之以诗曰：“焦获奇人孙豹人，新诗雅健出风尘。王宏不见陶潜迹，端木宁知原宪贫！”遂为莫逆。渔洋俸满入都，豹人送以诗曰：“欲问忘情老，何名并命禽？”

## 吴徵君农祥遗事

吴徵君农祥，字庆百，仁和人，康熙十八年荐举鸿博。徵君生有异禀，淹贯经史，与西河竹垞颉颃，而身后之名稍晦。方四方征车诣阙，益都相国择其尤者六人，客之邸中，世称佳山堂六

子。六子者，迦陵、西河、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其一则徵君也。徵君鸢肩鹤颈，指爪长三寸，须鬖鬖然，颓然渊放，得钱辄付酒家，而识徵见远。吴下人沿复社故态，角艺相征逐，而浙西之读书、秋声、登楼、孚社，及慎交诸社，争立名字应之，各欲得徵君自重。徵君曰："是载祸见饷也，诸君子忘东京钩党事乎？"不答书，亦不发视。其后致府果切齿为社事者，尽搜所刊录摧烧之。《随园诗话》言徵君乳哺时，哑哑私语，谛听之皆建文时事也。年逾十岁，始不复言，此则邻乎语怪矣。

## 屈翁山遗诗

屈翁山《大均诗集》，在禁书中，世不获读其全集者久矣。顷在一选本中，见其大都宫词三首，乃知禁毁之由，因其多纪掖庭秘事也。其诗云："暖殿开春宴，才人赐锦袍。舞低吴蛺蝶，歌倚郑樱桃。学士调花曲，阎氏按凤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具带盘龙锦，垂髾堕马妆。汉宫丹凤女，胡地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开蹋鞠场。邯郸诸小妇，杂坐弄笙簧。佳丽征南国，中官锦字宣。紫宫凤双入，秘殿百花然。卓女方新寡，冯妃是小怜。更闻乔补阙，愁断绿珠篇。"按此诗所刺者，大抵初入关时，睿豫诸王事。梅村七言绝中，多有足与此诗相印证者。

## 钱牧斋诗案七则

钱蒙叟《有学集》，以有指斥国朝之语，遂被厉禁。焚书毁板，几与吕晚村，戴南山诸人等。二百年后，遗集始稍稍复出。尝

取集中诸诗文，一一勘校，虽指斥之词，触目皆是，然大抵愤激诅詈之语，未尝有实事之可指，尚不如翁山诗外所咏轶事，有裨掌胜异闻。不知身后受祸，何以如此其酷！唯《有学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烧香曲》一首，词气恻恍迷离，若有所指。疑当时宫闱中，必有一大事，为天下所骇诧者。虽以东涧老人之颜厚言巧，谬托殷顽，亦不敢质言其事，而托之拟古耳。《义山集》中有《烧香曲》故此以和名。东涧生平不作昌谷玉溪体，尤见此诗之有为而发也。诗云："下界伊兰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吴刚盗斫质多树，鸾胶凤髓倾十州。玉山苛峨珠树泣，汉宫百和迎仙急。王母不乐下云车，刘郎犹倚小几立。异香如豆著铜钚，曼倩偷桃熏博山。老龙怒斗搜象藏，香云霏蔼通九关。鬱香长者迷处所，青莲花藏失香谱。灵飞去挟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销鹊尾佛灯红，梦断钟残鼻观通。鸡林香市经游处，衫袖浓熏尽逆风。"按此诗与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似可参观。

顷读《有学集》诸诗，摘其诋欺本朝之语而汇录之，其仅仅眷怀故国之词不与焉。《投笔集》诸诗全首指斥不与，大抵所指斥者，以剃发及国语两事为最夥。如"髡钳疑剃削，坏服觅俦侣。"《次韵赠别友沂》"碣石已镌铜狄徙，天留一媪挽颓纲。"《袁节母寿诗》"马沃市场余苜蓿，婢膏胡妇剩燕支。"又"春酒酌来成一笑，黄龙曾约醉深卮。"《吴期生生日》"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简侯研德》"纸帐梅花澹板月，梦魂其到黑山边。"《虎邱舟中戏张稚昭》"朔风吹动九天昏，四壁胡证笑语温。可叹爰居无屋止，避风常向鲁东门。"《题京口避风馆》"三王五伯迭整顿，君臣将相同拮据。撑天拄地定八极，为此衣冠福乐争寰区。东门啸戎索，北落移天枢。裸衣笑神禹，好冠诧句吴。"《放歌行》"东门铜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见桑

海。燕山马角可怜生，扬州鹤背知谁在。天关汉口未通津，银海又报生埃尘。渔阳白雀自宾主，鱼鬼杜宇犹君臣。”《孙郎长短劝酒》“宵来光怪横甲兵，弥天倒泻修罗雨。”《补堂山》“顾影不须嗟短鬓，黄花犹识晋衣冠。”《题〈菊龄图〉》“周冕殷冔又劫灰，缁衣僧帽且徘徊。”《归立恭画像》“苍鹅崇朝起池水，杜宇半夜啼居庸。铜人休嗟冶新铸，铜驼会洗尘再蒙。”《乳山道士劝酒》“南戎江山半壁新，月华应不染胡尘。”《南楼》“阴火吹风扑灯烛，鬼车载鬼嚎檐端。须臾神鬼怒交斗，朱旗闪烁朱轮殷。相柳食山醒未憨，刑天争神舞不闲。天吴罔两助声势，海水矗立地轴掀，”《寒夜记梦》“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饮酒杂诗》“圣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两戎分针送。躔度起斗牛，天街肃垣墙。篇终载箕尾，尾阎慎堤防。渺然龟鱼呈，海底沈微茫。卓荦世史书，浚臣提正纲。戎夏区黑白，亘古界阴阳。石屋闷光怪，化为鱼鸟章。高秋风雨多，夜起视袭藏。《前题》“阊门飞阁瓦欲流，毒雾腥风满阡陌。”《放歌行》“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旒头。生憎银汉偏如旧，横放天河隔女牛。”《丙戌七夕》“贝阙珠宫不可寻，六鳌风浪正阴森。桑田沧海寻常事，罢钓何须叹陆沈。”《海客钓鳌图》“残书缥罢劫灰过，汗简崔鸿奈史何？贡矢未闻虞服少，专车长诵禹功多。荒唐浪说程生马，讹谬真成字作他。东海扬尘今几度？错将精卫笑填河。”《次林茂之韵》“地更区脱徒为尔，天改撑犁可奈他。”又“茫茫禹迹今如此，愦愦天公莫怨他。”又“先祖岂知王氏腊，边人不解汉时春。”《次茂之申字韵》“沧桑以来六百殃，飙回雾塞何茫茫？昆明旧灰铄铜狄，陆浑新火炎昆冈，乘舆望御委尘土，武库剑履归昊苍。炮火荡抛琬琰字，马牛蹴踢金玉相。”《新安汪氏收藏目录》“虽无法部仙音曲，也胜

阴山敕勒歌。”《夏日燕新乐小侯》“林木犹传唐痛哭，溪云常护汉衣冠。”《严祠》“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西湖杂感》“昔叩于公拜绿章，拟徵楛矢靖东方。鸱夷灵爽真如在，铜狄灾氛实告祥。”“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攒眉。青山无复呼猿洞，绿水都为饮马池。善舞猕猴徒跳荡，能言英武学侏离。只应鹫岭峰头石，却悔飞来竺国时。”“匼市湖山锦绣窝。腥风杀气入偏多。梦儿亭里屯蛇豕，教妓楼前掣骆驼。粉蝶作灰犹似舞，黄莺避弹不成歌。嘶风渡马中流领，顾影相踏怕绿波。”“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题丁老画像》“渭滨方挂擅长安，纱帽褒衣揖汉官。今日向君谈古事，也如司隶旧衣冠。”《京口观棋》“朔雪横吹铜柱残，五溪云物泪汍澜。法筵腊食犹周粟，坏色条衣亦汉官。”《怀岭外四君》“歌闻敕勒，只足增悲。天似穹庐，何妨醉倒。”《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毳帐围廛里，穹庐埒堵墙。骆驼冲燕寝，雕鹫扑回廊。绿水供牛饮，青槐系马桩。金扉雕绮绣，玉轴剔装潢。筚篥吹重阁，胡笳乱洞房。老夫殊帽毯，吾子剩飞扬。”《徐武静生日》兵前吴女解伤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须歌出塞，白龙潭是佛云堆。”《饿老置酒记事》“简鑄羝羊触，罘罳冻雀穿。左言童竖惯，右袒道途便。芦管声嘶嘶，穹庐帐接连。铜驼身有棘，金狄泪如铣。沙道堤翻覆，云台像播迁。只孙侔豹虎，怯薛领貂蝉。潼酒天厨给，驼囊御席骈。”《茸城惜别》“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著汉衣冠。”《自题小像》“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胡骑已扬舲。”《鸡人》东涧为瞿忠宣公座师，其哭忠宣诗一百韵，情词悱恻，接武少陵。取其诗而掩其名，谁复知为髑髅殷士之言也哉？

《有学集》中又有《戏为天公恼林古度歌》一首，仿昌黎二鸟青田二鬼之作，至为奇诡。诗入集中第二卷，而题其后曰："此诗得之江上丈人，云是东方曼倩来访李青莲于采石，大醉后放笔而作，青莲激赏而传之也。或曰，青莲自为之，未知是否。"其诗云："己丑春王近寒食，阳和黯黮春无力。严霜朔风割肌骨，愁霖累月天容黑。撤空飞霰响飘萧，殷雷阗阗电光激。须臾冰雹交加下，乱打轩窗攒矢石。老人拥被向壁卧，如蚕缩茧鸟塌翼。金陵城中有一老生林古度，目眵头晕起太息。摩挲箱架翻玩占，彳亍乡邻卜蓍筴。对饭失箸寝失席，如鱼吞钩挂胸臆。蛙怒鼓腹气彭彭，蚓悲穴窍音唧唧。吟成五言四十字，字字酸寒气结辖。一吟啼山魈，再吟泣木客，三吟四吟天吴罔两纷来下，钟山动摇石城仄。山神社鬼不敢宁居号啕诉上帝，帝遣六丁下搜获。天公老眼慵识字，趣召巫阳呼李白。李白半醉心胆麄，曼声吟诵帝座侧。天公倾听罢，拍手笑哑哑。女娲弄黄土，抟作两笨伯。庐仝下贱臣，叩头诅月蚀。林生韦布士，雨雹恣诃斥。天壤之间楗兀产二儒，使我低头掩耳受镌责。唐尧为天子，倦勤而禅息。穆满八骏归，耄期乃登格。我为天帝元会运世八万六千岁，安能老至不耋长久精勤勿差忒？二十八宿纠连炁孛罗计四余气，控诉西历频变易。四余刊一四气孤，列宿失躔紊营室。吁呼真宰乞主张，我为一笑付闵默。由来世界怕劫尘，宁保云苍免黜陟。我甘名号改撑犁，女辈纷呶复奚恤？汝勿苦霖雨，不见修罝宫中雨下成戈戟。汝勿苦雪霰，不见尧年牛目雪三尺。电胡为而作？乃是玉女投壶先笑天眼坼。雷胡为而作？乃是东方小儿，作使阿香，掉雷车而扇霹雳。雹胡为而作？乃是女娲补天之余石，碎为炮车任腾掷。《春秋》请高阁，《鸿范》仍屋。壁仲舒《繁露》诚大愚，刘向五行

徒恳恻。馓生捉鼻善吟缚衣带，何用撼铃伐鼓置天阳？天公支颐倦欲卧，金童玉女擎觞进金液。此义沾醉匪毳骑白雀，遥观金陵城中吟诗之人，夜分鼾睡殊燕适。擂鼓忽坐通明殿，号召玄冥丰隆诸神齐受职。火速趋赴金陵城。雪霰重飞雹再射。推敲衡门穿户牖，恼乱吟魂搅诗魄。是时午夜正昏黑，大家小户眠不得。眠不得，勿惊吓，乃是天公弄酒发性，故与吟诗老生作戏剧。”西历变易两语，乃似近人顽固党口吻。《四库提要》于梅村集，谓其杂文间骈俪于散体之中，不古不今，深致弗满。今按牧斋杂文，已作此体，梅村特与为赓和耳，非其所自创也。予于《有学集》，最爱其《赠黄皆令》一序，爰录于此，以备画苑遗闻。

“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研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岩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拿，奈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苍黄，皆令拟河梁之作，河东抒霖雨之章，分手前期，暂游小别，迄今数年往矣。今年冬，余游湖上，皆令侨寓秦楼，见其新诗骨格老苍，音节顿挫，云山一角，落笔清远，皆视昔有加，而其穷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无睹，蝇鸣之诗，鸦涂之字，互相题拂，于皆令莫或过而问焉，衣帔绽裂，儿女啼号，积雪拒门，炊烟断线，古人贱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沧海横流，劫灰荡扫。留署古梅老柰，亦犹夫上林庐橘，寝园樱桃，斩刈为樵薪矣。绛云图书万轴，一夕煨烬，与西清东观，琅函玉轴俱往。红袖告行，紫台一去，过风口而留题，望江南而祖别。少陵堕曲江之泪，遗山续小娘之歌，世非无才女子，珠沈玉碎，践戎马而换牛羊，视皆令何如？皆令虽穷，清词丽句，点染残山剩水间，固未为不幸也。河东湖上诗“最是西湖寒食

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赏。今日西湖，追忆此语，岂非穷尘往劫？河东患难洗心，忏除月露，香灯禅版，净侣萧然，皆令盍归隐乎？当属赋诗以招之。”

牧斋文指斥本朝处，较诗为少，而词意之狂悖，抑又甚焉。其赠愚山子序略云：“愚山子之地师游人间，嘉定侯广成久殡未葬，愚山子叹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秽？’蹑屩二千里，相视吉壤，哭奠而去。”访余小阁，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为象主，东支那为人主，西波斯为宝主，北猃狁为马主。吾尝考之，唯南东二主而已，他非与也。印度为梵天之种，佛祖之所生。支那为君子之国，周礼之所化。南曰月邦，东曰震旦，日月照临，礼教相上。波斯轻礼重货，猃狁犷暴忍杀，区以别矣。安得曰葱岭以西，俱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既指蕃口为佛国，将点梵亦滥胡名。九州十道，并为禹迹；燕代迤北，杂处戎胡。厥后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肃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马国之杂种，幽冀之部落，东之逼于北也，东之劫也。南居离位，东属震明，为阳国；西北则并为阴国，今俨然称四主焉，何居？阴疑于阳必战，大易所以有忧患也。此地理之当明者一也。一行谓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地络之阴，乃至东循塞垣，抵灭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蟠冢，负地络之阳，乃东循岭峤，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自晋以前，秦洛为中夏，淮楚为偏方，南纪微而北纪独尊。自晋以降，幽并则神州陆沈，江东则一州御极，北纪溃而南纪犹在。我国家受命钟祥，实星纪斗牛之次。洪武中诏修清类分野书，以斗牛吴越分为首，而尾箕幽燕之分，尽辽东三韩，最居其后。以是为云汉末派，龟鱼之所恶，而北纪之所穷也。此地理

之当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谓犬戎山戎，皆为北狄。戎狄种类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国，各以所据地为号，实皆匈奴别种。北狄种有二，俨狁荤粥之属，世居阴山幕北，是为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国，窃居其地。故燕北有东胡，胡有东北，狁单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实一也。春秋时山戎最强，齐桓伐山戎而九夷皆服。今北平之东，自元之辽东大宁，尽辽水之阳，皆孤竹山戎故地。汉末匈奴北遁，鲜卑强盛，其别种为库莫奚契丹。而阿保机之兴也，在白狄故地，今日大宁也。阿骨打之兴也，在肃慎故地，今之开平也。契丹为鲜卑遗种，金源又为契丹杂种，并居山戎挹娄故地，则皆东胡耳。开辟以来，为中国患者，狻狁山戎而已矣。狻狁之祸，至蒙古而极。山戎之祸，至黑水靺鞨而极。大矣哉！齐桓之伐山戎也。"全集诸文，唯此二篇，最为刺目。窃怪当时文网之密，何以竟敢剞劂流传。后读世祖章皇帝天语有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大哉王言！乃知当时文字之祸，因此而能释者，正而不少。虽然，故国之思可也，立乎人之本朝，而负恩反噬，如对仇雠，则悖逆耳。使乾隆中无焚禁之举，则东涧一老，居然与亭林南雷诸公，并称遗民矣，何以教忠而示后耶？

佟氏当胜国末造，为辽左巨族。本朝开国之初，首先效顺，旗常钟鼎，赏延奕祀。今以《牧斋集》考之，则佟氏在当日，未尝不效忠于明。特朝中党人，以其为熊襄愍所用，欲倾襄愍，不得不坐佟氏以谋叛之罪。追佟卜年以私拜金世宗墓坐罪死狱，而佟氏举族东奔，襄愍以辽人复辽地之策，遂成画饼，而东事乃不可为矣。此事关系兴亡大局，而诸书俱不详其始末。牧斋《幽愤集》叙一篇，其文亦慷慨激昂，不可以其人而废之也。序略云：

"《幽愤录》者，故登莱佥事观澜佟公绝命时，自著幽愤先生传，其子今闽抚国器，集录以上史馆者也。东事之殷也，江夏公任封疆重寄，一时监司将吏，皆桡言蜡貌，不称委任。佟公为诸生，筹边料敌，慨然有扫犁之志，江夏深知之。当是时，抚清 抚顺清河两堡 虽燔，辽沈无恙。以全盛之辽，撼新造之建，以老黑当道之威，布长蛇分应之局。鹬蚌未判，云鹤相疑，传箭每一日数惊，拂庐或一夕再徙。公将用辽民守辽土，倚辽人办辽事。敖胁从，招携贰，施钩饵，广间谍，肃慎之矢再来，龙虎之封如故，经营告成，岂不凿凿有成算哉？天未悔祸，国有烦言，奸细之狱，罗织于前，叛族之诛，瓜蔓于后，而辽事决不可为矣。呜呼！批根党局，假手奄官，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剪公，此金人要路，所为合围掩群，惟恐或失者也。杀公以锢佟氏之族，锢佟氏以绝东人之望。于是乎穹庐服匿之中，望穷函脱；椎结徵发之属，目断刀环。翕侯中行说之徒，相率矫尾厉角，戮力同心，以致死于华夏，盖自群小之杀公始。"国器以开国勋臣，出据棨节，牧斋为之撰文，顾略不顾忌讳如此，亦可藉观当时汉军之心理矣。

## 香冢鹦鹉冢

都城南下洼，陶然亭之东北，有香冢焉。孤坟三尺，杂花绕之，旁竖一小碣，正书题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胡蝶。"无姓名题署，不知为何人。或曰："曲妓有茜云者，与某生情好綦笃，已誓白头之约。生素

贫，鸨贪甚，无以为聘。一大腹贾见茜云，艳之，以千金陷鸨，将纳为侧室，鸨羡其赀，受之，茜云遂自刭死，碑即生所竖也。或又谓某生素负才名，数应京兆试，不得一第。愤而绝意进取，举其历试落卷，瘞之于此，而系之以铭。碧血香魂，悉寓言耳。香冢之北，有鹦鹉冢，视香冢略低，亦有碑，作八分书，为粤人某君作。某君宦京师，自粤中携一白鹦鹉，慧甚，能诵诗歌曲。死而瘞诸香冢之侧，从其类也。其词亦哀艳，惜未录存。

## 梦　异

周礼有占梦之官，其术不传。虽神话时代之旧术，然必有精理奥义，为哲学家所当探索者。吾国人向以梦之休祥，为后事之征验。自西士脑筋留影之说出，而旧说遂绌。然以蒙所闻，实有能见未来事者，精神上之作用，必有其所以然。今魂学尚未昌明，故莫能言其故耳。癸巳夏，余旅居京师，一夕忽梦覆车，惊而寤，心血犹跳荡不止。次晨入城，果覆于正阳门外，车旁所见，宛然梦中景像也。脑筋留影之说，岂足以概之乎？吾国人向以科第为第一事，故梦之属此类者甚夥。然大抵小说家附会缘饰之辞十八九非实录。惟有两事，最为翔实。徐尚书用仪，钱尚书应溥，咸丰朝同直军机，同应京兆试。场后，徐匿其稿，钱数索观，终不肯出示。一夕钱忽梦读阅墨，徐名在焉。梦中读其文而识之，醒后竟一字不遗。次早入直，为徐述之，徐大骇。或曰，是必钱君窃窥君稿，故以为戏耳。然徐自言场中实自焚其稿矣。数日榜发，果如钱言。同治乙丑会试，吾师蕲州李百之先生士彬，中第三名。榜前有丁士彬者，梦观榜礼部门外，已名在第

三，惟其姓字独小，且较他人略低半字，不解其故。及榜发，竟落第。十余日后，入城经礼部门，榜犹在。因趋近观之，则第三名李字之上半，为雨所淋。仅存其下半之丁矣，乃大骇。丁与师故不相识，次日乃寻至师寓所，以梦告之，相与叹吒不置。前一事闻诸徐尚书之戚某君，后一事则吾师自言之。

## 洪大全遗事

洪秀全之党，才略以洪大全为最。杨秀清号善用兵，然远逊大全。秀全未出粤西，而大全遽就擒伏诛，天也。大全籍湖南衡州，与洪逆本非同族。幼绝慧，九龄能背诵十三经，兼工诗词。长益自负，屡应童子试，辄被黜，遂落拓怀异志。自赵金龙平后，粤湘间盗贼并起，大小数十股，大全遍谒其魁，阴察无可与言者。闻秀全起金田，所为与群盗殊，因往谒之，与联宗谊。秀全亟加倚任。且大全乃为之定营制，整军律，陷永安而守之。而杨秀清忌其才，积不相能。会官兵攻永安急，大全一日微服出城，遽被擒，大帅张其事以奇捷奏，令随营主事丁守存献俘于京师。城贼出悍卒千人谋夺之，广西抚臣邹鸣鹤飞书促守存兼程前进。行七日抵全州。丁以大全衡产，必有贼党谋篡取者，乃阳称将舍舟登陆，檄诸州县驿站拨兵护送。而阴由水路昼夜兼行，置大全内舱，塞其窗，无少隙，又八日而抵长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日语兵役曰："某日当抵衡，便可遵陆矣。"兵役漫应之。至是乃绐之曰："已到衡矣。"大全欣然出舱四顾，骇然曰："此长沙也，不谓汝辈竟能绐我至此，吾其休矣。虽然，秀清竖子，不从吾言，终亦成擒耳。"

## 石达开之日记

洪秀全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其上曾文正七律五首，前已载新民丛报中。达开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袭成都。宁远府万山中，有一鸟道，亘古榛芜，未通人迹。由此北行，出山，即在成都南门外矣。达开侦得此路，轻骑趋之。会辎重在后，迷路相失，士卒皆饿莫能兴，遂坐困，致为土司所获。达开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洪逆作乱以来，与官军相持，始终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纪载最详。今其书犹存四川臬司库中，藩库亦存副本。官书纪载用兵时事，率多为官军回护，掩败为胜，迥非当时实录。昔李秀成被获后，手书供词，凡七八万言，为曾军幕下士删存十之三四，计其关系重要之语，已芟剃尽矣。达开此书，倘有人录而传之，其有裨史料者，当不少也。

## 吴三桂之逆迹

吴三桂之请援于我朝也，与其父襄书曰："父不能为忠臣，儿自不能为孝子。"岂不皦然大义之言？今观明内监王永章陷贼中所著《甲申日记》一书，中载三月十九后三桂与襄诸书，置君亲于不顾，唯拳拳于陈妾一人，真所谓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传前书两语，皆乱贼矫诬文过之辞耳。记云："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廿二书云：（按此时襄已降闯，所谓缴到者，即缴之于闯也。）"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

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第二书云：“得探报京城已陷，儿拟即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口均陷贼中，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第三书廿五日发云：“接二十日谕，知已归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顺。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惟来谕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第四书廿七日发云：“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呼哀哉！今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第五书云：“奉谕陈妾安养在宫，但未有确实之说，究竟何来？太子既在宫中，曾否见过父亲？既已降顺，亦可面奏说明此意，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立刻降顺”云云。以此诸书观之，梅村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者，真诗史之言也。

三桂初犹有拥立太子之议，所谓义兴元年者是也。暨闻闯以圆圆侍太子，大愤，其议遂罢。此即梅村诗所未尝及，而国初诸老逸史，亦未有能言其故者。今悉在永章日记中，其时目击所录，必得其真。亟录传之，亦足以广异闻也。记云：“三月二十日，贼在田皇亲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献，闯令入宫。廿一日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宅公。四月初六日发檄与三桂云：‘太子好好在宫，汝莫想借他为由，朕已封为宋王，将尔等妻女与他奸淫，以泄崇祯之忿。’初九日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妃嫔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战于一片石，闯

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廿六日闯又为誓书与三桂云：‘大明朝义兴皇帝，使监国大学士平南王吴三桂，尚义伯总兵官唐通，大顺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尚书王则尧，张若麒，于甲申四月廿二日立誓于山海关。自誓之后，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顺朝已得北京，准于五月初一日交还大明朝世守，财货归大顺，人民各从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击，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金星揭呈三桂告示两通，一列监国大学士平南王吴衔，下书义兴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亲王吴衔，下书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两歧。闯曰：‘大约我胜则与我和，清胜即与清合。彼诱得太子陈氏，便尔背盟，实非人类。’立擒吴襄及家口十六人斩于市。廿九日闯登极，三十日率诸贼退出京师。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初三日入都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举行大事，末署义兴元年四月廿六日。正拟具本，明日入奏，忽传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备车驾卤簿，至朝阳门迎驾，永贞在内预备”云云。此下遂无一字，其如何变局，则不可得而知矣。按诸书皆言闯挟太子二王西走，未尝有归诸三桂之说。果尔，则北都公主所见，与南都所谓王之明者，信哉其为依托矣。然亦安知非闯贼以是系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伪封一人以乱观听乎？逸民某君所为《木居士憤言》，谓方太息此举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兴废，实系圆圆一人，则非惟堕三桂之欺，抑且为闯所笑矣。圆圆本姓邢，生时有群雉集屋，众因呼为野鸡。其姨氏陈，俗所谓养瘦马者，圆圆母殁遂依陈，因从其姓。此亦诸书所未及者。

# 戈登遗言

英将戈登，曾立功中国，隶李文忠麾下者十余年。后归国，死事埃及。吾国士大夫，语及戈，以为不如华尔。然华不过一战将，戈则具有文武才略。且其人实忠于吾国，不可没也。其归国时，当光绪六年，尝上书文忠，论外交军事甚悉，皆荦荦大端，使早从其言，何至有后来丧地失权之祸？不幸而戈所深戒者，吾事事莫不蹈之。今距戈去时，前三十年耳。而每下愈况，遂至此极。戈登有知，应亦自叹其言之不幸而中也。戈所陈十策，为撮其要于下：

一、中国与外国议约，当在中国开议。按吾国与各国立约，蹈此戒者，实不可胜数。马关一约，尚不在内。

二、与外国议约，须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或先将其意暗询别国。因各国互相猜忌，若某款吃亏，必为指出。按此策十年以前犹可用，今则均势之局已定，协以谋我，虽此策亦无所用矣。

三、中国一日不去北京，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按此条蒙颇不谓然。虽然，旅顺、威海之不守，戈固先见之矣。

四、陆军无劲旅，则水师无退步。今宜先练陆师，再练水师。

五、所购船炮，甚为失计。当时若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较为有益。俟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按此二条，今之海军大臣听者。

六、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

七、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径向制造厂购货。

八、总税司宜驻上海，专管税务，不令掉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按后来赫德权力之膨胀，孰实使之？衮衮诸公，不惟负国负民，抑且无以对戈登矣。文忠在总署时，不喜与赫德商榷国事，殆犹未忘戈登之戒欤？

九、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外洋军火，如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谐之处，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按十条中惟此条无关紧要。

十、亟宜设税务学堂，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按赫德总榷政以来，垂五十年矣。而此条竟无人议及者，尚何言哉？

## 丁韪良被骗

西人旅居中国者，其机械变诈，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以余所闻德贞骗丁韪良事，其一端也。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十数年，于吾国官场惯技，揣摩纯熟。恭庆两邸及总署诸堂官，皆与之相得。丁为人小廉曲谨，自教授外，公私外交，一无所干预，故华人皆乐就之。德贞者，英人也，精于医，为人捭阖有机智。光绪中叶，西人之来华营路矿者，皆以德为主谋。德亦广交游，结纳权贵，大奄名优，王公贵戚，无不得其欢心。与丁为莫逆交，丁乃援之入同文馆，充医学教习。同文馆定例，总教习月薪千金，各科分教，仅三百金而已。德之婿欧礼斐者，略谙普通

学，来华依其岳，谋一席地。德荐诸赫德，使为图人长。欧见总教习之获多金也，羡之。欲去丁而篡其位，谋诸德。德颔之曰："当徐图之，勿汲汲也。"又半岁，丁忽肩上生一瘤，延德诊视，德视之曰："无妨也，不数日愈矣。"语毕，背而拭其睫，作饮泣状。瞥为丁所见，固问之，德乃惨然曰："吾二人交好如弟昆，吾见君得此危疾，不忍以实告，而又不禁其心之痛，不图乃为君所觉，今不得不以实告矣。此证无生法，吾力能保百日，百日以往，药饵无能为矣。为君谋，不如急请假归美。用吾药，犹能抵家，与妻子相见也。"丁如其言，匆匆请假行，未抵旧金山，疾已霍然矣。抵家后，竟不复发。方讶德之妄言，谋束装作西渡计。忽得友人书，则欧礼斐已屑关聘，坐皋比，月享千金矣。始悟德之赚己也。实则欧于普通学外，诸科学未谙门径。故事，总教习必通各国语言文字，始能稽核课程，欧则英文外一无所知也。及丁再至华，德已前卒矣。

## 赫承先求应乡试

赫德仕中国五十年，而不入国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国男爵三俸，亦创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国科第之荣。其父乃为延名师，教为制艺。京师人有见其课稿者，饱满畅达，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试帖楷法，亦端谨不率。癸巳万寿恩科，必欲援金简故事，以内务府籍应试。执政者顾坚不许，赫翳弗已。乃藉庆典恩数，赏以三品衔候选道，而卒不许其应试。一时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恼。盖承先果入场，则必无不中，中后赞敬，必可获巨万也。吾国外交上，有至不可晓者。国权所系，轻以予人，

绝不少惜。独此等虚荣所在，乃竭力以争之，可谓不识轻重矣。

## 黄靖南遗事

明靖南侯黄得功，微时豢鸭为生，每日辄少数鸭，久之，几尽。黄怒，涸水踪迹之，于塘底得一巨鳝，粗如盎。烹而食之，体貌顿改，为伟丈夫，勇力绝伦，遂习武。然贫不能应试，日为人策蹇。时杨龙友文骢甫乡捷，由黔入都，至浦口，雇黄驴北行。中途遇劫贼六人，龙友本娴骑射技击，方谋抵御。黄遽大呼，看我杀贼，从驴背跃地，一手率驴，一手持行囊扑盗。盗大惊，急止之，黄不顾，扑如故。盗下马罗拜，呼曰："公真大英雄，我辈愿拜下风矣，勿失义气。"黄乃止，因共邀黄入伙，坚拒之，贻之金，又不受，请姓名，亦不答，盗遂拱手去。杨奇其勇义，因与约为兄弟。南归，言之马士英，士英为之婚娶，延师教以兵法。及督凤阳，拔为亲将，遂建功河北，为明季名将。

## 诗钟汇录 三则

诗钟之作，近世极盛，有笼纱嵌珠两格。笼纱者，取绝不相干之两事，以上下句分咏之者也。嵌珠者，任取两字，平仄各一，分嵌于第几字者也。笼纱易稳而难工，嵌珠难稳而易工。近时多尚嵌珠，鄙意颇不喜之。都中相传有分咏杨贵妃及煤者云："秋宵牛女长生殿，故国君王万岁山。"超脱悲浑，当为极格。朱强村恃郎《咏山谷蠹鱼》云："诗派纵横不羁马，书丛生死可怜虫。"李西沤《咏宝剑崔双文》云："万里河山归赤帝，一生名

节误红娘。”或《咏魁星及承尘》云：“常将彩笔干牛斗，不见空梁落燕泥。”有人仍用上题，而魁星手中，不持笔而持元宝者云：“文章自古须金买，台阁于今半纸糊。”史记《白糖》云：“传世文章无碍腐，媚人口舌只须甜。”数联皆极超隽。此体闽人最工，魁星承尘两联，皆闽人也。郑太夷尝言，福州某社，出女花两字，用嵌珠格因字面太宽，限集唐诗，其前列三人皆极工。一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一云：“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一云：“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此所谓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耶？有人欲撰联嵌雪珠两字，倩太夷为捉刀者。太夷应声曰：“雪肤花貌参差是，珠箔银屏迤逦开。”二语皆在《长恨歌》，尤极自然。鄙人尝有咏老将及避债云：“三辽独立频看剑，一代屠王尚有台。”又乌江及革命党云：“渡此更将何面目，误人无限好头颅。”自谓颇能浑脱，又适士来书云：“庚子辛丑间，海上某报发起诗钟社，一时名句颇多。或《咏醉蟹情丝》云：“浊世不容公子醒，春秋多为儿女牵。”又一联云：“一世横行终入瓮，七襄苦织不成章。”皆极超浑。上句皆有寄托，浊世句敦厚温柔，尤得风人之旨。惜不知作者姓氏，为耿耿耳。嵌珠难稳而易工，良然。顾其佳者亦正可讽。丁未旅粤，暇辄从朋辈为诗钟之会。一日拈得臣满二字，用嵌珠中之虎头格，虞和甫观察云：“臣门车马登龙日，满屋图书伏盛年。”虞固闽人，所作均以工整胜，此其一班也。又况晴皋大令云：“臣门冷落容罗雀，满地凄凉怕听鹃。”陈伯澜刺史云：“臣心常与葵同向，满鬓羞将菊乱簪。”自然名隽，较虞尤胜。又用燕颔格嵌屋心二字，伯澜云：“老屋欲倾松作柱，禅心未定絮沾泥。”用鸢肩格，嵌人南二字，晴皋云：“杜陵人日凄凉甚，庾信南来感慨

多。”陈少蘅大令云：“天上人间今夜月，北征南下隔年霜。”又陈坝伯大令用虎头格，嵌臭珠二字云：“臭逐不妨来海上，珠还何日返天南？”皆佳句也。拙作臭珠云：“臭如兰惠交如水，珠辟尘埃玉辟寒。”又千土二字用蜂腰格云：“隔院秋千杂丝竹，东华尘土梦觚棱。”嗜痂者以为后一联感喟苍凉，别有怀抱。然视以前诸联，则瞠乎后矣。

## 隐语汇录

隐语始春秋时，其后流为灯谜，遂为文词游戏之一种，至近时而益工。佳者必表里皆现成语，两不相涉，而恰能传神阿堵中者，斯为上乘。若徒以字面关合，或更乞灵僻典，纵极工巧，要不免笨伯之诮矣。昔人谓诗有别才，非关于学。若谜语者，殆纯恃别才者矣。二十年前，京师此风最盛。昔潘文勤尝以“臣东邻有女，窥臣已三年矣。”射唐诗一句，腾以古吉金数事，直可数百金。出月余，竟无人敢问津者。后为江南一士人所射得，盖“总是玉关情”一句也。运实于虚，斯真能传神阿堵中者矣。余所闻佳谜，不下百余条，今不能记十之二三矣。雨窗独坐，偶忆及数条，汇录于此。王太监遗容。射唐诗一句：承恩不在貌。聋子的耳朵也是个样子。此京师谚语。射毛诗一句：不闻亦式。以“也是”两字扣亦字，运思之巧，真匪夷所思。分明磨诘印章，为何颠倒残缺至此。射毛诗一句：维王之邛。岂曰小补之哉。射《周易》一句：大无咎也。扰字。射毛诗三句：惟其忧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虚帐不必实付。射唐诗一句：花开堪折直须折。咸丰朝以制钱缺乏，京师尝行钞票，既而价渐低落，至不能值半

价，户部犹不肯废罢。而入市买物无人肯收受者，相率以此充戚友婚丧之馈遗品。京师人谓之曰红白分子，有以此为表，射毛诗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云可使，怨及朋友四句者，此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矣。谜语有最可发笑者，玉皇神牌。射毛诗一句：上帝板板。秀才一卓。射《礼记》二句：其数八，其味酸。红罗双绣凤头鞋。射毛诗一句：赤舄几几。娇的的越显红白。射唐诗一句：桃花带雨浓。一声声是衣宽带松。射元人名：脱脱。

此条有以"我将你钮叩儿松，我将衣带儿解"两句为谜面者，不如此句之得神也。

## 铁路输入中国之始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此事更在淞沪行车以前，可为铁路输入吾国之权舆。

## 乞食制府

乾嘉间有某制府者，八旗人也。盛时，僮仆姬侍服饰饮食玩好之物，穷极奢丽，日费不赀。及和珅败，制府亦牵累罢官。数年后穷窘不堪，遂至乞食市上，王公贵人，皆严绝之。惟朱文正公戒阍人勿却，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辄手持青蚨二百赠之。一日又至，值书室无人，因窃取小镜，怀之而出。后遍觅不得，诸仆喧言制军顷实来此，文正戒勿声言，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

不在室中而已。按此似富翁浑事。

## 时艺余谭

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严，格式未备。生童应小试，尚无，帖，仅四书文一篇而已。江苏为人文渊薮，相传昔学政有以快短之试三字衡文者。大抵缴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题纸一下明容构思，振笔疾书，奔往投卷。取额一满，则不待终场，辄出案。往往考生犹据案摧藏，忽炮声隆隆，鼓吹聒耳，则红案已出矣，乃皆踉跄不终卷而去。一日试题为山梁雌雉。有一生文仅十六字，曰："春秋绝笔，西狩获麟，乡党终篇，山梁雌雉。"独发，竟冠其军。又一日题为孟之反不伐。一生文曰："不矜功，良将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将哉！春秋时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子推不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反不假人力以为己功。吁，良将哉！"又拔冠其曹，评语谓其仅五十五字，而全榜篇模已具，盖隐然两大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试，一送考规佣工，年过四十，盖亦读书未成，辍读而耕者也。好论文，贪饮食。偶见诸童文，辄从而指摘之。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饮啖，诸童疾之甚，相与谋曰："彼喜自炫其能，当思有以困之。"乃用佣姓名，密为购卷，俾携考具相随，若为送考者。既唱名，一人在佣后代应，而推之使前，佣不得已，接卷入。笑曰："若辈欲困我耶？我当有以阘执其口。"是日题为夫微之显。佣忆少时在塾，曾读此题旧文，小讲下既承上文，即接笔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显矣，夫然而微之显矣。"提比后用复笔，后比末之结笔亦如之。因抄袭入文，而其他皆不知作何语也。遂首先交

卷，学使见三复笔，即提笔密圈，不暇细阅他处，竟拔取冠军，诸童皆丧气而返。又乾嘉之际，汉学大行，有能以纬书及汲冢书《穆天子传》等书入文者，辄获上选。黠者因伪撰典故，以蒙试官。试官欲避空疏之诮，不敢问也。江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校试，某生亦赴试。场期前一日，偶与同院生出游，道旁两槐，浓荫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洌，因坐石上倾谈。某生忽有语曰："此本地风光，即吾明日场中文料也。"同院生犹哂之。次日入试，榜发，果冠军。索试卷观之，小讲起语即曰："且自两槐夹井以来，云云。"以下皆杜撰语，而评语极赏其典奥。

## 术士能代人饮食

顷读渔洋《池北偶谈》，载其叔祖李术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饮食。其人自饱，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溲溺亦如之。渔洋必非妄言者，然则催眠一术，吾国人二百年前，已有能通其学者矣。

## 马士英玉佩

桂林王幼遐给谏，尝得玉佩一事，长二寸弱，宽半之，盘螭宛转，中刻瑶草二字，疑为马士英故物。因赋念奴娇一阕纪之。词云："梦华遗恨，话南朝影事。维扬玉碎，漫拟苍华锈宛转，腹草家瑶云尔。制想牙牌，臭余腰玉，名字参差是。沙虫江上，未随尘劫轻委。赢得图画漂零，玉璞涂抹，辱及桃根妓。扇底曾

窥名印小，篆势殷殷曾记。射马谣新，用牛语谑，尘垢难磨洗。梅花冠剑，只今光照淮水。”按《画征录》瑶草画法倪黄。颇足与思翁龙友肩随，为人所累，遇者咸弃弗顾。书画贾人，因增其姓名为冯玉瑛，谓明末南都妓女，始有人肯购者，故有辱及桃根之语。给谏又藏士英画扇，倾以周宜兴书，扇底名印，即指此也。相传浙中军败，士英召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问汝将何为，曰：“吾将披剃入山，栖某寺耳。”高恚曰：“汝尚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高怒，闭门大诟，士英惘惘出门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不得。高闻之，乃赴军门，自言知士英所在，导官军入山，径趋某寺，士英遂被擒。

# 和珅志略

嘉庆元年丙辰，高宗纯皇帝禅位于上。大学士和珅，以军机大臣管理吏、户、刑三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健锐营，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武备二院事务，兼步军统领。侍其子丰伸殷德尚纯皇帝第十女和孝公主，宠眷莫比。且私以翊戴为功，揽权黩货无已。上心识之，念系旧臣，曲赐宽贷，珅殊不省。四年己未正月初三日，纯皇帝宾天，珅奉上令总理丧仪，窃自喜倚任如故。时川楚教匪滋事，已阅三年，剿捕未蔵。初四日，上于苫次谕诫统兵诸臣曰："我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荡平。他如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歼灭。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蔵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诸达侍卫章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资顿增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有祭祖省亲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臣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弊。试思此项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官吏，而地方官又必取之于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又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平日地方官激成，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即屡次奏报所擒灭者，皆朕之赤子，无奈而为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

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剿，迄无蔵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日久未竣，不免深留遗恨。朕躬膺祖宗之重寄，若军务一日不靖，即一日负不孝之咎。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同列于不忠邪？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伊等糜费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邪？近来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战胜，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有一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审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一次，何止永保一人乎？且伊等屡次奏报打仗情形，稍有斩获，即铺叙战功，从未报有挫衄。伊等之意，自以皇考年高，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玩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掩饰。带兵各臣，若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军务？军营情弊，亦非一日。朕综理庶务，诸期核实。只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不取吉祥虚语。而于军旅之事，功赏过罚，尤不肯稍存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务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于春令内一力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法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又加紧，传谕各营知之。”翌日，御史广兴具疏劾珅诸不法状，大学士刘墉亦于造膝时奏请究治。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收禁。诏仪亲王、成亲王、七

额驸、大学士刘墉、董诰籍和珅家，列单具奏。命王公大臣会同三法司鞫审。珅初犹诿诸刘、马二家人，再讯始承。惟克扣军饷二百余万，娶放出宫女为妾，压匿军报，私放府道学政五款不认。诸臣以供词抄单呈进，钦奉上谕："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卫洊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殊恩，在廷诸臣，无有能比者。朕亲承皇考大故，苫块之中，每思《论语》三年无改之义，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周知。方将传万世为家法，何止三年无改乎？至若皇考所用之重臣，朕断不肯轻为更易。即有获罪者，若稍有可原，亦未尝不思保全。此实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鉴。今和珅情罪重大，科道诸臣列款参奏，实在难以容，是以恭颁遗诏，即将和珅革职拿问。兹录罪状二十款，特谕众知。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为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进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也。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也。又因腿疾乘坐椅轿，直进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也。并将出宫宫女，取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也。自剿办川楚教匪以来，皇考焦劳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摺，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至日久未竣。其大罪五也。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外向群臣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也。昨冬皇考力疾批奏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拟旨，其大罪七也。初旨令伊管理吏、刑二部事务，嗣因军务刻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奉谕旨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

参议一字，其大罪八也。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人，抢夺嘛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重，其大罪九也。皇考升遐后，朕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朕旨，无论已未出痘者，俱令来京，不顾国家体恤外藩之意，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也。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也。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擅专，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也。昨将和珅家产抄查，所盖铺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格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园亭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腑，其大罪十三也。苏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以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也。家内所藏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兼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也。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个，并有大块宝石，不计其数，为御库所无者，其大罪十六也。家内银两衣物等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也。且有夹墙藏金数万两，地窖埋银百万两，以及上房大珠、大金、大银元宝、金宝塔等物，其大罪十八也。附京通州苏州，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也。刘、马二家人，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每人竟有二百余万之多，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也。况银号当铺，尚未抄毕，已有数千余万两。似此贪纵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者。以上各款，皆经王公大臣会同审讯，和珅供认不讳。如此丧心昧良，目无君上，贻误军国重务，弄权舞弊，狂妄不法，其贪婪无厌，

蠹国肥家，犹其罪之小者，实属辜负皇考厚恩。如数年以来，廷臣中有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乃竟无一人奏及，内外诸臣自饰言皇考圣寿日高，不敢劳烦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缄口结舌，皆朕所深知。今和珅罪状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处，擢发难数，百喙难辞。若置之不办，何以仰对在天之灵。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尔封疆大臣以为何如？除在京王公大臣会审外，通谕各省督抚指出和珅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迅速覆奏。”又奉上谕：“朕恭阅皇考朱批，严禁内外大臣呈进贡物谕旨二道，圣训煌煌，垂戒至为明切。夫贡之为义，始于夏禹，原指任土作贡而言，非尚以奇珍，所谓不贵异物贱用物也。是以蒙皇考频谕饬禁，至再至三。只因和珅擅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贡物，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而督抚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由是我皇考虽屡经禁止，仍未杜绝。试思督抚之购铜磁书画等，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阎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克削，民何以堪？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粪土之不如，而以奇货视之可乎？国家数百年来，升平昌阜，财赋丰盈。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牣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且所贡之物，断不能胜御库所藏者，即或胜之，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朕之所宝，惟在时和年丰，民康物阜，得贤才以分理庶政，方为至宝。再查应进土贡，原为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龙江将军每年所进貂皮、东珠、人参，系该处所产之物。他如川广之药材，江浙之绸缎，及徽墨、湖笔、笺纸、茶叶、瓜果等项，不过任土作贡之义，仍准按例呈进。所有如意、铜磁、书画、挂屏、插瓶等项，嗣后概不

准呈进。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分例，尚不能敷当差之用，岂有余资？亦不许呈进。若内廷翰林所录御制诗文册页自作诗画等物，尚可呈进，断不许增入古玩。至各省监政织造关差等，并无地方理事之责，其应支银两，现今户部查明，方拟酌减，伊等办公更可裕如。应进贡物，准照例呈进。朕想每年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反不如意也，亦著一并禁止。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特此明白宣谕内外知之。”并以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福长安依阿党附，命即革职拿问，一并查抄议罪。随据直隶总督胡季堂条陈珅罪，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十八日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等，公拟和珅罪名，请如胡议。福长安应照朋党例拟斩，即行正法。奏上，上心不忍。特谕曰：“和珅种种悖妄专权，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贷。因思圣祖仁皇帝诛鳌拜，世宗宪皇帝诛年羹尧，皇考诛讷亲，此三人位与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尤为过之。从前办理鳌拜、年羹尧，皆蒙赐令自尽。讷亲贻误军务，于军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迎其意旨，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至日久未竣，贻误军国重务，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例凌迟处死，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实难宽其一线，惟现当皇考大故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自思为罪应当，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原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丧心昧良，不齿人类。难以援引八议，岂能从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珅肆市，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此朕为国体起见，非为和珅也。至福长安受皇考厚恩，亦居和珅之次，且日与和珅朝

夕聚处，而和珅罪状，知之最悉。且常有独对之时，如果据实举劾，罪绩昭著，皇考必将和珅即正刑诛，断不肯偏护和珅，转坐福长安以讦发之罪。即谓皇考春秋已高，恐触圣怒，藉小忠小信为辞，不肯举发。自朕立为皇太子，至受玺后，已及四年。此数年中，常有在朝内值宿，不与和珅同值之时，何难自请独对？或将和珅罪状胪列，具摺密奏。如前有片纸只字，则此时朕不但不肯将伊同和珅一同治罪，并不肯夺伊官爵。乃始终并无一语，其为有心袒同徇隐，百喙难辞。现在查伊家内财产，已非伊家所应有。若非平日肆意贪婪，何从得此饶裕？应即照大学士等所请，按例办理。但科道并未将福长安指款参劾，而所抄资产，究不及和珅之一二。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福长安亦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著内监提出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亲视和珅自尽后，再押本狱监禁。至和琳本无功绩，只因伊参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屡邀擢用。此案并非和琳秉公参劾，实系听受和珅指使，陷害福康安之计。今抄没和珅家产，查出所盖楠木房屋，僭妄逾制，较之福康安私带木植，孰重孰轻？且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致福康安身没未能办竣。且和琳于苗匪一案，有罪无功。和琳公爵，自应照议革去。至配享太庙，尤属非常巨典。和琳何人？乃与开国功臣同列，著即撤去，并伊家所立专祠，一并拆毁。丰伸殷德，系固伦额驸。且公主平日为皇考所钟爱，自应仰体慈恩，曲加体恤。若此时将丰伸殷德职衔革去，齿于齐民，亦觉未协。念和琳公爵，因拿获王三槐所得，今照议革去，著加恩仍留伯爵，即令丰伸殷德承袭，在家闲居，不许在外滋事。宜绵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卫，不许在前清门行走，仍加恩赏给云骑尉之职，回本旗当闲散差使。锡龄原系

袭福灵安云骑尉之职，福长安获罪，自应斥退侯爵。然与福灵安无涉，仍著加恩准锡龄承袭云骑尉之职，亦斥退侍卫，不准在前清门行走，回本旗当闲散差使。大学士苏凌阿，年老耳聋，因系和珅姻亲，和珅利其昏愦充位，藉显己才。伊年逾八十，起跪维艰，难胜纶扉之任，苏凌阿著即原品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系和珅引用之人。李光云现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吴省兰、李潢虽无人列款参劾，但未便率列卿贰，著给编修之职，撤回学政，不准在南书房行走。”珅既伏辜，复诏诫内外臣工曰：“昨降旨将和珅罪状明白宣示，据大学士九卿等，会同定拟具奏，已将和珅赐令自尽矣。和珅任事日久，专权蒙蔽，以至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凶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业经办结。因思和珅所管衙门本多，其升任保举，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贻，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非罪不及众之义。且近来弊端百出，事难悉数。现在宣示和珅罪状，其最重各款，俱已晓然昭著。倘廷臣中误会朕意，遇事搜求，尚复攻讦阴私，摘发细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并起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于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治和珅之罪者，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又种种贪黩营私，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此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警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大小臣工，毋庸心存疑惧。况臣工有才能者多，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者，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不至终身误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示，各宜凛遵砥砺，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意。倘经此番训饬之后，尚不知改悔，勉力修省，则是自

甘暴弃，不齿士类，必当严加惩治，毋谓教诫之不预也。”于此仰见圣心宽仁，立除大憝。而于依草附木之徒，悉置不究。中外臣庶，无不欢欣鼓舞。旋授勒保为经略大臣，督抚提镇均听节制，明亮额勒登保并为参赞，克期灭贼。凡不谙军旅畏葸无功各将领，皆在次第撤回罢黜矣。

# 儒林瑣记

秦兰 朱克敬 暝庵著

汪沨，字魏美，浙江钱塘人，明季举人。性孤介，不轻谐人，时号汪冷。明亡不应试，亲友多劝之者。乃属兄弟奉母居郊外，沨独身裹粮，往来山谷间，或拾枣、栗、斫黄精食之，家人莫知其所。数日一归省母惟与甯都魏禧、秀水朱彝尊友，或徒步谐之，二人终不知沨居也。喜为诗，脱稿即焚之，人莫能见。每行山中，自歌其诗，歌毕，长啸或痛哭。人皆以为狂，识者以为逸民。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居近夏峰，尝游之，世称夏峰先生，前明举人。天启时，东林狱起，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皆坐赃至万，奇逢尽力营救，鬻产代偿，不足则置棺于门，署曰为提学左御史醵金还赃之棺。助者麇集，一日得数千金。事未行，三人皆拷死。奇逢遂还金归隐，潜心理学，不复语时事。明亡入本朝，屡征不起。又有蠡县彭了凡者，亦学道狷介，避乱依奇逢居，贫不受馈，饿死啸台旁。奇逢葬之，表曰饿夫墓。

王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家居石船山，故又号船山，明崇祯壬午举人。张献忠陷衡州，质其父招之。夫之以刀遍刺肢体，舁诣贼，请以易父，贼哀而释之。桂王开府广东，署为行人，因母病乞归。大清兵定湖南，夫之遁于瑶乡，潜守初服，殚心

独学，九经诸史，多所贯通。感于时事，发为激论，时有偏宕，其精确者，往往超越古人。所著书凡六十八种，都三百四十七卷。同治初，威毅伯曾国荃为刻于武昌。张顾南人，《天下郡国利病书》，曾载夫之本论，似当时亦有传本也。《衡阳县志》赞船山贞苦，其道大光，千载照煌，言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轮寂寞，兰佩菲芳。

徐枋字昭法，江苏长沙人，崇祯壬午举人。高介善诗画，明亡不仕。巡抚汤斌闻其贤，屏骑从访之，枋托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见，叹息而去。

徐继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贡生，明亡不应试。剃发令下，改服为僧。能为诗，高谈有逸致。《湖上晚归》云："我家北峰里，云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飞来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与归。隔林幽磬出，隐隐发清机。"

杜浚，字于皇，湖北黄冈人，明季副榜。家贫工诗，性孤傲，虽同辈不甚晋接。友人王岱规之，浚曰："非敢慢人，第好闲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虽司马迁韩愈比邻，不暇相访耳。"或问贫状，浚曰："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客游江扬间，达官富商，争邀迎之，浚尝不屑。客死江甯，不能葬，知府陈鹏年葬之。所著有《变雅堂诗文集》。浚好诋诃俗人，死后，有富人重价购焚其集几尽。同乡某重刻之，乃传于世。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父尊素，天启时以忤奄党，与杨涟、左光斗同死诏狱。思宗立，宗羲首诣京师讼冤，袖铁椎击奄党许显纯，天启时主考东林狱者。流血被胫。又拔崔应元须，归告父主。明亡不仕，康熙诗诏徵博学宏词，又徵修明史，皆以疾辞。家居讲学，以笃行为归。尝言为学必先穷经，经以济世，必

兼读史，然后不为迂儒。王守仁后，学兼体用者，无如宗羲。学者得其教授，多为名儒。弟宗炎，字晦木，奇崛自喜，时称为鹪鹩先生。著述甚富，锢以石函，悬之梁上。将死，谓其子曰："有急则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后果有索之者，子如诚，久之不知所在。

李容，字中孚，陕西周至人，明末诸生。家居讲心性之学，远近多从之游。康熙时荐隐逸洎博学宏词，皆不就。当道必欲致容，县令捧书坐堂前敦促，容发狂引刀自刺，气绝仆地，创血淋漓，令骇遽归报，乃止。容叹曰："退藏不密，几致杀身，吾学浅矣。"自是闭门修业，不复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战死襄城，容求骨数年不得，乃具衣冠奉遗齿葬之。尝居土室以志痛。晚用周至义，自号二曲病夫，至今称二曲先生。

顾炎武，字宁人，又字亭林，江苏昆山人，今人皆称亭林先生。本明季诸生，明亡不应试。为诗歌，情辞激楚，若有甚痛不能言者。往来南北，谒胜国诸陵，所过访山川险塞农田利病，结交其豪杰。时或留止耕牧，致富累万，旋复弃去，人莫测其用意。晚乃专意著书，以继往开来自任。炎武学极淹博，制行笃实，不轻诽宋儒。惟不喜谈心性，尝曰："经学即理学，舍经何所谓理。"秀水朱彝尊赠联云："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吴伟业，字骏公，一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少擅文学，明崇祯辛未进士，廷试第二，授编修，时年二十三。制辞有云："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当时以为不愧。入本朝官国子监祭酒。伟业为诗有盛名，尝赋圆圆曲，有云："太息六军同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又云："不为君亲来故国，却因女子下雄关。"吴三桂病之，贻三千金请改其语，

怖业不肯蝶玉《檐曝剩》有画圆传，载此事甚详。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明季诸生，父兄皆为贵官。方域负才气，能文章。折节下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同称四公子。屡应乡试不举，入本朝中顺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迈，能达其识所至，论时事尤多切当。与宁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称侯魏云。

尤侗，字悔庵，江苏长洲人。才华艳逸，朝野皆知其名。世祖幸南海子，尝一日三问尤悔庵。每读其集，辄叹曰："真才子。"康熙己未，诏试博学宏词高等，授翰林院检讨。己卯，上南巡，特诏存问，御书"松鹤堂"三字赐之。

查慎行，字夏重，浙江海宁人。工诗，诗学苏轼而加谨敛。康熙时，官翰林院编修。扈跸幸南海子，群臣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上称善，须臾内侍传命，宣烟波钓徒翰林。

王士正，字贻上，别号阮亭，山东诸城人。由进士历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岁，诵诗至燕燕于飞，悽感流涕。兄士禄闻之曰："此子情深，他日必以诗名家。"因授以文选、唐诗。稍长，益excerpt力于诗。车行舟次，尝载图籍。遇有题咏，详考其人文名胜，然后措思。诗成，研炼再三，然后写录。康熙时，士正名满天下，天下谈诗者，以士正为归。孤寒后生，得士正一言，声华顿显。常告祭西岳过长安，长安人邢孟贞能诗，屏居穷巷，人无知者。士正躬诣访之，谈话良久。明日，长安城中，皆知邢山人能诗。巡抚下咸致优礼，山人由是以诗闻四方。

汪琬，字苕文，江苏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官户部主事。康熙时，试博学宏词甲等，授翰林院编修。甫两月，即告归。琬

性狂简，好诃责人，与人交多不能久，后辈亦罕从之游。琬文章宗欧阳修，而才力不逮，还徐醇澹，，略似归有光。为说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于方苞，诗与王士正齐名。后数十年，皆远不逮。

施闰章，字[illegible]云，安徽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官浙江湖西道。官省还京，旋试博学宏词高等，授翰林院侍读。笃于内行，母马氏不得于姑，大归而卒。闰章长，能得祖母欢心。既贵，请于祖母，以己贵封母，且迎柩归葬。祖母感悟，迎马主祔致之宗祠，宗党称焉。闰章教宗族学，而兼工诗文。和易好善，与王士正略同。又与莱阳宋琬等，号燕[illegible]

宋琬，字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illegible]进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绍兴。诗才俊丽，佳者颇似[illegible]。居京师与宣城施闰章齐名，时称南施北宋。又与严颢亭、丁飞涛、施愚山、张谯明、赵锦帆、周宿来，号燕台七子。

赵执信，字伸符，山东益都人。九岁能文，稍长，穷力为诗，诗思精锐。新城王士正，以诗为天下倡，学者多宗之。士正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执信作《谈龙录》纠之，谓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以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进士，由编修官右赞善。性峻傲，不肯假人。同馆某以诗及土物馈赠，执信答简云："土仪谨领，大集璧还。"某大恨。后数年，某官御史，会执信于国丧日演剧，某劾奏之，执信坐废终身。

刘体仁，字公勇，河南颍州人。顺治乙未进士，历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旷，能诗善饮酒。尝于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辄饮之，尽醉乃已。与王士正、汪琬齐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勇

独持平。方苞少时，尝以诗谒汪琬，琬诃之；呈王士正，士正亦不誉；以质公勇，公勇曰："子以后不作诗，专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名天下。公勇诗格，与王士正相近。

顾贞观，字华峰，江苏无锡人。康熙壬午举人，官内阁中书。能诗，与吴兆骞齐名。兆骞戍塞外，久不得归。贞观善明珠子成德，每以为言，久之未得当。贞观赋《金缕曲》二阕寄兆骞曰："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捉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兄怀袖。"又曰："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缮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家后。言不尽，观顿首。"词成以示成德，成德素工词曲，又多情爱才，览之怃然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当身任之；不救爽也。"贞观曰："人寿无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诺"。因力言于明珠，以计斡旋之，得赦归。贞观由是又以侠闻四方。

陈维崧，字其年，江苏宜兴人。父贞慧，为明季四公子之一。维崧以诸生屡踬乡闱，有术士相之曰："五十后当入翰林。"维崧不信。后年五十三，果以博学宏词高等，授翰林院检讨。维崧才情浓艳，善诗及小词；尤工骈体文，雄迈恻挚，为时所推。既入翰林，声名益起。未几卒。皖人程叔才，注其骈体文

二十卷，行于世。别有《湖海楼诗集》散，帙不传。见他选本者，如《听白生弹琵琶》云："弹罢金尊酒不辞，自言双鬓竟如丝。依稀记得调鹰处，盼子城东月黑时。"绝句云："一生纰缦杜分司，七字凄凉卒事诗。半灭兰缸心自省，看人微雨出门时。"《小秦淮曲》云："思乡浑似欲眠蚕，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云零落处，斜铺楚簟梦江南。"皆为后人传诵。

吴绮，字园次，江苏江都人。康熙时，以贡生荐授内阁中书，谱椒山乐府称旨，擢兵部员外郎。后官浙江湖州知府，忤上官罢归。家居有园，贫不能致花木。凡乞文者，皆令以花木润笔。不数年，荟蔚满园，号为种字林。绮文才富艳，工骈体文，与陈维崧齐名。

吴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幼慧，傲放自矜。在塾中，见同辈所脱帽，辄取溺之。塾师责问，兆骞曰："居俗人头，何如盛溺？"师叹曰："他日必以高名贾祸。"顺治十三年，举乡试，坐通榜，谪戍宁古塔，居塞外廿余年不得归。其友顾贞观，素善明珠子成德，时时为请，又以语激之，德为尽力，久之得赦归。兆骞诗《风格道上》，如："山空春雨白，江回暮潮青。羌笛关山千里暮，江云鸿雁万家秋。"皆一时传诵。

梅文鼎，字定久，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读算书即能解悟。后益研究古今算经，及西洋回回算法，能通其用。黄宗羲撰《明史·天文志》，号为详备。文鼎摘其舛误五十余事，见者叹服。又著《天志赘言》一卷，《天学疑问》三卷，尤为精密。当时与胡渭地理，同称绝学。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特召见，赐御书珍馔。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学，尝与修《一统志》，

得纵亲天下图籍，著《禹贡锥指》二十卷，每水为图，凡四十七图；各有说，条分缕析，考证详明，谈地理者，奉为规矩。当时与梅文鼎天文，同称绝学。

毛先舒，字稚黄，浙江仁和人。性疏旷，尝构屋经营甫竣，将移居，会姊丧不能举，即卖屋葬之。工诗，清妙绝俗。尤精韵学，著《韵学指归》及《唐韵四声表》，颇多心得。

郑性，字义门，浙江慈谿人。从黄宗羲受学，而偏主陆王，与宗羲稍异。志行谨厚，为乡里所推。有田户负租者，倘与陌家世，知为杨简后，急邀之斋中；与为宾主，饮食之；尽捐其逋。自是收租，必濡于他佃。

何焯，字义门，江苏长洲人。孤介好学，初忤钱谦益、方苞，再忤徐乾学。生某尚书家，某受要人嗾勒汤斌，焯移书绝交，即日携装去。李光地荐其博雅，诏赐举人，直南书房。未几又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试下等当黜，特诏留馆肄业，越十年乃授编修。焯喜读书，不甚酬接，所读书手批评论，悬著劾焯批语怨望，诏下狱，尽收其书。圣祖览之，无怨望语。又得其辞某官馈金书稿，即赦焯。留局校书，数年病卒。焯精于校书，又多见宋元旧本，点勘讹脱，分别丹黄，藏书家得何氏校本，以为至宝。

娄宸英，字西溟，浙江慈谿人。工考据，兼有文名。以布衣荐入史馆，屡试不第。圣祖尝谓近臣曰："娄西溟古文，当今作者。每榜发，辄遣问娄宸英举否？年七十始举进士。宸英不食猪肉，见人食猪肉，辄恶避之。朱彝尊戏曰："假食猪肉，得读墨书名，则何如？"宸英不答。

阎若璩，字百诗，山西太原人。幼钝，诵书过百遍，始能上

口。又多病，乃不复诵，默识之。积十年，忽觉开悟，所识书皆通其义。同时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摘之。琬曰："阎有亲在，乃喋喋丧礼乎？"若璩曰："王应麟有言，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汉世不废丧服之征，说经者可袭其谬乎？"若璩治经，于尚书尤邃，尝辨古文之伪，作《古文尚书疏证》，甚自珍惜。手写四本，一付其友王宏撰，藏于华山；一遗罗浮山灵一居士；其二本则藏于千顷堂传是楼。乾隆乙卯，若璩孙始将疏证锓板，而第三卷已逸矣。

毛奇龄，字大可，浙江萧山人。明季廪生，早以文学知名。顺治时，避仇变姓名为王彦，游淮上。值中秋，诸名流朋饮赋诗，奇龄居末坐。奇龄即席赋《明河篇》，词甚瑰丽。旦日，淮上诸家传钞王先生诗。施闰章见之曰："甯有诗才如此而没没者，必吾友毛奇龄也。"迹之果然。奇龄屡变名字，最后人以今名，荐试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性强记，喜说经，挟博纵辩，务欲胜人，不尽求当经旨。搪击宋儒尤力，尝缚草为人象朱子侍立，读朱传，有弗善者，诘难扑责，以示贬辱。晚闻病瘅口糜而卒，时以为攻诃古人被阴谴云。

朱彝尊，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以布衣征试博士宏词，授翰林院检讨。精考据，兼工诗文，尤好古书。典试江南，闻钱遵王著《读书敏求记》，考图书原委甚详，请借多方弗得，乃置酒招钱及诸名士高会，泥饮达旦。私贿钱侍史取书，书手数十人，分卷钞写，一夕而毕。直史馆，私以书手自随，写四方进呈秘书，为忮者所劾，坐漏泄降官。因名其榜曰："夺俸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

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潜心理学，兼富文藻。初由翰

林院编修，官岭北参政，遭丧家居。康熙时，荐试博学宏词高等，复授翰林院侍讲，旋官江苏巡抚。江苏上方山有五通神祠甚灵异，民歌舞赛祝，趋之如狂。斌恶其惑，奏请毁之。巫传神语曰："汤某欲毁吾祠，吾且殛之。"吴人信神又爱斌，急来谏沮，斌不听。将行，士民奉香拦道，跽而请者数百千人。斌笑曰："谢父老厚意，顾已奏闻，不得中止。"径往毁之，火其像，久亦无他。先是土人掘地得碑，曰肉山酒海，遇汤而败。至是始验。乾隆时，方苞请从祀圣庙，经部议驳。道光三年，大理寺少卿某复请，乃得从祀。

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学宗程朱，而践履特挚。官江苏嘉定知县，清质和易，民皆化之。有逋租者，刻木为吏，属所亲致之，逋者愧，即日来输。会巡抚生辰，百官争献珍异，陇其独进束布双履，曰："纫织所成，无累清德，敬以为寿。"巡抚叹美而内不悦，竟以才短劾罢之。康熙三十三年，复诏为江南学政，会陇其已卒。雍正二年，诏从祀圣庙。乾隆元年，追谥清献。

刁包，字蒙吉，直隶祁州人。少从孙奇逢问学，后得高攀龙书读之，喜曰："吾未见此书，犹死人也，今乃更生耳。"为攀龙位，朝夕祀之。有过则跽位前自讼，终老不懈。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精史学，著《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论天下形势甚详，皆有指证。咸丰时，粤寇入吴之道，景范书已先言之。

张贞生，字干臣，江西庐陵人。学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讲，罢归筑室王山。尝言王山苦笋，殊有真味，而为众弃。人生营营，日在苦中，独恶于笋，所未谕也。

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学宗程朱，兼具干济。康熙初，由翰林院编修，乞假归里。会耿精忠之变，以蜡书陈用兵形势，请由赣州出不意取汀，遣仆间道上之。上大喜，下其策阃帅，遂夺闽阨，旋削平之。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博通经史，不乐仕进。与朱彝尊、姜宸英、严绳孙，号天下四布衣。康熙时，诏试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随以母老乞归。王夙绪撰《明史稿》，质于因笃。时因笃已老病卧床，令一人捧书，就床前读之，一人旁坐持笔，有所刊正，口授书之，半年书毕，遂死。

严绳孙，字荪友，江苏无锡人。康熙时，以布衣荐博学宏词。试日目痛，仅成《省耕诗》八韵，阅卷官黜之。圣祖素色绳孙名，特授翰林院检讨，旋命典试山西。诸儒臣分修《明史》，绳孙撰《隐逸传》，同试有王嗣槐者，诗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书。

潘耒，字稼堂，江苏吴江人。早慧，能强记，览时宪书一过，即能暗诵。康熙时，以布衣试博学宏词高等，授翰林院检讨，坐事免归。性喜砚，藏砚盈屋，因其质状，分别为铭。暇则独坐屋中，摩挲拂拭，以为娱乐。时人谓之石癖。

汪绂，字双池，安徽休宁人。生而能言。家贫，喜读经，以经授徒，无肯来学者。乃之江西，为陶户佣，有暇辄读书，同作皆厌笑之，主人亦怪绂迂，乃辞去。游闽中，总兵某独异之，聘教其子。未几总兵又死，绂无所依，仍归休宁，穷老以死。著书凡数百卷，贫不能镌。乾隆时，学政朱筠访遗逸，祀之紫阳书院。

胡方，字太灵，广东新会人。家居学道，静介自守。父丧，

三年不入内。有薄产，尽以与弟。总督某闻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遇胡先生市物，不言二价。乡中欲行诈者，辄回愿胡先生知。时为之语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杀我。"

邵廷寀，字允斯，浙江余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钱德洪，以传沈国谟；国谟授韩孔当、邵曾可，曾可子贞显，颇传父业，廷寀其子也。少补诸生，游孔当之门，复师黄宗羲，笃志儒术。既读刘宗周书，益精进。问阎李塔书阐明儒异同，廷寀答曰："致良知必主诚敬，异同非所敢论。"某生辟王学甚力，廷寀曰："在行之何如耳。"以期裨扶翼世教。撰《王子传》。蕺山躬履节义，著《刘子传》，又著《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取去甚严。

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博研经说，为古文醇谨雅洁。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文，学者推为大宗。康熙中成进士，以戴名世伪史狱，株连论死。大学士李光地救之，免死隶旗籍，效力史馆。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读学士，以年老许扶杖上殿。高宗朝，官礼部侍郎，亦以老成见重。苞喜荐人，又颇议论时政，同列恶之，无何以罪语罢归。苞古文为时尊尚，同县姚鼐传其学，时称方姚体，又称桐城派，至今不衰。

蓝鼎元，字鹿洲，福建漳浦人。介直有志节，尤晓当世利病。雍正时，以拔贡生游京师，大臣论荐，召试特授广东普宁县知县。到官尽裁上下陋规，巡道某怒，中以法，夺职。鼎元素有声名，既废，多劝之仕者。鼎元曰："山林草野，随在可报君恩。牵一乡之人而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则报在一乡。使百十世后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阴消其犯上作乱之萌蘖，则报在百十

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著《鹿洲文集》二十四卷，多斟酌适宜，可济时用。按李元度先正事略称，鼎元尚有《鹿洲公案》、《棉阳学案》两书9不详卷数，梁绍壬《秋雨盦随笔》称，鼎元署广州府卒，似罢后亦尝起用矣。

顾栋高，字复初，江苏无锡人。少治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每忽惚，家人以左传置几上，即玩索终日，不复问前事。雍正十三年，举博学宏词。乾隆十五年，又举经明行修。时上以经学非偶试可验，诏取诸经生所著书进览，于是栋高及常熟陈祖范，金匮吴鼎，介休梁锡玙，皆授国子监司业。召见问治道之要，栋高曰：“莫如俭德。”上嘉纳之。未几以老乞归。高宗南巡，赐御书，特进祭酒。乾隆三十年上谕，儒林亦史传所必及，果经明学粹，不遗书布，岂以品位拘？如近日顾栋高辈，终使湮没无闻邪？以是栋高得列国史《儒林传》。

吴颖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应县试，为隶役所诃，心耻之，遂归不复应试。性疏放，好吟诗。尤好客，家居筑圃，莳花果蔬笋，客至就取供之。为简置筹十数，书赏花、垂钓、围棋、诗、弹琴、吹笛各目，令客探之，递为娱乐。

郑燮，字板桥，江苏兴化人。由进士官山东知县，以请赈忤上官罢归。淡爽任真，能为诗，尤工书画。书增减楷隶，别为一格，时号为板桥体，颇宝贵之。又有三绝三真之称，谓书、画、诗，皆具真气、真意、真趣也。

厉鹗，字樊榭，浙江钱塘人。性拙率。喜为诗，入衢市，尝仰观摇首，构思不辍。荐博学宏词不就。鹗诗喜用僻事，时人效之，谓之浙派。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补县学生。少负文名，试博学宏词不举。乾隆三年举乡试，明年成

进士，年六十七矣。由编修历官礼部侍郎，以和诗特受上知。一日命进近诗，上见有悼亡之作，因谕曰："汝既悼亡，当归料理。"即予假回里治丧。德潜直内廷，每和御制，无不称旨。年七十七，病噎乞归。上温谕暂留，出御制诗集命校正，且曰："朕与汝以诗始，亦以诗终。"濒行赐诗，有"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之句。上序德潜诗，至称为归愚叟，时人荣之。年九十八，卒于家。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阴人。富于文学，自负特盛。尝曰："千古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离文章则圣贤仙佛皆死。"同时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独疵诟之，目为文备。荐试博学宏词不举。乾隆十六年，复荐经学，有忮者以蜚语闻，高宗间问廷臣："经学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竞否？"大学士史贻直顿首曰："与臣所同，太刚太自爱。"上默然，自是无敢言天游者，后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视，天游忽张目曰："不免再生人世，为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归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奥峭，往往不可句读，著有《石笥山房集》。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性强记，读书一过，即终身不忘。目力绝人，能二十里辨色红紫。乾隆时，荐试博学宏词高等，授编修，历官至礼部侍郎。以文学特被宠眷。久之，堕马伤脑，髓出垂死，上命蒙古医往视，医杀牛，取脑髓合之，敷以珍药，数月始痊。自是神智顿衰，读书越日即忘矣。召南于学尤精地理，尝病酈道元《水经注》，略于东南，作《水道提纲》补之，详核为世所重。

全祖望，字谢山，浙江鄞县人。祖望父初生子，六岁而殇，哭之恸。既梦殇子曰："当复来。"越十年生祖望，因名曰补，

长乃更今名。祖望博通三礼，尤精史学。乾隆初，荐征博学宏词，会成进士入翰林，不得与试。未几改知县，遭父丧归。未终，母又死。服阕，有司促赴吏部注官，祖望以心丧未尽不往，遂不复仕。

沈彤，字冠云，江苏吴江人。读经通三礼。乾隆时，征试博学宏词，不举。尝以宋欧阳修疑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辨者多以摄官为辞。彤博考诸经，详列周代官爵公田禄田之数，为《周官禄田考》三篇。又为《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地征篇》，辞多精核。

袁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人。少负文才，试博学宏词不举。乾隆四年成进士，由庶吉士改官江苏知县。旋乞病，寓居江甯，构随园，读书其中。为诗文，才气横逸，语必标新。尤喜奖掖后进，偏章断句，称誉不休，一时文士多宗之。公卿载贽，以得见为幸。高丽琥球，争购其诗。身后声名颇减，学者以为诟病，然亦不能废也。有门生某，尝刻私印云："随园门下士。"枚死后，毁者日起，因复刻印云："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名其诗曰《推袁集》，后乃更今名。

蒋士铨，字心馀，江西铅山人。性峭直，不苟随时。由进士官编修，以刚介为和珅所抑。是时天子方向文学，文人宿儒，咸获登进。士铨才名甚著，官京师八年，独无所遇，乃告归。久之，上问彭元瑞，蒋士铨江西才子，今何在？士铨感上知，因复入都，居数年，仍无所遇，以母老乞归，教授终焉。士铨工为诗，与袁枚齐名。其诗沈苦而出，坚卓雄劲。当时名不及枚，身后学者师效转多，至今不替。

赵翼，字耘菘，江苏阳湖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第三人及

第。富于文学，历代史书，旁及诸子小说，无不流览考订。诗学苏轼，而特才驱驾，奔肆无余，亦不甚循古法。其时天下方务考据，学者震其雄博，往往宗之。当时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后数十年，读其诗者寡矣。

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员外郎，与修《四库全书》，旋告归。笃志文学，文醇约，得方苞之传，制行一遵理轨。当是时，学者皆尚博洽新奇，诋宋儒为腐陋，鼐独毅然以道自任，有问学者，答曰："时贤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钱塘袁枚，负才通脱，好诋宋儒，鼐遗书让之，略曰："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乎？"鼐学问淹贯，文章能守古法，至今学者宗之。与方苞并称，号桐城派。

段玉裁，字若膺，江苏金坛人。乾隆庚辰举人，官四川巫山县知县。精小学，著《说文解字注》，详考源流，旁征训诂，持择精审，当时推为绝学。

邵齐燾，字荀慈，江苏昭文人。喜读书，目短视，捧书读之，面鼻常黑。客至，觅履不得，袜跣而出。工骈体文，精心孤往，语必己出。由进士官编修，馆试下等，罢归。

褚寅亮，字搢升，江苏长洲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举人召试，授中书。研究诸经，尤精仪礼学，尝谓敖继公《仪礼集说》，多巧窜经文，阴就己说。又专与郑注立异，作《仪礼管见》纠之，颇中其失。

邵晋涵，字二云，浙江余姚人。目眇，勤学独甚。以进士与修《四库全书》，因得遍览群籍。尝病《尔雅郭疏》漏略，博考经籍，为补注若干卷。乾嘉间，说经者多炫博出奇，无益经义，晋涵详考慎择，补当补之缺，为后生读经所资，其书颇行于世。性峻介，不妄交接。尝谓宋儒门户之习，诚有可讥，然其立身制行，皆本伦常，不可废也。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出处，先置不讲，又何学为？识者以为至论。

金榜，字辅之，安徽歙县人，性嗜学，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职后，即告归。研究经籍，尤精三礼之学。晚年病脾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礼笺》十卷，口授子弟书之，书甚精核，大兴朱珪为刻板行世。

惠栋，字定宇，江苏吴县人。祖周惕，父士奇，皆以文学名。栋少喜读经，长益穷力研索。尤好古义，九经三史，非唐以前传注不观。考证详博，辨说谨严。乾隆以后，为征学者，以栋为大宗，时号为惠九经。

余萧客，字仲林，江苏长洲人。从惠栋受经，笃好古义。唐以前经说多逸，萧客博采古记，旁及九流百家之书，为《古经解钩沈》三十卷。未几病，既愈，盲其目，乃口授著书，时称为盲先生。同时有江筠者，亦以盲人著书。

王旭，字德甫，江苏青浦人。少从沈德潜授诗，有“清露滴苔径，暮寒生竹楼”之句，为时传诵。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黄文莲，称吴中七子。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读其诗，自海外贻书通意，赠《相忆诗人》各一章。尤喜古碑碣，详言金石，考据者往往称之。

钱大昕，字竹汀，江苏嘉定人。由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

至少詹事。少从沈德潜学诗，为吴中七子之冠。后乃博览经籍，通究诸学，旁及律历、算法、虫鱼笺解，莫不考订。乾嘉间为征学者，惠栋外，大昕与休甯戴震最优。江南人尤尊奉之。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甯人。以举人荐修《四库全书》。旋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未授职卒。震通究诸经，尤精三礼，旁及九流之学，多所考订。所著书甚多，曲阜孔广森编为《戴氏遗书》。

梁同书，字元颖，浙江钱塘人。父官宰相，同书独恬静向学。工书，书名闻海外，日本琉球，争购其书。同书作字，必用许氏虚白斋纸，求学者争购之，许氏以富。同书生平不近妇人，娶妻别室而居，朔望会于中堂，交揖而退。尝得元人手书山舟二字，取以为号，遂以号行。

桂馥，字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工篆隶，尤究心小学。著《说文义证》五十卷，辗转推通，征引赅博，与段氏书并行于世，治小学者以为依据。尝病后学空疏，与历城周永年置借书园，藏书万卷，贫士好学者，辄借与之。

汪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幼孤，从母授书。稍长，益勤学，博究经史。为文章古丽绝俗。性狷峭。补诸生，屡试高等。是时天下方向文学，才下中数等者皆登科第，或有声名为督抚上客，中独沉郁无所遇。尝过鹦鹉洲，为文祭黄祖，以舒愤懑云。中尝江行，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亮吉专崇马郑，中兼涉程朱，辨争良久，中口拙屡为亮吉所屈，愤甚，掷亮吉堕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武亿，字虚谷，江南偃师人。博洽工考据，尤好金石。同县农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亿闻即往买之，自负以归，石重数

十斤，行二十余里，到家急顿几死。性迂僻善哭，尝游京师，主大兴朱筠家。除夕，筠馈豚肩蒙古酒，亿尽食之，食已大哭。主宅惊怪，筠疑亿久客思家，急慰问之。亿曰："无他，远念古人，近伤洪亮吉、黄景仁不偶耳。"后成进士，官博山知县，更以能名。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乾隆癸卯举人，由教习官浙江知县，后改江西，官新喻瑞金知县。坐奴为奸利免。家居肆力于学，为古文遒劲奥折，颇似魏禧。有《三代因革论》八篇，于古今穷变之故，言之尤确。

孙星衍，字渊如，江苏阳湖人。少有文才，与洪亮吉、黄景仁，皆以诗名。后从钱大昕游，乃博究经籍为征学。乾隆丁未，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编修改刑部主事，积官山东督粮道。性喜考古，兖州城外，旧有柳下惠墓，星衍得元时展氏先茔碑，知墓在奉安，更封树之。又访得曾点、澹台子羽、闵子骞、左伯桃、羊角哀诸墓，皆立石禁樵采焉。善校书，写刻必访宋本。高丽使臣，于都肆见星衍所校书爱之，书问字二字赠之，星衍因名其居曰问字堂。星衍妻王采薇，能诗，星衍不及。年未三十，以瘵卒。星衍构长倩阁，绘像祀之，终身不娶。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激直敦气谊，友朋艰戚，必尽力周旋之。客中遭母丧，弟不敢讣，以母病闻。亮吉奔归，去家二十里，闻母死，号踊堕水中，流数里，遇救得免。后以进士官编修。嘉庆初，上书极谏，下吏议戍死戍伊犁。伊犁将军某揣上意，密奏亮吉狂悖，至当以事诛之。上怒，切责将军，赦亮吉还。是时天久旱，命下而雨，亮吉直声愈彰。亮吉治经，精地理训诂之学。为诗文有奇气，尤工骈体文，与胡天游、袁枚，并称

三大家。

黄景仁，字仲则，江苏武进人。狷狭寡谐，与人交虽暂合，终致乖忤，独与洪亮吉善。尝应试同寓，夜作诗，诗成辄呼亮吉起，夸示之。一夕四五起，亮吉终不厌，故二人最善。景仁游四方，迄无所遇。乾隆四十一年，驾幸山东，景仁以献诗召试，选武英殿书签，叙劳授主簿。陕西巡抚毕沅为入资得县丞，铨有日矣。迫于债，后走陕西，至山西解州，病遂卒，年三十五。亮吉时客陕西，急奔往经纪其丧，毕沅复助金养其母妻。著《两当轩诗钞》十四卷，《悔存词钞》二卷，其诗才气骏发，笔力矫健，洪亮吉以为似青莲。

黎简，字二樵，广东顺德人。乾隆己酉拔贡生，家居屏绝声闻，专力风骚。是时天下方务考据，以博赡驰骋为工。简精心孤往，以学问写其性灵。诗宗法宋人，而清空矫健，于黄陈外别成一家。

法式善，字开文，号尔济，蒙古人。由进士历官至侍讲学士。和雅工诗，喜奖掖后进。晚年告归，读书僧舍。于斋中为龛，名曰诗龛，友朋投赠之作，皆纳其中。积久编之，为《湖海诗录》六十余卷。

潘溎，字少白，浙江会稽人。性恬旷，工古文，有名当时，终身未尝应试，营家人生产。弟官广东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为置田庐，固辞不可。尝有谢诸友为田庐书云："人心如止水，微风拂之，便易澎湃。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挈紧一步。圣人罕言利，所谓利者，不必富贵利达，凡于身有安便处，皆当体认，此处纵一步，便骎骎入可欲境界矣。溎生质故懒，遇谋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儿畏避学舍，因此亦得缓审

事理。习久若性，数年来并懒言安乐境界。虽处困乏，觉天地甚旷，人事甚静，心之所在，无物挠之，非不知老之将至与沟壑近也。夫沟壑非不可近之地，较心所谓涂灰者颇异，任天得之，循道处之，何殊丰养厚葬？常人以身安为乐，君子以心安为乐。洛虽未学，苟安吾心，袒毙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乐境也。诸友为谋田庐，使余年在耕凿内，理非不可。然耕凿本无怀之业，而谋而为之，则怀必有所扰。又不得同心之侣，共处朝夕，他日与祝丰祈稔之辈，日计赢绌，衰年余喘，是可惴惴。敢敬谢诸友，中辍兹役，使吾以将尽之日，乘化短长，无所滞洄其间，似胜于饱暖终矣。”

蒋湘南，字子潇，本回部，居河南固始县，故为固始人。通究经史，为文章，雄健舒畅，能达其意，不随古人步趋。屡应乡试不举。道光戊子，编修张集馨典河南乡试，将行，往辞大学士阮元。元曰：“中州学者，无如蒋子潇，摸索不得，负此行矣。”集馨欲请其详，会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问人，私念阮公所称，必好古者。因诚同考官，文有异，虽拙傲无弃。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玮而不中程，众皆怪笑，集馨强置之榜末，启封则蒋湘南即子潇也。湘南虽举乡试，负文学盛名，而刚介不随，游四方迄无所遇。后客陕西，卒于凤翔府书院。著有《七经楼诗文钞》。

潘德舆，字四农，江苏山阳人。少以文行知名，嘉庆初应乡试，至道光戊子乃举。为学务躬行，不谈心性，亦不以博闻傲人。与人和易，尝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诬德舆，希得屋。乡里皆信德舆，不直屋主，将诉官按之。德舆不肯，还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舆文章醇厚刚劲，如其为人。尝曰：“士居

乡无政教权，独当以文章转移风俗耳。”德舆以知县待缺安徽，未得补卒。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

蒋琦龄，字申甫，广西全州人。能文有干略。道光庚子进士，由编修积官顺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时，乞归养母，遂不复仕。同治初，上中兴十二策，诸多切当。人比之叶水心、陈同甫。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博通经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贩，往来不绝。源每事咨考，著《海国图志》六十卷，备详各国山川风俗及国势强弱，机器利钝。至今谈洋务者，以为依据。尝有古诗一章云：“四远所愿观，圣有乘桴想。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惝。聪谁介葛庐，舌异公冶长。所至对瘖聋，重译殊烦怏。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朝发旸谷舟，暮宿大秦港。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党。绕地一周还，谈天八纮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因思肇辟初，声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轩羲往。”

孙鼎臣，字芝房，湘南善化人。道光乙巳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遭母丧归，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学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学淹贯古今，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不矜考据，亦不堕空虚，著《畚塘刍论》二卷，通论古今利病，博达精醇，多可用以经世。

吴敏树，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举人，选官浏阳总教谕，年余即告归。家居弦诵，谢绝声华。平湖张金镛督学湖南，尊儒爱才，备极诚礼，士以得见为幸，独敏树终不可见。敏树博研诸学，于古文用力尤深，蕴藉夷犹，得震川之致，曾国藩

称为文中逸品。著有《梓湖诗文录》。

张金镛，字海门，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官湖南学政。待士甚宽，得枪手但扶出之，不问姓名。然终其任，无幸获者。或请其术，金镛笑曰："枪手文专尚灵机，绝无根柢。本非所取，宵有术也？"喜奖掖才俊，王闿运、蔡毓春、张自牧等，皆所识拔。后生得张学使一言，荣于领解。咸同以后，湖南文学茂兴，经教浸广，金镛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诗集》、《绛跗山馆词钞》。

胡锡燕，字蓟门，湖南湘潭人。性介笃，喜读书。父官广东南海知县，欲令入资仕，锡燕请以资尽购古书读之，由是学益富。久之执友某复为入资得知县，锡燕谢曰："仕非泛然也，吾才实不足治人，强仕且为民害。"返其部牒。遭父丧，乡居十余年，不入城。会湖南修通志，攸县龙汝霖为言当事强致之。至则馆汝霖家，汝霖会书局诸人饮之。客将至，忽趋出，经宿不返，迹之则自投于江矣。锡燕学宗顾炎武，然寡交，不骛声名，故虽里党罕知之。尝与其师陈澧书云："近世学者，患好名太甚，为己太少。"又云："管子轻重之书，非真儒不可读，惟诸葛亮为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适足罔民。"其志识如此。

黄文琛，字海华，湖北汉阳人。由举人官国子监助教，改宝庆府同知，升永顺府知府，署永州宝庆衡州知府，皆有声。永州邻广西，咸丰时，洪秀全据江甯，广西贼恒欲东下，文琛练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宝庆人邹汉勋，以事为知县所系，文琛遣役持柬，备肩舆诣狱迎邹先生。明日即劾知县，出汉勋罪。衡州民毁教堂，教士诉官，必杀民偿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见之，曰："失火延烧，无杀人理。远来失居，官当汝恤。必欲寻衅败盟，

即先斩汝。听胁巡抚杀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气沮，即乞五百缗去。巡抚闻之惧，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转骄，得厌其意。永顺俗多讼，初至，诉者日数十人，文琛口讯手判，竟日而毕。尤诬妄者笞逐之。弥月后，数日乃一人。性强敏，文簿有字者，莫不亲览。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后，静坐读书或赋诗，莳理花竹。人怪其闲，而卒无废事。文琛博究经史，尤习知先朝掌故，当世利病。卒以刚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贻堂诗集》。

杨彝珍，字性农，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归。当时军兴，疆臣稍稍礼接文士，士多游谒依丐。独彝珍与善化孙鼎臣，家居守静，时论多之。性喜奖诱，因以成业者甚少。少工古文，与潘梅齐名。晚益为时论所推，称宗匠焉。著有《移芝室诗文集》。

杨翰，字海琴，直隶新城人。道光乙巳进士，由翰林院编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升辰永沅靖兵备道。为政宽易，与民相忘。喜音乐及游眺山水，终岁不倦。工书，求者尝数年不得。积纸至数十箱，奴婢窃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挟一艺，即与为布衣交。罢官贫居，宾客不绝。著有《莉遗草堂诗集》。

刘熙载，字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甲辰进士，由编修官国子监司业。居京师，授徒自给，不受亲故馈遗。咸丰时，入直上书房，每徒步先至。大风雪，未尝乘车，衣履垢敝，诸王子窃笑，称为厨子翰林。岁时，内监多以酒脯馈直宫求赐，至熙载宅，户无帘，床无帐，熙载方踞地爇薪，以砂铛煮粝饭。内监叹曰：“刘公贫至此，我辈忍取求乎？”即持酒脯去。文宗知熙载廉窘，特授广东学政。熙载至，尽裁上下陋规，胥吏患之。知熙

载涓，故为蜚语刻洋报中，熙载见之果恚，即日乞病归。著有《艺概》二卷，《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丁未进士，积官至广东巡抚。寻罢归，再起为兵部侍郎。读书能精思，研贯经史，尤邃于礼。性质直，议说必根于心，无所迁饰，虽致尤吝不悔。喜读王夫之书，学行皆以为归。署礼部侍郎，奏请以夫之从祀圣庙。会出使英国，议格不行。嵩焘学务有用，不屑文艺，而气盛词雅，论者乃更推之。所著有《礼记郑注质疑》、《绥边纪略》、《养知斋诗文集》。

张修府，字东野，江苏嘉定人。道光丁未进士，翰林院检讨，官湖南永顺长沙永州知府。政简惠，务兴学化民，民多应之，所莅守书贾笔工相贺。官永顺时，学政获代倩者二人，属知府考治。修府见卷中诗颇工，俟学政去，召二人至斋，试以诗有佳句，因与饮食，厚资遣之。著有《蛮笑集》及《味梦盦初二集》。其诗《沙道中》云："野桃花笑杜鹃啼，客路浓春送马归。细柳轻烟寒食后，乱山古驿夜郎西。水田积雨千畦阔，石磴盘云万嶂低。墟里萧条余故垒，晚来凝望一溪迷。"

龙汝霖，字晴臣，湖南攸县人。道光丙午举人，由教习官山西知县。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计丁出资，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择士人分管其里，均徭于田，岁省万金而事不废。继宰高平，俗尚赛神，春秋歌舞，费常逾万。汝霖禁止之，以其费为义塾，凡百一十有七，弦诵之声，比党相接。民死贵厚葬，歉即停柩以待，不葬者五万有奇。汝霖革其奢，为之期限，逾年葬者四万。再任江西铅山县，县近闽俗，多械斗，汝霖教以礼让，逾年民输其械，斗者遂稀。汝霖笃志学道，言动温良，而遇事强

直，无所畏避。官高平时，有某布政过境，仆从索贿不得，尽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擎之，搜行李得所失物以归，乃遣行。巡抚沈某尝以奴属汝霖，奴故吸鸦片，汝霖难之。会众见巡抚复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约，不博不歇不吸烟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烟，唯公所命。"巡抚惭谢不复言。王闿运诗："憨搜文布政，狂斗沈尚书。"盖指此也。著有《坚白斋集》。

邓辅纶，字弥之，湖南武冈人。以拔贡生中副榜。家富于财，父官按察司。辅纶独喜读书，通九经训诂，旁及百家之学，多所宣究。尤喜为诗，至废寝食。尝饮次与友人论诗，意兴轩畅，不复酬酢。又举其《咏橄果》诗："南土移来香渐减，北船乱后见应稀。"谓不减杜甫。坐有某官心恶之，后数年，辅纶以道员将兵，某为御史，竟以风闻事劾罢辅纶。辅纶少有大志，后再出将兵，不获一展，遂浩然归。闭门著书，终身不出。著有《白香亭诗钞》。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道光辛亥举人，倜傥好奇计。游京师，人皆以为狂。为策论，才气雄肆，略如其乡人魏禧。咸丰庚申之变，洋人火圆明园，宝箴登酒楼望之，抚膺大恸。楼下人皆惊，宝箴亦去。归寓即作书告其友田玉梅于河南，使将所部勤王。

邓绎，字保之，湖南武岗人。与兄辅纶皆好学，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访求才俊，尝谓求才为经济第一事。王闿运幼时，读村塾中，绎闻人诵其诗，有"月落梦无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访订交。闿运故贫，绎资之使学于名师，又逢人誉荐之，由是闿运学益进，声名大昌。绎通练时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请佐军，绎以诸生抗礼，论诤无所隐。时方危棘，

左则虚己听之。平定闽浙，多用其谋。以父丧归，屏居郊外，凡十余年。博究经史，求古今庶务之宜，为《云山谕记》五十余卷，斟酌利病，多可见诸施行，《日知录》之俦也。著有《藻川堂集》。

王闿运，字壬秋，湘潭举人。生时父梦神榜其门曰天开文运，因以名之。幼喜读书，为文章有奇气。年二十，益弃俗学，专力于古，通《尚书》、毛诗《春秋》、公羊传及《庄子》、《史记》、《汉书》。性高旷，不事荣利。咸丰时，天下大乱，将帅多开幕府，招致才俊。曾国藩尤称好士，贱人或起家为布政，裸身来归资巨万，士争自效。闿运独为客，不受事。往来军中，或旬月数日即归。后国藩益贵，宾客皆为弟子，闿运仍为客。尝至江甯谒国藩，国藩未报，遣使招饮。闿运笑曰："相国以我为饷馁来乎？"即携装乘小舟去。国藩追谢之，则已归矣。著有《湘绮楼诗文集》。

朱克敬，字香孙，甘肃皋兰人。强直任气，好议论时事，人多厌之。家贫，客游四方，遭乱无所之，乃援例为小官，补湖南龙山县典史。龙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间，与父老杂坐，有争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丰十一年，寇大至，知县千总皆走，克敬独与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抚恽世临荐于朝，不果用，久之以盲去。巡抚刘昆素知克敬，与官钱使修通志。昆去，克敬益无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与之千金，遂留隐焉。其诗由香山入杜，天才绝高，学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严，写景言情，时有独至之处。克敬少壮为诗，不能深造。既盲，日令人诵文选杜诗，听而识之。反覆精思，数年颇有所悟。乃更为诗，佳者往往似姚合。将死，自铭其墓曰：

“生无补于时，死无闻于后。既盲而学古无有，独以其盲传不朽。”著有《瞑庵诗录》。

阎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门人。喜读书，所居僻陋，书不可得。从友人假得《文选》并注读之，数月皆能记。同里某翁家有《史记》，请借不许，请就其家读之又不许。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场，请日馈肩薪乃许之。正衡朝食荷薪，携笔札往读之，且读且写，数月乃毕。后补诸生，应省试，益鬻产购书数千卷，日夜读之，其学益充。苦下县寡陋，后游学长沙，与黄文琛、龙汝霖、朱克敬相师友。好事者闻其名访之，皆谢不见。学政顾云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绝俗荐于朝，诏授训导。正衡笃志于学，九经诸史，靡不研贯。为文章坚劲雄肆，颇似王安石、苏洵。

# 割台记

罗惇曧

台湾旧隶福建，称台湾府，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闽浙总督实兼领台湾。刘铭传为巡抚，振兴百务；铁路、商轮、屯垦、开矿，新政备举。今日人所经营尽美者，皆本铭传之旧以为扩张者也。邵友濂继为巡抚，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严，乃命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所部防台。永福增募兵，仍称黑旗。中法之战，永福起于越南。以黑旗兵屡挫法军，唐景崧独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议成，粤督张之洞荐授总兵驻钦州。唐景崧以法越罢战后，由吏部主事授台湾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与之交恶，遂求去。以提督万高会代守沪尾。旋复以提督廖得胜代高会。两月之间，沪尾三易将矣。援朝鲜之师既败，辽东城邑相继陷，友濂书生，不知兵，密求枢府内调。朝廷亦以景崧才，付以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抚，而调友濂抚湘。景崧与永福共事于越南，后极不相能。景崧既署抚，乃移永福军台南，景崧自任守台北。日兵舰攻澎湖妈祖宫，守将击之，伤其两艘。日人将攻文良港，而先攻妈祖宫，以牵缀华军，使不为备，乃潜登文良港。澎湖至台北电线中断，日军遂占澎湖。海道中梗，军械之购自外洋者，尽为日夺，台湾乃孤悬矣。时更有李文奎之

变。文奎故直隶游匪，从淮军渡台，充抚辕亲兵。副将方某为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转事中军黄翼德，充什长。翼德募兵于粤，方某署中军，复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党徒遍城中，及署内外，思伺隙报之。景崧婿余某内渡，文奎率党劫其装于道，护勇逃归署，文奎追之，方副将自抚署出，文奎径斫其颅，反奔入门踣而毙。中军护勇内应，争发枪，景崧遣差官出视，及仪门中刃返。叛徒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见巡抚慑焉，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以文奎徒党众，因令文奎充营官以安之。杨歧珍率所部入援，与叛军对击，伤居民十余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缉捕一营屯基隆，而张示别缉杀方副将之贼，为掩饰计，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矣。及割台议起，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上书力争，不报。割台信益急，主事丘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议建民主国，开议院，制蓝地黄虎国旗。议戴景崧为总统。四月和议成，卒割台湾。朝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台民乃决自主，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设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提督杨歧珍等归于福州。日本兵舰大集，先攻基隆。吴国华守三貂岭，遇日侦探队击之，毙日兵官一。营官包干臣奉命来助战，夺日兵官首级以归，遽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逐日军，遽回兵追干臣，日军遂占三貂岭。分统李文忠等，方会师援基隆，而日军已大集，文忠等战皆败。景崧命黄义德屯八堵，为胡友胜后援。义德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驻军，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

头，故驰归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军索饷，大哗。翌晨，日军占狮球岭，城中惊扰。幕客熊瑞图请退守新竹，巡捕吴靓庭以枪拟瑞图，禁之言。傍晚溃，兵争入城，客勇士勇互斗，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杂逃民中，窜出城，附英轮至于厦门。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当以书告日军，乃以兵来收城。景崧归老于乡。庚子勤王军谋起事汉口，约景崧举事于桂林。汉口事败，亦无发景崧者。光绪壬寅，客死广州。刘永福守台南。台北既陷，镇道以下官吏，相继内渡，台民上民主总统印绶于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设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舰至，窥安平口。永福自击日舰，几沉之。日军攻新竹，相拒月余，大小二十余战，互有伤亡。日人购奸民导僻径，抄台军后路，分统杨紫云战殁。吴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义民长徐骧之军，为日军追入深箐中。徐骧绕出其后击之，日军炮无所施，大败，获日兵数十。时库帑既匮，仅恃钞票为挹注，军饷益不支。永福先遣员渡厦门求款，并电乞沿海督抚助饷，绝无应者。饷绝械罄，永福忧惶无策。台南土匪为内间，引日军深入，匪集益众，日军用为前锋。吴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军至，猛击之，日军败，渡河，徐骧伏兵乘其半渡，奋击之，日兵大败。七月，日大队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谍传大营陷，军皆惊退。盖新楚军统领李惟义，奉命为后援，日军以金啖土匪，冒称日军袭之。惟义惊遁，营遂溃，前敌乃大挫，袁锡清力战死之。日军据大甲溪。永福令诸军严守彰化。徐骧屡以伏兵挠日军，义民亦迭起抗之，日军屡窘，多伤亡。日军仍利用土匪，陷攻八卦山。吴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军夺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日军连陷云林、苗栗二县，进逼嘉义，误入山谷，

民团林义成等塞谷口尽歼之。台南山谷险阻，深箐丛杂，民团潜伏，遇敌猝起，日军不习地势，屡战恒败衄。台北台中各城邑，闻台南义声，皆思奋起，图恢复，日大军乃严备之。台南援绝饷竭，相持数月，军皆饥困；日军以全力攻台南，徐骧等尚力战。骧每战必居前敌，卒中炮死。嘉义守将王德标，以地雷达日营，夜半地雷发，日军死七百余人，日军惊退。以杀将士多，大愤，聚巨炮猛轰嘉义，破之。仅余台南孤城，永福犹死守，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永福拒之，词甚峻。日军乃大攻城，永福自发炮殪日军数十人。相持数日，城中军饥甚，哗溃。土匪蜂起，夺城，迎日军。永福逃登德国商轮，日兵大索四次不获。盖德人深佩永福，秘藏之也。永福内渡至厦门，旋归于广东之钦州。永福守台南数月，以饷糈并绝而败，世犹谅之。

# 记朱一贵之乱采自《近世中国秘史》

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台湾民朱一贵作乱。一贵，漳之长泰人，小名祖。游手无艺，好结纳奸宄，为乡里所嫉。于康熙五十二年之台湾，充台厦道辕役。寻被革，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其鸭旦暮编队出入，愚民异焉。奸匪过者辄款延，烹鸭具馔，务尽欢。时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绝不以吏治民生为意，防范疏阔。一贵心易之。辛丑春，凤山县令缺，台郡太守王珍摄县篆，委政次子，颇逾闲，征收粮税苛刻。以风闻捕治盟欹者数十人，违禁入内山伐竹木者十余人，奸匪遂借为口实，日诬谤官府短长，煽惑人心。有黄殿者居罗汉门，与朱一贵善，时谋不逞，往来密洽。三月，李勇、吴外、郑定瑞等，相率之罗汉门，见一贵曰："今地方官长，但知沉湎樗蒱耳。种种不堪，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乎？"一贵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全、陈印等五十二人，即于黄殿庄中奉一贵，焚香结盟，各招羽党，得数百人。立赋帜，书：大元帅朱。夜出冈山袭劫塘汛。辛亥，警报至郡，总兵官欧阳凯集将弁议出兵，中营游击刘得柴请行，弗许。右营游击周应龙者，庞然魁伟，素议论风生，令以兵四百人杀贼。又白道府，遣台湾县丞冯迪，调新港目、加留湾，肃扰麻豆四社土番，随之前往。冈山距府治三十里，贼势未盛，疾趋可灭。是日细雨霏泥，应龙率兵番行五里，驻半路店。

翌日再进十五里，屯角带围。贼夜出槟榔林，汛防把总张文学，迎战败绩，弃鸟枪藤牌军械，为贼所得。应龙隔一溪不能救。贼复掠太湖，杀汛兵，饱所欲而去。南路贼首杜君英，于是日遣杨来、颜子京，率其众百人之一贵所，称君英在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与陈福寿、刘国基，议共掠台湾府库。又有郭国正、翁义，起草堂潭；戴穆、江国伦，起下埤头；林曹、林骞、林琏，起新园；王忠起小琉球，皆愿从君英攻府，约朱一贵共事。癸丑，朱一贵移屯冈山之麓。周应龙兵至小冈山，遇贼与战。千总陈元，把总吴益等，奋力掩击，贼不败，退走入山，夺交友庄屯住。应龙收兵札二滥，颜子京亦回下淡水。甲寅，周应龙在二滥传令：兵番杀贼一名，赏银三两；杀贼目一名，赏银五两。土番性淫，杀良民四人，纵火燔民居，复毙八人。闻者股慄。乙卯，远近贼党借兵番杀掠为辞，鼓煽沿途庄店，迫胁居民，分授以帜。由是各乡纷纷响应，竖贼旗帜。应龙进札楠仔坑，得南路营参将苗景龙警报，称林曹诸贼，夜攻新园，夺军器，下淡水，营汛已陷。丙辰，周应龙后行十五里，宿南路营。丁巳，官军遇贼于赤山，杜君英、朱一贵两路夹攻，战方亟，周应龙以后队遽进，千总陈元战死。把总周应遂被擒，吴益重创，佯死陈元尸侧，李硕负伤走，周应龙逃归府治。一贵率群贼大队随之。君英偕陈福寿、刘国基、戴穆、翁飞虎、江国伦、郭国正、杨来、颜子京、林曹、林骞、林琏、郑文苑、王忠等，攻凤山县南路营，把总林富战死，守备马定国战败，自刎死。参将苗景龙逃匿万丹港渔寮三日，为穆周、林泗所擒，献国正，国正令林泗、翁义杀之，以其头献一贵。郡中闻赤山之败，哗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属宵遁，先后驾舟，并出鹿耳门。士民遂相率逃窜。戊

午，总兵官欧阳凯与游击刘得紫率兵千余人，台协水师副将许云，领兵五百人，出扎春牛埔，列营以待。军中夜惊，镇兵四散。己未，黎明稍集，人无战心。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城，诸罗知县朱爵等，捐银一千五百两，躬历诸营劳军。庚申，贼至，镇协将弁枪炮齐发，许云跃马当先陷阵，水师弁兵决命奋勇，陆师继进，贼大败，退屯竽津林。把总陈宋，见周应被缚牛车，力追杀贼，救周应，遂回营。而镇标把总许陆、王因，见贼势浩大，终当复来，径引去。是时水师左营游击游崇功巡宵笨港，闻报，以兵还入鹿耳门。遇文武眷属舟，叹曰："官者，兵民之望也。官眷逃，则人心散，大事去矣！"登岸赴敌。其堵马某请处眷属，崇功厉声曰："今日遑知有家哉！"麾众驰春牛埔。五月朔日，辛酉，贼众数万俱集。刘得紫率兵备张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敌，欧阳凯、许云、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敌。杜君英、朱一贵合兵冲杀，镇兵忽内乱，百总杨泰绰号达家勇者，先通贼为内应，刺欧阳凯坠马，群贼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马总、林彦皆死之。汀州镇标把总石琳，带兵之台换班，亦战死。海坛把总李信，创重已死。有王宋者怜而欲埋之，复苏，乃与皆匿血所。刘得紫闻败，率兵还救，所乘马为贼砍倒，与守备张成俱被擒。副将许云冲突血战，杀贼数百人，与游崇功、千总林文煌、赵奇奉、把总李茂吉，奋臂大呼，所向皆披靡。自黎明战至日中，矢穷炮尽，重创遍体，坠马步行，犹手刃数十贼。势孤无援，左手被贼砍断，乃骂曰："生不能杀尽逆奴，死必来歼灭汝等。"贼怒，剖云死。游崇功单骑杀贼数十人，马蹶被杀。林文煌、赵奇奉俱战死。李茂吉为贼所执，至南较场，见戴穆，挺立岸然。

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总微官耳，若壮士降，当以汝为将军。"茂吉瞋目厉声骂曰："我朝廷命官，岂从汝作贼？"举足踢贼案，案翻，奋力断缚，直前欲夺刀杀贼，贼众举刀共斩之，头脑破裂，尚指贼痛骂如初，气绝乃已。官兵既败，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实、右营游击王鼎、守备万奏平、凌进、杨进，千把总朱明、刘清、郑耀等，兵十余人，战船四十余号，联艘扬帆，逃出澎湖。镇标左营游击孙文元，奔至鹿耳门，赴海死。右营游击周应龙，中营把总王丑，附商船逃归内地，直走泉州。把总李硕、陈福、尹成，道标守备王国祥，千总许自重，皆逃澎湖。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台湾知事吴观城，县丞冯迪，典史王定国，诸罗知县朱夔，典史张青远，皆一时相率登舟，虑港内商渔艇舰为贼所有，尽驱出鹿耳门，齐赴澎湖。先是粤民高永寿在笨港，负贩为生，有病者于破庙饿且死，永寿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欷歔感泣，引之深山中谈，酒殽相待，贼也。与见朱一贵，刀枪森列，言倡乱谋甚悉，邀永寿入伙，佯许之，乘间逃回，赴南路营告变，弗信。至府，复告之，镇道以为狂疾，会审严刑，坐妖言惑众，将论死，从宽责逐过海，递回原籍。贼平后，制府移檄粤东，唤高永寿至台，寻向日所见贼营故处，不可得。令往罗汉门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即娇，遍寻上下山谷月余乃还。据高永寿言：昔日如梦如醉，想是命当受刑，今遍览名山，无其处，亦异事也。

又安平兵窃卖火药，载往接济。事发，亦置弗问。又一僧异眼怪饰，周游街巷，诡称天帝使告台民："四月杪有大难，难至，惟门设香案，以黄纸为小旗，书'帝令'二字，插案中可免。"及贼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见者，以为百姓从贼，多慌乱以及于败。群

贼攻破台湾府，盖朔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住总兵官署，朱一贵继入，居台厦道署。同开府库，分掠金银。复开红毛楼，楼故红彝所筑，旧名赤嵌城，红毛酋长居焉。郑氏以贮火药军器，四十年来，莫有启者。贼疑为金银窖，故发之。得大小炮位、刀枪、硝磺、铜铁铅弹如山。癸亥，立朱一贵为王，通天冠，黄袍，玉带，皆取之优。群下拥坐堂上，呼万岁，建号永和。北路民赖池、张岳、郑惟晃、赖元改、万和尚，林泰、萧眷等，亦于是月朔日竖旗聚众。越三日，环攻诸罗县北路营。参将罗万仓，千总陈徽，把总郑高、叶旺，分门迎敌，万仓当其南，出死力拒贼而战，兵单无援，贼陈碧以竹篙枪戮其喉，颠，张岳、赖元改挥刀杀之。万仓侧室蒋氏，闻兵败，自缢而死。陈徽、郑高遁入山，集乡民自保。乙丑，赖池、张岳、郑惟晃、赖元改，将罗参将首贵至府，献一贵请功。一贵见全台俱定，扬扬得意，以为莫奈己何也。遂欲仿郑氏登高台，鸣钟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群党。以王玉全为国师，王君彩、洪阵为大师，杜君英、陈福寿、李勇、吴外、翁飞虎、陈印、戴穆、郑定瑞、郭国正、颜子京、杨来、黄殿、刘国基、黄日升、江国伦、王忠、林曹、薛菊、林骞、林琏、陈正达、张岳、赖池、赖元改、郑惟晃、郑文苑、陈成等皆为国公。张岳不受公爵，封为将军。陈燥、苏天威等为侯。张阿山、卓敬、陈国进等为都督。萧斌、詹遴为尚书内阁办事。麻恩、林玉为辅驾大将军。其余文职部科以下，武职总官副将以下，不计其数。以郑定瑞、苏天威同领兵三千，镇守鹿耳门。是时伪职填街，摩肩触额，优伶服饰，搜括靡遗。或戴幞头，衣小袖，纱帽金冠，被甲骑牛，或以色绫裹其首，方巾朝衣，炫煌于道。民间为之谣曰："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

月还康熙。”盖童孺妇女，皆知其旦暮必灭亡也。先是游击刘得紫被擒，引颈受刃。贼素重其名，弗忍杀，得紫曰：“吾为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帅尸首，死瞑目耳。”贼黄日升嘉其义，听之。收埋毕，复禁之学宫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贼与言弗应，进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进粥苦劝，皆弗食。至是诸生林皋、刘化鲤，为言诸贼可灭状，当报仇。得紫始受民馈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师作恢复计矣。台中逃窜各官及避难民人，于壬戌、癸亥两日，咸到澎湖。澎协将弁，仓皇不知所措。见群情汹汹，而台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属登舟，将渡厦门。百姓妇女，争舟杂沓，声震海岸。右营守备林亮闻知，请协营主将，挈回登舟各家属。守澎湖诸将，犹预不决。亮厉声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为缓急倚赖，非徒享升平，食禄廪，营身家已也。今锋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枭首市曹，其能免乎？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忠义耳。请整兵配船，守御要害。俟贼至，决一死战。战不捷，而亮与公等归亦未迟。”皆曰：“诺。愿死守。”亮驰出江干，径申主将号令，拔所佩刀驱官民家属各登岸，众心始固。是时水师提督施世骠，日见难民船到厦，方知台变，然未意全郡遽陷也。台贼入府时，文武仓皇溃乱，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报。丙寅报至厦门，世骠集诸将议曰：“台寇猖獗极矣，六七日间，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敌也。今数百艘官民逃入内地，脱有奸徒混迹，乘虚鼓煽，厦岛一摇，罪可言哉！其各谨巡防，严守御，无稍懈怠。”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闻台陷，念厦门为台湾咽喉，闽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亲行弹压以定人心，为进取恢复之计。会商巡抚吕犹龙，缮缉省城，粮饷军需诸务属焉。密疏告变，且言星驰赴厦状。请皇上稍宽督责，克期限一

月务必扫除凶丑，复还疆土。复念厦门地褊人众，军兴旁午，米价易腾，先后檄浙江广东两省运米之厦。令布政使钞木哈督买延津上游之米，运载赴厦平粜。飞咨促提督施世骠刻期出师。檄召南澳总兵官蓝廷珍星夜赴厦门，面商征台机务。以粮驿道韩奕总理厦门军前粮饷，调拨军需，雇募船只诸事。偕督标左营参将王万化，抚标左营游击边士伟，先兼程赴厦，宣谕百姓，使无恐。量调闽省水陆各标营将备弁兵，悉由水道赴厦，听候调遣。庚午，总督觉罗满保发三山，壬申抵泉州之涂岭，连接南澳镇。禀函大喜曰："蓝总兵所见，事事与吾吻合，吾调此君平台得人矣。"盖廷珍闻台警，条陈出兵事宜，首请总督驻厦，就近督师。而满保已兼程疾趋三日，澳禀适至，又嘉其指画谟谋，皆洞中窾会，知为帅必能成功，故云尔也。时阴雨连旬，乘竹兜子从数骑行泥淖中，所过人莫知为制府者。乙亥，至厦门，则提督施世骠已登舟出港两日矣。初厦岛居民，闻台变仓猝，疑贼且长驱澎、厦，而漳、泉山僻，无赖嚣张，偶语四处，有揭竿啸聚之谋。居郡邑者携眷属遁深山，居乡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动矣。又闻各路征兵，恐所至骚扰，米价腾贵，市里惊惶。及总督至厦，从容镇静，民乃晏然。召募丁壮，借使游手皆隶军中，伏莽萌芽，潜消净尽。所征各镇协标营兵，多从海船赴厦，陆行至者亦处之舟中，人给银米蔬菜有加，严令肃伍。船只许登岸，买办所需，悉依民价。故虽大师云集，而街巷寂然，不见兵革。未几，所檄移诸路运载米数万石俱至，米价顿平，民益欢庆，屈指台郡可复也。台中群贼，互争雄长。当内地总督过涂岭之日，正朱一贵杜君英海外吞并之时。先是君英入府时，欲立其子杜会三为王，众不服，立朱一贵，君英故恚甚。每事骄蹇，掠妇女七人闭营中。

而一贵出禁淫掠，戴穆强娶民间妇女，一贵杀之。以洪阵私赍伪札，并杀洪阵。君英所掠女有系吴外戚属者，外请释之，不听，怒欲相攻。一贵遣杨来、林琏往问，君英收缚来琏。一贵怒，密谋李勇、郭正国等整兵围攻杜君英，败之。君英与林沙堂等率勇贼数万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儿墟屯扎，剽掠村社，未线上下，多被蹂躏。所未至者惟南嵌以北耳。淡水营守备陈策，闻台郡陷没，恐贼人将至，督弁兵坚守。招集乡壮，分布要害。有奸民苑景文潜踪入境，欲煽惑番民为叛，策擒而斩之。遣队目郑明、蔡武赴厦请救。时则总督满保已先于涂次移咨巡抚吕犹龙就省拨兵赁船，从闽安直向淡水。及至厦，复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门守备李燕，北路营守备刘锡，带领救淡。郑明、蔡武所坐船遭风飘入澎湖，施世骠复请澎协右营游击张虓领兵前往。及郑明等至厦，则吕犹龙自省调发援淡之兵船亦至厦。满保遣千总李都贲令箭带领，并会诸路官兵星赴淡水应援。统计前后发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余名。二十七日丁亥，南澳总兵官蓝廷珍单骑到厦，所部舟师继至。总督满保大喜，与定平台方略。委令总统征台水陆大军，带领将弁八十余员，官兵丁壮八千余名，营哨商艘杉板头澎仔等船四百余号，舵工水手四千余名，会提督施世骠于澎湖，刻期进剿，祭江誓师。满保躬造海滨送之。廷珍意气慷慨，从容谓满保曰："卓寇不足烦区处，某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保荡平也。"六月朔日，辛卯，楼船出厦门港，翌日至青水洋，飓风骤起，浪高于桅。未几覆溺者几次，三军相顾动色。蓝廷珍亲操舟御风，飘至铜山。戊戌风定，发铜山。庚子，到澎湖。会提督施世骠，分定调遣计，先后赴澎。从往将弁有督标右营参将王万化，陆路提标中营参将林政，后营游击范国斗，将军标右营游

击魏天锡，抚标左营游击边士伟，水师提标右营游击王良骏，前营游击林秀，后营游击许华，金门镇标右营游击薄有成，铜山营游击郑耀祖，海坛镇标左营游击谢希贤，闽安镇标左营游击朱文，福宁镇标右营游击郭祺，汀州镇标左营游击王绍绪，漳州镇标右营游击齐元辅，云霄营游击金作砺，兴化协标右营游击胡璟，原任海坛镇右营游击李祖，原任黄岩镇中营游击陈允升，澎湖协右营守备林亮，海坛右营守备魏大猷，南澳镇右营守备吕瑞麟，闽安协右营守备洪平，陆路提标右营守备康陵，水师提标左营守备高得志，泉州城守营守备郑文祥，兴化协左营守备刘永贵，同安营守备叶应龙，烽火营守备蔡勇，漳浦营守备苏明良，安平协千总董方及各标营千总颜广，把总苏荣，俸满千总林君卿等，共参游都守千把一百二十余员。目兵丁壮一万二千余人。大小船六百余号。舵工水手六千余名。军火器械米盐蔬菜一切军需，皆总督满保自厦门整备，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发价雇募，向义不受直者，量给外委守备千把总衔札，以鼓励之。复虑大兵进剿，澎岛单虚，檄召金门镇总兵官黄英，统领海坛镇标右营游击李殿臣，罗源营游击王良翰，福州城守营都司李经世，将军标左营守备黄元溥，水师提标后营守备何重申，相山营守备关威，长福营守备王晏，协同副将罗光乾，左营游击陈国星，守备邱延祚等，督官兵防守澎湖。其余继至者，皆令至施世骠、蓝廷珍军前从征。先是周应龙逃回泉州，为陆路提督穆廷栻护送总督军前。而施世骠至澎湖，亦将台湾逃回将弁张彦贤等十余员，押解之厦。总督满保将按军法，数人者皆请死于敌，冒矢石立功赎罪，许之。令千总游全兴管押征台至是亦到澎听调遣。则周应龙、张彦贤、王鼎、王国祥、万奏平、凌进，杨进、朱明、刘清、郑

耀、陈福、尹成、李硕、陈奇通等，合之牛龙、许自重，为台变逃回十六员是也。而澎协右营把总吴良，在台湾修理战舰，台陷从贼，为贼谋取澎湖，领伪札百张，白金五百两，偕其党十二人至澎。施世骠故纳之，使人醉其同行者酒，逆谋破露，搜得伪札，穷治之，遂尽吐贼中情形。知贼党相攻，百姓不附。蓝廷珍言于世骠曰："群盗皆穷窬乌合，畏死胁从，乖离涣散，一攻即靡。但其众至三十万，不可胜诛，且多杀生灵无益。以某愚见，止歼巨魁数人，余反侧概令自新，勿有所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曰："善。"戒将士登岸之日，无得妄杀。贼来降者悉纵还家。门户旗帜书"大清良民"者，即为良民。惟拒敌者乃斩之。癸卯发澎湖，以林亮、董方为前锋。令外委洪就、洪选等善水者十二人，同前锋先行驾小舟至鹿耳门深港，插标记明舟行路径。丙午黎明，舟师咸抵鹿耳门外。贼目苏天威率众据鹿耳门炮台，叠发大炮，又以小舟扼险迎敌。前锋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进，亦施大炮攻击。遥望炮台火药，堆集累累，亮令炮专攻火药。桶中火药起，燔死贼无算。贼溃，遂入鹿耳门。维时海灵助顺，潮水涨高八尺，蓝廷珍率王万化、林政等四百余艘，连樯并进。林亮、董方乘胜掩杀，毁贼船。把总苏荣争先，亦同登岸，夺取鹿耳门炮台，烧其营垒。游击林秀、薄有成、守备魏大猷、叶应龙、追杀逸贼。苏天威逃入安平镇城，与贼目郑定瑞列兵迎敌。林亮、董方奋勇先登，复陷贼阵。蓝廷珍率参将王万化、林政，游击魏天锡、边士伟、朱文、谢希贤、郑耀祖、胡璟、郭祺、王绍绪、齐元辅、金作砺、范国斗、李祖、陈允升，守备吕瑞麟、洪平、郑文祥、刘永贵、康陵、苏明良等，各弁兵继之，贼败走。林亮、董方复登安平镇

城，竖立大军旗帜。廷珍出示安民，盖日犹未晡也。安平既得，令郑耀祖、王绍绪专守安平城。许华守鹿耳门。王万化、林政、林秀、边士伟、康陵、苏明良、李祖，驻扎鲲身头，列守要害。安平百姓喜王师至，止，老幼趋跄，争给军食。少壮者自充乡兵，导官军杀贼。是夕施世骠船到鹿耳门。丁未，乘潮入安平。朱一贵遣杨来、颜子京、张阿山、翁飞虎，率贼众八千余人，犯安平，林政、王万化、边士伟、林秀、王绍绪、郑耀祖、李祖等，各率兵迎敌。千总游全兴，以张彦贤等十四员，同在四鲲身与战。蓝廷珍指挥攻击，我兵枪炮连环如雨。复遣朱文、魏天锡、谢希贤、胡璟、林亮、魏大猷、吕瑞麟、叶应龙、刘永贵等驾小船，沿岸夹击，贼大败。追至七鲲身瀛口。戊申，魏天锡、谢希贤、魏大猷，率把总牛龙、外委守备陈章等，以轻舟载炮枪硝磺烈焰于涂，击呈水仔尾飞处，烧贼之巨舰凡四。己酉，朱一贵复遣李勇、吴外、张阿山、翁飞虎、陈邱、杨来、郭国正等率贼众数万人，驾牛车列首为阵，复犯安平。乃以齐元辅、金作砺、吕瑞麟、苏明良、范崇勋，率弁兵为左拒，王万化、林政、边士伟、李祖、康陵，率弁兵为右拒，郑耀祖、王绍绪，为后应。贼目翁飞虎率所部乌龙旗为前锋，驱车拥盾，冒炮火冲突，群贼大队并至。左右两军边士伟、吕瑞麟等，大战于二鲲身。蓝廷珍亲督大炮连环齐发，倒贼乌龙旗，破牛车阵。林秀玉、王良骏、朱文、谢希贤、胡璟、林亮、魏大猷、蔡勇、刘永贵，各乘小舟，驾大炮附岸夹攻，贼众大败，入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杀伤不计。自是贼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鲲身。惟沿岸列炮，昼夜固守。我军分驾小舟，逼岸攻击，与贼相持。有西港仔土民，具羊酒到安平镇，叩迎王师，载家属为质，愿引大兵从西港仔登岸杀贼。提

督施世骠然之。庚戌夜，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以兵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蓝廷珍知其事，急言于世骠曰："谋算必出万全，不可怙胜轻举。闻贼多在萧垒、麻豆间，西港仔乃在其下，且距府不远，呼召立应。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数千人分布要害，四面掩击，亮等一军危矣。"世骠曰："谁当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辞。公当分遣将备，于灞口、涂墜埕处，尽力攻击。贼闻我师北来，必弃营遁。府治恢复，在此一二日间耳。"辛亥初昏，蓝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会攻府治，自率水师五千五百余人，夜向西港仔进发。翌日黎明，在竿寮乡登岸，令诸舟悉回安平。诸将曰："登岸弃舟何也？"曰："示军士必死无还心。今日战胜，明当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谍者报："贼在苏厝甲，与林亮、魏大猷决胜，势甚张。"廷珍分兵八队，以魏天锡、金作砺、叶应龙、武举倪洪范等率兵千人，副将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为前锋，林政、李祖兵千人为左翼，王万化、边士伟，兵千人为右翼，以胡璟、刘永贵、范国斗、范崇勋，分千人为左右奇兵，苏明良兵四百为游兵，吴瑞麟兵七百为后应。廷珍亲率陈允升、陈章、林君卿、周宣、蓝宏沛，何期有等，领亲兵丁壮五百人为中军并进。贼目林曹、江国伦、黄殿、林骞、林琏等，率众迎敌。前锋军奋力冲杀，左右两翼奇兵绕贼阵后，首尾夹击，游兵突出竹林，横冲贼阵，中军乘势杀进，枪炮震天，贼大败，溃乱奔窜，尸横遍地，薄暮至黎头。廷珍私料贼夜劫营，漏初下，传令撤帐房，卷旗帜，露刃伏芒蔗间。贼果至，不见大营，大惊。须臾我军突出冲杀，贼大败奔散。自是胆落，不复有战心矣。癸丑，廷珍督大兵南下，复败贼于木栅仔，进至葛松溪，直捣台郡。朱一贵率群贼数万遁去。廷珍收复府

治，出示安民。驻扎于万寿宫。水师提督施世骠于先一日传令，水陆官兵并进。游击林秀、王良骏、薄有成、齐元辅、郭祺、王绍绪、郑耀祖，守备郑文祥、千总游全兴与张彦贤等十四员，从七鲲身陆路至瀛口，攻府治之南。游击朱文、谢希贤，守备高得志、蔡勇等，分坐小船于盐埕、涂墜埕、大井头攻府治西角，贼尽驱精锐拒战。我军贾勇争先，遂夺涂墜埕，毁贼营。至晚屯南较场，癸丑，与总镇蓝廷珍俱会府治。万姓欢呼，复见天日，户户设香案拜迎王师。廷珍一一慰抚之。遣外委守备陈章飞，船至厦，赴总督觉罗满保军前报捷。乙卯提督施世骠登岸，率大兵屯北较场。蓝廷珍仍驻万寿宫。据弁兵先后报捷，并获杀害欧阳总兵之达家勇，杀害副将之黄龙，杀害罗参将之陈碧，各付其子欧阳敏、许方度、罗世正等，自行处死，以报父仇。凌迟剖肝，碎尸扬骨，听从其便。台人快之。闰六月朔日，庚申，陈章飞报捷至厦门，总督满保檄蓝廷珍署理台湾镇总兵官事。会巡抚吕犹龙缮疏以捷闻，则施世骠在台湾军中，已先自题奏上达矣。初台湾警报于六月至京师，圣上恻然不忍加诛，乃为谕曰："谕台兵众，据督臣满保等所奏，并伊等进折家人所言，台湾百姓，似有变动；又奏称满保于五月初十日领兵起程等。朕思汝等具系内地之民，非贼寇之比。或因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所致。谕督保令其暂停进兵。汝等若即就抚，自谅尔罪。若执迷不悟，则大兵围剿，俱成灰烬矣。台湾止一海岛，本地所产，不敷所用。只闽省有钱粮养生。前海贼盘踞六十余年，犹且剿服，不遗余孽。今匪类数人，又何能为？谕旨到时，将困迫情由诉明，改恶为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汝等本愿，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谓坐以待毙，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掳掠。其致此之罪，俱皆不

肖官员。汝等俱系朕历年豢养良民，朕不忍剿除，故暂停进兵。若总督、提督、总兵官，统领大兵前往围剿，汝等岂能支持？此旨一到，谅必就抚，不得执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谕。”又敕浙江将军塔师拜，以甲二千赴闽协防。巡抚吕犹龙遣按察使董永芟，迎劳于浦城，办理夫船。永素有才名，方严不阿，一路问民疾苦，捐俸钱，恤灾伤，多方抚慰。故兵行而民不扰。浙兵至闽，欲借宿民居，吕犹龙不可，召两司计议。永芟曰：“靖乱以安民为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冯监，分发诸佛寺居之。于是浙师驻闽者数万，得相安，一无所苦。上谕至闽，则六月二十有五日也。总督满保檄委兴泉道陶范，亲赍谕旨往台湾，安抚百姓，并署理台厦道事。调汀州知府离驿知台湾府。分委建宁通判孙鲁往署台湾府同知并台湾知县事。海澄知县刘光泗往署凤山。漳浦知县汪绅文往署诸罗。俱佐大兵，安辑流亡，慰抚各村社民番。伊时台郡既平，提督施世骠，总兵官蓝廷珍，分遣大兵扩清南北二路，以王万化持政，边士伟、魏天锡带领官兵，剿抚南路逃贼，收复疁路营凤山。擒贼目颜子京、郑定瑞等。安抚下淡水、大昆麓各处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恢复矣。以林秀、薛有成、范国斗、齐元辅、郭祺、胡璟、李祖、郑文祥、刘永贵、董方、林君卿及游击兴带同张彦贤等十四员，往北路剿抚逃贼。原任游击刘得紫，先于壬子夜乘间投大帅，施世骠、蓝廷珍嘉其抗贼不屈，优待之。得紫募丁壮百五十人，请杀贼报仇，雪耻，是行与焉。既午，贼败于大穆降，斩获甚多，贼党降者十之九。朱一贵率数千人走台湾礼溪，大军追至茅港尾铁线桥，克复蓝水港。朱一贵走下加冬。锋满于总林君卿，率外委千总李佛等二十人，先大军二十里前行进，杀贼夺牛车，

马匹、炮械，与陈尚珍、杨秀计议潜通张岳，欲擒朱一贵。先谋去伪军师王君彩杀之。而漳浦王仁和，素往来沟尾庄，与庄民杨石友善，知其族杨旭、杨雄等为一方巨擘，可与谋，以言饵之。石许之，仁和密告于蓝廷珍。廷珍给仁和外委守备，并杨旭、杨石、杨雄等守备千总各衔札，合谋擒朱一贵。后有苏山、黄遵、为李祖贵书与杨旭，亦令计擒一贵。于是杨旭与王仁和、杨石、杨雄陈尚珍、杨秀等，密纠沟尾前后庄，小楝榔、新牌佳走后潭等庄乡社以待。闰六月五日，甲子，一贵率千人至沟尾庄，索饭食。杨旭等椎牛飨之，许台六庄乡社民壮相助。一贵往眉潭乏食。乙丑夜，其党散去六百余人。丙寅，杨雄给一贵复回沟尾庄，暮霖雨，旭备馆舍，将一贵等分宿民家。传集六乡社壮，佯为守护。潜以水灌贼炮。夜五鼓大诈，称官兵至，金鼓火炮齐鸣，诸贼仓皇惊起，不知所措。杨雄、杨旭、杨石、王仁和等，送擒朱一贵、王玉全、翁飞虎、张阿山等四人。散其余众。吴外、徐郎，各率党逸出。旭缚一贵等置牛车，走八掌溪，交游击林秀、王仁和驰报蓝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骠军前，而自往会讯。一贵尚自尊大，欲与提军抗礼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贵犹妄自称孤家，词甚不逊。廷珍怒，摇其足，于是一贵及其党皆跪，伏罪请死。乃槛送厦门，听觉罗满保解京正法。又有大排竹人民斩杨来首级献杨秀，秀函至府，竿示鳌街。复据李秀等官兵李必弟杨雄等乡壮报获吴外、徐郎、李勇等九犯，解至军前，分遣朱文、谢希贤、吕瑞麟、洪平、及自澎召至之守备阎威，以兵收复北路营诸罗县，擒斩贼目万和尚等。北路营千总陈徽，把总郑高，率乡兵来迎。先是陈徽等于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复诸罗县，斩贼目赖元致头祭罗参将，因王师来，县治复为翁飞虎、江国伦所

夺。徽等仍入山。至是乃尽。招抚贼目曾贤、李德随、朱文等，安辑各庄社番民，分遣汀州镇中营游击景慧带领官兵，收复笨港。又遣林亮、魏大猷、洪平川舟师赴笨港接应，平定沿海上下而援淡水之游击张虓，守备李燕、刘锡，千总李郡，淡水营守备陈策等，引兵南下半线。时朱文等已平诸罗，谢希贤引官兵壮士与张虓等合，而北路千余里地方，尽皆平复矣。元凶既擒，余党解散。尚有当日倡谋渠魁，伪称國公如杜君英、陈福寿、刘国基、江国伦、薛菊、王忠、陈成、郑文苑及君英之子杜会三等未获。总督满保檄蓝廷珍擒抚之，重悬赏格，遣弁目外委分途缉捕。方一贵作乱时，有下淡水客左民人、侯观德、李直三等，造大清义民旗，奉皇帝万岁牌，联络乡壮拒贼。一贵遣陈福寿、刘国基、薛菊、王忠、刘育等领贼众数万攻其左，六月十九日己酉，侯观德逆贼战于淡水溪，败之，斩刘育，杀贼兵及迫入水死者万计，尸骸狼藉溪沙间。陈福寿穷蹙自刎，为贼徒所救。闻王师已进安平五日，乃遁入山。刘国基、薛菊、王忠、俱逃之郎娇藏匿。至是外委陈章遣牒至郎娇踪迹之。国基等三人皆在，章因与林尚、苏庚鸳、赴郎娇招抚，谕以国恩宽大，邀与俱来。三人皆首肯。有提督差员某继至，责逆贼拜不加礼。王忠闻之曰："今如此，到郡可知。"遂逃去。章以刘国基、薛菊见蓝廷珍，珍亦好言慰藉，以恩礼加之。七月癸丑，江国伦、郑元长等复聚余党，竖旗于阿猴林。蓝廷珍发兵追剿，群贼已散，系旗林木中。国伦、元长逃北路。其党徐逸谋于差员张腾霄，腾霄皆逸往抚之，乃与俱至。廷珍为之美衣服，听其出邀游，而阴使人为之备。于是就抚贼皆欣然自慰曰："江国伦且然，我曹无恙。"至六月捷报至京。朝廷先得施世骠奏大喜，特授贵折戴进官把总，

赐世骠东珠朝帽，蟒袍黄带，异数有加。又以淡水营守备陈策升补台湾镇总兵官，加左都督。时台中疠疾盛行，行征将士，冒炎威，宿风雨，恶气薰蒸，水土不服，疾病故者甚多。参将林政、王万化，游击许华，先后俱殁于军。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风暴雨，屋瓦齐飞，风雨中流火铁龙夜烛，海水骤涨，所泊台港大小船，击碎殆尽，或飘而上之平陆。拔大树，颓墙垣，万姓哀号，无容身地。施世骠、蓝廷珍各终夜露立风雨中。军士蜂拥相携持，不敢动，稍举足则风飐颠仆，或裂肤、破面、流血。翌日晴霁，郡无完宅，压溺死者数千人，浮尸蔽江，瓦砾充路。署台厦道陶范，府县高铎、孙鲁等，躬历民家，拊循流涕，发仓赈贷，瘗死扶伤，以风灾飞报上闻。朝廷发帑金赐恤，残黎始得更生。诸罗一县，未被风灾。而余孽杨君、李明等聚党劫掠蓝水港，蓝廷珍遣人缉捕，悉擒之。又林君等煽惑奸民，竖旗于六加甸，俱为知县汪绅文所获，并解至府。会同陶范、高铎、孙鲁等质讯，佥议押解内地。廷珍曰："甫平思乱，既赦复叛，此曹不可活也。今解入内地，不能不牵累无辜，恐民间人人自危。且上下审驳，奏报往返，动隔经年。海外反侧地，非树威不足弹压。吾于就抚者加之恩，擒者弃诸市，庶奸徒悚息，可净尽根株耳。亟枭示众，定民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当之。军中义得专杀，无预诸君事也。"皆曰："诺。"九月壬辰，枭杨君林君等为首四人竿示。其次余党分别杖毙、枷鞭、责逐过水。复有黄辉、卓敬在旧社红毛寮聚谋为乱，声言罗汉门、阿猴林有王忠等数千人接应，克日攻府。蓝廷珍发兵擒捕，搜获伪札，与陶范、高铎、孙鲁等会议，辉与敬直承不讳，并斩之。陈章访缉余孽，复于南路观音山招抚陈福寿以来。廷珍大喜，留福寿军中，以家人礼待之，服

食皆从厚。远近贼徒闻风，思归诚者益众。杜君英久处山中，昼伏夜走，闻福寿就抚，颇心动。蓝廷珍檄外委守备施恩、陈祥以谋者林生入罗汉门说之。君英恐见卖，欲得福寿面询情实，即与俱来。廷珍遣福寿施恩等往，福寿尚病，载牛车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礼，一如福寿。饮食居处遨游，两人不相离也。君英尚留其子杜会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无恙，千总何勉往说之，会三就抚。盖九月中旬十数日间，陈福寿、杜君英、杜会三俱罗而致焉。提督施世骠自风灾惊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卒于军。蓝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务。陶范、高铎见君英等诸贼出入自由，疑日久有意外患，言于廷珍曰："此曹皆元凶大慝，上所留廷。今报获，旦暮必至京师，与朱一贵并鞫。而公宽大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极知此贼失一，身家随之。但王忠、陈成、郑文苑余孽未尽，不得不然。"二人视福寿、君英等所居处，与廷珍卧榻，止隔窗橙。复谓曰："将军胆太大矣，推诚至此极耶？万一中夜有变，将何及？"廷珍曰："无伤也，迟迟旬即送之厦。"陶范、高铎皆曰："难矣，公以抚为名，待之心腹，美衣丰食，恣其宴游，彼安舍而他之。畏罪惮行，作何措置？留之则局不可了，有逃脱生变之忧。抑之则将束缚驱迫，骇人耳目。又恐山中游魂，谓公从前皆伪。"廷珍曰："有以处之。"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语之曰："顷接制府来书，欲授若辈备弁，令星速赴厦考验。天霁风和，即日登舟可乎？"江国伦不可。廷珍骂曰："汝貌轻福薄，固知非有官者之相。"叱退之。杜君英、陈福寿许诺。廷珍大喜，赐金为赆，遣左右送之行。舁妇人舆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国伦、郑元长来。国伦等度不可违，强诺请行，亦赐赆，舁舆送之去。继呼杜

会三至亦如之。盖廷珍欲遣解诸贼，预备三舟，委目弁在舟以俟自幕府至海滨，分令亲随丁壮沿途徙倚，密为防备。顺则善遣之行，逆则幕内捆手足，闭舆中如妇人，不动声色。市井皆无有知者。君英等巽顺以行，舟中亦善待之。至厦，总督满保奏报，奉旨解陈福寿、杜君英、杜会三赴京师，与朱一贵对质。朱一贵、李勇、吴外、陈印、王玉全、翁飞虎、张阿三俱凌迟处死，亲属同坐。陈福寿、杜君英、杜会三以就抚从宽，斩于市。其余在军前擒抚诸贼，先后解到厦门，如黄殿、黄日升、郭国正、刘国基、林曹、江国伦、林骞、林琏、陈正达、朱芦、张岳、郑惟晃、郑元长等，总督满保俱发臬司收禁福州府狱候审，拟就地正法。十有一日乙丑，台湾镇总兵官陈策卒，署提督蓝廷珍移咨总督满保，檄金门镇总兵官黄英之台署事。庚寅，南格余孽复叛，为首蒯瓜成，即陈成，苏清、杨美、林阿美等，集众竖旗于石壁。随遣南路兵追剿。癸巳黎明，千把总何勉、杜雄等兵捣贼穴，擒苏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溃。杨美、王教，逃匿下淡水，知县刘光泗擒获之。蓝廷珍以罗汉门诸山，素为匪类逋逃薮，不大举搜捕，扫清岩谷，无以净尽根株。分遣游击王良骏、薄有成、守备吕瑞麟，率兵往角宿冈刘兰坡岭一路，搜入罗汉门。守备阎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备李燕、蔡勇，由卓猴木庄土社一路，已亥午刻，咸会罗汉门之中埔庄。别遣把总林立、陈云奇、郑荣才、游贸、征大武坑，分路堵截，无使贼窜。庚子，深入搜捕罗汉内门。诸将备，分搜银锭山住白寮东方木南马山等处。大武坑诸弁目，搜礁巴降郎米大龟佛大湖等处。穷山密箐，无不偏历，焚毁贼巢数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军回营处。搜山将备及差员外委，苏恩维、陈祥、李为胜、林福、石璘、蓝敦等，先后报获蒯

瓜成即陈成、林阿美、林丁、庄谋、林读、林齐、郑教、陈仆等。而石壁寮再叛诸孽，尽行廓清矣。又据报获郑文苑、林沙掌、凶死群即陈国正、鳖昆即林昆、汇仔吴即李吴、洪迎、胡君用等。及台厦道陶范，获解萧彬、麻恩、金麻猴即林玉等。而朱一贵案内，附和倡乱诸贼，悉俘囚。惟王忠、印宝宣未获，遁逃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蓝廷珍分遣外委弁目诸路访缉。复令外委郑国佐、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章旺，同入傀儡内山，遍查各社，谕番众嗣后不许窝留。复令郑国佐往郎娇，绕行山后至卑南觅，传檄奖谕大土官，又给官帶衣服赏劳之。令起崇爻七十余社壮番，从山后大加搜捕，将所有汉人逸贼，尽缚以来。于是王等不敢复入番界只身窜伏，束手待毙矣。前此台变，遣回道府厅县各文员，朝旨令督臣、提臣会审，发往台湾正法，并已故知府王珍剖棺枭示。众武职周应龙等，亦令督臣会同提臣严审定拟署。提臣尚未班师。十有二月，总督满保在厦，亲审诸文员，将原任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知、王礼、知县吴观城、朱夔、知府王珍尸柩，委海澄营游击安奎赍令箭押送之台。十有八日甲戌，决于市。而台湾县丞冯迪，典史王定国，诸罗县典史张青远，俱羁台湾县狱，候部文秋后处决。广东提督姚堂，奉旨调任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遣游击王良骏赍印赴厦，克期班师。总督满保以地方初定，檄廷珍以南澳镇，仍统征兵，暂留在台弹压。时见议：台镇总兵官移设澎湖，台湾府治设陆地副将，裁去水师两中营，将备弁兵撤归内地，另补。民间寝食不安，宵小之徒，讹言复肆。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差员陈祥、王仁和，续获韩渊、林良等。蓝廷珍念讹言摇惑，会商陶范、高铎、孙鲁，以逆贼苏清等在狱多人，久留未决，恐不足震慑奸顽。二月二十有九日甲申，将苏清、林阿

美、王教、林读、林丁、庄谋、林昆、韩渊、林良诸人，枭斩示众。李吴杖死。杨美先一日病死。陈成、郑文苑等剧贼十数人，及续获之邱宝宣、江邦俊，悉解内地，与王殿等俱禁省狱候审，拟归案正法。朝廷以台疆僻处天外，民间疾苦，无由上达，特旨命满汉御史各一员，岁奉差到台巡视。以南澳镇总兵官蓝廷珍调镇澎湖。总督满保疏荐督标中军将徐左柱，调补台湾陆路副将。三月望日庚子，南路下淡水村民林亨等复谋作乱，以合心王三字为勘合，颁于其党，方贸帛制旌，欲夜举事。有密报者，守备陈一得，率官兵捕之，擒林亨，搜得勘合及伪札。供称同谋为首颜烟、李威、陈法、王帅、王禄等。分遣弁兵，围搜大昆麓营寮及北路铁线桥诸处，并获之。复有余孽百余人，遁入诸罗后山小石门等处，夜出行劫。蓝廷珍密檄北路参将朱文、协防游击林秀发兵搜捕。遣署守备李郡，把总郑高、林时、叶分，三路并进。复遣把总庄子俊、苏思维，率兵往大武垄堵截，绝其窜路。夏四月戊午，诸军齐集会剿。贼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焚汛，杀伤兵丁，夺商贩小船二，入海逃生。蓝廷珍飞遣水师将弁出洋追捕。闻报在内地青水潭劫坐商船，至铜山洋面又夺坐小鱼船，料为潮贼。将散赃登岸，必于樟林东陇鸿沟澄海等处。在三林多有带伤。又从朱一贵作乱时，割截发辫，易于稽察，星夜飞请总督满保，巡抚吕犹龙，移檄粤东，令潮州镇道府县，密行查缉。仍差千总一员赴潮催提。尽获刘国华、邱阿路、张舞、赖日辉、林阿元、胡阿发、黄阿赤、黄阿五、巫阿盛、陈阿日等贼党五十七名，皆解闽审讯，监候正法。癸亥夜，有奸匪百余人，在八掌溪小掌溪州拜旌作孽，行至作仔脚塘，杀塘兵陈南、王亘、苏天贵等三名。比晓，皆散回家为民。蓝廷珍调将弁上下堵截搜捕，踪

迹寂然。差员四路密访，仍饬营县广差侦探。知县汪绅文缉获叶枚、廖猛、赖勤等，供指同谋聚众群贼，因遣兵搜捕北埔寮诸山。千总李郡生擒渠魁李庆，夺贼旗械及所劫赃物，焚毁窝庐。又据参将朱文、知县汪绅文、守备刘锡、千总何勉、陈章、把总陈云奇、及外委弁目人等，先后缉获黄潜、苏齐、张成、李廷卿、张乌鸭、潮边、王妙、何岁、张镇、朱昆生等剧贼四十余人，俱解内地，收禁福州府狱候审，拟分别正法。五月，署台湾府同知兼摄台湾知县事孙鲁，调补诸罗知县。钦差巡台御史吴达礼、黄叔敬，至自京师。六月，新授台厦道陈大辇，台湾府同知杨毓健员外郎知台湾县事周钟瑄，及副将徐左柱等，俱先后抵台视事。有奸民郑任者，绰号急烧瓣，复讹言惑众，招集亡命，谋于六月乙卯夜竖旗不果，蓝廷珍捕治之，得其党萧兴祖、李柯等数人。甲戌，并擒会讯，搜获郑树家档册开列伪爵人数。一时旁观多有骇愕状，知县周钟瑄密白旗道，当堂烧毁，将郑任等处死，人心大定。蓝廷珍以副将既至，欲遵旨赴澎湖驻扎。百姓罢罢罢市，叩钦差御史道府厅县各衙门，吁呈请留。斯时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将仍设澎湖，总兵官仍驻台湾，水陆两中营，悉还旧制。道标守备弁兵裁归台湾镇管辖，设南北二路。边中要害之处，百姓欣欣，以手加额，欢声载道。新调凤山知县靳树畹抵任，署县刘光泗仍归海澄。漳浦知县汪绅文，抚缉捕事竣，仍归漳浦。靳树畹抵任署县，染疫病，未几卒。以同知杨毓健摄凤山县事。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己亥，逸盗杨合复谋作乱，骤闻圣祖仁皇帝升遐，未知新天子即位，乘间思逞，散札招邀匪类，谋犯郡邑。蓝廷珍、高铎，遣外委千总陈栩等擒获之，其党解散。二月登极恩诏到台，万姓舞蹈欢呼，共庆太平，士农商旅，

安心乐业，无窝匪接济之人。一二余孽，栖身靡所，饥饿待毙。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千总何勉在南路凤山林捉获王忠、刘富生、陈郡等，蓝廷珍遣解内地，听总督满保题奏正法。朱一贵孽党尽绝矣。台湾平。

蓝鼎元曰，台湾治乱之局，迥出人情意计之外。其地方数千余里，其民数百万，其守土之官，则文有道有府有县令大小佐贰杂职若干员，武有总兵参将副将游击守备大小弁目若干员，其额兵七千有奇，粮储器甲舟车足备。又当国家全盛，金瓯靡缺，而朱一贵以喂鸭小夫，煽焉倡乱，不旬日间，全郡陷没，此岂智能所及料欤？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无实，民逸居而无教，官吏孳孳以为利薮，沉湎樗蒲，连宵达曙。本实先拔，贼未至而众人已离，虽欲无败，不可得已。然鹿耳、鲲身，夙称天险，郑氏一踞其间，遂历三世。国家图之数十年，费钱粮几百千万，而后仅能收之。今不动声色，七日恢复，巨魁就擒，孽从授首。即使孙吴复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圣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远震，将卒用命，海若效灵。是以摧陷廓清，不劳而边疆底定。谕旨遥颁，白叟黄童，无不感激流涕。盖至仁厚泽，沦浃人心者深也。诸臣或运筹帷幄，出身疆场，克敌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励将来，收千秋百岁用人之效，则不得以其为日无几少之矣，乱不久，祸不深，削平者之绩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赏罚明，则民易使。今日之酬勋，他年之龟鉴。知此说者，其知未雨绸缪之道乎？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而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者鹜焉。前此大山之麓，

人莫敢进，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甚畏。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塔竹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则绸缪不可不密。今郡地有水陆兵五千余人，足供调遣。凤山南路一营，以西五百里山海奥区民番错杂之所。下淡水郎娇盗贼出没之地，而委之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难矣。诸罗地方千余里。淡水营守备杂处天末，自八里盆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门、半线，皆奸宄纵横之区。沿海口岸，皆当防汛戍守。近山一带，又有野番出没。以八九百里险阻丛杂之边地，而委之北路一营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远，散不足以树威。此杞人所终夜忧思而不寐者也。台民好为盗贼，不固饥寒。方庆削平，又图复起。去岁平台大定之后，尚有布散流言，啸聚岩谷，复谋作乱者数次。屡经扑灭，岁余始殄。而王忠一贼，伏匿深山，至我皇上即位，乃克就缚。可见地方广大，搜捕弗周，虽平台仅在七日，而拔尽根柢，东撬西剔，亦有两载艰难。欲为谋善后之策，非添兵设官，经营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见，划诸罗县地而两之，于半线以上，另设一县官，管辖六百里。虽钱粮无多，而合之番饷，岁征银八九千两。草莱一辟，贡赋日增，数年间巍然大邑也。半线县治，守备一营，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设巡检一员，佐半线县令之所不及。罗汉门数为贼薮，千内门设千把总一员，兵三百。下淡水新园设兵备一营，兵百余名。郎娇极南僻远，为逸贼窜伏之区，亦设千总一员，兵三百，驻札其地，使千余里幅员，声息相通。又择实心任事之员，为台民培元气。寇乱风灾，大兵大疫而后，民之憔悴极矣！然土沃而出产多，但勿加之刻剥，二三年可复其故，惟化导整齐之，均赋

役，平狱讼，设义学，兴教化，奖孝弟力田之彦，行保甲民兵之法，听开垦以尽地力，建城治以资守御，此亦寻常设施耳。而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宇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顾或谓台湾海水，不宜辟地聚民，是亦有说。但今闽人已数百万，不能尽驱回籍，必当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使归善良，则多多益善。从来疆域既开，有日辟，无日蹙，气运使然。即使委而弃之，必有从而取之。如澎湖南镇，皆为海内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得兴，皆尝迁其民而虚其地，其后皆为贼窠，闽广疲敝。及设兵戍守，迄今皆为重镇。台湾古无人知，明中叶乃知之。而岛夷盗贼，后先窃踞，至为边患。比设郡县，遂成乐郊。由此观之，可见有地不可无人，经营疆里，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祸乱之阶。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绸缪者也。闲居无事，燕雀处堂。一旦事来，噬脐何及。前辙未远，可不为寒心哉！殉难诸臣，虽功过不一，然大节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后而略其先，崇奖义烈，用慰忠魂，亦因以为鉴可也。

按朱一贵或云明裔或云郑氏之遗臣，事隔百余年，无从深考矣。所奇者举事旬日，已定全台。及其败亡，亦以旬日。观其饲鸭，蓄谋之深远，及即位，制置之详明，一贵殆非碌碌者。顾何以败亡若是之速也？推原其故，实由内乱之骤兴，戎戮频仍，人无固志，外敌一入，瓦解冰销。然其咎，实惟一贵

居之。倡义之始，桂君英父子势最强，功最高，徒以众人属望，让位一贵，自退处于臣僚之列者，与翟让之待蒲山公，如出一辙，不可忘于一贵无恩矣。乃一贵一朝悻悻，势不两存，遽率兵围攻之，力又不足以除彼，遂夺君英得引其部下五六万人他去，别树一帜于台南，沮丧士气，摇动军心，莫此为甚。当日官军急进疾攻，实怀鹬蚌相持，渔人获利之意。然则一贵败亡，实之自取可耳。孔子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 丘逢甲传

清政不纲，志士仁人，揭橥民主之义，播厥声于环宇。辛亥倡义，若疾风涤尘垢，不半载而奠共和之局。数千载之帝制，于焉以熄。故言共和之纪元，必推端于辛亥焉。然窃谓共和之制，辛亥以前，已有行之者，不徒见诸空言，且徵诸实行。建总统，开议会，定国旗，更官制，远揖唐虞之遗风，近掇法美之良制，共和之规模遂粗定，其时固在辛亥以前十余年也。不过兵威未足，国力未充，外无援兵，民无固志，朝廷已弃珠厓，邻省亦视同秦越，登高而啸应者无人。遂不旋踵而雾解烟消，等于昙花一现，大好河山，拱手而授于异族。其中之志士仁人，血欲化碧，志已成灰，归去无家，惟效杞人之大去其国。如台湾之丘逢甲者，其事足悯，其志尤可哀。虽其地限于一隅，其事不过数月，然实为辛亥倡义之先声，而海外孤臣血泪之所聚也。又讵可听其湮沦没而无传乎？作《丘逢甲传》。

逢甲姓丘氏，台湾产也。中国旧制，尊亲有讳，往往因一字之讳，举国不得用其字。甚至祖父相传，百代不变之姓氏，而亦易之。如讳之爽氏，避元帝讳，易为盛氏。庄氏避明帝讳，易为严氏，自古已然。丘字为孔子讳，清廷禁民间不能用，故台湾之丘氏，尽加邑旁而为邱，其实与中原之邱氏，不同族也。丘氏者，台湾之望族也。其氏族虽非繁赜，然咸能自树立，不与寻常庸夫相俦伍，故能为台民所瞻仰。入台而访其邦之士大夫，无论识

与不识者，必举丘氏以对。逢甲之祖父，均以诗书起其家，至逢甲而益显。逢甲字仙根，号沧海。躯干魁梧，高十尺以外，广额丰耳，两目奕奕生奇光，言论风生，往往一语惊四座，声震屋宇。幼负大志，于书靡所不读，老师宿儒，咸逊其渊博。所为词章，凌厉雄迈，不愧古之作者。尤善诗，恒寝馈于李杜苏黄诸家，去其皮而得其骨。弱冠弄柔翰，即崭然露头角。父兄见其诗，即击节叹赏曰："此异才也。"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朗然若观指纹，自此名动公卿间。王公大臣，争欲罗致之入幕府，逢甲辄岸然掉头去，不顾也。未几举于乡，旋举进士，殿试点主事。是时闻见弥广，阅历愈深。既服官于朝，亟思展其夙所抱负，以为国家用，而台湾之祸作矣。

台湾在大海中，位于福建之南端，地形如弯弓，北高南下，周袤几三千余里。远峰耸翠，嘉树青葱，茂林修竹，相望于道。北至淡水洋鸡笼城，与福州相近，东南则琉球也。湾之外复有沙堤，起伏相生，环抱若龙。此外则鹿耳门者，湾之门户也；澎湖屿者，湾之屏障也。澎湖在湾之西北，共三十六屿，惟西屿最高，余皆平坦。自厦门至澎湖，水色青黛，深不可测，舟行甚险。由澎湖东南行一日，可抵鹿耳门，诚天然良好之军港也。其地土广人稀，土番复窟穴于中央，罕与人民相交接。元明以前，不通于中国。明末为红夷所据，郑成功逐红夷而有其地，复移民以殖之，荆榛顿辟，郑氏握地形之险要，足与清兵相持，且三十余年，以稍延明室一线之正朔。子孙不竞，宏业莫纂，康熙甲子，遂灭于清，而明之正朔绝。清既得其地，辟为郡县，称台湾府，隶于福建，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始建行省，分为台南台北，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而闽浙总督，实兼领之。

初为台湾巡抚者，为刘铭传，继之者为邵友濂。兵事将起，友濂求枢府内调，清廷乃令台湾藩司唐景崧署巡抚，以廖德胜为提督。景崧命总兵刘永福移军守台南，而自守台北。方欲有所设施，日筹防御之策。而其时中东之战，我军大溃，朝廷已割台湾全省之地，拱手而赠于日本矣。

先是同治末年，有琉球船遇飓风，漂抵台湾，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是时适日本遣副岛种臣柳原前光等来中国订通商之约。约既成，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不服王化，犹贵国之虾夷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日本夙未有敢欺中国之心，此言一出，遂知中国不足畏矣。同治十三年，日本以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致书于闽浙总督李鹤年，鹤年覆书拒之，不听。日军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与生番为世仇，导日军击生番，败之，进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殊犷悍不畏死，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军不敢进，屯田于龟山，为久驻计。鹤年闻于朝，举朝大震。急诏海疆戒严，命沈葆桢督福州水师赴台严守备。别遣潘霨、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久不决，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时日军不服水土，受暑瘴，多死亡。闻大兵至，遂议和要偿兵费三百万元，葆桢力争之，清廷惧启衅，乃卒偿金五十万，日军遂奏凯归国，自是益轻中国矣。逮因朝鲜事，而起中东之战争，日军更默出师攻取台湾之文良港，袭据澎湖，海道中梗，台湾已成孤悬之势。及我师败绩，兵舰尽没，大连旅顺，相继沦陷，九边烽火，夜达甘泉，举朝惊皇，涕泣无措。清廷乃命李鸿章向日本

议和，自奉天南界，从鸭绿江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台湾、澎湖及所属岛屿，尽割让于日本。是役战争仅在中国北部，而割地方及于南部之台湾外，出于意料之外。此约一成，无可挽回，台湾数千里之地，遂历万劫而不可复矣。

台湾者，逢甲父母之乡也，休戚与共，较他人为尤甚。朝廷于土地之割弃，虽不足介意，所难堪者，台湾之进民耳。方兵事之初起也，逢甲已窃窃忧之。太息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于是日集乡民而训练之，以备战守。复以大义相鼓励，涕泣而语之曰："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之民之自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锱铢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逢甲斯语，一字一泪，言未已，已哽咽不能成声。听者咸痛哭，愿惟命是听。时两军初战，割台之议未起，逢甲已虑及之，可谓有先见之明矣。及景崧与永福交恶，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为忧。景崧者，古所谓处士虚声者也，初为吏部主事，喜谈兵事，有知兵之名。越南战事将起，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永福。永福为广西上思州人，端悫敢战。咸丰间粤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所向无敌，屡殪法兵。黑旗之名震越南，越王授为三宣提督，加一等男爵。洵当时一健将，亚于冯子材者也。景崧既招永福，中法和议成，张之洞荐永福于朝，授钦州总兵，旋移驻台湾。景崧亦以功授台湾道，旋擢藩司。兵事将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友濂为巡抚。然景崧既与永福共事于越南，意见不同，怨仇日深。

既为台抚，遂自守台北，移永福军于台南。逢甲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动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乃急诣二人，许为之调停其意见，思所以阻永福之军使勿行。焦唇敝舌，继之以泣，景崧终坚持不为动，二军遂分。逢甲出而叹曰："其殆天乎？"厥后景崧坐误事机，台北失守。永福孤守台南，相持数月，卒无以救台湾之亡。一如逢甲言，不爽铢黍。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义，俯就逢甲之请，则台湾未必终亡。即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决也。逢甲之智，殆可谓烛照而数计矣。

割地之议既起，举国大哗，群詈鸿章为卖国，忧国之士数千人，上书力争之，词颇激昂。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台湾臣民争尤力，清廷意颇动。欲改约，而约不可改。时俄、德、法三国出而抗日，日颇惧，许还辽东，台湾终不肯还，夜半换约于烟台，适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伏阙上书，涕泣而争，清廷不顾。特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又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举数千里之土地，数千万之人民，草草交割于日舰中。逢甲哭曰："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乃首倡台湾自主之说，呼号于中国，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愤激，痛詈清廷之负台民，而力赞逢甲之说。乃群推逢甲为起草，逢甲遂草定临时之宪法，议建台湾为民主国。选总统、副总统各一人。开议院，为立法机关。定官制，分内部、外部、军部等之名称。制蓝地黄虎国旗，以为国徽，群皆赞成。然居末秩，未为民

所重。不获已，卒从众议。某日乃帅绅民数千人，鼓吹前导，诣抚署，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于清廷，言遥奉正朔，永作屏藩云云。清廷既弃台如遗，无所顾惜，此电不足以动其怜，适为所嗤笑耳。且既曰屏藩，即不能谓之自主，此实景崧一人之私电，台民所未知也。副总统一席，群以属逢甲，逢甲不获辞，乃为副总统兼大将军，大权仍景崧操之。于是乎台湾遂为自主国矣。

台既自主，设官分职，部署略定。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有留者，亦有去者。是时日本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兵舰将大集。台中兵力薄弱，饷又不继，乃乞兵乞饷于沿海各省督抚，无有应者。又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军士多外省人，非土著，于台湾之得失，漠然无所关其心，日以嬉戏为事。自什长李文奎杀方副将于抚署，景崧不能正文奎之罪，反令充营官以安之。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为，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素乱无纪律矣。逢甲深以为忧，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律，雷厉风行，杀一以警百，景崧均不从。逢甲不获已，乃训练乡团义兵以备变，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捐资以助之。孳孳矻矻，昕夕不敢懈。然一念及国步之艰难，未尝不终夕徬徨，泣涕如雨也。

未几，日舰大集。先发兵攻基隆，景崧命吴国华守三貂岭，复命营官包干臣驰往助之。干臣之为人，畏敌而喜功。逢甲知之稔，阻景崧不可用，景崧不听。卒以偾事。方吴国华之守三貂岭也，防守颇严。偶与日军侦探队遇于途，奋勇击之，毙日兵官某，日军大溃。干臣适驰至，不发一矢，遽夺日兵官首级以归，

冒为己功，以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追逐日军，忽闻干臣夺己功，愤怒不可遏。遽舍日军，回兵追干臣。日军瞰之，亟返旆，遂夺三貂岭矣。是时基隆危急，分统李文忠等，会师援之。日军已密布，文忠等屡战皆败北。景崧复命黄义德屯八堵，为后援。义德性怯而多诈，方之干臣为尤甚。逢甲复请于景崧，更遣他人代之，景崧亦弗许。义德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驰归。诡言狮球岭已为日据，八堵逼近敌营，不能驻军。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亟驰归，以防内乱。逢甲知其诈，面斥之，崧默然莫诘。其实狮球岭尚未失，自义德驰归，其地空无一兵。翌晨，日军遂拱手而得之矣。

是夕义德所部军，索饷大哗。逢甲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惩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次日城中闻日军将至，互相惊扰，老幼纷纷逃窜，军士蠢蠢有变志，景崧束手无一策。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尸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焰烛天，景崧大骇，舍奔逃外无他术，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妾易男服随之，杂难民中，窜出城，疾附英轮至厦门，置台湾事于不顾矣。逢甲闻之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尚足食乎？"时游兵淫掠无厌，全城无主，居民迁避一空。逢甲急举义兵，剿游兵于城内，冀死灰复燃，或可再振。然府库军械，尽入游兵手，义兵势不支，遂大败。逢甲孤身遁乡间，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兰以书告日军，乃从容以兵来收城。逢甲收拾散亡，义师复集，闻日军至，伏于途而击之。顾日军势张甚，逢甲败亡之余，军容不振，无殊以螳

螗之斧，而御隆车之隧，故又大败，全军尽丧。逢甲仅以身遁，复匿于乡，台北遂为日有。是时永福尚坚守台南，日军攻之，数月不能下。逢甲思往依之，道中梗，不能行。而台北已陷诸城邑，闻台南义声，咸跃跃思奋。逢甲复与之约，定期起兵，图恢复。为日军所侦知，防备周密，无隙可乘。日军复以台湾自主事，为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逢甲窜身深箐穷谷间，幸脱于祸，而恢复之志不少替。未几，永福力不支，台南亦失守。逢甲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亦痛哭辞故国而行，台湾遂亡矣。

逢甲既内渡，遂入广东，家于嘉应州，买屋居焉。杜门不出，谢绝亲友，自署为台湾之遗民，日以赋诗为事。而故国之思，以及郁伊无憀之气，尽托于诗。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厉之。其所为诗，益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又如飞兔骅骝，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慨，皆腾跃于纸上。故诗人之名，震动一时。又往往侧身南望，故乡故国，掩映于苍烟暮霭中，迷漫不可见，念一身之无属，独怆然而涕下。又有时酒酣耳热，与二三知己，谈故国轶事，辄虬髯怒张，发上竖，须眉嘘唶欲动，气坌涌而不可遏，识者莫不哀之，是时大吏闻其贤，屡招之，逢甲均婉谢不肯出。只愿担任教育事宜，大吏遂聘之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方言学校校长，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咸端志励学，克承厥绪。光绪末年，各省尽成谘议局，逢甲为人士所推毂，选为议员，旋举为副议长。高谈雄辩，四座尽惊。于地方积病，尤日思所以摧陷而廓清之，如禁赌一案，其最著者也。

是时种族革命之说，腾播于全国。逢甲喜曰："是吾志也。

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中国，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所无恨也。”逢甲斯言，竟成谶语。革命之功方成，逢甲果病矣。清命既革，逢甲以楚国之望，推为教育司长，支病以起，黾勉从公。复登广告于各新闻纸，复其原姓为丘氏。未几，南京代表团成立，粤中推逢甲为代表。及临时参议院告成，复选派逢甲为参议院议员，忽忽就道，兼程而行。及抵南京，而疾已革，自知不起。亟仓皇返粤，遂卒于广州。卒之日，遗言葬须南向，曰：“吾不忘台湾也。”及葬，执绋而哭者数千人。台湾遗民之在广州者，哭之尤恸。既哭而复辍之曰：“忆当年祸水滔天，空拌九死余生，只手难支新建国；痛今日大星坠地，只剩二三遗老，北面同哭故将军。”

山渊曰：“台湾一荒岛耳，成功开拓之于前，铭传经营之于后。今日人皆本成功铭传之旧而扩张之耳。台湾旧不通于中国，郑氏筚路蓝缕，拓其地以延明祚于一线。清廷竭数十年之兵力，必欲降其众而有之。既有之，不能以自守，复以资于日本。是清廷不特负台民，且无以对郑氏矣。逢甲以台湾孤臣，首倡自主，崎岖艰苦，卒以无成。寄意于诗，以自哀其志，死之日犹不忘故国，其心之苦，奚让宋明末祚诸遗民？世徒以诗人目之，奚足以知逢甲之志耶？然当日握全台之权者惟景崧，崧优游养祸，不战自溃。使稍听逢甲言，或不至此，是亡台湾者景崧也。景崧既遁，知兵之名扫地以尽，卒客死于广州，无人过问。逢甲之死，人尽哀之。呜呼！台湾虽亡，逢甲不死矣。

# 骨董祸

指严著

清乾隆中叶，士大夫竞尚声气。考据词章而外，则金石碑版，法书名画，争以财力相罗致。因是而情贿奢缘，朋党标榜，貌为集古之目录，实即苞苴之变相矣。尤甚者，则书叶画轴之中，暗藏交钞，或彝鼎之足，金石之片，俱为暮夜黄金之媒介。此风潜行已久，固不俟和相当国时也。凡值疆吏入觐，例必有所馈遗，虽非载宝而朝，终不免略事点缀。其果为王涯之复壁中物耶？抑杨震吏之袖底，别有长技耶？大都不可究诘。且即以物论，或希世仅见，或中秘所无，价辄千万以上。中朝如是，外府效尤。其尤饶富而搜罗易者，厥惟鹺务。盖既无地方责，而豪商世贾，珍错杂罗，贪士羁人又奔走其间，品评赏鉴，视若专家，故取精用宏，鹺官瞰其隙而攫，如探囊然。且予取予求，了无后患，不若牧尹守相之动挂弹章也。然蕴毒既深，久而必发。于是有乾隆三十一年之两淮巨案，被祸者株连数十百人。鹺务内容之腐败，盖至此而尽情揭露焉。然其主名犯，固风雅中人，其事亦殊逸趣横生，是不可以无志。

两淮鹺富甲全国。清制设运使官以督转输，而又驭以盐政大臣。盐政例皆满员，受成于运使，则亦虚拥名位，画诺坐啸而已。然贪墨之风，引而弥甚，其巧取豪夺，才智亦若天授。数十

年间，凡挟贵胄之势而来者，殆如一邱之貉。其运使或有洁身自好者，则反为所劫持，致不获久于其任。故委曲求全者，转不得不自秽其行，以为分谤地，而祸机之伏，即在乎是。致使温雅之士，与污吏同科，不亦大可惜乎？时德州卢雅雨者，以旷代逸才，久于名场角逐，忽膺都转之任，东南裙屐，往来投赠，咸以尉及视之。雅雨亦以骚坛盟主自任，酬答报谢无虚日，醽酒之费，岁辄巨万。于是淮右豪商，知公有嗜古癖，相率搜访图书碑版以献。公亦以为此等馈遗，较贿赂有雅郑之判。且足以要结上官，不为圭角崭露，致遭忌嫉，故雅意优容之，浸久遂成习惯。且朝事鉴别，夕留欣赏，因亦乐此不疲焉。而当时任盐政者曰高恒，华胄也。膏粱世族，一物不知，惟以聚敛为平生主旨。见雅雨温文和易，目为易与，恣意张其爪牙，赃墨狼籍，言官屡加弹劾，恃有奥援，不顾也。其家丁门客，与引商表里为奸，滥支浮冒，视官帑如私财，挥霍淫纵，无所不至。尝谓雅雨曰："先生努力聚书画，吾惟知努力敛金帛而已。他日先生归田，苟开骨董摊，吾当持金入肆，从容为儿曹择取玩具，则先生亦何患终贫邪？"相与谐笑恒类是，雅雨绝不与较。旋以口外办事大臣移去。继事者为普福，族望人品，视高恒如鲁卫之政。是时商风益坏，剥蚀公帑以充苞苴，几成法典。尝有某商延福宴于平山堂，错绮罗珍，歌童舞妓，储偫在一月前。笙歌灯火之盛，横亘十里。宾从皆锦衣花貌，画舫如云，观者为之目眩。及主人送客，出佳茗淡菰相饷，则匣中累累，皆叶子金与钞币也。后有某商娶媳，普福亲诣其家道贺，某商犒其从者至万金。普福遍观眷属，悦某姓之女，立赠之为簉室，妆奁凡十万金。挽雅雨为媒介，馈书画金石无算。荒淫无度，笔难殚述，识者固知月盈必食。又逾年，

雅雨以丁母忧归，不匝月而普福亦去任。继之者为尤拔世，蒙古裔也。履新未三月而大狱起。

先是，引商之豪者汪某，列入四大家，其名姓上达天听，下为社会谋生者所仰慕，居恒与官府往来。清制，中央贪商贾输财报效，辄假以名器，其最贵显者，赠官至卿贰以上。盬宪都使，类假以礼貌，款以上宾，或尊为顾问，实则利其多金耳。满员不更世事，辄喜软媚圆滑，先意承志者。汪某尤长是技。而性独豪纵，一家兄弟子姓，无不溺声色，治园宅，姬侍至数十人广厦连云，列院比栉，有如杜樊川赋所谓蜂房水涡者。又治别墅于仪征，极池馆花木之胜。一宠婢暴死，则玉鱼金碗，刍灵丹旐以送之。筑墓玉钩斜畔，植梅杏杂卉如园圃，以悦芳魂，辄数千百金不稍吝，以是亏公帑颇夥。恐盐官之发其覆也，乃亟谋弥缝之术。门客程生，读书不得志，弃举子业，走干汪某。汪某一见大喜曰："吾子房也。"立署为记室。盖程生工心计，多智善变，词令巧捷，因人而施，久之汪某遂倚之为左右手。至是献言曰："救困之道，一言可蔽，固不外于行贿。但同一贿也，能择人而施，则所向有功，否恐弄巧反拙，徒贻画虎类狗之诮耳。吾闻普福好财色，前得某氏女，今又渐厌弃，如能物色丽姝，媵以宝玩，则彼所至乐。盖彼虽鄙俗，辄喜古玩，某商徒具妆奁数万金，彼常谓贾人无识，以黄白物炫我，不知吾家固不少是物也。虽词若憾而心实喜，然亦未尝不嫌某商之太直率。如能抉破此重障碍，俾此老得自诩收藏之富，亦一特色事也。若卢运使则名士风流，所好在金石书画，苟探得其所，搜访殷勤，海内奇有之物，则彼必能出全力。为公地，二者当急图之，迟恐为他人所觉，则事败矣。"汪某以为然，一以委程生，金取于库，不之吝。一日程生

报汪曰："近得消息，普老不知因何访知徐宁门外某旧家有一于阗玉马，至宝也。主人止一孤女，貌秀曼甲俦辈，爱此玉马若命，声言非得快婿愿嫁者，此马不轻示人。普老废然而止，顾辄道于人，以为憾事。今吾访求此女之家世，父游幕远方，以潦倒死，母亦寻卒，依其舅以居。貌果丽绝，颇工词翰。而舅氏失业闲荡，狎昵小人，可以利诱也。苟得此女，则玉马焉往？"汪某曰："其舅纵可利诱，而此女不愿为人妾媵，则奈何？"程生曰："吾计之熟矣。若其舅能左右之，固甚善，否则伪为公之从子求媳，婚时任遣一少年代新郎，既入牢笼，自易图耳。"汪某笑而首肯焉。逾数日，程生又报曰："卢运使方令人遍求蔡中郎石经原拓本，悬千金不可得。而昨闻吾家西席某君自云，曾见中郎八分书石经墨迹，且完全无残缺，公何不令某君求之？"汪某唯唯，果以问某君。某君曰："此吾中表友赵生，关中人也，读书嗜古。然不得志，流落此间，为邑令记室，虽贫困，而性孤介，恐未易猝动。容与商之。"汪某曰："苟可通融，富贵功名不难致，幸善为我辞。"某君诺而去。久之无耗，而程生亦咨嗟似不得手。问之，辄言女性峭拔，一时未易就绪，汪某忧甚。一日，肩舆过徐宁门，偶按程生所言，试窥女宅所在，则小园春色，双扉昼闭。令舆人剥啄，伪为访戚，久之，无应门者。邻妪出问客所自来，汪某略告之，则曰："闻其家已迁阙口（扬州城门名），独留一老仆守此耳。然重听，虽叩关无益也。"汪某喟然欲去。妪曰："客访金某邪，抑系黄某？"盖金某为女父，黄某乃其舅也。汪心动曰："吾访金某，十年前旧友也。"妪叹曰："死已久矣，惟停柩犹未葬耳。汪曰："家属状况如何？"妪曰："嚜后星孤，秀慧可人意，箇娓子殊可怜，多受舅氏折磨

也。”汪问何为，妪曰：“是儿名银蒋，美慧能诗，欲嫁一士人，而其舅必欲与富人大官为妾，是以勃谿。今闻为邻里所齿冷，故尽室避去，殆为畅行其志地耳。”汪乃出白金数十授妪曰：“吾居某巷，念金氏衰落，特来振恤。媪既知其踪迹，可密告银姑，如有急，可奔投我家。此区区者，暂充绣奁针线，幸勿哂也。媪能达此意，后尚当有所厚酬。”妪大喜。汪归，以告程生曰：“吾已为鄙生说下齐矣，子疾攻之，可不相悖而相济也。”程生曰：“有是哉，三日必报命。”越一日，夜深人静时，忽有款汪氏之门者，一老媪挈美少年，自言避难自乡间来，与主人有旧。汪某出视，则邻媪也，延入密室，少年揭巾顾盼，鬟偏眉妩，光照一室，盖绝代殊云。汪某竭诚款待，令妻妾出慰之，愿以古押衙自任，女信焉。开阁拂床，安置妥帖，婢媪上下咸事之有礼，女固安之。初犹虞舅氏之追蹑，久之，不闻有他，起居服食既适，而园亭池馆之胜，日夕与汪氏眷属拈题属句为乐。惟门阀深邃，外宾罕能睹面，又给使令者皆非心腹，不便通音问于外，渐觉如坐囹圄，欲告出游，辄阻以不宜招摇，女遂俯首无辞。且性本婉淑，善腼腆，心事不敢自明。约逾月，汪某乃呼而语之曰：“子所谓赵生者，初询邑署中绝无其人，嗣访城中，亦杳然也。逮吾亲询邑侯，仿佛知此生曾为前令记室，以毋忧西归，殆不复至矣。乃一昨复有怪事出现，则一少妇抱儿，号泣署外，声言须觅赵某，奈何始乱终弃，置我于此，母子无所得衣食。且语且泣，为状至惨，环观者皆詈赵生之负心，嗣邑侯怜悯，给以薄资遣去，妇遂不知流落何所。吾闻而心悸，赵殆轻薄无行，全没心肝之人也。吾实不复能隐忍，故急告子。以子才貌，何患不获快婿，而恋恋于此耶？”女色变无言，未几，泪眥辈然，点点坠胸

臆。汪妻女百计劝慰，夜遣家人防护之，果欲投缳，获救而止。汪有妹善口才，投瑕抵隙，反复开导，女意渐移。又数月，汪氏相待有加，游宴之欢，无不适如女意。女念援救之恩，复感汪某之诚笃，盖初疑汪某有图己意，今爱若子女，敬若宾师，绝无他意，方自咎小人之腹矣。汪于燕谈，辄举少年薄幸，得新忘旧等轶事，咨嗟反复，若深有憾于赵生者。女益信赵之非人。一日愤然语家人曰："文人无行，诚不可恃，安所得老成笃行者托之。"家人报汪曰："可矣。"汪遂时绳中年伉俪之真爱，较之轻薄少年，不啻霄壤，且微露满大臣续胶之事，女不语。一日汪妹过其绣阁，见女方曝书理衣，纵横几案。忽睹一锦匣颇巨，略如衣笥状，问之，曰："此儿家传世宝也。吾父无子，弥留时，命吾母待儿长而付之。今吾母又逝，身如蜉蝣，负遗嘱矣。"语次悄然欲涕。汪氏甘言慰之，且求一扩眼界，女乃索诸衽衣，出钥启扃，什袭甚固。徐徐展之，则羊脂温润，鼠首生动，卓立一天闲也。高几三尺，长四尺馀，状如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凡蹄爪方臞，皆若天然颜色，不假雕琢。汪妹佯惊曰："果至宝也。是何眼福，得睹奇珍？谁家有福郎，消受此千金之骏耶？"语时，频以目色逗女，似显其一语双关者。女颠晕掉首曰："阿姑过誉矣，此亦何奇，特存先人手泽耳。"汪妹伪为靡挚者曰："此玉产自何方？计其璞，当绝巨，必非中土所有。"女曰："闻先人所传，生于阗山巅，采者悬度而得之。本拟贡内府，土人匿其一，辗转为某中丞所得。吾父以一文豪殊赏，视为生平荣宠，故遗训秘不示人，谓非亲属系统，不相授受。惜身后止儿一人，遂袭藏在此耳。"语罢，欷歔若不自胜。汪妹乘间说之曰："吾兄与尊严为莫逆交，故救子于厄，愿始终其事，苟择人草草，宁非为德

不卒，彼纨袴子顾影翩翩，一时固称佳偶，然往往有不旋踵而牛衣对泣者，何如老成可恃，博得毕生温饱耶？且令娘受先人付托之重，设遇轻薄无行者，一旦重利忘义，置此宝于骨董场中，令娘有力抵抗之耶？吾兄之意，在择老苍有福德之人，使令娘无父而有父，无家而有家，为久长计正当如此也。令娘聪明人，讵不解此？”女遂无语。汪妹知其意已动，即告以不日遣嫁事。女自念身无亲属，视汪某若父，尚何所不可。逾数日，量珠裁锦，喜溢门楣，盖普福许特设彩舆迎之，仪节仅亚于夫人，亦由汪某所要求，以掩饰女之耳目也。自是侯门如海，女之生死不可知矣。

先是程生谓汪某曰：“狡兔三窟，今得其一耳。彼都转卢公，制府高公，正须点缀，而卢公为尤要。前闻卢公所访求者为石经墨迹，自中郎被祸，文姬陷胡虏，此稿久为曹魏及司马氏所匿，后又沦于北魏，至唐而入内府。北宋而后，流落民间，近始为赵生所得。据赏鉴家言，锋棱完好，确为真迹。予昨已以千金购之赵生处，托言粤商，其他则小李将军之《仙山楼阁图》，久已佚去，宋人赵千里曾临摹，逼真原本。而宋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尤为至宝。此图虽系宋物，迭经鉴藏家所赏，明李东阳氏有跋，言其图高不满尺，而长二丈有奇，人形小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其多至不可胜数。然笔势简劲，意态生动，隐见殊形，向背相准，绝不见错误改窜之迹，故为可贵。后为王弇州氏所藏，严分宜欲之，几兴大狱，卒不可得。最后某君，欲抱以殉。今竟在关中赵生处，即藏中郎墨迹之人也。是生本秦中旧家，收藏颇富，游幕此间，而近狱日窘。予假番舶之名，已诱得其石经真迹，彼事后悔甚，遂死守《清明上河图》，不肯释手。西席某君谓予，展阅此图，恍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香尘扑

面耳。卢公亦闻此语，必欲得之，已许三千金，赵生竟掉首不顾。今忽变计，自言有人能如许都虞候，夺柳氏于沙吒利将军之手，使吾圆已破之镜，则拱手而献，不名一钱，亦所甚愿。予介人问讯，始知所谓意中人者，即吾等不日遣嫁之银荷是也。然则左右两难，主翁将何以处此？”汪某曰：“银荷事不可反汗，无已，宁许以金，或其他名妓脱籍以赠之，亦无不可。”程生曰：“否否，此人不可以利诱，而可以智取也。吾意令某生作保，使赵生须出千金作聘礼。生必因阮囊羞涩，谋以书画质款。而彼所信者，小玲珑山馆马氏。吾乃以某地许马氏，拓其园址，马必悦从，是间接可攫得其宝物也。当此之际，吾乃遣人伪作关中催归书，谓老母病危，彼必匆匆西去，一时恐不能来。且闻其舅在都中，时召赵生往，或挽人先送其母入都，彼必由西转北，疲于奔命。待他日过此，历时已久，则吾更有辞，彼无所容其喙也。”汪某以为绝妙。贿入，两鼷员果喜，允将亏空一律弥补，汪某遂肆然得为诸商之总董焉。

赵生幼侍父宦江南，父曾摄仪征邑篆，又入江宁方伯之幕，后客死于扬。生与其叔某扶榇归葬，服阕始出，复游宦江淮间。承其家学，诵记渊博，尤工诗古文词，能篆刻，邗上文酒之宴必与焉。又生长江南，深知风俗习惯，遂翩翩有名士气。侨寓某秀才家，薰矿桨儿，书阁清幽，与某秀才唱和甚乐。某秀才者，即汪某家拥皋比之西席师也。曾有姑嫁秦中而死，与赵生同姓，故相称以中表。而其家适与孤女银荷之旧居，望衡对宇。银荷于绣馀吟罢，辄掩映绿窗间，赵生遇之，惊为艳绝。又闻其工词翰，蕙风雅，益倾向不已。秀才微侦之，知赵生意，托词调笑，愿任撮合山。赵生怦怦介秀才母通殷勤，女之舅妗贪微利，遂渐相往来。

生因挽婢媪传戕递句。女雅慕生才，业已心许。惟舅妗尚以远省人为嫌，迟迟未即允。而汪某与程生之诡计至矣。程生本稔舅，知女舅嗜饮，日以杯中物相劝，乘其酣饮而骗之。且啗以重利，舅倚醉心动，如响斯应，醒而悔之。盖程生虽以汪某侄媳为辞，舅亦恐齐大非偶，又恐列之妾媵。程生闻其意有变，指天日相誓，力辨侄之未娶。且葭莩河润，大有利益，用相歆动，舅果入彀，允先受聘金五百。女闻之涕泣不食，妗知为赵生，使人语生曰："子能具五百金之聘币乎？"赵生辗转无计，始以中郎石经真迹求售，务获一当。时某秀才已受汪某之托，事事以计卖赵生，生不知也，遂仓猝以七百金售石经于粤商，某秀才干没其百金，实则为程生所得。程生又干没其二百金，即汪某千金所购入者是也。赵生以五百金送女舅为币，二百金上下贿赠婢媪，事垂成矣。无何，某秀才母死，居丧不能为媒妁，劝生迟一月后问名纳采，生亦允诺，金存秀才处。一夕，僧众正作道场，忽阖家大哭，云被窃损失甚巨，及研讯，则生寄存之五百金，尽不翼而飞矣。生方懊丧欲死，报邑令请缉。时值春明，以心绪恶劣，闻平山堂有画舫盛会，遂出郭闲游以遣闷。车水马龙，香尘拂面，极嬉春之乐事。生独花溅泪痕，鸟惊恨绪，无时忘天之悭我良缘也。偕大广陵，游观之胜甲天下。自天宁门外起，直至淮南第一观，楼台比栉，金碧澄鲜，恍如置身赵千里仙山楼阁图中。所谓九峰图、倚虹园、筱园、西园、曲水、小金山、尺五楼诸胜，俱黼画妍雅，帘幕重深，隐隐闻歌管声。循外堤望，则一湾碧水，画舸如云，桃柳相间，惟天然点缀物。舟中朱栏锦幔，士女鲜衣调笑，霞绮临流，动人心目。生方徘徊间，忽见巨舫自上流来，宾从喧沓，优伎骈罗，似正在酣畅时。生无聊注目，则一人扣舷

拥丽姝而笑者，仿佛某秀才。生心大疑，彼非茕茕在疚者邪？胡朝伏苫块，暮即赴宴会？世风凉薄，一何无忌惮至此？殆吾迷眩耳。又趋近岸边谛视之，逼真。须臾舟移渐远，生欲呼之，不复闻矣。散步既久，日已向暮，则见旁有小艇，容与中流，珠镫初上光闪金蛇艇中多妇女，类大家眷属，亦复行酒喧哗，钗飞钏动。中一女子，斜倚雕窗，悄然若有所思，生又惊诧不已，盖俨然银荷也。自忖今日殆入梦耶？何奇异乃尔？怅然亟归。抵寓问秀才安在，则以往佛寺讲经对，遣媪探银荷消息，乃云不知何时，尽室移去矣。大骇悉心研询，则前宵犹偕妗氏赴戚串喜筵，未尝言迁徙事，殆昨日夜深为此耳。然众邻佥不解其避匿之由，生知其间必有鬼蜮，愧愤交并，急切欲狂。立待秀才返，将诘其颠末，而秀才竟三日不归，至四日，生正拟雇人四出觅访，则秀才偃然自归。仓皇问讯，秀才殊阳阳若无事："吾自居丧读礼耳，安能知人闺阁事？"生大恚，语侵秀才，秀才龂龂不稍让，数载心交，一朝决裂，几致挥拳殴击。生负气与绝，尽迁书箧行李于逆旅，不复居秀才家。又思控追五百金，而彼以被窃为词，殊难捉摸，商之友，亦无善计，惟自咎不谨而已。顾终不能忘银荷，闻人言为富豪所诱，茫茫恨海，精卫难填，咄咄书空，回肠欲断，因思悬赏购昆仑奴古押衙其人。是时汪某等方谋篡取其匣中宝绘，语闻于生。生乃有苟得银荷，不惜献酬之誓。无何，某秀才于于来，始则谢前日抵触之罪，继陈旧好之不能恝然，赵生不为所动，冷语冰之。秀才乃徐语曰："银荷不远，咫尺红墙界耳，君如能舍千金作聘，意中人何难化作床头人耶？"赵生掉首不信。秀才曰："君不尝于画舫中遇之耶？此家眷属，实吾居停之姻娅，亦愿得君为婿，但努力办玉镜台可耳。"赵生犹狐疑，秀

才佯叹曰："古人不念旧恶。杜少陵亦云：'记忆细故非高贤。'吾曩日拂君意，心常悔之。方愿任此撮合山，补过自新，在君一齿颊之流芬耳。今不见许，吾一腔热血，尚洒何方哉？"语毕，投袂欲行。赵生急止之曰："子姑少安，容吾思之。"秀才殊不顾，生乃牵衣相劝慰，谢已太甚。秀才夷然曰："事既泄矣，吾且告子，彼龌龊方百计求女列专房，稍迟缓则事且变，不图则已，欲图宜著先鞭，知我罪我，一听君意。"赵生瞿然曰："子言是也，顾安所得千金？"秀才乃附耳细语，赵生颇沈吟。秀才曰："易耳，吾意当挽马秋玉先生为居间人，则一切不虞为人所算。"生曰："果然，此君非他人比，吾决矣。"秀才与订约而出。明日果于马处以《仙山楼阁图》及《清明上河图》，质千五百金，又附以博山香炉一。交易甫就，而关中急足书至，慈帏万里，汤药未尝，赵生惊痛不已。即日束装，往与马秋玉别。而秋玉适以东游外出，仅留刺告知，遂尽托秀才以去后事。谓母疾速愈，当一月即来。秀才送之淮上，歧路依依，赵生绝不疑也。跋涉抵家，则母固无恙。惟数日前得生舅书及遣仆迎入都，且留一书示家人，谓已转寄邗上，亦嘱生北上矣。生询急足书道母病事，则家人绝不知。大诧曰："吾乃堕五里雾中。"旋趋燕京，果获拜母，悲喜交并。语及病耗，舅亦骇然曰："吾亦得家人书，谓母念子成疾，故迎之耳。"各出书相质，笔迹相类。舅曰："此必有人播弄，欲子久离邗上耳。"生乃憬然具道所以。舅扼腕曰："可惜此法书名画，竟为奸人篡取。虽然，此禁脔早入毂中，子为情所迷，始终不一觉悟，冤哉！"生乃起立自责，切齿曰："弁髦先人遗物，吾罪至重，不返璧，吾誓不为人。且不复仇，亦非男子。"乃束装欲南。舅曰："此非其时，子不如

应京兆试，获隽后，始与同年辈交结台谏，提起弹劾，从根本上翻起，则可大有作为。如是，彼等必无所施其技。”生从之，果报捷成进士。乃与诸台谏密商，迭疏劾鹺员亏蚀官帑，与商家钩结蒙蔽。高宗方欲搜剔外官积弊，大启疑窦。乃命军机傅恒，择亲信者任盐政，密事钩稽，然后发布。傅恒遂以尤拔世上荐，恒之心腹也，深沈有心计。赵生竟夤缘得幕职，从尤拔世南下。尤属生以密查事，生大喜。查称普福所提纲引，即每引缴银三两计，一年中已应贮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奇。又其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若此项提引，推而至乾隆十一年起算，凡二十年以来，为数已过千余万。此项并未解京，现库中所储，止有十九万余两，可见朦混侵吞，竟成巨款。其余与商人通同作弊，受贿纳妾，有玷官箴，不可枚举，而以高恒普福为尤甚。前任运使卢见曾，有心附和，品行平常，亦多弊窦。奏闻后，高宗乃密派江苏巡抚彰宝及尤拔世会衔复查。凡查高恒赃款十三万，普福赃款八万数千两，卢见曾一万六千二百馀两，此外代购物件，及借端开用者甚多。高宗震怒，乃褫前盐政高恒，普福，前任运使卢见曾，现任运使赵之璧等职。且押卢见曾下扬州狱，高恒，普福下刑部狱，彻底讯究。时雅雨先生已以告病居德州原籍，州司临门，银铛就道，门下之骚人逸客，风流云散矣。先是赵生随尤大臣至邗上，犹无意罗织雅雨。盖以雅雨宏奖风雅，久主东南坛坫，即赵生亦曾受其嘘濯。且海内门生故吏颇多，生亦投鼠忌器。惟《石经墨迹》及二图，心不能忘。时雅雨虽已返德州，其戚友多留扬者，乃使人讽以故剑刀环之意。雅雨之族弟某者，妄人也，大言此雅雨堂中世藏之宝物，焉能听人取索，遂对使者横肆意气。有门生某者，知祸且发，出身排解甚力。允不日函告

于德州，必有报命。使者返诉于生，甚先言而后略说。生大怒，决意死战，狱遂不可解。而引商汪某，至以私交官长，侵渔公款，籍没发烟瘴。狱且定，朝野士大夫，与卢雅雨有缟纻欢者，俱不甘服。奔走营救，于是青浦王兰泉司寇，献县纪晓岚学士，以及赵徐两舍人，并先后营救雅雨，连疏请开脱。高宗乃复命大学士傅恒复查卒得如右之密奏。略谓：'两淮商人，叠荷皇上恩赏卿衔，优渥隆重。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除自行侵用至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冒侵至数百万两，于法于情，均属难宥。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蓼怀经收各项银二十万两七千有奇，代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两有奇，普福滥支银四万二千八百两有奇，卢见曾婪索古玩，值银一万六千二百两有奇，俱系确数，无可讳饰，应著在各名下勒追。若高恒、普福名下无可追抵，即著各商名下著落赔完。至现任赵之璧，目击盐政腐败不能整顿，亦应革职问罪，云云。高宗览奏，深恶文臣党比瞻徇。遂命将高恒、普福、卢见曾及商人汪某定死罪，王昶、赵文哲、徐步云等遣戍黑龙江，纪昀遣戍乌鲁木齐。其余现任总督高晋、前任总督尹继善、前任运使何渭、吴嗣爵，分别交部议处及降级调用。而盐商奉宸院卿衔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张广运，按察使衔程谦德、汪启源俱革职。狱既定，江淮官场大震动。有知奏案内容者，赵生颇为众所指目。或密奏玉马石经及仙山清明二图事于上，上遣使问尤拔世，乃于籍没卢雅雨时，举石经及二图奏闻。又抄普福家产，得玉马诸宝遂悉入内府，供天家珍玩。而才色绝代之银荷，早于误嫁后数月，香消玉碎云。赵生卒辗转求得普福宠姬曰小桃者，谓吾快屠门之嚼也。

指严氏曰："吾闻之故老，乾隆间有二大贿窟，盐务、河工是也。举国娓娓延颈企踵，惟此肥矜是谋，积弊之深，几如原草，野火不尽，春风又生耳。虽什伯骨董祸，岂敌人情变幻之万一？独此株连瓜蔓之巨案，乃发于区区之赵生，不亦异乎？顾或以为怨毒可畏，然一旦玉马佳人，法书名画，联翩贡于天府，则又何说？大盗不操戈矛，夫孰从而怨毒之？嗟乎！士薄福，亦欲与铜臭大官争一日命，安得而不败？雅雨伤哉！尚供谭助，世有骨董家，其勉之矣。

# 兰陵女侠

洪杨之役，东南各省，以膏腴之地，当兵革之冲，承平百余年，骤罹浩劫，故家乔木，鞠为邱墟，泣王孙于路隅，卧铜驼于荆棘。每闻故乡父老，歔欷谈曩时轶事，杜老《江头行》、《兵车行》诸作，不能过也。至若深闺弱质，遘此乱离，秋叶同飞，彩云易散，明驼无归骨之期，碧血照飞磷之路。其甚者，不死于刀兵水火，而死于掳掠奸淫。贼来如梳，兵来如篦，胜朝文网，或多讳饰之辞，而野史流传，弥足徵信。顾亦有红妆季布，佳侠含光，美人一笑，壮士无颜，回霜收电于一罗预顷。如余所闻之兰陵女儿者，是乌可以不志？作《兰陵女侠》篇。

向大宁之以江南大营屏蔽于金陵也，东南半壁，倚若长城。一时骁健之将，云合响应，而以张国梁为之魁。其有后起之秀，名骎骎与国梁抗者，厥惟小虎将军。将军名坤元，四川人，父曰嵩林，官总兵，居大宁麾下，军中故为大小虎之名以别之。当是时，洪杨之焰正炽。金陵虽扼于大宁不能逞，顾时号召其徒党，学围魏救赵法，冀遂其猛虎脱柙计。而异军特起，克名城，僭尊号，纵横不可一世者，又踵相接也。有清危局，至此殆如一盘散沙。大宁犹日遣其部下，分援诸路。时秉两江节钺者，为何桂清。何故浙抚王有壬家奴，美仪表，有口辨，有相者见之，诧曰："鸢肩火色，此不常贫也。"王亦稍稍异之，使居子侄行，从公子读，聪慧冠诸儿。试使应试，屡战屡捷，入木天时，年才

弱冠也。粤事既起，用人不以资格限。何又深与当朝权贵昵，若穆彰阿，若彭蕴章，皆以国士目之。故不数年而开府江南。以金陵失陷，驻节常州大宁部下，时往来兰陵道上，听其指挥，小虎将军奉使尤数。镇江既复，何遽膺调度有方之奖，青宫晋位，主遇益隆。会胡林翼亦有武昌之捷，一时天下遂无不知有何胡两宫保矣。顾何之为人，慓猾无大臣体。在常州时，日惟徵歌选色，军书旁午，奉行故事而已。其部下知之，则寝以懈怠。坤元一武将耳，披坚策锐，所向无前。而退居虎帐，又恂恂有儒雅风，喜读唐宋人诗词，读至“前拥貔貅后莺燕，男儿那不觅封侯”之句，未尝不慨然想见其为人，意谓英雄得志，乡老温柔，固吾辈所有事也。时坤元年才二十许，偶过常州乡间，兵士方驻营作晚餐，坤元信步篱落间。野花媚客，山鸟迎人，不觉忘路之远近。瞥见流水一湾，小桥跨之，循路约可百步，复沿堤杨柳初起三眠，桃花间之，点点作啼红色。疏林尽处，茅屋数间，屋前隙地百弓，一畦寒菜，绿净可餐。有女郎抱瓮灌园，双鬟覆额，秀媚天然。坤元见之，如在蜀画村中见画中人也。大喜，急前致殷勤。女郎凝视，作薄嗔状，遽置灌器，就篱间遥呼曰：“阿兄归来，何来强暴儿，目灼灼似贼，知渠意云何也？”呼已，疾趋而进，砰然一声，双扉阖矣。坤元惊愕，不知所措。顾视夕阳红尽，画眉山色，已在烟霭有无之中。又惧所谓阿兄者，或前来作纠缠之举，为兵士所见不便，因细识其途径而返。返则又惴恍若有所失，纠纠虎将，盖已化作绕指柔矣。未几，坤元督兵与国梁合，攻铁瓮城，下之。振兵将复攻秣陵关，东行过濑水上，怀漂母之高风，感淮阴之往事，酒酣起舞，颇致遐想。自思淮阴国士无双，而胯下之辱，钟室之诛，会不能终其身享一日之安乐。吾年未三十，

登坛建节，不于此时聊以自娱，淮阴有知，宁不我笑？翌日呼两材官前，黄金百斤，彩缎千匹，裁阿锡之衣，制阿杜之钗，镶以明珠十斛，他珍物称是。郑重属曰："为我持此至常州某乡某家，道其家太夫人，曩以女公子许我，今我贵矣，即日行合卺礼，不腆之物，以备妆阁不时之需。视其家无异词，则为我载新人以来。三日后，余治酒待汝侪也。行矣勉之！言必恭，行必谨，倘有万分一，败吾好事者，小虎将军军令，不汝贷也。"两材官唯唯去。既乃聚谋于途曰："小虎将军亦可笑人，宁不知吾辈非乳臭未干者，而敢出此？巍巍一将军，偶悦一女郎，欲娶则娶之耳。谁家贵显儿，不拥小星三五者？不观何宫保，后房爱宠以十数，何人敢道一长短？将军乃假惺惺，天下宁有此两全术？既恋佳丽，又欲顾惜名誉，几曾见党太尉能为鲁男子者？而曰言必恭，行必谨，然则使女家而偶有违言者，将军遂能恝然置之乎？抑使吾侪作寒蝉噤者，他人亦遂能同金人之三缄其口乎？人谓将军骁，除上马杀贼外，馀乃龘龘无所能，将军亦殊可笑人。"其一曰："阿哥耐烦，作如许曲折语。载将金币去，驮得美人来，三日后向将军帐下，听得宝歌，饮合欢酒也。若女郎家敢道一声否者，老夫日内少杀人，看谁倒运儿，膏吾手中刃？不者，亦当火烧三间茅屋去。"

三日之后，坤元择华居，大宴宾客。同僚自提镇以下毕集，貂蝉满座，步障十重，青卢一乘，流苏宝帐，红烛双花。酒三行，坤元离席谢曰："某不肖，曩聘某女郎，今日于归，婚期早订，遂忘匈奴未灭之戒，谨治薄酒，奉屈诸君。"座客亦相向答拜，且以仓卒未具贺礼为谢。酬酢间，忽报材官返，画鹢临门，夫人至矣。座客肃立无敢哗。坤元急离席起迎，则女已盈盈入，柳眉

惨绿，桃靥辞红，顾语坤元曰："果汝也耶？吾固谓非汝莫能致余。乡间一面，别来无恙。"继又环顾诸客曰："大佳大佳，诸君且坐，听我一言。余家兰陵，先世宦裔，军兴以来，未遭粤贼之杀，先遇官兵之掠。一母老矣，二兄家居，遂乃避居村舍，冀为世外桃源，或免沧桑浩劫也。日者薄暮，余方行汲，忽见鹿眼篱畔，将军伫立以视，提瓮闭门，未通一语。三日之前，忽来两材官，称奉将军命行聘，黄金若干斤，彩币若干匹，珠玉宝饰若干事，直谓东床之选，母有约言，渡头双桨，已备亲迎，幸勿稍延晷刻也。吾母斥其妄，吾兄责其谁何，则两材官露刃恫吓，堂下数十辈，狼奔豕突进。稍抗拒者，此乡野小民望若云霓，日夜冀其除暴安良之数十官兵，将立碎吾家为齑粉。余初意不来，则恐累及吾家。余今已来，则有一语不得不问诸将军。"女郎语至此，出不意以一手搴坤元之胸，一手出袖中利刃，刃急遽不得出，则戟指詈坤元曰："若听诸，此去姑苏城不远，吾惟捉汝去谒某中丞台下，请其陈奏。将军劳苦功高，举凡封侯食邑黄马褂巴图鲁之赏锡，均不足酬尔庸。惟此夺良家闺秀充下陈之举，差足快意。天子曰俞，则余侍将军枕席惟谨；天子曰否，则余今日先为天子杀此淫昏残暴之将军。将军苟怒我者，余一弱女子耳，杀我甚易。不者，流血五步，余亦将刳刃将军之腹。今日之事，有我则无尔，有尔则无我，生死定于一语，奚用效儿女子嘤嘤龌龊为？"坤元惊愕出意外，平日叱咤风云，至是竟屏息不能置异同。帐下健儿，睹主将为一女郎所屈，握拳透爪，誓欲得当以报。又以女郎搴坤元力，投鼠忌器，惧为两败俱伤，则袖手不复动。坤元睹事且益急，乃瞠目遍视座客，冀中有鲁仲连者，出而解纷。座客先睹女郎姗姗其来，神光绰约，蛾眉曼睩，谢去雕饰，

如青女素蛾，飘车下谪，已目为之眯，至是复心为之震。既一二干练者，惊魂稍定，前揖女公子："吾侪聆女公子言，罔不怒发上指，要之将军亦始愿不及此，嘉女公子清门才藻，求婚则有之至若未许莴萝之托，先为瓜蔓之抄，篡取以来，宁出将军本意？矫命偾事，两材官杀无赦。重劳女公子玉趾，尤惶恐不自安。兰桡犹在，敬送女公子遄还故里，将军再肉袒登门，谢万死罪。前奉不腆之仪，聊佐堂上甘旨。云出无心，风来有穴，既已言归于好，太空不滓，过眼都忘，负此约者，有如白水。"女郎聆客言，笑曰："诸君休矣，余非三岁儿，亦不轻受愚弄。军兴以来，凡号称知兵大帅，宁能一一皆贤？主帅贤矣，而其部将，未必能一一谨守绳墨也。有能努力杀贼，取斗大黄金印者，已视为特出之人才，而此部将部下之种种不法，又置之不问也。吾家兰陵宫道上，戎马往来，兜鍪焜耀，霜晨雨夕，官兵一过而庐舍烬焉，再过而鸡犬空焉。贼之害有穷期，官兵之害无尽时。且惟此名为官兵，而实则害过于贼者，防尤不胜其防。今既已迁徙穷乡僻壤矣，犹且不能逃将军之诛求。若辈狼虎耳，野性难驯，一旦为余故，而大失所望，蕴毒而噬，伤人必多。余已入虎穴，安冀生还？公理难伸，阴阳一理，与其死质阎摩王，毋宁生见真天子。覆盆之下，或有天日，舍此都非所愿，诸君休矣，勿哓哓徒辞费也。"女郎言已，势甚汹汹。众客急罗拜下请，谓女公子幸少留馀地，将军非他，夙以贤名著，轻裘缓带，儒雅恂恂，今举事一不检，而女公子复扬其恶而声其罪，将军夙昔英名，扫地尽矣。将军素矜名节，珍毛羽，徒以婚媾兴戎，得罪名教，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青蝇白璧，飞短流长，或更从而媒孽之，是使将军不复能为人也。死一将军不足惜，如今朝廷方需人折冲御侮，潢池

盛弄，大浸稽天，将军虽不肖，亦尝歼厥巨魁，勋铭竹帛，大名宇宙，纵非管乐之俦，盖代英雄，庶几奢颠之匹。时艰如此，共叹才难，女公子不尝言世受国恩乎？然则不为将军计，宁不为国家计？审如是，何如为国家留此熊罴之士，俾贼氛得早日廓清之为愈耶？至于他日之事，则某等愿以百口相保。某也官，某也绅，言出于口，誓无反汗。惟女公子为仙为佛，为无量慈悲之女菩萨，幸鉴其诚而许之。”女闻之，色少霁，曰：“辱诸君厚意，固拂不祥，今姑释将军勿究。抑有所请者，将军有马曰白鱼，良马也，一日而行千里，犹无奔踶衔决之苦。自我离家，于今四日，此四日中，倚闾而望，挥泪而哭者，余老母也。握拳而怒，抚剑而叹者，余两兄也。余苟得此马疾驰而归，朝发，日晡至矣。至则脱屣敝庐，重觅一片干净土，奉母于白云深处，从两兄读黄石书，已忘秦日月，宁记汉衣冠，洞口桃花，必无容渔父问津地。三日五日中，吾事毕矣。届时计将军已移节石头城下，余当归马钟山之麓，毋使将军怨吾食言而肥也。”坤元故有名马，平素常假以破贼，珍若拱璧，非临大敌不轻用。至是则立呼从者治鞍具，圉人太仆，牵马丹墀，神骏似当年拳毛騧，霜蹄蹴踏，顾视清高，又似李三郎照夜白也。女顾之，神气顿旺，一手释坤元耸身而上，道声絮聒，电掣星流去矣。坤元愕怡，罔知所为。良久良久，始蘧然若大梦之初觉。又数日，坤元振旅至金陵，宾僚迎拜，絮絮为将军劳苦，蒲桃细酌，箫鼓齐喧。坤元方高坐堂皇，营门欢笑，谓有名马突围而至。坤元起视，白鱼也。血汗斑斑，长嘶认主，背负物隆隆然，解而视之，曩时聘物，无锱缕或遗。锦囊尽处，一刀莹然，光夺眼缬，外有一函，大书十六字曰：“昔贲尔命，今赠尔刀。勖哉将军，勉为人豪。”坤元读之，大骇。徐

乃喃喃自语曰："女郎知我，我复奚以偷生为？"秣陵关之战，坤元竟陷阵死。

外史氏曰："昔左宗棠闻江南大营之再陷也，掀髯笑曰："天下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骄卒惰，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之，后来者庶有以措手耳。"观于左氏此言，大宁部曲当日之不满人意可知。余尝论之，咸丰癸丑二月，洪氏既陷金陵，甫十余日而大军云集，洪氏震动，众亦酣饱无斗志，其势一鼓可下。时大宁为主帅，自以老成宿望，壹意持重，顿兵长围，冀其坐毙，左右以方略进者，大宁均斥不之省。癸丑以前，洪氏所过郡邑，无久居意，久居自金陵始，由是而三吴三楚，西逮巴蜀，北逾河朔，南极岭峤，糜烂几遍天下，实癸丑之役酿成之。盖至同治甲子事平，而洪氏之据金陵为老巢者，已十有二年矣。近人谒大宁祠堂诗，有云："十年未熄滔天祸，一死难完许国心。"可谓慨乎言之。国梁及坤元，皆大宁部下卓卓有名者，张固骁勇，虎亦健斗。每战必选所部悍少年百余人为副，已策名马先进，背负红旗一，纵广各四尺，辄乱敌阵，人望之如火云飞翻，为风所掣也。当者遥见红旗，辄相戒是小虎不可犯。又好夺敌人大纛，当其锋者，率倒卷其蜼弧以遁。勾容之役，以千二百人破敌二万，盖庶几有古名将之风者焉。求婚之举，略嫌卤莽，然在当日此种举动，宁复足怪？不幸虎所遇者，为兰陵女子。劫之以大义，劫之以利刃，而又期之以后效，坤元遂颠倒梦想，卒至于死而不悔。坤元虽死，坤元之名立矣。嗟乎！坤元固虎也，而女玩弄而狎侮之，乃曾不如一鼠。呜呼！侠矣。

# 洪福异闻一

光绪癸卯春间，余游芜湖，遇同知陈君某，年六十余矣，偶谈及席公宝田事，盖陈君早年曾在席幕府，躬与战事者也。余盛推席公擒洪福及平苗之功，陈君微哂，余异而诘其故。陈君不答，遂即别去。明年余因事复至芜湖，陈君留余宿于大关。一夕饮酒微酣，忽忆前事，乃坚询陈君所以微哂不答之故。陈君喟然曰："君尚以为当时官军所擒获者，果幼主洪福耶？洪福逃至广德，转赴湖州，其踪迹遂杳，或死或潜匿，无人能知之者。"余曰："然则当时所获又何人耶？"陈君曰："宜君不晓也。盖即所俘小儿中之一人，而以洪福之名号加之耳。"余曰："仆益不能明君语，请详以告我。"陈君曰："自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既偕幼主就堵王黄文金于湖州，此后幼主遂不知究竟。但仁玕、仁政明明挟幼主就黄文金，遂合为一股，复自湖州返广德，越宁国，出昌化。文金死，昭王黄文英、裕王李远继继之。循徽歙边，从建口，趋绩溪。由遂安，走开化，入广信，抵铅山。道泸溪，向云际关，窜光泽，而更至石城。诸寇处处相伪以洪福，官军亦处处相惊以洪福也。同治三年九月九日乙巳，官军遇之于山谷间，在广昌石城之交，绕旁设伏，遂生获洪仁玕、黄文英等，而幼主反称无消息。二十五日辛酉，始闻所俘小儿牧马者之语，而获幼主于荒谷中。诸俘皆称为果幼主，果者疑词也。自乙巳至辛酉，计相去十七日，当时诸大将藉幼主为重，所向争蹑，环而守

之者众且巨万。试思幼主以黄口小儿，何能孑身走脱，匿至半月余之久？军中探谍广布，幼主经过，何能不闻不问？乃称行踪得之于小儿之口，其情显然矣。盖幼主自赴湖州后，即销声匿息，所谓洪福至某地者，寇党故为假号，官军故为张皇。但既获干昭二酋，则文金一股，至此遂已剿灭无余，而幼主则犹无着落。讯问诸酋，或不以实对，或以实对而官中秘不宣布。既决知幼主之不能复为出现，诸将辛劳跋涉，无以自慰。又前此江南浙赣诸军以幼主互相纷拢，兹忽无其人，恐更干朝廷诘责。于是授意囚俘，于不知谁何所俘小儿之中，任择一人而强名为洪福。更取年仅四岁不知人事之李其祥伴附之，聊为证实，以宣示天下，而闻诸朝廷。朝廷亦微知之。盖不如此粤事不能称为结束，恐逋寇更伪拱为名，而后患永无已时，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啧然。独于袭称伪号之幼主，正可以恭代天王而大行铺张之典礼，而诸将意气，当益发舒。廷谕乃反谓么小麽丑，不值槛送京师，就磔于市。而论功行赏，左文襄得伯，鲍武襄得子。文襄新复杭州，武襄屡集大勋，即不因此事，本有可赏之实。惟于擒获洪福之赣省主军，沈文肃仅得轻车都尉，席公仅得云骑尉，而文肃且请收回成命，並欲去赣归养，其故正可思也。"余始恍然。

# 洪福异闻二

然则幼主果何在耶，抑已早死耶？此余所急欲知者也。陈君既不我告，且陈君不及一年，即作古人，余以为不复知底蕴矣。乙巳秋间，客羊城，遇闽人杨君，又偶谈及此事，杨君自称知之。杨君游学美洲归国者也，故为秘密，不肯即言，以酒食相挟。余乃以盛宴享之，半酣，余谓杨君曰："君可以言矣。"于是杨君蒿然作而言曰："余至美洲经旧金山，闻有所谓三合会者，秘密结社之一也。余询其第一代始祖，及组织之原起，平日之宗旨，秘不肯告。余辗转侦得之，始祖为齐福天，隐号为三水共合，而以排斥满清为目的者也。初太平天国之犹盛也，遣洪仁玕使美国，考察外事。故仁玕著有日记，纪外邦礼俗交涉甚悉。曾军将克江宁，仁玕挟幼主赴广德，遂为黄文金迎入湖州。仁玕，幼主之胞叔也。时浙军攻湖州，大势亟亟，旦夕将破。仁玕谋于黄文金、黄文英、李远继、谭体元、杨辅清等，欲令幼主他适，以存天王一线之胤，而为他日恢复之渐。而中国决不足以容身，仁玕创避入美洲之议，众人均赞成之。文金欲推仁玕偕往，仁玕不可曰："美洲识我者多，恐机事不密。辅王坚忍有急智，盍以属之？且东王与天王共首事，不可令澌灭无后。"众又从之。辅王为杨辅清，秀清之弟也。仁玕有一西友，即前导之游美者，尚在左右，金石之交也。仁玕以幼主属之，资之财贿，涕泣而别。时幼主年仅十六也。间关屡濒危险，卒达上海而至美洲。辅清实

从，遂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始祖。三水共合者洪也，齐福天即洪福齐天，隐指洪福也。至幼主行后，仁玕等如何伪托名号以抗御官军，及官军之如何冒他人为洪福，则不得而知之矣。”杨君云。

天徒曰：“吾闻之江宁故老曰：‘曾军初入城，幼主与忠王扶持于危急之际，思共窜避不能，忠王分兵授马，请幼主先行，逃赴徽境，就黄文金。然卒不达，走死江宁之牛首山，即方山也。牛首之峰为锐角，曾忠襄以一炮击平之，遂成方形，故更名方山也。’由是观之，则陈君所云，或非捏造。沈文肃奏稿称，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幸幼逆辗转荒谷，十有余日，不为饿莩，卒就生擒。又奏幼主供词：谓至石城之杨家牌，为官军夜袭，惊坠马下。群逆扶之，同十余人挤入深坑中，官兵一一缚之。该逆伏暗中独免，乃潜入荒山中，蜷伏四日。饥甚，有白衣人与以饼，受之，遂不见。臣察看该逆顶发剪断，仅留数寸，目望视，口操粤音，于宫中琐屑谬妄之状，言之甚悉，其为伪孽无疑等语。前奏云云，伪托用意，正在于此。供词支离掩抑，欲盖弥张。十余人皆缚而一人独免，饥饿四日不死，托之于白衣人之授饼而不见，可谓渺茫。且洪仁玕等后死于幼主者五日，欲辨真伪，自可聚之同室。而秘密钩稽，则实状自见。乃一切不为，仅察看发目口音，及能言宫中事，遂决断为无疑，其证据亦已浅矣。杨君之言，未敢尽信。惟仁玕使美事甚确，日记后为沈文肃所得，文肃当时珍为外交秘本也。至于洪福杨辅清之事，余不得不视为异闻矣。然黄巢、李自成，犹得脱死，更何疑于洪福耶？”

# 梅花岭遗事

黎士宏氏记史忠烈公可法殉扬州事，又《江南野录》、《南都纪略》等书，俱言史公遗骸葬梅花岭。己酉秋，予游广陵，曾寻其阡址，无所得。同游方君，方君从兄芷籁，俱赅博多闻，因为予述梅花岭掌故。史公身后，尚有伤心事，情节曲折哀艳。新朝监谤令严，时人类深讳不敢道。全谢山《鲒埼亭集》中曾涉其凡，然不得详。方君所述，乃十倍于谢山文。新岁微酣，瓶梅映灯影，横斜几案间，瞥睹其旁有书，《明季痛史》也。旧游昔梦，陡上心来，自诧曰："此独非说部好资料乎？泚笔缀书，两夕而毕业。欲比于罗昭谏之拾甲子年事，画虎之诮，殊汗颜也。

史公赴义处，或云在某河道中，或云某池。时值天暑，尸腐不可辨。裨副史德威至，觅忠骸不可得，卒具衣冠，窆于梅花岭下，是並无玉鱼金碗，长眠地下可知也。当时遂多讹传，盛言史公未死。扬人某者，本史公部下走卒，乃云："亲见史公改服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其后大江南北及淮泗之间，互相传播。谓史公正养晦某山谷中，俟衅而动，将有新野中兴之望。未几而英山霍山兵起。初霍山有无赖子马某，清兵略皖豫时，尝啸聚山中。邑绅王君，误认为义侠，集饷奉之，期以保卫乡里。旋为降兵所诱，马某竟受清贿千金，卖王绅，执绅送满帅麾下，斩以徇，邑人皆憾之刺骨。其后随满帅入金陵，郑成功舟师之役，马某又通于郑，谋开门纳郑师。事泄，主帅亟捕之，马伪为

难民，竟得逃回霍山。道遇一男子，自言张姓，慷慨有大志。同人逆旅，抵足夜谈，则史忠烈旧部也。以劫虏良民，犯罪当死，因歃歃谈善后事。马某谛视张甲之面，忽跃起曰："得之矣。吾能为公取富贵如拾土芥，苟得志，幸毋忘今日之诸葛也。"张甲大惊问计，马曰："君状貌魁梧，须髯如戟，仿佛史公。今皖桐间闻史公名，皆激昂扼腕，感慨涕零，无不愿为之死者。苟以子冒为史公，如陈涉之篝火狐鸣，诈称楚项燕，则义军不难立起也。"张甲咦曰："兄言固矣，但此时惟吾二人耳。无兵无饷，义安从起？"马曰："无患也。此间距庐巢甚迩，有土豪某某等，皆号召徒众，负隅自固，尚不肯剃发。平日语及史公，无不裂眦奋臂，云欲为报仇。彼等皆以为史公未死，兄苟能为虎贲中郎，典型貌似则彼等羸粮景从，不待蓍龟决矣。"张甲喜，乃摒挡衣冠，伪为史公从淮南来者。诣土豪说之曰："建虏蹂我中原，郑成功以国姓同休戚，不忍坐视，今金陵垂下矣。吾方痛心南都，事败于竖子之手，得我公借箸，以成旅收众，藉奏中兴之业。可法虽驽骀，尚能稍效驰驱，即死不恨。"土豪果信以为史公而不疑，悉索徒众军实授之，鼓行而西，英霍尽下。马参赞帷幄，奇能异谋，尽出其下。时已易姓名，亦莫有知其底蕴者。闻史公名，则争相称述，箪食壶浆以迎，以故张马所获颇饶。屯众守英霍山，殊郁郁无进取志。且或置酒高会，声伎杂遝，由是地方志士颇疑之。无何，清豫王多铎使将军常衮出淮颍，兵力雄厚。马某知不可敌，乃私谓张曰："吾辈徼倖一试，志徒在富贵耳。今清兵麇至，一旦失事，覆巢宁有完卵？且君之冒为史公，不能掩识者之目，尤足以取剧祸，不早自为之地，谅无死所矣？吾意不如先树之援，以备蹉跌，苟得其人，或不至无噍类。"张问援之所

在，马曰："闻吴中有起义者曰孙兆奎，亦前朝耆硕，名仅亚于史公。今清帅亦率兵压其境，顾闻甲兵尚锐。苟得与之通使，或可成犄角之势。满人必缓我而急攻彼，吾因得徐收河洛健儿。且召史公家眷来，告以情，彼喜吾等之厚奉，必不反颜相向也。乃求一明商立之，挟名义以收吴越，则百足虫死而不僵矣。"张曰："有是哉，然则谁通是意于吴中孙君？"马毅然曰："不佞愿往。"张怃然曰："吾一日不能无君，奈何使吴越？"马笑曰："吾非太平宰相，能安坐而致治隆哉？不得已，吾荐某友代庖，而往返以不过匝月为断，可乎？"张勉应之曰："可。"于是马使于吴，久之不复返，而事局变矣。

东坡先生谓小人犹蝮蛇，其所螫草木，犹且杀人，谅哉！当清兵压境之日，马知事不可为。而张处尚存卤获金数万，珍宝山积，固马所预闻者。因欲支取若干金，往清营行间计，陈说于张，盖思藉是攫金而遁也。张吝不与，鬻之再四，仅许数千金。马私恚曰："彼之假面具何自来，今竟得鱼忘筌耶？吾有以处之矣。"遂献联络吴中孙氏之议。濒行，通管库者私取三万金以往。张欲使人追之，会清师已逼近，乃止。张至淮上，为清军逻者所获。诡言："我史公弟也，名可程，曾入词林，官京曹。北都沦于李寇，我始南返，正欲奉兄参军事，为国复仇。忽闻大军入关，极愿迎师道左，而吾兄誓必身殉。吾乃窜匿穷山，以待时清。今闻吾兄忽抗命英霍山间，欲往觇虚实，以定真伪。岂知彼秉白旄以麾众者，果属鼎也？吾以大义责之，令速归命新朝，彼竟敢为螳臂之拒。吾几为所戕，故乘间逃出，不知有犯行阵，惟愿羁絷以待命。倘蒙特赦，则吴中孙某，与先兄有旧，愿往进说，使之投诚，必能不劳天师之征剿也。"逻兵闻于渠帅。时渠帅满贵人

也，曰额善，贪功而惮力战，闻马言，甚喜。乃令心腹二人挟马至吴，马实不识孙，而孙固与史公有旧，亦未尝与可程相晋接。马既至此，计无复之，乃冒险以可程求见。孙以为故人弟也，许之入见。马伪为恸哭，言史公兵败困顿状。并言此来无他事，吾家兄弟眷属来邗上省墓，乃知吾兄未死。顾为清师所围，财饷无所出。今眷属乃流离邗上，兄以勤于国事，不遑兼顾。使吾就近呼庚癸于公。公如肯念旧者，虽不望指囷之赠，亦庶几解囊之助，则史氏八口，不致沟壑矣。语毕，复泣，哀恳动人。孙公为之流涕，并言史公之殉国，当世知与不知，无不惨怛，况曾结缟纻之欢者乎？吾今虽处燕巢，然力苟可为，无不愿竭棉薄。即席许赠万金，令先赍往史公处。马乃出谓清使者曰："已允降矣，但孙之女，实史之姑也，今在史处。非禀命其女，则事不敢擅决。彼转洽吾致意，各赠使者以千金，俾先返复命。吾行渡江往邗上问其女，不三日可至金陵奏事也。"使者信之。马遂挟八千金至扬，时史公弟可程及眷属等已在扬，马竟坦然往视焉。

甲申之际，史公弟可程在北，颇畏葸无所建白。易姓初，未能仗节出疏，或旅进旅退，苟延禄位，史公深恨之，诒书切责，可程愧恧不敢较。闻史公已殉节，乃敢北归。而有季弟可用者，为刘泽清部将，方拥兵皖豫间，欲谋复举。可程行至陈归间，为清兵所捕得，令作书招可用。可用不从，可程涕泣往说之，可用欲劫可程俱归，而令人赍蜡丸递消息，可程泄其事，清军夜入可用营，兵败，可用死之，获其妻子。妻黄夫人者，山左大家女也，明慧有殊色，慨然欲以身殉。渠帅洪承畴谕可程曰："史公兄弟俱忠烈之士，不保其孥，何以劝善？朝廷旌赏忠义，至公无私。今尔既诚心向化，可率眷属往扬州省墓，安受新朝之锡命，勿更有

他志也。”可程唯唯听命，遂挈眷属南下。可程妻凌氏者，与黄夫人善，婉劝夫人奉可用骸骨，并葬于梅花岭之麓。夫人以为然，随偕至扬，实心不善可程所为也。可程有仆曰张成，狡猾多心计，日徜徉市井中，言主公且以礼部侍郎偕虞山钱牧斋尚书同就职。是时马某已抵扬，则遇张成于勾栏中，倾心结纳，金迷纸醉无虚日。及酒酣，马某以巨金赚艳姬媚张成，成乐而忘死。既而谓马曰：“兄萍水相逢，何相爱之甚，而肯割爱以奉我？是必有故。”马某长跽而进曰：“闻子家八爷有遗孀，国色也，吾愿为之婿，即以八爷之姓名姓名我。我能往清军白事，令英霍师立败，分其余烬。且可折吴中孙氏，诱与俱来，不难邀首功也。事如可成，吾愿以大利先奉子。”张成心动，私谓马曰：“清帅洪公，本欲使三爷往英霍山，三爷胆怯，不敢往也，得子办此事诚大佳。前洪公见黄夫人色美，曾劝三爷忍愚使改适，云豫亲王欲纳为次妃，黄夫人誓死不从也。凌夫人亦云，彼必不愿从满人俱北。苟得子，岂不差胜于鞑子耶？”马喜。张成曰：“但八爷已死，外人皆知，黄夫人又不肯再醮，将何术处此？马曰：“无患也。第言自刎不殊，今已复生。彼当时之入棺者，岂必其真尸耶？英霍山之史公，天下固信以为真者已。”成曰：“然，当日八爷之死，亦並未获其尸，偶得胫骨，以为此革靴相似耳。黄夫人至今亦不免疑之。”马曰：“甚善。君但先言八爷未死，然后吾设计以求合，则事必可成也。”张成大悦，呼盏更酌，拥妓高眠，寻复与马某订约而别。

鸿雁未飞，鱼网先设，马某又行贿豫王麾下，自称史公之弟可用，愿投效立功。豫王本慕可用名，以为已死矣。今忽自来，喜而延之。马某貌亦伟岸，豫王不知其伪也，立擢为都阃，令

专讨英霍之寇。马既得旌节，以兵迎可程夫妇及黄夫人，拜而泣诉曰："吾本从先督师征讨，兵败自匿，分老死牖下矣。英霍山小丑，乃敢冒督师以为利，且卖督师而享其余，犬豕类也。吾痛心疾首，务诛此獠，故不得已，冒八爷之名以求之，如此或有济。且黄夫人为满奴所觊觎，事急矣。吾阳居介弟之名，阴全节楚之实，请黄夫人勿疑。"是时黄夫人颇不肯从，可程夫妇劝之，谓权宜一时。夫妇之实，惟黄夫人命，不敢相强。马唯唯请如约，黄夫人犹不欲，继以报仇念切，遂听之。无何，马挈黄夫人至金陵，与张成比而谋之，屡挑黄夫人，黄夫人恚，不肯食，姬姜憔悴，日以泪痕洗面矣。愤语凌夫人曰："吾悔为报仇之念所误，天下岂有假人名器而能自全节操者哉？肘腋戒心，防不胜防，吾不复可耐，奈何？"凌夫人泣曰："吾夫固一时涛昧，铸错若此。夫己氏本狡童，安可与居？虽然，骑虎之势已成，设下逐客令者，彼满酋正耽耽视，一旦伸其威逼，必无幸也。不如夫己氏止知贪利，尚可以赂免，吾当谋于夫而解子围。"黄夫人亦泣曰："夫人之为我亦至矣，然是名实不可居，吾将祝发空门，以全白璧，使事后无牵臂之悔何如？"凌夫人蹙蹙曰："子自为计甚佳，然彼羽翼已成，非一避所可了。吾意子暂忍辱，待英霍事定，真伪事白，吾等尽室北行归梓里。然后听子所为，全家骨肉，庶不为血气所激，顿成灰土。否则子既出家，清帅必疑吾家果有异志。夫己氏毒焰构煽，滔天之祸，吾实痛心。幸子婉娩，能成全吾家，则小红或可为和亲之使也。"黄夫人拭泪问小红何为。小红者，夫人侍婢也。凌夫人曰："吾意将以小红侍马寝，而吾夫赂以金若干，若重贷然，则事可免。"黄夫人以为可行，乃饰小红而进之马，可程赂以千金。马喜，言于豫王，不罪可

程。而令进军亟攻英霍。不匝月，英霍下，张甲成擒矣。

马既由张成得入可程之室，成望报颇奢，马出囊中金购美妓以赠之，成意犹未足。及马得小红与赂金，张成欲分其润，马靳不许。成怒，乃相诟詈。马白于满帅，谓成通叛徒，意叵测，满帅将执而诛之。有小奴王四者，马遇之无恩。是夜饮酒酣，与小红畅言张成短，不觉泄满帅遣人捕执事。王四悉闻其说，疾奔告张成，成谢以百金，使为内应。而已投吴中孙氏，言于孙公兆奎曰："史公之忠烈，可惊风雨而泣鬼神。不意傲弟无耻，隳坏声誉，至与无赖子马某为伍。如叔孙氏之宠竖牛，帷薄之丑，实可痛心。彼马某既卖吾主人于明公处。复欺吾主人以售其奸，坐使节妇抚心，不知死所。其煽惑荒乱之状，稍有人心，不忍言也。今又欲以主妇献媚于虏酋，怵傲弟使就鞭笞。傲弟昵比匪人，自蹈罗网，固无足惜，其何以慰忠烈公在天之灵？而可用殉国，节妇守贞，竟为一妖竖所败，宁不可恨？惟明公血性男子，果不忘史公者，请为之雪冤。则奴愿执鞭弭以从周旋，糜身不敢辞也。"孙公跃然起曰："以史公之忠烈，而身后竟逢妖孽，尚得谓有天道耶？不诛此馀，何以为人？"乃遣人传檄四布，讨妖徒马某，历数其冒为可用，欺孤儿寡妇之罪。清帅得檄大疑，召马某入计事，即令其自诵此檄，然后明白答复。时马虽悾怯惊汗，而外貌颇能自持。从容读竟，起为满帅曰："秦以多金纵间计而六国灭，汉用陈平计间范增而项羽亡。自古敌国，无不以为人所卖而败，不可不审也。臣本俘虏余生，忽膺节钺，皆殿下所赐。臣兄忠义垂训，臣死不足以蔽辜。今既见疑，请先就死，以谢众人，而快奸宄之心。臣又何足惜？其如殿下之知人善任何？"语毕，免冠待罪。豫王觇其无愧怯色，且益慷慨，乃使人慰谕之

曰："吾固知敌人之离间也。今吾于子，深任不疑，愿子即奋力向前，灭此朝食，先吴下而后英霍，何如？"马唯唯起谢，奋臂愿往。乃提兵攻孙氏，未几竟破之，执孙公至金陵。遍索张成不得，盖已遁矣。及凯旋，马言于豫王，请大索张成，且白其狡狯用间状。豫王如其言，悬赏募之，终不获。及献俘，豫王与洪经略会勘叛状。孙公侃侃言马某之非人，并斥清帅好用金壬，无兴朝体制。又历数洪经略颠倒黑白之罪。清帅怒，呼左右速杀诸辕下。然不能无疑于马，时使人觇其行径。马内不自安，厚结可程以自解，可程常为辩护。不数旬，幸英霍下，张成竟从张甲被俘。

英霍四面山岭，清帅之入攻也，颇崎岖不易得志。惟马曾往来其间，途径至熟，乃提兵独深入。且夙知张甲虚实，又令善说者四出游说土豪，令不助张，张势益孤。马又故纵吴中俘兵，使遍入张之部伍中，盛言清势之盛强，及投诚后之优待，张部下遂解体。及战，望风奔溃，马竟得擒张甲。初马自计程为己所束缚，黄夫人亦如俎上肉。惟张甲张成知己底蕴，苟首告于清帅，则己之罪状必尽露。虽彼为俘囚，言之未必有大力。然破绽一启，疑窦斯生，他日苟有龃龉，祸根即在乎是，不可不预为之地。计不如速杀以灭口，能醢之于战地，上也。擒而不告于清帅，即刺杀之，次也。苟为清帅所得，自请以军法从事，又其次也。若俱不能，事必危矣。计议方定，即获张成，成戟指大数马罪，语未及半，马命麾下速杀之。然其语已尽为神将所闻。有满人某者，亟告于清帅，帅固已疑马于先。至是乃遣使持节至军，令获张甲，须解往扬州，听史公家族认谛，是否为可法复生。意将释江南民人之疑虑，杜后来觊觎之心也。并言务令生擒，勿听

遽死。马意大惧，犹欲乘仓猝间致死。自念功高，则虽犯令，必不致奈何。事未办而豫王专使满将已驰至。时张甲果已生擒，靡下方受马密嘱，执置后营以待命。使者立索交出，马欲支梧不得，使者竟拥张甲南归。

马既失张甲，知审讯时甲必且讦己隐慝。而张成旧党有骆某者，正用事豫王府中，前此睹小红而艳之，声言欲窜取，畏洪督之节制不敢动。设闻张甲之言，必为落阱下石之计。马时忧惧，不知所出。既而谓小红曰："吾之非八爷，子所知也。故三爷以子配吾，代黄夫人为正室。吾今既克英霍，朝廷以吾功多，必不夺吾官爵。而王府从事骆某为梗，欲揭吾隐，以遂其倾轧之计。其意乃在以子为要挟，子意何居？"小红骇然曰："吾得侍巾栉，出于主公之命，非比香履间狎玩物也。公堂堂专阃，而不能保一妇人，宁不愧死？"马曰："非此之谓也。吾与子伉俪有年，安忍一旦舍此？微子言，吾亦不自决。然事不得已，吾欲出下策以救死，子亦当念伉俪情，能助吾成此事乎？"小红问何计，马曰："王爷志在猎艳，数载不可得。而闻黄夫人美，数求洪经略致意，欲得之心甚切。黄夫人柏舟自誓，至不惜借我为拒敌之计，且以子为饵。可程夫妇为之谋所以不遣逐吾者，无非为以毒攻毒计。今吾事且败，而黄夫人一家，覆巢破卵，岂能独全？故吾意不如诱黄夫人致之于豫王，黄夫人既得为次妃，而吾亦可保全首领，子亦得无篡夺之辱。骆某虽狡，何足患哉？然非子无以济此妙策，幸子哀怜而许之。"小红为人本达心而懦，闻破家之患，心胆已寒。明知黄夫人不可欺，而急不暇思，意不能无动。因喟然曰："黄夫人贞烈性成，自不可犯。吾畏之而又爱之，何忍加以迫逼？且一旦设有他患，吾等尚何面目见人哉？不

如别图他计。”马知小红意已摇，特胆怯耳。因怵之曰：“子以为清大人果怜史公之忠烈而全其家族耶？不过因英霍事未下，疑信之间，欲待事竣而一网打尽耳。今其时矣。惟豫王有一线之瓜葛，不欲行诛，其意即在黄夫人。故今日之事，不以黄夫人为质，则非独吾之身必膏斧锧，并可程夫妇，亦必无还乡里正首丘之望。关系若此，子视为无足重轻耶？”小红曰：“是固然矣。然所谓诱致黄夫人者，其道若何？黄夫人设不愿从吾等之计，将何以善其后？”马曰：“子无忧，大抵妇人之性，执拗于一时，而既为纷华所动，美好所移，必不能坚决以持久。吾观黄夫人秉性婉淑，非坚强猛悍者流，设动以感情，或自有水到渠成之妙。但好为之，保无他虞也。”小红曰：“吾往说以清王之富贵，及家难之猝来，彼遂为之情移乎？果尔，则前日安有投梭之拒？”马曰：“此拙计也。一说不成，后难再继，吾自有他法。”小红曰：“然则奈何？”马曰：“豫王之丰采甚都，威仪隆盛，观者莫不动容。今闻获英霍之俘，将陈之扬州墓上，令家族往视是否史公。设非是者，当即墓前斩之以祭。是时豫王将亲临祭奠，以妥忠魂。吾亦将与观盛典，而此正黄夫人与豫王情缘幅辏之际会也。慕色者觊艳，求牡者惊心，目成之妙，不可思议，所虑者，黄夫人或寂寞自守，不肯临观。则机会易逝，而好事多磨，是则子之责也。”小红曰，“吾安能使之必出？”马曰：“子速先发至邗上，见黄夫人，泣且贺曰：“数年之仇，一旦得报，其快何如？今伪史公者已获，将陈之墓道，以待家人遍认。设一人以为否者，犹属疑案，则羁禁以待更鞫。惟家人尽至，矢口不移，则立斩于墓道前，以慰忠魂。吾侪亦得遄返乡里，不致留滞异乡，受奔驰之苦矣。如此则彼必出。既出而后，非子所复与闻也”小

红喜曰："如是则亦易为。"马既给小红，乃贿豫王左右，投密函以要之曰："襄王所注意之丽者，今已由河南原籍来此，实史公之第七弟媳也。于吾为嫂行，年少守孀，志节清妙。王如有意者，可于陈英霍俘时特召之入，惟睿意所洽。臣受国厚恩，不敢不竭犬马以报。"王得书大喜，以为可用诚有心人，能知孤之衷曲，他日事成，不吝重赏也。当孙公兆奎之被执，已指马某之冒为可用，洪承畴请诛之，豫王犹未决。及张甲既至金陵，大呼马某无赖，陷人于死。于是历数其阴谋，及冒为可用事。时豫王已得马之密函，笑不之理。因从容语经略："奸人无用反间，以逞其残贼，孤意不可轻信。彼既自冒史公，安知不能挟嫌以诬蔑人？还当于陈示葛道后决进止。今日秘之，何如？"经略大服，称颂不置。及豫王既至扬州，师旅云屯，旌旆日动，连营数十里，威仪之盛，古之王者所不过也。王珊顶翠翎，箭袍黄褂，面虽半苍，而敷粉如雪，颊间且有脂痕，见者无不匿笑。以平山堂为行邸，帷幄床榻，鲜丽侔宫阙，供张之富，眩目动心。时所献之俘，自张甲以下，皆陈列庭下。史公家族以次入，可程夫妇既过，马率小红亦冉冉入。张甲戟詈大呼，守者急掩其口，然已声闻堂上，王若为不闻也者。第外视不瞬，则一丽人珊珊登堂，敛衽作礼。若朝霞之映雪，而清眸曼采，夺人目睛，虽左右无不动容。素衣云裙，雅淡如虢国。是时众兵悄然无声，王急起慰之曰："夫人，此悍贼乃汝家之仇，今日得报，诚快事也。"黄夫人敛衽称谢，从容欲出。王忽遣满媪前致词曰："夫人请暂勿归，王当别有恩命。"黄夫人毅然正色曰："未亡人为视仇而至，谢恩而退，事已毕矣。其他恩命，不敢与闻。"满媪知不可留，乃使婢媪数人夹持之，令退居别室，不得复与亲族相睹。黄

夫人泣不肯行，婢媪皆好言抚慰备至。顷之，王命赐玉冠珠饰，锦绣衣数袭，黄夫人不拜，弃掷于地。既而王命入见，婢媪牵曳之，姑入一室。王方倚床吸淡巴菰，婢媪令黄夫人拜，黄夫人厉声曰："妾明朝命妇，夫死疆场，义不他适，岂为虏酋屈耶？速杀我首，毋多言。"王笑曰："吾非欲强子，吾有所问询耳。子夫果何名？黄夫人曰："吾夫可用，明总兵为国死于淮上之战者也，系可法公之第八弟。"王惊曰："顷闻可用尚偕其妻入视，子不尝亲睹耶？"黄夫人愀然曰："此实马某吾家奴卒耳。小红吾家婢，以为配，何谓可用夫妇也？王慎勿为人所欺。"王瞿然曰："果尔则将何以置夫人？"黄夫人怒曰："未亡人以死自誓，奚待人安置？彼等奴颜婢膝，欺人者自欺，又何与未亡人事。"王叹曰："夫人果烈性可嘉，奈何使竖子冒其名？吾昨闻张甲之呼，固已疑之矣。矧今夫人言若此，是彼竟冒不韪而欺世者也。此等妖孽，不诛何待？吾为史氏诛此妖孽可乎？"黄夫人曰："此固国法所宜然也，非未亡人所敢与闻。今王无故召未亡人至此，所言止此。则请放归乡里，死且铭感。"王笑曰："马某宜诛，吾当为子立办。若夫人则青春花月，安可独守空房？吾当与子共享富贵，偕老京邸，何为归乡里乎？"黄夫人愤然作色曰："然则请速赐死，否者吾去矣。"摄衣揭帷，旋踵欲行。王乃目左右，争前欲持之。黄夫人举手拒之曰："吾清白之身，容汝等莽男子侵犯耶？不赐死，吾亦能自了。"乃突然自袖中出一匕首，向颈上力刎之。左右急前取夺，血溅襟袖。如以玫瑰之酱，洒雪堆中。盖黄夫人已预办一死，故藏利器于袖间，而非王之所及料也。须臾，黄夫人笑声而仆，口犹骂满奴未绝。于是王乃亟诛马某小红等，而遣可程归。匿黄夫人尸他所，懊丧累日，

嘱左右讳其事，苟有泄者杀无赦。至今梅花岭下，人莫敢题黄夫人墓表云。

指严曰："霸者之与盗贼，其间不能以寸耳。黄夜劫人门户，夺其妇而污之，则诛。赫赫侯王，称师征讨，而必虐一二恤纬之婪，以逞肉欲，既驱之死，又令人噤莫敢言，遂谓可欺后世。呜呼！忠魂有知，能无遗恫哉？虽然，全谢山云：'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后之过岭下者，独能掩掩道其详，谁谓霸者即可欺后世哉？

# 金川妖姬志

魏邵阳《圣武记》志金川土司事，则云大金川安抚使莎罗奔，以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寻劫泽旺夺其印。上命云贵总督张广泗征之，未捷。乃命大学士讷亲视师，广泗轻之，将相不和。广泗用汉奸王秋言，任泽旺弟良尔吉为乡导，良尔吉私通阿扣。岳钟琪密奏广泗信用降番汉奸，恐生他变，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遂致互讦。清纯庙怒，逮广泗斩之，并赐讷亲死。据此似广泗一人之罪，纯庙斩之，甚不足惜，而讷亲巽懦贻误，罚已蔽辜，且较广泗略冤，惟岳将军则守正不阿，有功无罪。然予少时读之，独多疑窦，谓广泗征苗宿将，军声出哈元生上，何至为一细番所惑？且广泗何爱于良尔吉，而不信岳钟琪，钟琪既自命忠勇，何不径由党坝（地名）速攻勒乌围（地名）乃亦逗留不进，独广泗部下总兵官任举阵亡？讷亲初至，锐意灭敌，广泗兵应之而无效，钟琪且不一应。至讷亲与广泗龃龉，钟琪辄斤斤于降番汉奸，密奏首告。讷亲则但言老师糜饷，不及良尔吉事。反覆绌绎，可抵之隙甚夥。以为当时秉笔者，必因广泗既伏天诛，无妨下流之归，讷亲贵族，宜为隐讳，钟琪以功名终，未可翘其短也。然事无佐证，未敢断定。后友人游滇，得某君家藏秘录，乃曾佐广泗戎幕者，且击其事而私记之，虽未尽可徵信，而情苗事果，变幻万态，非过来人不能详。且足徵忌讳官书之无真相，而与予意适合，爰乐为缀辑焉。

莎罗奔劫泽旺，夺其印，事在乾隆十一年，此两家私争，绝无与大局也。初莎女阿扣绝艳，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莹白为番女冠，有玉观音之号。既嫁泽旺而悔，愿偶汉人之有官者，以泽旺丑劣状诉诸父。莎故于雍正初从岳将军征西藏羊峒番有功，故得安抚使尊官。感岳恩德，延诸家，出家族罗拜。阿扣慕岳将军英武，欲事之，岳亦睨女美，既稔其有夫，弗纳也。阿扣走索，怏怏反小金川，然遂与泽旺占脱辐。泽旺怒，遣家奴凌辱之。阿扣阴使人报于莎，莎故执泽旺归，夺其印，以为泽旺已所立，予夺有权，且将治其背恩之罪也。时川抚纪山闻之，檄谕毋滋事，使莎还泽旺，莎勉奉命，犹未有意叛清廷。惟阿扣誓死不从泽旺，声言将入边求岳将军，莎以询大吏。时岳因年羹尧逆案落职，不复镇边，莎遂劝阿扣从明正土司某。既成议，而革布扎什酋欲之，两家争不决。泽旺弟良尔吉，丰仪稍肥硕，便解善媚，夙献殷勤于阿扣，扣业私之。良尔吉遂扬言扣已许己为妇，两家俱勿妄想。革酋及明正土司俱怒，助泽旺入扰大金川，莎出御之，三家皆不敌，遂以莎侵占闻于川边。纪山遣遣副将杨兴入剿，莎治番兵拒之，革酋及明正土司亦疑清官将据其地，反各特角阻清兵。杨兴不知两酋之敌己，几全军覆没。又以道险谷恶，大河环囤，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遂告急于川督。督以上闻，清纯庙因张广泗征苗有功，时方总督云贵，乃使兼制三省，进驻川边。广泗既至金川，以为兵端之启，本由莎罗奔，而莎劫泽旺，及欺压革布什札明正土司等，实为征剿之要件。今泽旺虽似穷促乞援，彼两酋反阴为雠敌，夷狄贪而无信，且不知内情，徒使劳师糜饷。受恩而不知感，即得其归服，旋踵生变，亦为得不偿失。不如疏通其情，俾各得所愿欲，而以威信怀制之，

则可就范矣。因入小金川地，而居其美诺官寨中，召泽旺问所欲。泽旺曰："始吾惑于妖妇，意必争此祸水，致祖宗封地几失，今悟矣，愿以妖妇让吾弟，而己得仍为小金川土官。"广泗以问良尔吉，良谓如得阿扣，则愿从征两土司，而莎罗奔必可劝其永永效忠，不为边患。"广泗遂并许之，泽良皆喜。阿扣出拜帐前，番俗以妻女受人爱慕为荣，广泗老于苗事，故赐阿扣酒，假以颜色，良尔吉大乐，不数日而捧莎罗奔使书俱至，事且大定矣。忽莎又遣使来言曰："兄子名郎卡者，不服良尔吉之有阿扣，据噶尔崖地方为乱，能仗清兵威力制之者，莎愿为之助。"番俗尚无同姓不婚之礼，故郎卡亦欲得阿扣。广泗曰："是诚不可不示威矣。莎罗奔亦欲以是试我邪？"乃奏调劲兵三万，分两路进攻，一由川西攻入小金沙江东岸，即郎卡所居之噶尔崖，而莎居之勒乌围，亦遥相策应。一由川南攻西岸，则革酋明正等地也。广泗意诸夷亲望，非威力无以慑服，而险阻深密，威力不可遍施，惟专注郎卡。郎卡下则各寨或可不攻自服。遂使良尔吉为前导，以有夺妻之仇，必能尽力故也。于是良尔吉导总兵任举进攻昔岭。昔岭者，噶尔崖之屏蔽，郎卡所倚以为险者。

张骞凿空，汉武开边，广泗故好奇，又狃于征苗之功，利用乡导，乃得汉人王秋。秋本滇人，略知书史，挟资财游诸土司，尽知彼中阨塞要害，因言于广泗曰："土番非必叛天朝，以自取戮也。莎酋为自保权势计，且曲徇其女阿扣意，欲婿良尔吉而逐泽旺，然非有深仇，蛮触之争，自由起灭耳。天朝劳师动众，皇然布顺逆之文告，若有大不得已而事斧钺者，未免割鸡竟用牛刀，此诚不习夷情，不谙蛮性之误。且孤军深入，彼峭壁恶谿，林箐烟瘴，在在堪虞。胜之则石田无用，不胜乃为么麽所笑。

即如革布札什等本畏天威，今反倒戈相向，甘心困兽之斗，其明证也。将军不审情伪虚实，贸然一掷，苟有蹉跌，岂所以养上帅之威。而存大国之体哉？窃尝钩考蛮情，参以鄙见，深知莎罗奔意存观望，但使不夺其宣抚之官，而阿扣得所，必能慕顺听命。郎卡抗逆，志在渔色。莎既厌之，不如因而致毙，所谓兼弱攻昧是也。倘使良尔吉往说莎酋，密与订盟，夹攻郎卡，诸土司皆畏罪自保，郎卡不日可下。郎卡下，即以其地与良尔吉，而令泽旺仍返故地。朝廷但知克复奏功，必不究良尔吉等细故，是将军不费战斗之力，唾手而定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及其既定，将军杯酒结莎酋之欢，执良尔吉而戮之，犹刲一羊也。取阿扣尤物，置之下陈，莎酋益感激，永永内向，此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也。将军独不闻岳将军之事乎？设非为年案所挂误者，则纳女平戎，春秋所许，断无今日之边警矣。”广泗然之。盖广泗本主以蛮攻蛮，以碉逼碉之策，又微闻阿扣求嫁岳将军事，心艳其利，遂用秋策，而以郎卡阻逆，良尔吉愿为内应，指日即可奏功，且可徐图改流等语入奏。时清高宗颇留意边事，疑张广泗避重就轻，纵莎罗奔而击郎卡，不无狃功畏难情弊，时诘军机大臣办法。军机承旨，谓非以大臣经略，亟往督促张广泗速歼巨憝不可。于时大学士讷亲者，康熙朝顾命勋臣遏必隆之孙也，喜谈兵，有功名之期许，方在军机多所运动，辄大言不惭。高宗问平边之策，讷言广泗狃于征苗有功，不肯蹈险，彼所谓击郎卡，实缓兵之计，臣往，当责以大义，令直捣莎酋，断勿使老师糜饷也。高宗遂命视师。讷亲奏请起故将军岳钟琪于废籍，以提督衔赴军自效。自是朝廷甚疑广泗，而讷岳各挟成见，水火之势成，妖孽之衅始矣。当讷亲未抵川边也，张部下攻昔岭，夺碉卡，自谓郎卡

破灭在即。乃使良尔吉往说莎酋，出兵夹击，留阿扣于营中以为质。阿扣夙自负，以为绝世天仙下降，服饰妖丽，享用豪奢。蛮俗本贵女，盛行一妻多夫之俗，男子恒仰女之鼻息。卜休咎，设同媚一妇，必相戒勿嫉妒，以为美德，如内国之妻妾同居然。阿扣既如雍姬之人尽可夫，又习于夜郎自大之惯俗，以大金川雄长诸部，比于公主。群媵奴婢至数千人，皆绣衣宝饰，璎珞垂珠，出入拥辇，至警跸清道以行。所御处进馔，群婢必以次上寿，蹁跹作天魔舞，犹谓不足快意。日取番童之眉目端好者，衣以锦绣为弄儿，每日所支给不赀。良尔吉虽假定为匹敌，而此外诸部落中，上自土司，下至平民，凡丰姿俊美，彼苟以为可意，无不召幸。或有不能致者，寝食不甘，莎酋辄为之多方罗致，人亦率乐就之。盖蛮俗迷信，阿扣始生多异兆，人即以玉观音再世喧传。及长，妖艳罕俦，见者心醉，如骚人所称惑阳城迷下蔡者，实具一种魔力。在蛮人乃以为此魔力者，惟天所使，常人迥不能企及。故歌功颂德者，遂上天纵之圣号，自是怪象不可究诘矣。阿扣既习为部众所尊奉，弥自骄怵，以为蛮人皆凡贱，不足与彼有缘，必得汉人之有名位者，始为佳偶。或言将受中国大皇帝之宠幸，皇帝为某某佛祖，己为菩萨，转生当为匹偶，他日必正位后宫，其妄言类此，状如疯魔。而华官恋其美，或有望尘膜拜者。惟阿扣眼界既高，不屑注意，独惓惓于岳将军，业不得当，至是质于广泗营，以广泗大帅，威仪煊赫，颇倾心属耳。如岳将军故事。广泗虽不志于渔色，而欲笼络利用，以款动蛮人，止蕲先得其欢心，且为联盟于土司之一种媒介物。王秋亦言魔力大可用，故广泗意已大惑。会阿扣率群婢进舞，为广泗寿，蛮人举国若狂，以为破天荒之举。广泗欣然得计，自谓获奇货。阿扣又嫔媚蛊惑诸技并

施。广泗为置酒设乐，欢笑大作，乘醉降袖与之嬉，而蛮人欢声雷动，以广泗为东方之呼毕勒罕也。争传播率服，莎酋投效，早有成议。其部下并愿缚郎卡以献，事且了矣。忽报经略与岳将军来，孟军机以上意疑广泗不先与咨照，讷亲等又守机密，出川边始行告知也。广泗大骇，直如飞将军自天而下，亟奉诏拜命。讷亲登坛指挥，宣布上意，须即日进兵促战，与岳将军分路攻取，不容少有逗留。广泗唯唯听令，全局遂顿变。初广泗已约莎酋，私会于美诺，成夹击之举，即讷亲至之先一日也。广泗以此计陈于讷，讷谓奉朝廷面授方略，知有进战，义无反顾。且事机错互，上诘问即至，谁任其咎？语时，声色俱厉。广泗知掣肘之局已成，无可置辩。退辄痛哭，然终无可奈何也。

越日，张广泗奉讷亲命由昔岭取噶尔崖，限三日蒇事。广泗犹欲饵郎卡部下，俾就原约缚郎卡，部下以功赏相邀，辗转不决，限期且迫。讷亲出令，三日不进战者杀无赦。广泗乃泣谓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曰："事败矣。吾辈捐驱不足惜，其如经营三月，败于一旦何？且自此蛮事不可为矣。吾辈志事，惟期一死。"任贾皆奋然曰："愿一效力，毋令黑头相公，笑人胆怯也。且岳家军骄人已甚，公计万全，徒为被鱼肉何益？男儿生不成名，死则马革裹尸亦固其所，何畏焉？"遂争先陷阵。昔岭人崖惟一径，羊肠盘亘，险逾井陉。任贾既入，为守兵所截，毒弩齐发，任贾所部五千人无一生还者。任贾既阵亡，广泗犹欲继进。时阿扣女奴队，及良尔吉旧部从之，急前救援，改示他径。阿扣纵马横谷，阻广泗不令进。会讷亲闻败报而惧，亦急令收军，张广泗始得生还。然自是大愤，力争于讷亲前。谓蛮地险阻，人情变幻，断非轻锐躁进所能集事。今不肯忍须臾，坐失名将，若不

改图，吾兵将歼于是也。讷亲内愧失机，稍稍觉悟，始泣就张谋善后。张复陈用内应擒缚昔逆策，而抚莎酋，即可蒇事，毋多杀为快，讷亲深以为然。广泗又进王秋于讷，令再谋挽回法，并使往会良尔吉问状，事有转机矣。忽岳钟琪失事，为莎酋围困之报至。

先是广泗督任贾兵进攻昔岭卡撒，岳钟琪同时领兵由党坝取勒乌围。勒为莎酋巢穴，去党坝又近，虽有险阻，较昔岭一路为易进。是时莎酋方受良尔吉密约，待广泗命刻期夹击，或郎卡就缚，即当莅盟，故空虚不设备。而岳军远来，不知前事也。未至党坝，见山谿深邃，军吏忽皆畏缩，又染瘴疠，不能振。钟琪气大馁，顿兵不进，而驰使本营请增兵。时讷亲虽为经略，仅主指挥。兵籍符信及调发事宜，仍资广泗。故钟琪增兵之请，讷必商诸广泗而后行。而广泗方在危急中，憾钟琪败己谋。且心非其贪功，径攻勒乌围也，置不理。及败归，又力劝讷亲勿躁进，讷亲遂不允钟琪增兵，传令退驻。钟琪恚，知广泗掣己肘，益恶之。又啧啧闻人言及阿扣事，遣使侦之。会广泗方置酒高会，阿扣蛮靴箭袖，为广泗舞剑，神光焯然，倾动左右。使者归报，钟琪抚膺而痛。忿然曰："老奴竟得此豸乎？十年一梦，琵琶别抱，犹可言也。乃实逼处此，相对衡宇，令人自惭形秽。是可忍，孰不可忍？"乃乘夜见讷亲而告之曰："广泗徒以征苗旧部，自谓知兵，骄蹇至不奉朝诏。今其左右王秋，贾竖而实汉奸也。诱致降番良尔吉，与贼气息相通。讬言侦敌情，用间计，而不知乃诱匿妖姬，宣淫帷幄，日夜荒嬉，彼诚惟恐兵事之速了耳。一部十七史，几见有大将躬擐甲胄，手执桴鼓，而与蛮姬蛇女，相戏于行阵之下哉？巫臣窃夏姬，有三军之惧与桑中之喜，千古贻讥。当

今神圣一统，纲纪修饬，岂容有此？贻笑边陲。明公不加诛戮，非所以肃军纪也。”讷亲意不悦，良久乃曰：“蛮地险阻，吾兵岂能深入？但得输诚投顺，即可奏凯，封赏随之。广泗熟悉蛮情，缓之自可有效。吾方悔噶尔崖之败，不复孟浪。若斥广泗，绝降番，抚局变而战事起，吾辈捐躯不足惜，其如国体何？传云：‘国君含垢，不如忍之。’”钟琪知讷方倚广泗，乃易其词曰：“吾非欲挠抚局也，特以广泗惑于声色，不惜辱专阃之尊，淫于妖女。地虽边徼，属耳目者甚众，一日朝旨诘责，明公将有盛德之累。不如移质本营，而督广泗专事良尔吉，俾速成献缚之计，然后许以妖姬赐之。是明公有缓服耆定之功，而广泗亦不致偾事取戾矣。”讷亲始悦。乃遣人谓广泗曰：“蛮妇在营，中朝已闻薏苡之谤。今外间颇有议将军荒淫者，吾惟爱将军，不欲使将军横被此名也。故拟调入本营，别加羁縻，使将军得专力用间。事成，则黄金横带，膺茅胙土，将军何求不得？偻然一俘女，任自取携可耳。幸将军割情赴义，规其大者。”广泗闻之，知讷亲牵于人言，乃笑曰：“吾昔在白苗中，妖冶环帐，横陈待命，吾悉举而赐将士，未尝以为禁脔也。今吾欲利用番俗，羁縻此女，岂艳其色哉？调入本营甚善。特恐讷公非过来人，转易受蛊惑，一旦祸水既成，大局不可设想矣。彼既疑我，不如以岳将军为间人，讷公监之，则可弭谤。”遂作书致使者，不待命而嘱阿扣率所部奴婢致之钟琪。时广泗所驻地曰美诺，小金川之墟集也，去岳驻党坝少远，而去讷公大营甚迩。广泗逆知讷亲不听，必遣军夺阿扣。乃使从间道之党坝，阿扣亦乐岳为故交，不愿至大营，衔枚从小径疾趋。讷亲得广泗书，果使部下要于路，伺一日夜，计途已过，不可得。讷亲知广泗特令出间道以避己，大怒曰：“果大

猎也，吾必报之。"钟琪忽得阿扣，惊喜失常度，问何以能来，阿扣匿广泗遣己事，而云："念将军忘寝食，闻节钺已临，因背广泗遁逃至此，愿秘之。"语次，且陈广泗不当己意状。钟琪乐甚，谓既得尤物，而又得攫反间夹击之功也。是夜，即帐中盛飨阿扣所部女婢，又拾坠欢焉。初不知广泗已以书告讷亲。逾日，讷亲警传钟琪议事。甫入，讷变色问阿扣。钟琪佯惊曰："吾以为明公恐泄军机，故以吾为外府也，明公竟不知耶？彼妖女业与广泗约，将使侍婢刺吾，而自弒明公，令广泗夺居全功矣。今吾探得其情，已拘之帐中，俟明公命。"讷为人懦暗，为钟琪所劫，默然无语。然性好色，初闻阿扣事，即欲罗致。至是知钟琪亦欲之，其人必奇货，遂不肯轻弃。因嗫嚅曰："此逆犯也，不如我自鞫之，明日可将至。"钟琪唯唯，归而大戚。盖不忍舍旧好，且无以致莎酋，则功为讷所夺。因商之佐幕某生，心腹也。某生请藏阿扣山崖中，而以为广泗夺归走告讷亲，讷信之，索诸广泗。广泗知为钟琪所匿也，密以告讷。且荐良尔吉于讷，谓使彼觅之，必能得岳所藏处。又言岳之奸险，公当以此事知之。莎酋夹击缚献事在即，愿以大功推公，不愿岳与闻其事。讷疑信参半，姑使心腹随良尔吉往。良环岳营求之，不能得。率所部深入林箐，更番索之山崖中。一日，忽见猎骑三五，驰逐林中鹿兔。谛审之，皆女子。良尔吉识为阿扣婢，遥呼之，婢皆下骑相语，言公主居此月余矣。因岳将军言军帅妬公主美，欲夺之，不从则杀之。公主爱岳将军，愿徙居此山中，纵猎甚乐，大人勿劝公主出也。良尔吉乃命婢为导，逦迤入山。至少平旷处，碉楼重叠，矗若浮屠。入其中，陈设雅丽，多中国器皿，则岳为扣所特置者。良与故婢皆稔，得达扣卧室。扣方倚铜屏，倦妆作媚态，拈

东珠鼻烟壶，观侍儿习某国拳术以为戏。见良入，亦不怒。但云："吾与子别久矣，功成乎？郎卡已缚得乎？吾与子归中国乎？"良曰："非也。张将军念公主甚，欲为公主得安乐天国，享无上快乐。"阿扣蹙蹙曰："勿语张将军，吾此间乐，勿愿之他，令人郁郁。"良方欲续答，忽报岳将军至，阿扣遂令故婢匿良于他室，终夕不获见。既晓，扣又召良入，谓之曰："子言安乐天国，究何意也？吾以为吾有根器，必与佛祖配偶。中国大皇帝，实佛祖转生，吾底几有此一日乎？"良曰："吾正谓此也。公主亦知中国军帅莅此者，非岳将军为最高阶级乎？"阿扣曰："否否，张将军权位与岳等耳，岳之上尚为谁？"良哑然曰："岳之上有讷公者，皇族贵胄，而统制张岳之大元帅也。在内为宰相，在外为统帅，皆第一人。今张将军荐公主于讷公，许以事成，则奉公主入京，纳之大皇帝而为妃，志愿可达也。奈何尚匿此间？"阿扣跃起曰："信乎？"良曰："目前可致，何则不信？"阿扣拔剑击柱曰："吾几为岳所误，今日即去。"乃令奴婢捆载器皿而行。良曰："以是为累，辎重非三日不达，不如弃之，各轻骑兼程进。苟得居中国尊位，何忧不难致珍宝也？"阿扣以为然。遂令奴婢皆选骏马疾驶，一日夜至讷营。讷大喜，如获拱璧。急索视阿扣，娉光媚黛，别有神采，洵非中土所见。举动翩婉，临风欲飞，不觉欢曰："尤物移人，一至此乎？"大陈酒戴享士卒，尽欢而止。三日不出帐，因贤广泗而恶钟琪。会朝旨问军事状，讷因奏广泗策用间，不日可效。钟琪偃蹇不战，又不肯从事计议，与傅尔丹屯驻山中，日以纵酒为乐，殊失大将体。奏至，清高宗下诏切责岳傅二人，皆以宿将起用，乃未闻发一谋，出一策，殊为辜恩负德，著革去衔号，带罪图功，慎勿再

轻尝试云云。于是岳军大震动。初岳失阿扣，以为必广泗所为，遣人侦于张军。张故使人扬言，良尔吉久不归，必为其妖妻魔术所迷。又故使人禁勿语，问何故，佯低语曰："吾闻良私劫之于岳军中，戒部下勿言也。"侦探者归告岳，岳以为良夺之也，走告讷亲，厉兵秣马，欲攻勒乌围。讷笑慰之，约匝月不效，然后举动，此时勿破坏抚局也。岳无奈何，退与傅尔丹谋，亦令彼兼代领军，而己结束裹粮从数骑入蛮中探取。傅挽之曰："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蛮中风土险恶，岂可轻试？将军欲一俘女，遣卒持械，可捽之而至，殊不值一掷也。倘以为难，则冒险深入亦何益？不如严阵以待。一旦得志，彼婢焉往？"岳不听，毅然径往。微服易容如蛮中猎户，忽为逻卒所觉，捕得之，谓为间谍，将送蛮酋处决矣。赂守者得免脱，始伏山谷中，乘夜蛇行，旬日而归，十余人往，返者二人耳。岳方愧恨无似，忽传仓皇走告曰："朝旨变矣，旦夕恐有祸，盍自辩？"岳惊询，则切责之诏书也。于是岳忧虑欲死，中夜不能寐，忽若有悟，大呼跃起，拔剑起舞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吾不能坐就夷戮也。"讷亲自得阿扣后，益不治军书，日惟饮酒取乐。良尔吉出入大营，威仪如上将，夷然自得，不复促莎酋成约。广泗则欲待朝廷去岳傅，然后督促践约，以为专功地。逡巡又几匝月，讷部下见阿扣专宠，良尔吉骄蹇，俱有怨言。广泗俱传播渐广，为中朝所闻，则讷固不免，而牵连及己，急欲使良促莎酋进功。郎卡忽乞怜于莎酋，请纳土归命，报广泗，欲令受降罢兵。广泗告讷，讷不从曰："以郎卡为献俘地，奏凯有名，若徒受降而归，设复叛，吾等且族矣。"广泗遂以必缚郎卡督莎酋，事又延缓。广泗每至讷处议事，阿扣必出与语，态甚亲狎，而待讷之神情渐落寞。盖广泗英

伟美丰仪，须眉疏朗如画中人，讷亲猥琐拥肿，不悦阿扣意，初徒以位高，希望借为梯径，久而厌薄之也。讷亲嫉广泗，甚欲去之，俾反川督或滇督任，使己得专其爱于阿扣。遂奏言广泗老师糜饷，持重太过，不如使专力防苗，臣一人办金川事足矣。其意盖欲去张并去岳，初不知贻祸之极烈也。不三日而愁云惨雾，偏笼于讷张之军中，而讷张犹不知。

岳从年羹尧征青海，威名甚盛。年事败，朝中多为岳援救者，故岳得免职回籍。时大学士傅恒亦助岳，清高宗所眷之大臣也，岳得起用，与有力焉。至是闻金川将帅多不名誉事，众口沸腾。乃密遣人告岳，令急举发，则可为之地。岳遂密奏讷张情弊，而以张为首恶。中朝乃发钦使，至金川，密查原委。使者满人，与讷亲有连。既至，私诣讷亲营，示以朝旨及原奏。讷亲原奏，略言广泗恃己知兵，专主由昔岭进攻之策。此处距贼巢尚远，独由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捣巢。而广泗所派党坝之兵，名为一万，除守营卡，防粮站外，实止七千，臣请增兵三千，广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汉奸，恐生他变。于讷亲则仅言愚暗，不能制广泗，且为广泗所惑等语。讷亲惧，求计于使者，长跪请命。使者乃言速归阿扣良尔吉于广泗，则可轻减移祸。讷亲乃馆使者于他所，不令广泗知。使人诱良尔吉曰："广泗召汝计事。"又谓阿扣曰："子盍往视广泗，功成何日？苟奏凯，当即入京，无暇作离筵也。"阿扣本已厌苦讷亲，闻之喜甚。又阴使人谓二人曰："设有人执尔问军情往来，又一切暧昧，但言问广泗可知，勿及他语，则尔等必受中朝赏。"二人信之，甫及广泗营，未及私语，而缇骑掩至，促广泗会议。广泗以为讷亲有他故，或二人龃龉，待己劝解，乃从之往。至则载以槛

车，即日就道，不令见使者面。广泗知事发，请见使者面质，槛卒不许通。既至京师，下刑部狱。高宗重其事，派诸王大臣于御前会鞫，示以岳钟琪密奏及讷亲劾奏。又钦使所问良尔吉阿扣供词，令广泗逐条详对。广泗夙有胆略，饶口辩，侃侃不挠，声如洪钟，问官为之吐舌。略言："臣初到金川，锐意灭贼。嗣知蛮人嗜利抵触，私相争夺，并非抗逆本朝，但去其好事者一二人，即可奏效。查得泽旺夫妇反目，良尔吉构煽其间，此绝细事。惟莎酋兄子郎卡，称兵阻难。臣欲借良尔吉缚郎卡，再偕泽旺诛良吉，则莎酋无自反侧，此不劳多杀而边患自息之方便策也。事已垂定，讷亲贪功邀利，而事机一误，岳钟琪恃勇好动而事机再误；彼二人但知驱策我中原子弟，以殉于瘴疠之乡，为尝试功名之地，不知蛮方险阻，林箐深密，功既不可猝得，事又不可挽回，徒辱国体，为蛮人笑。何如审知敌情，使其自相攻灭，莠去而苗存，风息而波定。又阿扣者，惟臣知其妖淫，羁留而不为所惑。岳钟琪藏之崖谷，讷亲昏迷于帐下，但问本人，自能明晰。请速逮讷岳及良尔吉阿扣对质，曲直自明。时广泗语声，直达御座。高宗性最好诀，初闻抗辩，已心恶其戇直。及闻其斥二臣，脱己罪，怒语左右："广泗无人臣体，即不情实，亦岂得谓无罪？"掷尚方剑下，即令卫士斩广泗于御前。严诏诘讷亲，犹欲宥之。会傅恒奏对，言讷亲知广泗信用奸邪，而劾疏绝不提及。至遣使查问，尚仓皇隐讳，咎实难辞。高宗乃谕取其祖遏必隆所藏之剑，谓子孙有偾国事者，可以是立斩，即奉之驰驿至军前赐死。荒盖名在八议之列，例无死法。初不意高宗盛怒，竟实行乃祖家法也。高宗知广泗有将才，亦疑其少冤。故余怒及讷亲，而尚不能释然于岳钟琪，使傅恒代讷亲，行时犹以观察钟琪为属。

未至，钟琪即诱斩阿扣及良尔吉，并其奴婢无一免者。然其后攻金川者至再至三，卒未获犁庭扫穴，仍以受降献俘，敷衍归结。而傅恒煌煌封爵，岳钟琪亦以功名终云。

指严曰："张广泗诱众妖姬，失大将风裁，固不得谓无罪。顾吾考当时边事家言，诸将帅无不诱致蛮人，草剃禽狝以邀功名者。广泗仅欲诛好事者二三人，律以仁人之心，犹为彼善于此，而况岳大将军之宣淫而不与分谤耶？向尝疑其曾静案之举发，及年羹尧案之获免，以为此人殊鲜侠义，观乎此则更奥然失矣。"

# 乌蒙秘闻

野　史

专制厉民之习，其末流养成自尊自大风，辄谓蛮夷禽兽，冠带国不屑与伍。若夫污吏蠹役，奸贮群小，藉此肆威福，奴虏之使不足。更淫虐蹂躏，不逮犬马。蛮人非木石，具有知觉，罹苦毒不堪命，则激而生变，铤鹿走险，亦固其所。清代初叶，一二骄桀之主，好张武功，稍有反侧，辄劳师动众，糜国力以求胜。蛮人含冤谁诉，急不暇择，亦惟揭竿自救耳。雍乾之间，苗疆多事，边臣争邀功，世宗本好粉饰，遂锐行改土归流之议。于是蛮裸苗瑶之受虐者，以恒河沙计。而其间事迹离奇，情状惨苦，实滇南一役为最。珥笔小儒，伥伥畏祸，辄为清廷讳。且当日主兵大臣，霸酋方假以尊严，孰敢以文字受祸？蛮荒僻远，付之燕书郢说而已。兹从滇中某君家藏秘录中，搜得轶事数则，缀辑成篇，不敢遂云信史。然当年人物事状，历历如绘，其黑暗怪恶，令人神悚毛栗。在今日纂述旧闻，亦致足矜异也。

云南乌蒙蛮者，大都倮也，在明以前曰乌蛮，明初设乌蒙府，入清代，经吴藩兵事，仍设乌蒙土府，隶之蜀矣。然舍府治汉苗离居外，乌蒙部酋禄氏，以土官雄长其间，颇擅负隅势。而对于大吏独畏忌，奉令惟谨，大吏知威权可用，因鱼肉之。雍正八年，遂有录万福之叛。先是万福父曰鼎坤，其兄鼎乾，援承袭例，继乌

蒙土司之任。以不法，为邻府东川部举发，滇大吏逮捕下狱，旋杀之，而许其子万钟袭官。时滇督鄂尔泰，世宗宠臣也。改流议起，特诏以乌蒙拨隶云南，已蓄观衅而动意，感情日恶。鄂有参谋章某者，深窥朝旨在有事乌蒙，鄂督急功，惟恐暴裂之不速。乃进言曰："鼎乾有婿陇庆侯，年少恃勇，即今镇雄土府也。其妻白阎艳绝蛮中，万福夙与有禽兽行，构庆侯之恶于其父。时鼎坤典兵，万钟之权颇旁落，而恶叔父跋扈，其情睊睊然。鼎坤察之，意不自安，此其机可乘也。大帅倘能不吝以金币良马，鲰生必厉徒党，修间计，使如自相攻战，而吾安受其烬，惟大帅熟图利之。"鄂喜，屏左右密议。章某知鄂方丧宠姬，正物色佳丽。又素负道学名，世宗赐以宫女而不受也，不欲人知其渔色。惟俘虏非部民比，仆妾之，其分也。且边远无稽，可乱中朝耳目。闻白阎美妇人，意似忻动。章某遂力绳之，抑扬怂恿，无所不至。鄂置酒飨之，曲尽其计。于是滇南之杀机动，而花妖血眚，迭起环生，惨痛之黑幕将开矣。

乌蒙地方险阻，山川环络，后枕雪山，斗绝飞鸟。前金沙江支流，渡以索桥，夙称奇景。左拱龙峒，左挹凉山。其西部有大城曰鲁甸，乌蒙兵甲之精锐萃焉，即鼎坤所据也。去云南省垣约六百里。万福好游畋，披山穷谷，连骑走都市，与官营中诸健儿，颇通声气。章某知某营弁颇与莫逆，遂介之以告万福。万福本不慊于万钟，且欲毁陇氏，夺白阎归，而已得为乌蒙土司，乃如愿。探知父意亦恶万钟，锐身任章某前驱，以见于鼎坤。章某传述主帅厌弃万钟，而欲扶植鼎坤意。鼎坤老而嗜酒，淫泆无远虑，忻然从之。即日秣马厉兵，将与官军会讨乌蒙矣。万钟闻之，使告于陇庆侯，密为之备，并为先发计。又探官军本无意进攻，特以

诱鼎坤耳。乃潜约师期，将以夜袭鲁甸。会庆侯之叔父联星，亦掌兵符，闻调发，恐与清廷兵连祸结，牵动大局。且对于庆侯积不相能，处境悉与鼎坤同。平时又与鼎坤往还，至是遂泄万钟谋于鼎坤。鼎坤告急于鄂督，而自率兵疾趋乌蒙。万钟亦急出兵防御，顾镇雄之兵，为联星所扼，声援不能联络。万钟乃鼓励蛮兵，血战一昼夜，鼎坤力几不支，而鄂督遣心服武弁哈元生氏至矣。哈骁勇敢战，尔泰物色得之，将荐为宫门侍卫。乌蒙事起，忽变计，使会鼎坤进兵。盖已秘密授意，使擒陇庆侯而生致白阎也。元生既至，三战三捷，渡藤索桥，破金锁关，遂入府城。万钟跣足易服，弃家室诊宝，奔镇雄，泣求庆侯出援师，为卷土重来之计。庆侯力促联星，时章某说客，已由鼎坤输入镇雄，而镇雄之仇阿底土司者，磨厉以须，狡焉思启。联星大惧，遂通款清军，与哈元生、禄鼎坤、阿底诸军相应，共袭庆侯。两少年知事不可为，遂弃府治，遁入川边，依东川许部禄天佑等。而于是两土司眷属重器，尽为鄂督麾下之战利品。

纣获妲己而亡商，吴受西施而丧国。自古祸水渐入，有即在极盛骄盈之后者，往往而然也。况周后入宫，李煜尚在，奸人侧目，肘腋生心，其能保此尊荣之态度耶？外人不知，辄云蛮夷无信，戎狄豺狼，绝不问致寇有媒，历阶谁梗。彼缓带轻裘之儒将，实纵欲败度之罪魁。徒以大盗恃宠，要荒可欺，至今犹未揭其假面具耳。乌蒙之破也，万钟仓皇出走，其爱姬曰婴，欲以尘土晦容，杂佣媪出。万福夙稔其艳，乃语元生，盍致之以献于帅，盖盖为己欲得白阎地也。元生念白阎未来，先以此为贽，计亦良得。乃拂澜以荐于鄂督，果光艳出俦辈。鄂置诸密室而爱玩之，以为中土无此美姝也。既而元生虏白阎，锦车绣幌，以致于滇。白阎泣

不从，引锥欲自刺，左右严备之。万福请以白阎归于禄，愿代搜获庆侯之妹名荌者，容颜娉婷，肌肤若琢玉，献之主师以自赎。元生伪许之，谋于章某。章某曰："此主帅征乌之骊珠也，可投暗乎？子盍佯许之，谓主帅受俘后，必赐子，既入乃可图也。"万福欲不允而难于决裂，恐清军令阿底等以图己。且父鼎坤将斥以无道，遂隐忍从元生请。乃私谓元生曰："吾宗世传有宝玉二器，一玉马，夏日倚之不汗；一球冠，夜冠之可无烛也。子能与吾白阎，吾为子致之。"章某问器所在，万福不肯言。曰："子第为吾尽力，吾岂欺人爽约者？"章某遂无语。既而白阎入督府，遂不复出。万福大悔恨，怨愤溢于词色，抵鄂督所赐物于地而归鲁甸。章某叹曰："彼岂憾而能瞻者耶？祸且不旋踵。虽然吾将致其宝器，辇金而归老于乡，愿亦足矣。"乃语元生曰："禄父子怨望，不久且反侧，非早为芟夷不可。"元生乃挽章某偕言于鄂，鄂犹豫。忽禄鼎父子请以土兵从征东川，擒万钟庆侯，鄂喜许之。

郑既以计残乌蒙，收其地，设流官，乌蒙曰府，镇雄曰州。奏上，世宗大喜，褒嘉至再，纳俘女事不问也，当日亦无有言之者。惟遣录鼎坤父子质妻子于滇垣，而以守备参将此等官阶赐之。及征东川罢兵，万钟已走死，庆侯不知所之。鼎坤以为论功，已必袭乌蒙土职，而不知清廷宗旨，本在归流也。乃调鼎坤河南，万福贵州，父子俱大失望，互相责怨。万福尤不能忘白阎。寻伪以治产瞻族乞请归鲁甸，道经滇垣，徘徊探望，欲一睹白阎颜色。时章某尚在督署，万福走求之，章某要以宝器，万福曰："此白阎所手藏也，今迷其处，非面询不可。"章某哗曰："此赚我也，焉有既达目的而予我宝者乎？"忿忿拂袖去。万福

惧事泄，因贿某盗刺杀章某，而自遁归鲁甸。

督府新歌三妇艳，蛮夷韵事少人传。白阎以妖冶荡逸之姿，骤承恩宠，旧好渐忘。非特万福之徬徨，彼所不念，即陇氏兔丝女梦之好，亦如泡影。惟日以争妍斗宠为事，尽泄万福隐秘，及陇氏豪侈状，鄂督大欣羡。盖当虏获两土府之际，蛮人多所隐匿，元生志在得艳妇，未穷其异也。鄂疑元生有私，遣使徵讽元生，追问一切，按白阎语。元生大骇，皇恐自陈。鄂遽召之入密室，要以必得。元生献计曰："此亦易易耳，今万福方归鲁甸，盍以事促之来？勒令进献，许以乌蒙相报。否则杀之，重器必可得也。"鄂以为然。万福闻召，恐有变，不敢即行。乃上书求请以傈兵千人为卫，并白阎手书保无他虞，始应命，鄂皆从之。会万钟姬婴与白阎争宠，欲有所媚以固鄂督欢，而害白阎之多诈。乃乘间语鄂："白阎与万福禽兽行，众莫不知，不可招之卧榻之旁，重宝实在宗老录某处耳。妾有弟良臣者，自能致之，无烦大举也。"鄂以为婴忠于己，乃疏白阎，而不许万福携兵卫入省垣。万福请减其数，亦不许。未几良臣果奉宗老入献宝器于鄂，其物为玉蟹，匡螯绝工。茶花一株，碧叶丹葩，雕镂如生。亦有珠冠一，圆湛光耀若戎葵。鄂以为至宝，优赏良臣宗老，而嬖婴姬逾常度。白阎敦请一观宝器，鄂许之，婴姬力阻，已无及矣。白阎既视，掩口胡卢曰："此所谓残膏剩馥，虽非赝鼎，然较之妾所云云者，犹小巫之见大巫也。姑无论玉马温润生动，宛首振鬣，汗血斑然，足以夺化工。且其性具暖凉，夏日跨之，飘飘乎如晚凉听蝉，玉池清而秋波滑也。珠冠多夜明避风之品，大者如胡桃，此冠不逮十一，主公奈何甘受其欺？"鄂笑曰："子口若悬河，而未能一徵诸实也。物安在？如可致者，吾当嬖汝以专房，

即令世守此宝，汝盍速图之？”白阎泣曰：“主公惑人言，以妾为不肖，恐适启口而匕首陷胸也。今主公霁颜回天，妾得睹天日，敢不尽忠。然物顾藏于万福，乌蒙旧例，此宝本以传嫡，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狱，几致削除，鼎坤遂攫宝而有之，万钟继世而勿出也。两家由是构衅，今万福嫡妻，鼎坤所爱也。冶妙有殊色，鼎坤遂授此器俾守之。王师未至时，两家争此，内讧久矣。然万福父子秘不肯宣宝所藏处，恐王师之见夺也。今主公诚欲之，妾敢不道其情。”鄂曰：“子固万钟同产也，奈何知万福事，且此宝果目睹耶？”白阎从容辨曰：“妾从父鼎乾得一睹，时年尚幼，不复记忆。及适陇氏，妾夫与鼎坤相欢洽，请一观之。万福偕其妇亲赍之来，陇氏一宫传观焉。夫妹娄与其列，今在此，主公可一询也，妾言宁有诈耶？”鄂闻语及娄，忽怃然若有所思者。既而曰：“个妮子介介殊脑人。”顾侍者曰：“往视娄姑今在庵中作何消遣。”白阎知有意，不敢问，亦微闻娄颇忤鄂督意而已。久之，侍者走报曰：“渠方礼古佛，诵《妙法莲花经》，不愿应大人召也。”鄂督意甚恚，然固镇定不欲为人所窥测。强笑曰：“如是亦佳。”乃语白阎曰：“吾信子不诳，顾何术以致之？”白阎知鄂督有忻动之意，故熟视敛足斜趨而进曰：“妾甚愿效忠于主公，所患见疑而自取戾耳。”鄂曰：“吾祈得宝，他何所疑？勿自嫌也。”白阎曰：“然则妾请往见万福妻而取以来。”鄂督曰，吾资尔以金币，好自为之，勿为婴姬笑。”白阎遂盛车骑赍金币而过万福，万福不虞所求之骤偿也，大喜过望。白阎又曲意媚之，乃偕返鲁甸，说其妻。其妻固知万福之禽兽行，且羞白阎之反颜事仇也，恚而不纳。顾万福妻亦有嬖小臣曰福五者，侈横逾常度，白阎所知也。往说之曰：“吾此来，非行乐也，欲以存

先人一线之业而救死也。乌蒙既亡，区区鲁甸，如燕巢幕上，旦夕不自保。彼今复欲出兵劫制而设流官，吾请以宝器自赎，诚不忍祖宗遗业扫地以尽也。老主翁远之中原，少主处危疑之地，促促不自安。一旦有变，即子亦甯得出入宫帏，晏然享陪辇之福乎？”福五闻之惧，乃奔告万福妻，万福妻始见白阎。盛饰繁从，大陈仪卫而见之。万福妻意颇渺，顾恐白阎诳己攘功，议必以往见鄂督，得复封鲁甸之请而后献宝。白阎允之，偕行之滇城。白阎先入语鄂督曰：“万福妻美而艳，主公如有意者，可并留之。”其意盖欲间婴宠而己得专万福也。且求必复鼎坤职，居鲁甸，留万福滇城以为质。鄂督大惑其言，果促见万福妻，妖冶流盼，大胜白阎。张盛筵，陈百戏鱼龙曼衍以乐之。酒酣，鄂督障袖与万福妻嬉，宾主大乱。既而万福妻亦以复鼎坤鲁甸请，鄂督许之。宝器既献，鄂督大会宾客，传观歌诵，奏献于清廷。世宗褒赏甚至，宠眷益深。鄂遂留万福妻于府中，别筑院宇，器用陈设，一如蛮中，宠幸无与伦比。为万福别娶某土司女，万福恋白阎，恭顺如厮养仆，且若欷幸焉。自是白阎出入自如，虽不能与万福妻争宠，而畜万福如面首焉。秽声稍稍播闻，幕僚以为言，鄂辄持怀柔大义拒谏，盖隐恃主眷也。无何，婴姬失宠大恚，因万福妻之来由白阎，欲中伤之。顾白阎淫于万福，鄂督若姑纵使羁縻焉，不足以激之怒，乃使人求计于福五。福五失万福妻，怏怏给使命，憾由白阎。故与婴姬合谋，造作白阎书，遣偎兵渠弁杀鼎坤，己得与万福归主鲁甸。伪为遗书甬达者，婴姬婢拾以献鄂。鄂惊怒，使左右缚白阎磔之于密室，万福不知也。寻使卫士某者刺万福，某故偎族阴祖万福，反告之，万福遂遁去。伪求相肖者首报鄂督，鄂督以为无事，乃以盗杀万福告鼎坤，且赐文哀悼

焉。鼎坤见万福归，大惧。

天涯何处无芳草，此语良然。陇妾与婴、白阎，俱以俘女充下陈，而妾独不恋富贵，涕泣求死，鄂督爱其秀慧，百计娱之。顾怜渠年尚稚，或未解情事，姑留以待时，然后纳之。遂辟别室以居，令藏获婢媵，善伺其意，毋令闷苦。妾要求披剃为尼，不获。乃索念珠木鱼经卷，朝夕焚修讽诵，宛如比丘尼。鄂督恐拂其意，不之阻。时过从相视，妾以冷眼相待，淡泊如方外交。数问辄不一答，鄂大激赏。盖鄂本有理学名，堕禅说，妾既明慧，不妨微参欢喜缘，自以为如苏长公之得琴操也。顾妾心死灰，不甘春蚕自缚。且鄂已逾艾，劫之以势，终无以动其爱情。于是所谓无遮善理，摩登色戒者，皆泡影耳。幸鄂始蛊于白阎及婴姬，继溺于万福妻，不甚系念。至是渐厌故物，而欲以妾代新欢。且妾年已二九，过是恐春华易焉。鄂始有日暮途远之想。戒宫人洁除殿宇，盛陈设，谓将以某良辰宿于是。赐妾衣饰珍物无算，侍俾迫妾拜谢，妾不从。婢媪皆笑曰："子居此有年矣，犹靦觍作儿女态耶？不从将焉之？今日之事，正主公之深恩也。子独不知白阎之事乎？"妾惊问曰："白阎如何？"盖白阎之死，妾尚不知也。侍婢详语之，妾骇而泣。诸婢急止之曰："主公且至，奈何作此态？事泄，则吾辈以多言受重谴矣。"妾遂抑郁不欢，去志乃决。初陇氏有戚曰魏某，幼孤而好学，且有膂力，美丰姿，庆侯绝爱之，与妾年相若也。妾亦倜傥，好出猎，蛮靴窄袖，艳绝人寰。魏生雅慕好之，因尝藉蹇修之力，讬微波而通辞矣。蛮俗婚姻自由，缔约后乃告于家长。乌蒙礼俗，自谓少进，仪节颇繁。陇联虽为家长，业许魏生婿于陇氏，然责以备礼。魏生贫，方屏当耳。请师夜袭之难作，魏生与陇庆侯遁入川边，闻妾为鄂督所得，心不

能忘。伪为杂保人隶役中，庸作于督府，贿婢媪得见荽。荽勉以自立，吾幸得完璞相待，假焚修以韬晦。子苟介于鼎坤以请，或可得志也。私语者屡，甫成议，而鄂之威逼至。荽惧事泄，亟告魏生，令出府。且曰："今日铤而走险，留亦死，不留亦死。吾侪本不叛清，无可奈何耳？"魏生曰："万福因白闾惨杀，遁归鲁甸，彼其志不在小也，盍往投之？"荽曰："吾试往探婴姬与万福妻，苟同志者，事当益顺，子待我某所可也。"乃伪诺婢媪，吾不敢逆主公意，顾受恩礼数，吾不能娴，无已，往见婴姬与万夫人一询之。"婢媪曰："彼等且嫉令娘之得志，恶肯语子以情？且主公将至，勿他往也。"荽且语且行曰："吾欲一视渠等，尔辈辄敢阻之，会当诉诸主公，扑折胫。"婢媪相顾错愕，不敢复语。荽至婴所，一见即讥笑，词色俱若甚妬者。且曰："白闾死而子继之，主公将以妖媚死。不然，则子以刀剑死。"荽知不可与语，太息而出。又抵万福妻所，万福妻伪誉之，而词色之间，揶揄无所不至。忽婴至，见荽在，冷笑欲掉臂。荽起，遽执其手而泣曰："吾两家固盟好，若独不忆吾羁卯时，着红褡衫来白宫下看跳舞，若夫子笑指吾当得佳婿耶？曾几何时，烟销灰灭，故国河山，不堪回首，顾忍在此争宠耶？"婴姬意大动，泪皆莹然。然转念恐为荽所卖，乃掩耳而走且曰："旧事何堪重提，子次呕人心肝耶？"万福妻亦相对黯然，然卒无悔祸意。荽遂辞出，挥涕自叹曰："势利溷人，一至此哉！"疾走出甬门，夺守者剑手刳之，褫其服易定，一跃而出府中，无有防荽为此者。盖平日荏弱嫮曼，较之南方闺秀，了无异处也。是夕鄂督满意作党太尉，羔酒围炉，低垂红袖，饱赏新人欢笑矣。不虞良久倩影杳然，询之婢媪，始知往婴与万，遣人促之，则云已返。鄂督不能耐，自往搜

之。或云已毒之塞园后矣。鄂督怒甚，执婴姬与万妻鞫之，箠楚备至，顾终莫得要领。忽报两阁人为盗所毙，众疑荽夺门出，而回思其平时怯退轻盈状，事颇不类。鄂终疑为二姬妬宠所害，愤欲杀之。转念又不忍，逡巡于邑，意绪无聊，命尽执二姬婢媪严鞫焉。忽元生求见，时已督诸军矣。鄂出，元生仓猝探怀中书，抵膝密陈。鄂惊色如土，连呼荷荷。既而元生献计如此，当可折其凶焰。鄂督曰："尔好为之，吾行得罪诣廷尉，侥幸则荷戈荒徼耳，尚何言？"元生曰："圣眷方隆，谅无他虞。第官军威信尽丧，且谣诼多端，咸谓主帅以女戎召祸。此语若流传禁中，不可为讳也。愿速割爱以全大局。"鄂唯唯，遂语以失荽事。元生沉思良久，恍然曰："是必往鲁甸矣，彼其兄陇庆侯犹在也。"鄂曰："子何以知之？"元生曰："前日闻傈卒言群往西山会宴，问何事，初不肯言。及捕二卒，临之以威，始言若辈欢迎故主。问为谁，镇雄旧土府也，非陇庆侯而何？急遣骑捕之，则已散矣。然则荽殆随陇庆侯去也。"鄂曰："荽之去非婴姬万妻罪，杀之可乎？"元生曰："公如不畏吏议者，被罪而去，左右拥抱何害？即不然，今上密使遍天下，二鬣在侧，能毋为奸人罗织乎？"鄂悟，顾左右曰："取永巷二姬首来。"左右应声往。须臾，朱盒烂然，陈于几右，启之，赫然美人首也，粉白黛绿，与血污相狼藉。元生大服曰："公之毅力，非人可能及也。"即日会诸郡出师，传檄讨绿万福罪，滇西大扰，较万钟时声势十倍焉。

万福挟资归鲁甸，乞治产耳。妻给事督府外，母及儿女，又鼎坤之弟鼎明，俱质于省垣。官僚相谓，固未有虞其速叛者，及鄂督有已故之说，宣告其父，人始骇然。万福自知不免，泣告其父。鼎坤因畏清军，又哈元生骁勇，不愿尝试，严词峻拒。万福

曰："父以为吾家固在省垣耶？妻子给役府中，其辱已甚。而母又夷为爨下妇，吾侪虽蛮族，世长兹土，古诸侯不啻也。今求为奴隶仆妾不可得，淫污蹂躏迭加，具有心肺面目，能无愧痛？父不良图，吾不能忍此间矣。"揭旗而出，号召各峒。鼎坤不得已，乃整列勒兵而出，会陇庆侯魏生与荽俱至，分往说镇雄东川各州县，俱戕官裂衣冠应万福。哈元生受师而病，力疾趋龙峒，倮兵势张甚。元生督兵进战败鼎坤，擒之。魏嗣国者，中军参将，亦鄂督嬖人也，驰赴东川，与元生为掎角势，忽为刺客所伤，寻卒，清军气夺。万福叛耗之至滇垣也，其叔鼎明义愤号叫，请于鄂督。质妻子狱中，而自往说鼎坤，俾悔罪输诚，免夷戮，鄂督许之。既至鲁甸，则受万福委任，往东川摇诱。魏嗣国知其诈，亲起擒之，将置之狱。以待鄂督命，方寄樊中候舁者。魏嗣国询党羽所在，鼎明曰："吾失声，子能略近者，自当直言。"嗣国果就樊外，鼎明突出利刃刺嗣国，洞胸胁，立毙。元生委韩某代领其众，屡战不利，清军势不支。禄陇同盟兵进逼，大局岌岌。鄂督上疏自劾，世宗虽慰留，已密遣人侦察，将易督矣。忽禄万福兵大溃，元生奏奇捷焉。

愤兵必败，古语已然。况淫纵无纪，轻而寡谋，进无援师，退乏屯粮之新造邦乎？禄万福以爱创于鄂督，甚憾之刺骨。然满汉不辨，官民不分，凡非蛮倮户口，即纵兵虏掠，扰其妻女而淫列之，妍者自取，嗤者赐其下。滇西、川南诸府之被淫毒者，不可以数计。其酋弁马足所至，辄先分金帛，次列妇女，累累如贯珠。酋弁指数人留，余以给各兵，则拥之叱去衣，肆其禽兽行矣。或更刃剥之，若割羊豕。万福选择尤严，然日辄得数十人。一日帐中驱妇女入，聳飞铙舞，钞备燕环，或笑或顰，或啼或怨

万福顾而乐之，迭令褫衣横陈，众皆殷觫乞命，憔悴可怜。独一处子，年甫笄，毅然不从。颜色栗于冰霜，顾幽姿丽质，转增其艳。万福心醉，必欲得之，处子态愈厉。故事，凡不从者挞以刀背，左右欲循例挞处子，万福急止之。命挞他妇以示威，周而复始，终不挞处子盖怜其殊色也。处子终无屈意，万福方无那，忽小校报市人献酒肴甚丰，须主公亲莅颁犒。万福呵护而出，与市中绅耆酣饮，处子与妇女仍留帐中，立处近万福座坑。万福去，处子忽收泪拾地下佩刀，左右以妇女无能为，不之防，他村妇窃议曰："是将抗之耶，恐非其敌也。"一妇曰："渠女耳，必羞涩，殆欲于无人处从之。"言未竟，万福乘醉入，处子避坑后，以鬟隐蔽其面，又负手隐蔽其刀。万福踉跄求女，遍询村妇，始得之。突举两手前抱女，女回刀刺万福，力抵洞胸腹，仆地立毙。左右大哗，众傈集，处子已自刭死矣。诸卫士碎其尸，时陇庆侯方督傈兵鏖战，闻警大骇，气顿阻，而覆军之祸大作矣。

陇氏故多悍将，庆侯虽年少，中更患难，益历练，在傈族中为特色。数战辄陷阵，当者披靡。顾清军火器锐利，一发则傈兵如墙之溃，元生以是稍稍胜。庆侯思有以抗之，捕得故炮手，一令施炮。炮手不愿助傈族，佯以炮口向上，庆侯斥之。时傈兵夺得火药数桶，炮手诡云，炮非多实药，无力及人也。庆侯许取药，炮手密携火燃投桶中，桶爆裂。雷奔地裂，山石崩堕，数十里内，血肉皆飞，庆侯与一军俱歼，炮手亦死焉。后清军欲访其姓氏旌赏之不得也，名之曰义役，建祠祭之。元生始奏凯归。

当滇垣献俘之际，元生又得荽，恐鄂牧覆水损盛德，欲除之。有告者，鄂督急驰索，元生不得已进之。鄂督方命严鞫前案，将处以极刑。忽荽伏地乞命，曼声悲吟，极悽楚，可怜之

色，艳照一室。鄂督意大动，遽命释之。询颠末，荽语婉媚，沁人心肺，鄂遽情移。及幸，荽宛转曲从，大异昔日。鄂嬖之逾常，顾恐其反复，防闲綦密。自是元生迭攻滇边诸蛮族，所谓僮倮仡佬诸族，无不略取其积畜，芟夷其种姓，以其地置流官。鄂督功高，世宗尊以爵相，命远处天山瀚海，所至辄以荽从。积十余年，鄂防之始疏，然宠专房如故。一夕暴卒，荽亦自缢，家人不欲宣扬，谓荽殉所天云。

野史氏曰："吾读魏邵阳《圣武记》，铺张西南夷改流事，鄂为首功。顾诸蛮非积叛，乘势荡决，必有术致之明甚。兹录虽未可尽信，然霸权功狗，何所不至？彼荒徼贱种，当然供其草剃禽狝已耳，奚是非之足云？然则秘闻半皆实录，固恢奇顽艳，致可喜也。

# 叶名琛广州之变 采自《近代中国秘史》

西洋诸族初至中华，仰互市之利，其国地皆悬隔数万里外，航海遄来，颇驯顺，不敢肆。后以禁烟肇衅，发难之地，实在广东，自使相琦善撤防引敌，以就和议，驯至割香港，输重币。粤人固已决眦切齿，思一慑其愤而未得间也。抚局屡变，倏战倏和，使相耆英卒与英吉利订《江宁之约》，约中既定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港口通商，又有许英领事官居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之语。于是宁波、上海、厦门领事馆虽不在城中，然常得与道府以下官相见。福州城中乌石山顶建洋楼，大府弗能禁，且与行相见礼。粤人闻而诟病之，合辞诉大府，请毋许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团练，传檄远近不支官饷，亦不受官约束，骎骎与官为仇矣。是时耆英总督两广，英人复以入城请，纳之，惧激变，拒之，虑起衅。密告英人：粤民惊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既鹿邑徐广缙为总督，汉阳叶名琛为巡抚，英人以兵轮闯入粤河申前约。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先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造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总督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好事者宣言于外，欲遂乘胜沮败通商事。英公使文翰贻书总督，愿重定和约，粤人请为裁书，严禁洋人入城。文翰见众情汹汹，恐防商务，遂莅盟。总督巡抚会疏入告，宣宗成皇帝嘉之，封总督一等

子，巡抚一等男，时道光廿九年也。

咸丰二年，徐广缙移督湖广，巡抚坐迁总督。是时群寇纵横，而广东又为中外通商都会，称殷富地，凡邻近诸行省，调兵食，购器械，率仰给广东，总督亦颇能选将募兵，击平境内土匪及群寇之阑入者，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名位愈隆，宠眷稠叠。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艰难也。然性刚强，勤吏事，治两粤久，属吏惮其威重，皆不敢违。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贤声，因颇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未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英人以入城之约为粤民所挠，居常悒悒，兼憾叶相之摧沮，而慑其积年虚望，未有以难也。东莞会匪倡乱，合他寇围广州，势张甚，有议借洋力御寇者。叶相斥之退，诸寇旋败散。按察使沈棣辉督军剿贼，功尤多，列上官绅兵练之力战者请奖荐，叶相格不奏，兵练皆解体，棣辉忧愤而卒。叶相檄诸府州县，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黠悍者皆假捕会匪名相仇杀，前后斩十余万人。从贼者不敢归，或轶忧广西、江西，或遁入海，栖诸岛中，英人以火轮船围而降之。英方与俄罗斯争雄，欲驱降贼以敌俄，贼首关钜、梁辉悍远行，坚请英领事官巴夏礼先攻广东，可以得志。巴夏礼谓师出无名，留香港数月，日夜训练。

六年九月，有水师千总巡粤河，遇一划艇，张英国旗，千总知奸民惯借英旗以自护也，登艇大索，执逸匪十三人，拔其旗以获匪报。西洋通例，以下旗为大辱，巴夏礼驰与争论，千总弗为

礼。巴夏礼大恚，照会叶相，谓按和约拿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且华民在英舟为庸，实无罪，责归所获十三人。其驻粤公使包令谯让书亦至。叶相曰："此小事不足较，其畀之"。遣一微员送十三人者于领事馆。是时巴夏礼已与公使及水师提督密谋，欲乘此时求入城，翻前约，又见所遣仅微员，疑有意折辱之，遂不受曰："此水师事，当送水师提督舟中。若并送千总来乃受。"微员复命，叶相曰："系之"。遂系十三人于狱。

丁丑，英酋忽遣通事来告。越日，曰："中不如约，即攻城。"亦不省。己卯，叶相方在校场阅武闱马箭，忽闻炮声从东来，吏报英兵舰进夺腊得中流炮台，文武相顾愕然。叶相笑曰："乌有事，日昃彼自走耳。"令粤河水师偃旗，勿以战。"英船进迫十三洋行。明日，英人趋凤凰山炮台，守兵以有勿与战之令也，则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夺踞海珠炮台，遂驾炮注击总督署。司道冒烟进见，请避居。叶相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十月丁酉朔日当午，炮声震城，骤崩缺口二丈余，英兵既入城复退出。叶相遣知府蒋立昂往诘领事用师之故，英水师提督亦在坐，同辞答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旧好，请得入城面议之。"叶相坚守前约，亦心惮洋人诡谲，虑既见而受辱也，遂不许。巴夏礼请先议定相见礼，然后入见，或于城外设公所为会议地，亦不许。是时英兵不满千，而兵勇及团练，赴援者数万人，皆畏敌火器，未能力战，于是炸炮。连日分五路入城，十一日炮昼夜发。辛未夜，西关外洋楼大火，粤民火之也，先焚美利坚、法兰西居室，次日始延及英使馆，凡昔十三行皆烬焉，丧失资财无算。英兵亦携火具焚缘濠居民数千家以报之，遂悉众登舟。己卯，退泊大黄窖炮台，稍稍驶去。巴夏礼知法、美二

国馆被焚，喜曰："二国必与我矣。"大抵群酋隐谋，初守便宜，欲以兵劫盟，改前约，俟得所欲，乃报国主，故其开炮入城，务作声势恐吓。叶相亦微宽之，谓彼是无能为，固不敢困我也。叶相狃前功，蓄矜气，好为大言以御众，渐忘其无所挟持。每到危迫无措，亦常有天幸获转圜，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

英商以洋行被毁，所丧货财多，愤甚，驰报国主。群酋知不能隐，亦驰报国主。

遂敛船退舍以待命。国主下议院议，上议院大臣力主称兵，下议院绅民不允。有调停其说者，谓宜先遣特使至中土，请重订盟约，并索赏款以慰群商，不许则先礼后兵，理直辞顺，乃可激众怒用之。国主以为然，简二等伯爵额尔金赴粤，调八兵轮分泊澳门、香港俟进止，遣使告法、美两国合从之利。额尔金贻书叶相，大略谓旧约凡领事官得与中国官相见，所以联气谊、释嫌疑，故两国无难办之事。自广东禁止入城以来，浮言互煽，壅阏不通，致有今日之衅。粤民毁我洋行，群商何辜，丧其资斧，请约期会议价款，重立约章，则两国和好如初，永无龃龉。否即以兵戎相见，毋贻后悔。叶相谓其语悖狂置不答；额尔金再三趣之，皆不答。法、美两国领事官亦以毁屋失财，照会叶相，请酌给赔偿，且言英已决计攻城，愿居间排解。议者或劝抚定法、美以伐敌交，叶相谓彼皆比周以胁我也，遂不听，且不设备。粤民扬言英使果来，当众起击之。额尔金淹留香港，久不得中国要领，欲与他省大吏议之，则皆以叶相握通商大臣关防，不敢搀越为

辞。欲入都，则是时未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无主之者。适法、美两国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将赴日本，乃讽之同攻广东，谓得志中国，则日本不战自服，遂与联盟。七年五月，英师攻东莞不克。己丑，琼州镇总兵黄开广以钓船红单船百余与英师战于三山，我军溃，英军退至佛山镇而止。九月，谍报英船骤至，将大举攻城。叶相笑曰："讹言耳，必无是事。"十月戊申朔，忽英、法两国小火轮船入粤河，竖白旗示无战意，递照会，仍言入城索偿及通商事。叶相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于是英、法、美三国兵船皆集黄埔。十一月戊寅朔，进泊花地。癸未，进泊沙面，登河南岸，夺民屋以驻兵。法人、美人皆不欲战，谓我于中国素无怨，何必弃好寻仇。英人谓曰："方今中国内寇益横，人憎于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贵国独念交谊，中国且益自尊，谓小国不敢叛天朝也。贵国如不欲责偿款，我将独进，如有所得，我自擅之。"二国乃与约得利均沾。美船虽从而不助战，英又兼供二国一月兵饷。

当是时，文宗显皇帝忧粤事，密戒叶相，海内多故，饷源在广东，凡驭洋人务持平，勿偏执，酿衅端。叶相于英兵之退，既增饰击剿获胜状以闻，累疏称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尔金、包令、巴夏礼所为，臣始终坚持不为所胁，彼技已穷，自行去矣。粤民疾视英人，互播流言，或称英属国印度已叛，英兵败绩，连丧其渠。或称英船遭飓风，火器已荡尽，叶相据以入奏。又称英兵纵火焚民居，自致延烧洋楼，今反索偿款，此端万不可开。因自陈布置之方，驳辩之辞甚具。天子又特戒之，谓浮言难尽信，当相机慎图，勿存轻视意。顾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实状无由上达，又以叶相驻粤综理洋务久，更事多，必有把握，故常优旨答之。

叶相失事时犹奉温谕褒勉，盖冀其措注得宜也。将军、巡抚、司道进见商战守策，而叶相澹若无事。然或密询其故，则曰："彼但作战势来吓我耳。张洞云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张洞云者，本通事，叶相购为外间者也。有识时者退而叹曰："强寇岂可以空言应哉？己则无备，辄谓人穷蹙，譬犹延颈受暴客白刃，尚告人曰：彼惧犯法，穷蹙甚矣。"自欺如此，祸其可纾乎？"

粤民自使相琦善莅粤后，尝疑大府阳剿阴抚。叶相亦畏粤民之悍，遇事尤裁抑洋人，欲求众谅。然粤民见叶相之怡然不惊，转疑其与英人有私，及英累致书不答，且不宣示，则愈疑之。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相曰："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乃乱语也。先是叶相之父志先喜扶乱，叶相为建长春仙馆居之，祠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咸取决焉。乱语告以过十五日可无事，而广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讶之。或曰洋人赂扶乱者为之也。然其事秘，世莫得而详云。

戊子得密报，敌已分布巨炮将攻城，或称宜遣绅商赴船观动静，叶相盛怒，传谕官绅士庶敢有赴敌船者，按军法从事。英人复照会叶相，一欲相见，二欲在河南岸建洋楼，三欲通商，四欲进城，五欲索偿款及兵饷银六百万两。仍不见答。己丑，英香港总督会同法、美二国，提督张榜郭外，限以廿四破城，劝商民暂避其锋。庚寅旦，敌据海珠炮台，炮声如百万雷霆，并击总督署，开花弹芒焰四射。火箭入南门延烧市廛，火光烛天，阖城鼎沸。叶相微服奔粤华书院，千总邓安邦率粤勇千人死战，杀伤颇相当，以无后继，遂不支。辛卯，日未中，洋人登城，城内炮台及观音山顶，遍竖红旗。叶相知城陷，始派弁持令箭出新城，悬

万金赏调潮勇攻观音山。战良久，不能克。巡抚柏贵檄绅伍崇曜日议和，往见叶相，仍以断不许进城五字语之。壬辰，将军穆克德讷竖白旗西北城上，关西门，纵居民迁徙。洋人塞城上炮门，分兵巡城瞭望，张榜禁止杀掠，谓此行惟仇总督，不扰商民也。癸巳，将军、巡抚同出榜安民，谓和议可定，城内士民毋惊恐。伍崇曜等趋英船谒公使额尔金，不得见，见其翻译官威妥玛、领事官巴夏礼及通事张同云、李小春，往返三四，和议不成。英人索叶相甚急，乃以乙未夜移居左都统署圃之八角亭。戊戌，英人括总督署中财物，并取布政司库银二十万两以去，释南海县狱囚，分队引路寻总督。己亥，突劫将军、巡抚、总督至观音山，诡云会说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拥叶相置大桥中，冠带翎顶如平时，遂登观音山，度飞桥逾城出，薄暮舁入舢板小舟，携上火轮船。从者或以手指河，摄之以目，盖劝之赴水也。叶相瞠不悟。将军、巡抚会疏劾叶相，旋得旨以乖谬刚愎之罪褫其职。壬寅，洋人送将军、巡抚等还署，挟叶相至香港，犹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从此力劝不可提姓名，乃自书“海上苏武”。八年二月，英人挟至印度之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惟武巡捕兰瑛与一杶工、二仆实从。叶相犹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正月，兰瑛病卒，叶相寝疾，西医治之不效。三月丁丑卒，英人敛以铁棺松槨，伴以水银，并所作诗归于广东。时人读其诗，未尝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敌误国之咎也。因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盖反言以嘲之云。诗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杀愁客下笔难。”又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扎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

楼，心惊跃虎猫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盖叶相在镇楼，洋官五日会相一次，分报英国主及香港上海洋官，而叶相之父，当城破时，仓皇出走，未得音问，故其诗云然。

英法两国兵久踞粤城不去，而北门外九十六乡之义师起，设团练局于佛山镇，扬言戒期攻城。然心志不齐，号令不一，讫于无成。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非英所望也。然其蒇终在更定约章，索偿款，增商埠。又因粤事，益轻中国，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既而约事中变，科尔沁忠亲王以重兵扼大沽。九年，击败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闽粤亡命，操练不辍。十年，复悉锐犯大沽北塘炮台，连败官军，陷天津，逼京师，寇焰披猖，海内震动。英、法两国乃迫索巨饷，别订约章，大得便利，视旧约加倍蓰焉。嗟乎！西洋诸国之勃兴，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局也。其得失利弊，与前史所著迥殊，非默究数十年不能得其窾要。或视为寻常，忽不加察而大受亏损。或上下内外坚持力争而无关至计，粤民激于前者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英法两国于和议定后，至同治元年始退出城，英人占将军署为领事廨，沙面造洋楼为通商埠。法人占布政使署为领事廨，并踞新城总督署，改建天主堂。而粤人固无如之何。

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观于粤人己酉之役，官民一心，措注协矣。厥后满志气嚣，动掣大吏之肘，微

特中材以下不能用粤民，即使同治以来中兴诸将相当之，恐有大费踌躇者。叶相之瞻顾彷徨，进退失据，亦固其宜。寻至城陷师虏，而粤人坐死不能救，其愤盈激昂之气，亦稍颓矣，是果可常恃乎？昔侯官林文忠公初禁洋烟之时，洋人未识中国虚实，有顾忌心。若使林公久于其任，未必无以善其后。乃使相琦善继之，而大局一坏不可振，耆英、伊里布又继之，和议遂定。彼时舍此固无以弭外患，而主和议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讥之甚也。粤民之与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叶相见林文忠、裕忠节诸公或以挑衅获重咎，或以壮往致挠败，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摈清议，身败名裂，于是于可否两难之中，别创一格，以蘄所以自全者。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绿之间。乃举事一不当，卒至辱身以及辱国，而洋人燎原之势，遂不可复遏。然则洋人之福，行其机者琦相，决其防者叶相也。要之，御非常之变，虽豪杰之士，鲜不智勇俱困焉。盖因前事无可师，而俗论不可徇也。若以太平文吏翰苑侍从之才当之，岂不难哉？岂不殆哉？

按：鸦片战役，为西力东渐第一著，而广州之变次之。自广州变后，中国国民之易与，欧人其洞见之矣。虽在专制国之官吏，亦时或为舆论所左右。若叶氏力拒洋人进城一举，实之代表全粤之舆论可也。然其结局乃若此。叶之误国，固万死不足蔽辜。而当时舆论，后援之实力，又何其薄弱之甚耶？抑四十年前排外感情最壮烈之粤人，今且以媚外伎俩之精熟为各省向导，又何其变移之太易易耶？呜呼！客气之不足恃也久矣。能力不充，安所适而可？观此益知义和团前后政府之变相，非偶然也。呜呼！

# 张汶祥记 采自《近代中国秘史》

张生者，不知何处人也，与彭姓同为某贼魁首，欲投诚无隙可乘，乃攻破某省县城，获令某公，先以杀恐之，乞命状甚属可怜，张、彭乃告之素愿，欲共以报国。公曰："可耳。若等从我游，且可得功名。"二人乃喜，遂与之俱出，且与某公缔盟结义，相约终身，真若可信，非虚誉也。乃以彭为长，某公次之，张又次也。公以积劳复原官，渐保至监司，张、彭亦为参游。

初，彭有妻甚美，姿容为某公所睹，及至是挟诈以诱来署，逐渐与之私。张知以告彭。彭怒，至署责公。公以其愚而绐之曰："汝何莽也！汝以何而得知也？审察而来，未为迟也。"彭惭归，反责张。张曰："谓吾妄言乎，言诚妄矣。子亦可察之。"彭然其言，久之告张曰：'信矣。奈何？"张曰："此汝妻乎？亦他人物耳。彼既同心，争而不义。不如逐之，吾与子逝可耳。此间岂可留哉！"彭遂以妻赠某公。公亦抚慰之，待之有加。彭仍安居也，张屡促其去，不能决。一日某公谒钦使，言彭某心怀反覆，不可不防，请诱至大营，因事而诛之，归，予以荐牍使行，彭忻然。张曰："噫，殆矣！"送彭与诀，己亦他去。彭至钦使幕下，不旬日而果死。张闻而哭之恸，日炼药刃一。后某公历任封疆，官居某省制军，张尝伺其所至，不得间。一日公往某庙行香，张伏案下，发刃不中，几为官军擒，幸得遁，如是者三四次。后公因阅兵归自箭道，步还内署，前导已过，从者未

至，张伪作递呈者，发刃刺于腰，入而反卷之，抽刃而出，肠绕随刃末。公忍痛而言曰："行刺谁也！"前后皆至。蜂拥而擒张，缚之。公坐地不能起，舆入内，即握少妇手不释，越日而死。少妇亦自缢。事上闻，钦使查其事。逾年，案乃结，论张以法，弃之市，事遂寝。

按张生即张汶祥也，某公即马新贻也。是事近人笔记多载之。然皆左袒马督，往往托之神怪因果之说，毋敢为张汶祥直者。贤如薛氏，犹不免曲笔，况他人乎？唯王氏是书，大书其事，不稍讳，可谓铮铮佼佼者矣。方狱兴时，有某侍郎心敬张之侠，欲薄其罚。曾文正持不可，张遂弃市。呜呼！自五六百年以来，游侠之衰久矣。以匹夫而刺杀大臣，实始张生，可不谓人杰也哉？王氏论之曰："张生者锐身而报知己，又过豫让；戎马中而杀卿相，勇过鲠诸；彭未行而知必败，智兼曹沫；刻意诛马，历三四次事成而后已，其行又胜于荆卿。至于马氏异心未起，而知必不可留，劝彭速去，则先识尤伟云。"谅哉斯言，足为张生传赞矣。吾闻汶祥将行事先，画死马一匹，寄马氏，预告死期，与俄之红手印党如出一辙。语曰："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此为寻常余子言耳。若真豪杰，又岂以此论耶？

附录《庸庵笔记》二则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两江总督月课武职之期，马端敏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校场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后便门。端敏阅射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资者，乃一武生，端敏同乡也。

接里状阅之，谓曰："已助两次矣。今胡又来？"言未毕，忽右边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询问，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猎其胸。端敏谓从人曰："我已被刺，速拿凶手！"言讫而绝。从人舁端敏入室。武校闻声奔集，执缚凶犯，并执武生付首县熬审。凶犯为张汶祥，河南汝阳县人，武生实不知情。盖实逢其会耳。乃先释武生使去。是时人情汹汹，讹言朋兴，朝廷调曾文正公还督两江，两发重臣按此狱。越半年，事乃定。

先是有丹阳某生者，梦见吏役持名单一纸，所录殆数十人，第一名为张汶祥，第三名为马新贻，而己则在数十名以外，寤而告人，决计不与秋试。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张汶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测其故也。端敏骑箕之夕，张子青漕帅之万在清江浦，忽梦端敏以年愚弟名帖来拜，端敏故与漕帅丁未同年也，神色惨淡，久之默然，徐曰："吾事专讬同年！"拱手而去。未几得旨，前赴金陵，熬审凶犯。漕帅至金陵时以语人，谓凡事莫不有定数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费以耕字馀伯者，以鬻画游上海，病卧客舍，马公被杀之日，费忽语人曰："制府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馀年前之案发矣。此案共数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费卒。

马公未被刺之前数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为何署印章，拆视之，并无文书，但画死马一匹而已。亟命执投文者迅之，已不知所往，盖即张汶祥

所为也。及马公薨，汶祥所持刀深入胸中四寸，从人为之拔出，刀已刓曲，刀口敷毒药，人遇之立死，并不见血云，亦其处心积虑，非一日也。是时事出非常，讹言四起，或谓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马公者，盖谓汶祥奋不虑死，非深仇不至此也。方狱急时，余在金陵，颇加意访察此事。其谓有指使者，固全无影响；谓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谬不然。盖汶祥所自供之籍贯踪迹，已与世所传不相应。且马公果有隐慝，汶祥尽可置言之不必为之隐讳也。先是朝廷命漕帅张公之万赴江南莅狱，既定谳矣，会言路有异议者，复遣刑部尚书郑公敷谨赴江南，谳如前。乃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汶祥于金陵城北之小营，摘心致祭于马公柩前，而马公先已奉旨建祠于谥，饰终典礼甚优云。

方汶祥之被执也，江宁将军魁玉公诘问主使，汶祥张目答云："我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盖以马公先世出于回教，故诬之也。"及星使至，与承审司员先后熬问，汶祥终无一词，或时为夸谩不逊语而已。或劝刑讯，星使以汶祥重犯，傥未正典刑，而庾死狱中，谁执其咎，故始终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孙观察保庆皆以承审大员不肯画诺，以未刑讯故也。二公皆尝受知于马公者。然当时推究汶祥踪迹，并遍逮其姻戚支党，供证确凿，所谳已十得七八，殆无甚疑义云。

汶祥始为粤匪所虏，继而逃出，至宁波，以押当贸利自给，并与诸海盗通，食其粮者数年。值马公巡抚浙江，擒斩海盗颇众，复禁歇押当。汶祥益贫无赖，乃时

思为海盗报仇。汶祥又有妻为人诱之以逃，汶祥追而执之，复以失物诉巡抚，求为追缴。马公以此小事不宜渎，格其诉不纳。其后汶祥妻又谋逃逸，汶祥迫令自杀。既而怒曰："巡抚不为我追赃，使吾妻有轻我心，是杀吾妻者，巡抚也。"遂怀必报之志。会马公总督两江，汶祥千里间关，候伺两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结滔天之衅者，其张汶祥之谓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五辑
作者=
页数=359
SS号=10114960
出版日期=